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張江陵全集 下

行



20127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4380B

846.6  
127101  
#2

# 張江陵全集卷二十三書牘

##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治河之後。朝廷以付託於公者甚重。大疏所薦。一一俞允。且章劉諸君。孤皆素知其才。必有底績之效也。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鉅任事。安得不為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唯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嫌蒙謗。亦無悶焉。願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反為人所搖。自乖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隳於垂成。此豈廟堂不為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為害耶。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發必期成。至於力排衆議。居中握算。則孤之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則公可無慮矣。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三

~~201278~~

###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辱示練湖開復。奔牛建閘。及清查灘占俱修舉。水利實政。向來未有如執事之留心審處者也。仰甚慰甚。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怨讟之興。理所必有。顧明主在上。懸衡以運天下。功罪賞罰。奉天而行。雖有謗言。亦何足畏耶。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儉夫惡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已既忘家狗國。遑恤其他。雖機筭滿前。衆鏃攢體。孤不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願執事勉之。執事前所建論。皆已次第覆允。東南之民。受福不淺。明主何嘗不納忠言哉。誠有裨於實用。雖累千萬言不爲多也。

### 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得報知東師告捷。當嘉禮告成之日。有此奇功。真不覺屐齒之折也。捷奏須言遼左將士節荷聖恩破格鼓舞。增兵增餉。故人心思奮。蓋此數事皆孤面承天語處分者。所謂

戰勝於朝廷也。至於閣臣前已奉旨不得敘功。幸免齒及。

### 答凌洋山辭餽助

承教。以孤辭祿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給。深荷厚情。但孤自念受事以來。四方餽遺。雖已概却。然於一二相知。間有量受者。今則雖至相知者。亦不敢領。非以自絕於長者也。念孤今日暫留。但以被君父非常之恩。艱鉅之託。不得不棄家捐軀。以圖報稱。非有利於天下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祿。下不受朋友之餽。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圖國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庶於於鄙心乃安耳。蓋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伊尹一介不取。故身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人不以爲非。諸葛孔明言臣死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以負陛下。孤雖不肖。竊願爲之執鞭焉。若獨辭公祿以沽名。而又受私餽以自潤。上欺其主。內欺其心。孤不敢爲也。辱在心知。故直吐其愚。萬惟垂諒。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近訪知執事前在閩中。爲羣黨搆陷。誠爲誣枉。昨已致書兩院。爲執事昭雪。今尹宜都之政。宜從薦錄。以雪沉誣。幸益堅雅操。以需大用。未可以暫蹶自阻也。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存沒不敢忘。便此附謝。

答翰學張陽和

不孝積愆累覺。遘茲閔凶。遠辱慰言勤倦。無任哀感。又承遺奠敝廬。尤切銜戢。但四方相知往弔者。俱已辭却。雖諸公于孤有相知之雅。亦不敢當。諒小兒在家必已具書辭謝矣。人旋情事卒卒。不悉欲言。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近有旨停罷織造。實由聖母皇上軫念小民至恩。孤面奉聖諭行之者也。承示在今。已派上緊完解。則上供不致匱乏。民困亦可少蘇。慰甚。先君葬期在四月十六。孤擬候大禮告成。卽疏請歸葬矣。頃承翰貺。深荷雅情。人旋草草附謝。別具奏稿一冊。有近奉聖諭。謹附一覽。

###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孤之此行。甚非獲已。君恩深重。敢亢違。到家事完。卽星言赴闕矣。薊事已悉託之鳴泉公。渠乃孤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自被總督新命。聽其議論。觀其意向。便視薊如家。士大夫有短足下者。卽力爲辯釋。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凡事關利害。宜直披情愫。虛心商確而行。勿定執己見。勿心口異同。與人爭體面。講閒氣。南北軍情。務須調適法行。一概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畜之無用。徒招物議。其處置屬夷一節。不可視爲細事。務宜恩威互用。使之知畏且懷。爲我外藩可也。邊

疆事重。孤雖去。不敢須臾少忘。頃奉。上諭。凡機密重務。許以不時奏聞。闕外之事。部署已定。幸足下倍加審慎。勿以孤之暫去而遂易慮也。途中仍行奔喪禮。不見賓客。不敢煩勞旌節。烏銃箭手矯健者。用五。六人。錢佩不必相隨矣。往迴途中。亦不差人迎送。幸惟體諒。

答司空李義河

別後。十九日至邯鄲。七日之間。行千有餘里。雖星言夙駕。馳驚風塵。然心以得歸爲快。殊不知勞。唯犬馬戀闕庭之念。則不能頃刻忘耳。卽日會會湖親家於官舍。款語移時。殊愜闊懷。但匆匆遂別。終未罄所欲言也。計來月初間可抵敝廬。盛使回。草草附此。以報嚮往。

答周王



孤竊慕休聲久矣。茲以得請歸葬。道出淇澳。遙望清光。益深懸仰。荷辱睿情。差官遠迓。兼賜珍貺。感戢之哀。言不能悉。念孤此行。銜哀奔赴。一切奠餽。毫不敢受。以睿情深重。又不敢例辭。謹拜珍食嘉菓。餘輒璧諸使者。匆匆附叩。容還朝之日。專啓修謝也。

###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伏奉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別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河東住牧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旣擁七八百騎。詐謀入犯。必有準備。我偏師一出。卽望風奔潰。駢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繫。非細故也。且李成梁節被寵賚。已不爲薄。異時邊將以功廕子。未有世襲者。而渠每廕必世。又

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祖宗舊例。武臣必身臨行陣。斬將奪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接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唯賞廕。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措畫該鎮。頗殫心力。今奉溫綸。獎亦豈不欲掠此勳閥。以爲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不披其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人心。若果無可疑。則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孤何敢強置一喙哉。統惟鑒裁。

###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瑤泉四相公

比者蒙恩賜假。蚤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烏烏微情。於是少遂。仰荷鼎力維持。獲如初願。行時。辱厚情種種。頃兵部差官至。又承遣奠優渥。存歿均被。銜結未伸。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游子歸來。鬱懷頓解。強起加餐。然欲如嚴旨。以五月中旬扶輿趨命。則未能也。不得已再乞寬限。語具別揭中。更煩台重於面對。

時曲爲一請。庶獲鄙願。惟公垂念焉。情事卒卒。不悉欲陳。統惟鑒亮。

### 答樞輔張容齋

比者蒙恩賜假歸葬。蚤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敝里。十六日奉先人柩歸窆。幸克襄事。仰賴鼎力維持。獲遂初願。行時。又承遠送。厚情種種。言不能謝。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孤歸。鬱懷頓解。強起加餐。卽欲遵旨力疾就道。長途暑月。遠涉未能。不得已再乞寬假。俟秋涼同發。仰賴台重於聖母皇上前。一達微情。倘蒙俞允。俾得遂迎養之願。孤一心奉公。死無憾矣。賚奏人去。草草附謝。不悉欲言。

### 答松谷陳相公

本歲長公至。辱翰貺。時正聞先人之訃。痛苦拂鬱。未能修謝。比得請歸葬抵舍。又辱遣奠賜。慰哀感之衷。匪言所悉。中心藏之而已。不肖自罹大故。求歸未得。含荼茹毒。蒙垢

忍辱。鬚髮皤然。已具足老狀矣。茲幸聖慈見憐。特允歸葬。終天之恨。始得少遣焉。前於文華辭別主上。灑泣哽噎。再三諭囑。將母速來。今亦不敢再乞終制。獨以老母多病。暑月未能涉遠。不得已復請寬限。如不獲允。則不肖當先行趨命。留老母俟秋涼徐行耳。承垂念倦憊。使旋。草草附謝。并告響往。別具粗帛。從俗禮也。餘容專啓。

### 答憲長周友山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聖慈特允。獲遂夙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茲奉翰示。戀之一字。純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名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讜見諛聞所可窺也。佛氏立位聖果。以十信爲初地。直至超登果位。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願執事于此自信而已。

##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不肖孤得旨南歸。以四月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先後奉華翰四函。公所經略。咸盡事理。但俺酋此行。非其本意。前在宣大奉約束甚謹。不肖每有戒諭。未嘗不斤斤聽從。卽今西行。亦必無擾。若其部衆或有不戢者。但以鄙意傅示之。無足虞也。

##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闕下。仰荷主上隆禮殊恩。捐糜不足報告。忝在知己。輒以奉聞。辱示三府解布事具悉。布之精粗。不在斤兩輕重。何必取足于三斤耶。先呈樣布。具題請印。事理極當。但起解時須官爲親驗。毋容奸徒攬解侵漁。則弊孔自除。况近日內庫諸閣。皆已清汰。庫夫積猾。皆已枷斃。諸鋪墊等費。率省十三。奸人亦難盡以藉口矣。

### 答何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前在途中得治河大議。比至都。司空言此大事宜速請旨。以便舉事。此時初至。酬應匆  
匆。未及廣詢。且意公議已審。不宜更作異同。以撓大計。遂一一覆允。乃近日得一相知  
書。論河上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鎮口不宜塞。遙堤  
未易成。則不肖亦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  
欲以數丈之堤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之堤。皆屬無用。  
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  
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  
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衝淮口。天妃闢以南。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  
其可慮者二也。前傅后川在河上與吳自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傅議。而非  
吳言。然天下之事。唯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

此奉聞。幸虛心詳議見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採。則堅執前議可也。若將來之患未可逆覩。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于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于自變其說。但密以見教。俟臺諫建言可也。過望留神。以便指畫。

### 答憲長林碧潭

辱華翰。深荷雅情。承教河上事宜。捧讀再四。敬服經濟宏獻。崔鎮驟塞。他日必有二水交闕之患。卽高堰雖築。恐亦不久。昨已密書印川公。令其再加詳議圖。唯永終。然不敢謂其言出于公也。

### 答憲使張周田

蘇松要地。特借重望。非以資進者也。榮代後幸卽赴任。過家不必淹留。際此清時。惟懋樹勳庸。以需大畀。實所望也。

### 答潘印川

前奉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埃潦落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乃議塞崔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俟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輿動大衆。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爲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以歸咎廟堂。坐視民患。不爲拯救。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慎重審處。以副鄙願。

### 答憲長張敬齋

春間保安賊殺人于道。據差人親見橫尸路隅。此時據報有兩處。今該道再三查審。止稱一處。或差人妄報未的耶。禦人于貨。與庫藏被劫有間。但隱匿不報。則違近日明旨。



其罪誠難辭者。安大參剛毅廉正。昨孤已開送銓部。可備巡撫之選。此一事豈足累之。但係該道信地。恐難道罪。唯參語宜從輕耳。承詢及。敢盡區區。幸惟裁擇。

###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華翰領悉。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峯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東虜既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酋與土蠻結謀入犯。有屬虛妄。月初青酋尙在宣府爲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將西赴俺答。衆疑始釋。方金湖公於東偏事。不甚闇習。昨聞薊衆卽欲稱兵討罪。孤亟止之。言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計取也。故擬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此等事。大有關繫着數。須是寬鬆。乃有轉身地。太緊。則難于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卽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回否。

###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辱華翰并別楮云云。俱悉。長昂事前奉書未至。適蒙翰示。不知近已得要領否。二酋作祟非一日。然其諸部仰給于我久矣。豈肯捨其厚利而從彼爲逆乎。頃所以能惑之者。以彼近于宣府。雜在青酋部中市馬。獲厚利。頗爲饜飽。必誑其衆曰。貢馬一也。何爲東西市價懸殊。我等今年且不貢。求加添賞賜。若不加賞。待土蠻青酋糾衆入犯。我等爲之嚮導。縱是薊鎮絕了撫賞。我等自去宣府賣馬。何賴于薊耶。犬羊愚計。必出于此。以爲朝廷畏之。當曲從其請耳。然彼諸部久糜豢養。今雖暫爲所刼。終亦不能背。爲公計者。當先之以文告。曉諭諸部。言爲逆者獨彼二人。汝等素受國恩。豈可一旦從彼作歹。自失厚利。今朝廷聞汝等不貢。將絕其撫賞。舉兵加誅。又行文宣府。此後西虜入市。須一一盤詰。不許夾帶土蠻及屬夷人。若訪有長昂董忽力在彼。即便縛來。薊鎮連年築臺練兵。正無試處。遼東人馬不過十餘萬。猶能將土蠻殺得七殘八敗。况我薊鎮雄兵

有三十萬。車騎連雲。火器如山。土蠻入犯。却是送死。我先將土蠻殺敗了。然後將汝等屬夷頭目盡行誅戮。追了勅書。盡行驅逐出塞。那時汝等悔之無及。彼中間此言。未有不懼者。然後計圖二酋。或潛兵掩取。或重賞以購致之。無難也。若二酋能悔禍服罪。自致塞下。亦可待以不死。不必深治矣。昨本兵覆奏頗涉張皇。故擬旨從公等處置。此在公與戚帥密圖之而已。

### 答棘卿劉小魯言止叛山勝事

不肖孤還朝後。三奉翰教。厚情譴綬。中心藏之。老母舟行。仗庇粗安。已過洪入閘。計九月初可到矣。辱垂念。感謝。承示買田玉泉事。初發此念。爲他日歸來往來尋勝駐足地耳。今身羈塵鞅。歸期未卜。即便得歸。亦不過芒鞋竹杖。與閒雲野鶴徜徉於烟霞水石間。何至買山結廬。爲深公所笑耶。當陽厚意。媿不敢當。據其圖樣。結搆不小。費當不下千金。一縣豈能辦。渠必申請上司。按撫諸公聞之。亦必動支公帑。紛紛多事。徒增煩擾。

且孤近日嚴禁各處剝造書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以率人。煩爲謝胡令亟爲停止。庶於鄙心爲安也。承教直吐其愚。幸惟垂諒。

### 答總兵戚南塘

承令弟辱意。所寄錦帳。祇領。用爲母壽。餘輒璧諸來使。再此申謝。外寄督府梁公書稿奉覽。以便審畫。

### 答吳道南

自去歲罹先人之變。海內相知。無不爲孤痛惻者。孤於門下投分不淺。乃竟無一字。以爲必相忘矣。茲奉手書。乃知其故。復以自解。往公在邊。晉人結恨甚深。而蒲州相公乃獨鑒獎。謂公臨別時曾投書與之。具有經濟之略。深加歎服。此亦公論之不能泯也。倘未卽忘世。宜乘時鵲起。以懋建勳庸。奏對稿略載近事。便附一覽。諸惟鑒存。

##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卽對言。若所劾果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究。頃奉華翰。不勝恨恨。會崔道長人去。卽爲之申理。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爲昭雪甚善。不然。姑且置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前承揭疏。已屬之禮曹覆行。會宗伯與儀司俱初任。部務叢集。未能排擘。遂淹至冬初。乃得題覆。頃亦聞關中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執事之能以師道自任也。幸益堅雅志。以副所期。

### 答兩廣劉凝齋

頃林賊復回廣東。彼中無素備。其文武將吏又皆庸鶩。竟令縱洋而去。殊可恨也。以公昔在閩中。當留意於此。而閩人又皆樂爲公用。故特借重一行。且廣中吏治偷窳。近稍稍振刷。而積習未殄。望公之留意也。然以公重望。乃不引置於廊廟。而復令徊翔於遠徼。區區又有蔽賢之咎矣。

###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承華翰。知已入關視事。欣慰。虜酋西行。堅守約束。西鎮所以撫處之者。亦中機宜。此邊圉之福也。頃已託宣大軍門。諭彼早回。渠方窘困。聞孤之言。欣然奉命。此酋歸後。西鎮安枕無事矣。

##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承華翰。及公移一通。俱見公學問得力處。所謂實際也。敬服。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爲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爲。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頃借楚侗開府閩中。亦欲驗其學之分際。不知能副所期否。

##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旣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却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馬疋弓矢。彼時止託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旣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

好戒殺。竭忠盡力。爲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卽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競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索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匆匆不悉。

### 答司空雷古和敘知己

不肖昔於門下有忘年之契。今遇英主御極。正宜簡求耆碩。共佐昇平。而翁乃頓跡烟霞。高謝軒冕。俾經綸終卷。膏澤自腴。皆不肖蔽賢之咎也。惶愧惶愧。不肖猥以淺薄。謬



膺重任。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頽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轍。自以親承顧命之重。幸逢英明之主。不揣綿力。欲一舉而振之。乃以此致恨於羣小。流言不啻於三至矣。然禮義之不讐。何恤於人言。聖賢之學。有舉世不見知而無悔者。况高明超曠如翁者。猶有取焉。則雖不見知於世。固無悶也。兩承翰教。深荷雅情。賢郎端雅有志。器堪大受。當爲翁有子賀。人便草草附謝。并布腹心。

### 答南司成許海嶽

南中士習偷窳久矣。往屠公銳意振刷。雖若少驟。然其意未爲不善。公承其後。補其潤色。加以素望先聲。自有不動而變者。事于典制。或須題請。其餘則皆司成所得專者。惟在飭躬端範。積久以格之耳。辱華翰垂問。深荷雅情。別楮云云。深合鄙意。蓋忠臣雖在遐遠。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敬服敬服。

##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示邊情。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睽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酋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諭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早。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囑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攜其黨。而勿遽爾稱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嗜利畏威。終當入苙。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 答王鑑川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聖王垂念。烏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兩宮聖母

慰問勤倦。賜賚優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死酬報。况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聖恩於萬一乎。自是當永肩一心。矢死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辱華翰。深荷垂念。厚惠概不敢領。輒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別具奏對稿一部。頗具近事本末。附塵覽。

### 答邊鎮督撫

向者南歸。奉聖諭遼東大捷。命孤議擬恩賞。比時心竊疑之。曾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于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繫。乖謬如此。殊爲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祕存。

### 答少宰楊二山

遠辱華翰。獎許過情。無任感荷。夫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不肖身當重任。誼不得不棄家以爲國。忘身而徇主。悠悠之談。豈遑顧恤。但所自信者。耿耿丹衷。實無一毫自利之心也。特在已知。敢一吐其愚。

###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頃者三承華翰。深荷雅情外。甘肅陳總兵忽饋我以厚禮。無因至前。殊爲可訝。但彼以問遣老母爲辭。不忍磨拒。但婉辭以却之。未與回答。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也。且聞彼於他處。皆有厚餽。往年鑽刺之風。殆將復作。借重一戒諭之。今朝廷聖明。功罪賞罰。一秉至公。營求打點。皆爲無用。惟竭忠盡力。以圖報稱可也。人旋草草附此。謹將原帖奉覽。幸惟鑒存。

### 答遼東周巡撫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贖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諸公運籌決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餽我以厚禮。雖當卽謝却。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肖於渠。獎提愛護。意固不爲不厚。然以爲國家非敢有所一毫市德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殫忠竭力。以報國家。卽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鄙意。以爲有所疎外。會間幸一譬曉之。以安其心。堅其志。使中草草。

### 答滇中王巡撫

比疊奉華貺。皆已具復。茲不敢贅外。沐總兵前屢次書來。俱有厚餽。其人見孤門巷闕。寂不敢投入。然亦不索報書。切恐爲差人所沒。會間借重一謝之。並道所以。萬萬。

### 答兩廣劉凝齋

竊聞志士不違時而赴功。忠臣不擇地而求効。頃者借重粵中。實以遠地爲歎。茲奉華翰。欣然以王忠肅諸公自期待。此忠臣智士所以乘時而自奮者也。以公宏抱。其所建立。王馬諸公豈足方駕哉。浣慰浣慰。辱承諸疏。尤極仰服。夫捕盜之令。布之天下。非不申熟也。而惟江右奉行之不後。江右司道奉公之令。非不申熟也。而惟二道舉行之已效。以此見法無常良。行之在人耳。公今治粵亦豈有異道哉。任人責實。信賞必罰而已。

### 答遼東安巡撫

去歲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真僞。以俟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鑑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辱承事情。一一領悉。去歲之事。不穀到京。聞人言嘖嘖。不獨執事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盡塗乎。近日彼中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穀奏對稿。中有投降等語。不敢具覈冊。須使人密探而後行者。此必執事畏諸人之怨恨。而託之

不穀以自解也。然執事有糾察之責。爲朝廷明功罪。慎賞罰。何嫌何畏。惟當覈實作速。勘明。則公論自昭。人心自定矣。究竟此事。養善之捷。李帥之功。揭諸日月。懋賞重賚。不待言矣。長定卽全屬虛妄。朝廷亦必以功疑宥之。不加深治。諸公胡爲曉曉如是耶。此後密帖。手書爲便。字之工拙不計也。

### 答兩廣劉凝齋條經略海寇四事

佻來。知己榮代入粵有期。欣慰。別具廣事數件。以公雄略。固所優爲。然不肖有四方之慮。不敢不叮嚀于下執事也。仰惟鑒存。

一廣中防禦山盜。聞已略備。惟海防甚疎。昨林道乾以喪敗羣寇。條泊河渡。使該道有人。武備稍預。縛而致之。易耳。乃竟無一兵一船。使之從容揚帆而去。可恨可恨。今亡羊而補牢。亦未晚也。

一林賊前已入穀。以閩廣兩處購之。彼此爭功。遂致敗謀。而閩人去者。皆被荼毒。殊爲

可恨。頃已將此事密付之呼帥。公舊在閩中首事。呼帥又意所推轂者。必爲効死。今仍宜付之密圖。在廣人唯當多方設備。張羅以待鳥而已。

一南粵設將。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其不便者。此必廣人憚於遠戍。又苦閩中牽制耳。然論事勢。守堂輿者必于門外據險厄要。乃爲得策。此地實海中要害。昨林道乾一來。徑泊海岸。使此地兵將有備。渠敢越乎。公虛心審計。果於防守有益。幸爲之規畫久遠。措據兵食。使人有樂居之意。則不强之而自從。倘無大關係。則亦不嫌於前後異議也。

一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爲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啗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爲盜。今朝廷法紀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亦盡變也。最可患者。與閩接壤。彼中人潔廉者少。又黨與衆盛。朋比爲奸。法令難行。不得不借惠文冠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飭。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幸惟留神。



## 答鄭藩伯

孤之推轂執事。非有平生之素。左右之容也。實本一念好賢之真。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不意別後。執事遂橫罹口語。鍛羽卑棲。使孤愛護雖殷。力無所及。歉甚歉甚。雖然。此損益進退之關。不可忽也。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名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窺執事近利之心。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苦心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之談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三

# 張江陵全集卷二十四書牘

## 答南列鄭陳我度

比聞公不樂南行。謂孤聽譖言。有所疎外于執事者。此過疑也。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略窺一斑。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上心。消彌偏黨。與士大夫相接。公言之外。不交一語。雖有譖言何自而入。且昔者起公于林下。誠獨任鄙見。非有左右之容也。向不因人譽而推轂于岑寂之時。今乃因人毀而阻抑于顯拔之後。揆之事理。殊不其然。敢布腹心。幸惟俯諒。天衢廣闊。鴻漸之儀。豈有量哉。

## 答操江胡玉吾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

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自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羣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蠶虱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旣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唯高明裁之。

### 答貴州巡撫何萊山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卽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送不穀閱過。乃發。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併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遺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聖主而後受。

之。託掖川公量爲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喻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卽爲請行。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賓兔一枝攜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

又

候掖川公處置番虜。咸中機宜。保文重賴。况今俺酋在西。一切撫慰經略。非此公不可。但昨以子馳驛事。被累革廕。主上方留心驛傳。法在必行。譴罰不貸。恐渠自懷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望公以善慰之。小管不足病大美。俟有機會時。仍當復其錄廕。決不令久抑也。敢布腹心。

###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藏僧鎖南堅參遍金紵絲二端。雲紵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

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資。煩卽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盤也。仍乞代爲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恡惜。此後中華番虜合爲一家。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已傳諭。今不審當再諭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遺以食物。亦卽撫賞內處給亦可。

又

叠辱翰示。處置番虜機宜。具見雄略。重鎮得人。朝廷可遣西顧之憂也。在鄙心尤切敬仰。比者主上方加意驛傳。而怪有司之不奉法。適會有糾舉之疏。遂觸上怒。不肖雖極力調停。猶不免有近日處分。然此乃公差遣不得人。非賢郎之過。且公在鎮功勞。自當勒之旂常。一嘗不足相掩也。俟後有機會。仍當爲公光復廢典。恐執事者不達朝廷所以重令之意。而過爲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故道其本末如此。肝膽之要。唯公諒原。

##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虜酋既失利于西。勢必歸巢。今欲建寺迎藏僧來。蓋藉此以掩其敗也。歸之遲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之。使得借以爲重。

## 答豫所呂相公

伏承華翰。知台從已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古人所羨。豈易覯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同心之雅。以不肖之淺簿。所以能竭駑策。蹇效忠於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謂至德也已矣。別來倏忽。改歲遐想高踪。旣深歎挹。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候。厚惠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 答南司成許海嶽

辱華翰。領悉。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尊君親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屑屑苛擾也。胄監錢糧。原不入查盤。此中亦未有疏。似在可已。

### 答河道潘印川

去歲積雪凝寒。發春未改。竊以爲憂。高堰黃浦工恐難就。茲奉教。知大患已除。兩工底績。遙堤湖堤次第將竣。真爲之喜而不寐。公平成之績。寧獨一時賴之乎。仰甚。流移初復。理宜優恤。大疏卽屬所司議覆。舊逋悉行蠲免。但七年以後。須再加查勘。乃可定議。據所開被患州縣。未必皆同。施恩自當有等。卽一縣之中。恐亦難以例論也。被患甚者。雖蠲三年不爲多。否則卽一二年不爲少。若地處高阜。水患未及者。又當照舊徵輸。難以概從蠲免。高明酌之。今且宜大播告言。宣示德意。俾復業之人知朝廷保民真在赤子。堅其旋定安集之心也。



## 答楚豫院郭龍渠

承示鼓鑄事。仰見導利足民之意。鑄行新錢。有礙舊錢。此在原行錢地方有之。若敝府則事在創始。民間惟以得錢爲便。無擇于新舊地。緝獲妖犯。解赴貴州審質。誠使。但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證。獨卷案存耳。恐亦無以明正其罪也。揚仲魁卽曾光之說。似未必然。且彼既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不必論其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卽以爲曾光而誅之。萬一後獲真犯。何所歸罪。惟公愼之。

##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道從入閩。兩奉翰教。深悉遠情。閩素稱難治。賴劉龐二公先後經理。其俗稍易。然猶未能翕然不變也。殷之頑民。更三后而後理。閩俗之變。惟凝齋克愼厥始。惺菴克和厥中。來諭求二公行之。已試而盡美者修飾之。其行之雖善而未盡美者調潤之。斯公之所

以克成厥終也。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成功。毋徇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別矣。韓信驅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猥辱俯詢。敢獻狂瞽。唯高明採焉。

### 答楚學道金省吾

承華翰。領悉。分道帶管。原以道里遼遠。難以歲歷。故採言官之議。比照陝西宣大事例。分管責成。且近來干進者。往往借口督學不歲考。以致儒童上進無階。今割遠方十一。以省涉利之勞。得以從容校閱。干進者無以借口。所割郡縣。又皆人才稀小之地。竊謂于貴道事權原未損也。承示兼管事宜。有部議未悉者。呈詳兩院題請議行。公若自奏。恐生彼此之嫌。

### 答棘卿劉小魯

徂冬及春。兩奉翰教。極荷不忘。承以太翁太君隧銘見委。自遘先人之變。公私忽卒。苦情鬱抱。公所深憫。坐是久稽嚴命。諒不重譴也。茲得小間。且漸近禫除。將尋楮公管子而從事焉。使者先歸。期以夏間呈覽。老母去冬小苦。旋仗平復。入春眠食比舊差健。辱垂問。兼承尊夫人辱貺。深荷雅情。唯惠不肖者則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啓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賞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虜之徵也。請和四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旣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

久也。

### 答浙江巡撫言馭將

前有人言執事日飲不事事者。故急以奉聞。其書乃不穀手筆。何久不至耶。將鱗翼或有差池耶。幸惟查照。朝廷體統紀綱。文武共守。浙中總兵不以主將自居。參將不執偏裨之禮。如此而謂之沿習舊套。不穀不敢以爲然也。假令兩司官于撫按不以爲統率。撫按肯相安耶。近來將官卑靡已甚。祖宗之制恐不如此。當事者但樂其柔和。爲將者亦競爲趨承。一有風塵之警。誰則當之。此國家之憂也。執事高明。當有味于愚言。

### 答宣大王巡撫

前承教用過馬價。已屬所司如數開除。兩辱翰示。虜勢披離如此。誠中國之利。但犬羊之性。不羞困辱。強則魚然。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順義旣失利于西。部衆散叛。

青酋失恃。不足以支土蠻之強。今雖遘釁。終當爲之臣虜。土蠻若以勢驅之。脅以夾帶馬。彼必不能違也。鄙意謂今歲市在我。仍宜示之以強。不可曲徇其情。舊額之外。一馬不增。如違。卽閉關謝之。走告俺酋。責以違約。彼旣敗衄。方歸命于我。必能約屬青酋受吾羈絡。如此而後。貢市不久。不然。東虜方強。青酋不支。他日之禍。且中于上谷矣。唯高明裁之。

### 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比聞黃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來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雲。曷勝欣躍。追憶卮事之初。言者蠶起。妬功倖敗者。旁搖陰煽。蓋不啻築室道謀而已。仰賴聖明英斷。俯納瞽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揚。使冥頑褫魄。三舉而誅林道之妄言。什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績。皆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舉而歸之不穀之

功。惶愧。河道舉劾。疏例不可少。已下部覆行。

### 答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勢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卽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兇。弱則屈。雖身爲奴隸而不恥。今順義旣失利于西。青酋失勢。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鴛。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故今日之勢。乃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 答總憲吳近溪

辱華翰。知台從已復任視事。欣慰。近來海上多妄報汛警。冒功要賞。將來或生他釁。不

肖深以爲慮。故前擬旨戒諭。茲奉來教。已洞見其弊矣。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此皆將官欺罔之言。不足信也。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况此輩乎。

### 答邊鎮張巡撫

長昂近不得貢。必乘我撤防之時。踵其故習。誘執邊人。要求所欲。據報近實。但謂其有精兵千餘。此虛言也。辱示總理布置。已得勝算。然彼覘知有備。亦不敢入。諒已解散矣。

### 答遼東安巡按

勘疏至。部議殊相左。覆語仍爲兩可之詞。又造爲危言以相恐。請給軍士半賞。不穀皆未之從。然舊恩方寢。新恩旋降。朝廷于督撫諸君。厚耶薄耶。前承手翰。以事未定。故久稽酬答。茲略謝區區。幸惟鑒亮。

### 答雲南巡按劉九澤

所示條約。咸當事理。切時宜。非空言也。敬仰。李中溪老先生書祇領。八旬老翁。每書手筆細字。殆非塵寰中人也。方藩伯清真孤介。平生不求人知。而人鮮有知者。惟不穀引薦之。以至于今。誠宜量處以勵有位。近來交際之禮。曠然俱絕。故雖知厚如執事。亦不敢領。惟垂亮之。

###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頃有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焉能振頽綱而正士習乎。世俗之所非議。不穀之所喜也。願益堅雅操。以副鄙望。

### 答甘肅侯巡撫



辱華翰。并所示虜情。一一領悉。老酋喪敗之餘。不知知難而退。蓄威養銳。以俟再舉。乃爲套虜所誤。空國以逞。忿以動衆。衆心不齊。未有能勝者。此不一敗塗地不已也。今惟有早歸故巢。撫有東部。迺爲上策。一切撫處事宜。知公心力俱竭矣。

### 答二邊總督郜文川

辱示虜情。領悉。東西任彼。攻殺在我。惟撫處不失。自治有備。長策無出于此矣。順義老矣。喪敗之餘。部衆離散。勢必不久。此酋死。套虜必當有變。公計他日有當經略者。願及今圖之。延鎮主餉缺乏。實因先年奏報脫誤。茲奉教。已屬計曹議處。

###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善後水寨兵防事。捧讀再四。深服宏略。粵東海防疎懈。誠如尊諭。今宜以造船練兵爲急。但行須以漸。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奮可也。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

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辱華翰。并所梓綸簡彙編。惓惓以奉行德意。安民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主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弱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罷市。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尙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尙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爲卑陋。而留心於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

乃可有效。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爲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國家。實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於浮言也。

### 答進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近年進鮮舡隻。沿途騷擾。每處索水錢二三十兩。夫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毆死賀御史之僕。此中臺諫皆爲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竊以進鮮重事。固不敢減省。然亦宜裁其虛冒舡隻。革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慎小心者。勿令多帶積猾棍徒。庶奉使者知警。而地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近內府諸衙門積弊。賴雙林馮公加意釐革。天下蒙福。公若肯留意於此。卽馮公不得專美。且樹芳名。需大受。亦在于此。唯

高明圖之。

答邊鎮賈巡撫

近聞順義已歸。七八月可到。又將麻喇僧盡行殺戮。必忿其敗而逞怒於西僧也。老酋舉動乃爾。不知的否。幸差人偵實。仍思撫馭之策。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搖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賊耳。猺山而蠡。狼流來無根。黠而好亂。大兵一臨。猺先走於狼。卽竄穴中。噉木杪。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猺賊也。山深箝密。逸刀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旣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死。有司不察。概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防守單弱。大役難

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蓋狼賊非猺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於浙福之兵。皆浮募無藉之徒。利于征剿。憚于防守。征剿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弓藏。兔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銛鉏旣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筍之區。猿狄黠黠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苦調發。惟公熟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

公必有勝算。敢獻警言。惟高明擇焉。

### 答南守備許樞使

士大夫宦南中者。稱公之賢。如出一口。夫人有賈譽于一時。而渝節于後日者。不誠故也。惟公令聞旁達。久而愈孚。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之者哉。惟益堅雅志。以副厥終是望。

### 答河漕姜按院

河工善後大疏。深中事理。卽屬所司覆行。張國用查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差長解押發。乃至今尙未到此。必中途賄逃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按查。于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尙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

## 答錢按院

膠萊之議。王憲副原未題請。但以己意經營。已什七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爲奇功。張大其事。計費以百萬。而東人又憚于勞費。故屢議屢阻。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巡撫該道。以終王憲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爲撫臺者肯以身任之事。乃可集。若按院不過建議而已。議者一人。行者一人。復爲道謀耳。

## 答應天巡撫伸遺論收遺才

宋陽山倜儻高明之士。小節疎略有之。然不如言者所云也。不穀與之同年最厚。今也蒙垢以歿。殊爲怛然。承示欲爲具題。此厚道也。公論難泯。諒無人言。生徒告考遺才。昨部覆科疏。新奉欽依。恐難曲從。竊意諸生不過欲准考耳。如專屬提學。容其續考。稍從寬取。勿使有遺。則士子之願遂矣。何必按院收之。而後爲當哉。舊時經按院收考。首數

名多中式者。故諸生之喧告有以也。然亦私矣。唯高明裁之。

### 答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過繼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勢必不能。且夷情惟論強弱。不循理法。其勢不足以統馭。雖仇讎亦將甘心頰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顏閔之賢。彼不服也。安樂既爲彼中所歸。何必強奪。此繫地方安危甚重。何嫌何疑。而遷延不決耶。且勘合終須完銷。但以尊裁處之。勿復致疑。

### 答吳總憲

辱華翰。深荷雅情。大惠概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若係取之屬郡。仍望查歸主藏。庶後來



查盤。僕得以自雪也。水災疏下。計曹議覆。俟勘至。當請于主上。特加優恤。

###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構費之機

九貢告成。國威遠讐。咸公之功。閱視覈實。必有懋賞矣。市事諒亦不出此月可竣。昨語代者。姑緩其行。俾公得收全美。披對之期。當在冬初。今歲增賞。數亦不多。已語該部酌從其請。辱示。問阻恰台吉絕婚。土蠻激勸。青酋陰爲合從。俱爲奇策。但得二虜構費。則在我可以坐制。此等機括。不惟時輩不知。卽本兵素嫻邊事者。亦未可深語也。

###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前報吳中水災。大疏先至。已奉旨下部議覆。後見水利疏。有惡黨聚衆搶奪事。竊謂逆亂之萌。亟宜早折。故不及下部。徑擬旨嚴禁。公徒見水利旨先發。謂賈疏人後期。實不然也。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朝廷亦何嘗坐視不爲拯救。叵奈吳俗輕狡。行爲捏造。家居

者謂公督賦嚴急。見災不報。宦京者謂不必行勘。徑宜蠲免。而兩都臺諫遂有以此爲言者。不穀惟鎮之以靜。紛紛之論。一切請罷不行。會少師馬虛席。卽用公陪推。而羣議始息。公堅定初心。無搖浮說。主上明聖。國是久定。期不令任事之臣見鑠于衆口也。

###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辱華翰。領悉。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秀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於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真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

## 答河道潘印川

賤恙遠辱垂問。深荷雅情。蒲柳之質。望秋先萎。入夏以來。眼患。口瘡。牙痛纏綿。本旣脆弱。加以百責攸萃。晝作夜思。救過不給。故未老先衰也。年來所患。莫大于河。今仗公鴻猷。平成奏績。不穀因得藉手以少效于萬一。一年內庶幾可納筦鑰謝去矣。諗伏秋已過。諸工無恙。秋杪冬初。可告成事。第前行各撫臺勸議上流堤工事。竟未聞奏報。何耶。

##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真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逋。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審圖之。

### 答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災

吳中水災異常。皆執政非人。上千天和。惶媿。頃已三奉特旨優卹。俟勘至。當有處也。進鮮內臣沿途生事。從來已久。棍徒倚勢妄爲。亦不盡內臣之咎。頃內守備喬誠齋自任處分。不穀遂獎而勗之。大疏一上。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爲善也。

###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林賊前逃東埔。曾屬劉凝齋賂寨目蘇姓者圖之。業已就矣。會廣人爭功謀泄。賊逃而寨目被髡。差人遇害。今蘇姓者幸復用。而讎此賊甚深。圖之必力。可再用前計擒也。所獻牙蜡。宜受而厚賚之。以堅其意。喬憲副頃爲閩人所陷。訪議盈篋。非不穀極力保全。則削籍久矣。今始脫出火坑。留之恐終不免。乃銓部又謂代沈植者。亦素有幹局。必勝

所任。故此二事皆不能從命。然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惟賞罰明而信任篤。則人皆可使也。

### 答宣大巡撫

青酋今歲市馬數減。諸部效順。皆公制馭之功。敬服。二酋伏罪。順義與青酋之忠順。誠宜獎賞。但數年以來。東鎮每報青酋部衆從土蠻犯遼。而環洲公堅謂無此事。不穀亦每以環洲公之言報本兵臺諫。昭貢虜之無他。今若有此。則東鎮數年所報皆實。而環洲之言。似爲虜酋強解者。貢市從此釁端生矣。且二會皆青把都部衆。彼不能約束其衆。亦與有罪焉。今者罰處屢能自贖。未見有功也。幸與環洲公熟計之。或將所罰頭畜。盡以給部衆之良善者。青酋自以公意量給服物以犒之。順義俟回日另行賞勞可也。犬羊之性。惟在獲賞。必不問其所後來。且公專闔外。有利于疆場便宜。從事可也。原虜詞二希納還。

答張巡撫

武盧龍者。各巡按皆力薦其賢。惟銓宰謂其善趨承以躐虛譽。爲驩虞以誑愚民。昔太平爲宰。知之甚真。已欲劣處。不穀止之。以有近日之轉。然不知此公之誠且僞也。大疏保留。于民心順矣。奈與銓部意左。恐未必覆允。惟公裁之。

答陝西提學李翼軒

承示查改書院併田糧事。一一明悉。必如是而後爲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議復矣。但軍屯難以招買。只宜募軍佃種納糧。幸惟裁之。比審學政精明。風標峻整。且夕部議公平。必當爲舉首矣。慰甚。令弟高掇。小兒得附榜末。通家世誼。益契深矣。何幸如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蠲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上出。皇明祖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蠲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蒿目以望。而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恩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 答藩伯徐公學古

別楮云云。誠有之。不殺不俟見教。月前已馳書南中臺諫。爲公營解。傅子乃不穀門生。諒不相違矣。平生所薦達保全天下賢者甚衆。皆不使人知。茲因示及。謾爾奉聞。亦以釋公之疑也。

### 答河道巡撫

謬萊通渠。先年王憲副創之。工已強半。今但尋其遺跡。續其前功。以通商爲名。責之該

道。假以歲月。可無大費而辦。要之商通而漕亦利矣。奈何近年議者開張太過。東人憚于勞費。百方阻撓。以故旋議旋罷。承教極盡事理。但欲動支錢糧。必經題請。而代公者。又未知能任其事否。俟公入京面議。

答大同巡撫賈春字計遼薊協爲聲援

辱示老酋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酋續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牆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牆。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畢犯邊。卽馳語該鎮戒備。堅壁清野。李帥持重勿出。使戚帥選銳出關應援。而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間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卽望風而遁。然非大舉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薊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勢若常蛇。不穀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 答兩廣劉凝齋

爵林獲功。在公建牙之始。先聲震疊。軍威丕振矣。薄賚未足以酬。尙有待焉。但聞推官劉子麒先被賊執。今報病故。豈卽歿于賊中耶。抑脫賊而後亡也。廣右議徵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廣中軍令素弛。募賊爲兵。今一切以法繩之。須行之以漸。而又有以待其變。乃可。唯審圖之。昨據閩中報東埔寨。主言林賊雖投入暹羅。尙往來攻彼寨。寨中蘇姓者與之深仇。必欲擒之。此卽公撫閩時用計購致者。昨已密屬耿楚侗及呼帥良朋。仍循公前策。使蘇姓圖之。此賊若往東埔。公不必再遣問。恐爭功漏泄。如昔年之事。若在暹羅。則可用計亟圖。以杜後患。

## 答保定巡撫張澣東

林知府被盜。此中一月前已知之。近京地方仕宦遇盜。豈容掩乎。邑令之掩匿。蓋亦愚

矣。又九月初間。有人言保定地方礦賊竊發。官車逐之。致傷十餘人。久之亦未見奏聞。不知其事實否。附此一問。

### 答南司馬凌洋山

辱示。議處馬快舡疏。切中事理。已屬兵部覆行。前得龔道長手書。極稱羅旁盪定之功。而深以劉凝齋之翻前案爲失策。且言前誤用司道之言。率爾題請徵勦。後親巡羅旁舊巢。始知不必用兵。惟當從容處畫。以終前人之功。固未嘗有一語搜求。承示謂蓄有機括。恐未然也。近日擬旨及覆凝齋書。咸用其意。謹錄奉覽。

###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入寨之徵。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旨下部稽查。往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來耳。監司撫按。取

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於今。所却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開巷闐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僞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苟且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嘗瑾也。雖飧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於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至於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饜飽。難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 答藩伯周友山論學

不穀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將謂世莫我知矣。屢辱華翰。謬爲許可。孰謂世無知己者乎。以代公雖去猶未去也。君令臣恭。古今通義。如其不善。固不可強人以必從。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今人乃務抗上令以爲名。不知慢令方命。孔子以爲惡德。堯舜之所不容也。近見江右二司入京者。語及常推事。猶是常而非公。乃南中臺諫亦遂有物色之者。不穀已極力曉示之矣。新直指出。仍當詳語之。然公既有取於不穀之學。則世俗之橫議亦勿恤可也。

###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順義東歸。終始守約。款順彌堅。皆公之鴻略也。至欲從寧夏內邊經行一節。鄙意切謂當力阻之。然計其時從違已定。故亦不及矣。寧延二鎮已免擾費。又因以杜諸虜往來。

之釁。疆圉之利也。張臣調用。以張傑代之。俱如教。屬本兵議行。甘肅侯公處虜功多。須請旨特與一廕。其前廕則不可復也。餘領悉。

### 答陝西學道邵翼軒

頃者部議評執事卓然異等。望實愈茂。賜環有日矣。不穀愛賢一念。實出至誠。辱遣謝。彌以爲媿。

###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辱示羅旁兩山漸次平定。慰甚。龍川河源撫賊旣冥頑不悛。法當芟除。且粵中安插各撫民。將視此爲向背。除去此種。餘卽破膽矣。聞林賊近已爲暹羅招致。或可因而圖之。頃已寄語閩中當事者。言此賊在東埔。則屬之閩人。廣中不必措意。在暹羅則屬之廣人。閩中不必爲謀。恐兩處爭功如昔年也。

### 答河道江心源言棍徒假借

近來各處盜防稍弛。故借淮事以警之。非苛求於左右也。猥辱遺謝。深以爲媿。承示管河諸君俱宜責成。久在俟勘。官奏至。悉如所擬。留用也。近訪有棍徒假名張梅。稱爲不穀家人。於江南北一帶貿易。聞公亦爲所誑。給與牌票。悉免關稅。又擅乘驛船。有所求索。昨小兒嗣修已拿獲。付之於理矣。小兒居家。閉門誦讀。卽敝郡有司亦罕與接見。四方相知有惠。毫不敢領。豈復差人遠事賀易乎。此後再有奸人假稱不穀族姓家人者。不論真僞。卽置之重法。如公不忍加刑。希差人拿解來京。願得而甘心焉。仍乞通行貴屬。嚴加緝訪。有重令脫逃者。將官吏提究。庶奸人無所假借。地方亦免擾害。往王敬所督漕。曾有詐稱寒舍子弟者。卽時捶殺。不穀至今感之。諒公愛我又當厚於敬所也。敢布腹心。又聞前如江令。有令弟名一鯤者與焉。信否。法紀所在。恐不得以親撓也。

##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貴屬諸君才品。公評隲精當。俱貯之囊中。次第用之。沈二等昨以才望擢用。公論素許。劉豈能中之。丈地畝。清浮糧。爲閩人立經久計。須詳審精覈。不宜草草。各經委正官。朝覲畢。卽促之赴任。林賊旣入暹羅。已專令廣人圖之。閩中不必措意。恐語泄復蹈前日之轍。若干東埔仍有往來。則結江黃以爲聲援。亦二策也。鄧令弭盜之功甚奇。雖不必奏績。而其功宜紀錄。

## 答薊鎮巡撫張嵴峽

虜酋衆掠史車二酋。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酋。每每挑釁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頃

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南中差遣。公所措畫。已極嚴密。自今奉差者。恪守約束。必無事矣。驛遞積猾。與各官跟隨棍徒。通同爲奸。侵欺破冒。而內臣爲其蒙蔽。事發。乃獨任咎。弊誠有之。奉教。卽示各衙門。嚴加禁治。

### 答殷石汀

小兒嗣修懋修。曾從汪南明公學古文詞。昨懋修場中五策。似欲步趨其一二者。今附二冊。煩爲轉寄呈覽。以謝其指教厚意。然嬰兒學語。殊未成音。聊以博笑云爾。

### 答兩廣巡鹽



官運廣鹽。改復商販。誠爲省便。但殷石汀以古田初復。戍兵額餉取給於此。原議三運。後乃漸滯。殆轉輸造船之法有未周悉。似難盡咎於官運也。今擬兩路并行。似於官民俱便。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旣開此竅。路近而利大。將來廣右之運。必至盡廢。古田軍餉。將安所出。不可不深長思也。更望熟計其便。

###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華翰領悉。諗榮滿期迫。以執事風望。目下便宜喬轉。今旣有欲盡之情。當暫停以俟奏最也。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四

# 張江陵全集卷二十五書牘

##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遠尙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寧可遂行。承示剖析已悉。不穀得據此以謝妄議。

## 答邊鎮巡撫高鳳渚

正月承翰示。未及具復。茲又示神利二堡工完。及陽方口邊垣奏報疏。卽下所司議覆矣。盤道之工。一向以爲難成。皆據道旁之言。卽該道非親履其地。故雖修築。止具文耳。公一行親歷。而膠土水泉應時而出。豈鬼神所輸也。則今昔之虛實較然矣。公開府一方。事有利於邊防者。得以便宜行事。况二工原經奏請者。斟酌贏縮。一任尊裁。公雖不自言功。自有不容掩者。

### 答山西巡按趙用吾

礦盜事卽屬所司議覆。此事初起原微。撫臺倉皇奏報。致塵聖問。奉旨查參。又不作速具奉。此傳公之過也。大疏勘報已明。諒無回護。

### 答兩廣劉凝齋

辱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圖之爲易。時閩人亦有獻結束埔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但暹羅旣被其迫挾而受之。則此賊尙強。恐暹羅不能獨制。林賊亦必深防我圖之。閩使至彼少泄其事。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了在今歲。僕固未敢以爲然也。羅定兩山已定。幸責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俟人心旣定。法令得行。自可化浮移爲土著。卽編爲排年可也。劉推亡事已悉。

## 答司馬張宏陽

承華翰。知公有卜夏之痛。得許可成書。極言公苦悰。殊爲懸念。頃方欲借重南院。旣歸志已切。不可彊留。卽屬銓部覆允。用遂高致。然乘此遵養。大畀固有日也。

## 答劉凝齋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遊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沉痾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旨。凡大舉征剿。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積弊乃可革也。黃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頽靡懦熟。剝削以事結納者也。俟到任信至。如尊諭戒諭之。舊例二司領勅行事。有地方責者。俱不進賀。近來往往有之。實非事體。至如進表官嚴限回任。又奉有明旨。而惠潮二道。乃經年不行赴任。殊爲違抗。俟有間。但擬旨行查。此等事全在撫

按綜覈。違者必據法處之。則人自知儆。萬里之外。朝廷安得盡知。卽部中皆難一一查覈也。

### 答宣大鄭範溪言省扈蹕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已進上。大疏屬所司覆行。茲有一事。預爲告陳。先年聖駕謁陵。宣大軍門移駐竽道。扈從閣臣皆饋送下陳。殊爲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頃告之司禮諸君。諸君亦以爲然。望公俯亮。概行停辦。若備而不受。爲費多矣。內閣中貴旣免。他處自可悉停。亦以少紓民力。由中之言。萬惟鑒允。餘俟另復不一。

###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承示廢典以令孫承之。法之正也。第公愛子情深。辱在知契。亦宜仰體。但須懇疏乞恩。下部議覆。乃爲穩便。不宜以咨行也。因憶徐存翁長郎官生名璠者。初亦以科場事革

廕。後在閣考滿廕子中書舍人。例以次子及孫承廕。存翁具疏乞恩。蒙世廟特允。仍以璠廕。此係輔臣特恩。雖不可援以爲例。然公久勞邊鎮。賢郎昔以幼冲。爲人所誤。情亦有可原者。若引罪哀懇。聖慈或亦軫念也。敢布腹心。惟高明裁之。

### 答翰學黃葵陽

禫除承俯念。兼之貺儀。深荷雅意。所惠概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謝謝。小兒敬修懋修。夙承教迪。茲並捷於南宮。敢忘所自。但不穀德薄享厚。弱息又俱。點仕籍。殊爲慄慄耳。

### 與浙江撫院

承示拾遺鄭袁州物議甚重。不能存之。龍宗武陳一飭部擬罷斥。不穀違衆議而薄謫之。龍出不穀門下。素知其有才。若陳則止憐其爲新甲科。不忍遽棄。固未知節行之高如此也。調官後曾至朝房一見。問其姓名。亦呐呐不能言。宜其不悅於流俗也。今旣在

降調之列。他日尙可澡滌擢用。承教已處之囊中矣。外小兒嗣修書來。言執事辱賜厚禮。概不敢當。已璧諸使者。未知得歸主藏否。此後無煩再及。庶小兒得道不恭之罪。在臺下亦省差遣之煩也。使中附謝。并布區區。幸惟原諒。

### 答按院王公蔚

鎮江以數百惡少。攘臂橫行。非有潢池弄兵。閭左揭竿之變也。當時兩御史親臨其地。衣繡持斧。兵衛森列。能擒治首惡數人。卽衆皆披靡。鳥獸散矣。乃坐視其橫肆。不爲之所。反爲之發官帑。弛柵欄。以苟幸無事。獨歸咎於府佐。將令稔惡者益無憚耳。如聞江北諸郡。皆有此風。故借此一警之。來教謂宜重治首惡。撫恤良善。嚴禁私錢。俱於事理切當。已屬所司行之。

###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曩辱翰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眼掠及催生杯二事。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廣異聞。外霑益事情。旣經所司摘參。理須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朝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爲斷。何嫌之有。卽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曆。十有餘年。人皆避嫌。莫爲之處。朝受其賄。暮卽參之。欲以滅其納賂之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爲之排解。十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爲之辯釋。乃僕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如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安繼榮或生事端。則安樂者之入霑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爲害。國亨雖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爲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啓釁端。自取褫奪乎。今但當據霑益部衆所推戴保立者爲之題請。了此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早爲辨豁。待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未減。并莫州

守亦并不理。今卽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已令來人寢之。迺西事誠如翰示。公移各件。俱見遠略。俱惟鑒存。

### 答賈春宇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况當典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休。其非得已。迺聖恩留諭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輒復就列。徐俟再圖。辱華翰勉以大義。具悉爲國至忠。兒輩寡學。並竊科名。猥辱華翰。尤深感切。

### 答憲長徐中台

不穀比者抗疏乞歸。羣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決去于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卽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爲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獎借過情。殊用爲愧耳。老母誕辰。猥辱記憶。小兒冒竊高第。實

出御筆親題。不穀德薄享厚。日夕兢兢。又辱華箋賜賀。不勝感戴。

### 答宗伯董潯陽

僕之菲陋。僇弱。往廁詞林。得隨長者後。徒幸簪筆。荷橐。可供文墨而已。不自意徼時厚幸。致位台司。謬膺顧託之重。力輕於鴻毛。任重於泰山。受事以來。惴惴如臨淵谷。恐一旦顛蹶。以貽知己羞。茲賴主上聖明。中外乂安。苟幸無事。乃敢抗疏乞歸。冀得完軀以去。誠陳力就列。非敢賈譽於退恬也。雖奉諄諄懇留。暫爾復出。然惶懼之懷。終不能釋。頃賢郎至。辱華翰獎借。爛然盈楮。不匡其所不及。而假其所不能。讀之使人汗流浹衣也。兒曹寡學。幸附令孫驥尾。階致青雲。僕之奉教於門下有年矣。於賢郎謬有一日之雅。今兒曹又在世講末。僕之於翁。知契豈有量哉。辱惠厚儀。不宜抗拒。但比來交際久廢。輒敢壁諸使者。草草附謝。并布區區。

### 壽陳松谷相公

恭惟台師頤重邱園。望隆朝野。日者長公太史乞恩歸覲。仰感聖懷。念舊學之忠勞。嘉仙齡之增衍。特頒異數。用介壽筵。誠曠世之希逢。熙朝之盛典也。至於橋梓傳經。繼升講幄。銜恩策駟。耀寵庭闈。又詞林未見者。載之史冊。以爲侈談。矧正夙荷甄陶。親逢盛美。其爲慶幸。萬倍恆情也。正猥以菲劣。謬膺重任。夙夜兢兢。若臨淵谷。頃扈從山陵還。懇疏乞骸。冀以少休。駑力獲免。顛躓乃不蒙俞允。致塵聖母慈諭。申命諄切。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然力竭而馳驅不止。將不知其所終矣。辱在門墻。幸有以教。不腆薄幣。陪長公而布之台座。少致岡陵之祝。惟鑒其誠悃。曲賜磨存幸甚。

### 答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士

別楮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

所拔識。或出于杯酒談笑。或望其豐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冀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用哉。辱示略陳所以。自是誠宜忘言矣。

### 寄有道李中溪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冗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紲。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閒。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乂安。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逃慕留候。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纏日鍋。歸宿無期。舛悵舛悵。劉道長九澤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閭。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之事也。承差旋。肅此附候。奏對拙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寄呈一覽。凡有專

啓。付令嗣中書君處。想當覓便以達左右。萬里緘書。不勝馳慕。

### 答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廣中舊將唯陳璘獨存。羅旁餘孽未靖。尙須經理。未奉教之先。已屬本兵議覆。戴罪立功自贖。承教蓋先得我心之同矣。林賊事竊謂公旣密圖。不宜又騰之章奏。致有漏泄。方欲寢奏。而差人已投進矣。賊甚狡。而廣人貪功寡謀。向以敗亡餘卒數十百人。直泊近澳。竟無有睥睨之者。公謂諸番之計不成。彼無所容。必復反於廣。反則擒之。僕固未敢以爲然也。廣西官鹽事領悉。

### 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

兒曹忝竊。猥辱遺賀。深荷雅情。厚惠概不敢當。謹領紗鏡及佳刻三種。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

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啓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寢以弗存。所謂以  
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僕嘗欲論著其說而未暇。今讀睿製辯疑。則多與鄙見相符。蓋  
僕至是可無言已。敬服敬服。

## 答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效勞諸君。奉旨加恩。銓部以冗。遂忘題覆。茲面促之。始全據具題  
請加級陞補。一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爲貢行。二爲吏員。部擬三司首領。僕皆特與府判。  
他俱類此。蓋不如是不足以勸有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書言人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僕嘗以此入告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  
念。不可忘也。恃愛具道所以游君。卽加銜代陳大參督催爲大界地。運同缺先已推補。  
曹銍俟兩淮有缺卽用之。

### 福建巡撫耿楚侗致理安民

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尙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姦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扞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



儒達治者。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時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卽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 與楚布政馮修吾

兒曹忝竊。前已承厚惠。茲不敢重冒。謹用返璧。幸惟鑒原。外黃州問革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素以才高見忌鄉曲。以致陷於文網。非其罪也。惟仁人酌宥之。餘不悉及。

### 與楚撫院王見峯

黃州問革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初以衆毆父母官。爲向道長劾奏。問發口外

爲民。比時行法之初。見其情重。遂從所擬。後廉知其爲鄉曲所忌嫉。坐以重罪。殊爲誣枉。且其人乃瞿憲副之子。文學甚優。其子亦有奇童之稱。母老子少。身當遠涉。僕聞而憐之。渠有辯疏。聞憲司咸知其枉。欲爲末減。按院朱君亦將允之。但事關兩院會行。而公以其事奉旨特難于翻案。竊謂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若果冤枉。宜從辯豁。僕亦不敢固執前旨。致令天下有冤民也。幸會按院審處之。餘惟鑒亮。

###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賢郎廢典事。銓部據例執奏。奉特旨允從。乃異恩也。夫上之注念于邊臣如此。諸公抑何以仰答乎。

### 答兩廣劉凝齋

八賽奏捷。西鎮將士不爲無功。但其敍錄稍泛。承教謂近日邀功希旨者。宜漸約之。深

合鄙意。科中以奏報異同。疏請行查。議者遂謂公銜巡撫之不候會本。輒先入奏。故有卻。殆以私意相窺也。暹羅夷使所呈林賊事三件。渠來中國數年。職爲通事。非彼中要人。所言未必得其要領。但言其用事者姓名及甘波蔗云云。似有可採者。謾附以備幄算之萬一。非以爲奇也。

### 答保定巡撫張濟東

亡弟南歸。辱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頃有頑僕擅行飛票。騎坐官馬。卽擒送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俱發原藉。官司重究矣。仰惟皇上子惠窮民。加意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食旅舍。蓋上之約已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爲朝廷行法。不敢以身先之。小兒去歲歸試。一毫不敢驚擾。有司此臺下所視見。卽亡弟歸。亦皆厚給募資。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愚。家人往來。有妄意干澤者。卽爲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徇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旨查朝覲官遣牌馳

驛者。久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

### 答河道潘印川

辱示進鮮船隻。誠於築壩有礙。惟早行則兩不相妨。已屬司空議覆。但事干內官。動以遲誤進鮮爲詞。必不得已先選舟數隻。停泊壩外。以待盤撥可也。武職陞級事。已屬本兵議處矣。

### 答臺長邵梅墩

辱示行取各官考語。具服精鑒。常君者固僉憲。昔誠以訊盜事控之于我。方詆其短。復訪常之所執爲真。故徵用不遺。今奉教。自當置之妙選也。

### 答承天守備樞使王涵齋

陵工告成。費省工堅。地方受福不淺。此雖在事諸公之功。然就中調停處畫。公之功多矣。頃於皇極門閱視新工。司禮馮公張公及工部諸公咸在。語及顯陵事。不穀因舉平日所言公與楊君節省忠勤。成此大事。費不當先年之什二者。對衆昌言之。馮張亦極爲嘆服。且云昨已奏之聖母皇上矣。內外在事諸君。咸嘖嘖稱之不已。惟公英聲茂實。騰於朝著。敬服敬服。前奏陸府校尉。卽屬本兵議留。

### 答宣府總督鄭範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土蠻素無遠略。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態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略。習邊事。俟有缺卽補。不別推也。鎮口堡開礦事。公所諭咸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礦。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

雖得礦。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死犯禁。况邊徼之外。犬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於將來。尙煩公之籌慮。人旋草草。番文三紙。仍復納備查。統惟鑒存。

###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逋盜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僉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盜。故卽畀以該道之重。今其效乃爾。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秦和盜發于公未任之前。今愆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 答石麓李相公

弟違遠光儀。於茲十載矣。以綿力負載之不暇。無能時時修問左右。以自罹於疎薄。無所逃罪。翁不加督過。已爲厚幸。乃辱尋舊盟。懷之以好音。臨之以重使。豚兒忝竊。又承厚情繾綣。珍貺駢蕃。益彰弟之不德也。愧感愧感。弟以剪劣。謬肩重任。恆恐中道顛蹶。

有負夙昔期許之心。茲幸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蒙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使旋草草附謝。鄙情薄敬。肅具別楮。統惟鑒存。

### 答楚撫院王見峯

頃者陵工告竣。仰伏鴻猷。費省工堅。功高賞薄。而當有待也。承教示。一一領悉。謹款復如別幅。統惟鑒存。

一。五開之事。實林維喬寡謀以激之。若使當劉應被刺時。佯爲查處行刺之人。而徐徐撫定之。亦必無事矣。今該道旣認能處。姑待之可也。

一。德安藩宮災事。前偶有所聞。故直以奉告。今從寬盡法。在公自有鑒裁。但事只隔歲。久而不決。將來恐他人發之。今似宜速了。且主上睿聖。若其中有隙。亦難逃于日月之明也。

一。楊安誠既有華容例。具題相應。

一。屯田道事簡。併之驛傳。誠爲省便。沈君有缺卽補。必不久淹。若奉資已及。他轉亦可。

一。留守司卽進表一員。可裁也。

### 答順天張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明旨所查。惟朝覲遣牌馳驛者。卽所參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概及其他。恐干連人衆。所傷者多。今姑爲隱涵。後若再犯。卽達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頹俗。久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爲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實大信于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致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諸君屢奉嚴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頗損。彼願諸公之毋舍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之自不爲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宣大之于薊遼。則地隔兩鎮。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



通。若奉勅者則不在此例矣。辱垂詢。謹復。

### 答宣府張巡撫

辱手翰。貢馬已入。虜情馴服。慰甚。去年青酋亦未赴邊。不來亦省事。不必責其親赴也。張剛留任。別選獨石。俱屬本兵議處。近得西部消息。言順義病已沉錮。部下酋長各自爲心。此酋死虜中。當大亂。恐土酋將乘其敝。諸制禦方略。願公預圖之。務練兵積食。密於自治。以待其變耳。

### 答憲副吳道南

前承翰貺。已具復。所璧厚惠。仍希查存。茲手翰一一領悉。順天撫按奉旨查覈遣牌馳驛者十餘人。而公與焉。不穀知之。委曲多所涵宥。惟量用數人。以應明詔。然公昔別時。謂自行雇募。不煩有司矣。乃又挂時議何耶。朝廷法在必行。後宜慎之。恃厚以告。幸惟

鑿原。

答司寇王西石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猥辱翰貺。深荷盛情。兒懋修前過貴縣。得望見下風。卽承鑿獎。以館閣期之。今果冒忝至此。伯樂一顧。遂成駿品。感謝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躓之遘及耳。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啓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僂弱之軀。終不知所稅篤矣。奈何。佯來。諗慈闈多慶。福祉日臻。翁聚順承顏。起居休暢。慰甚。人旋附謝。別楮侑柬薄物。統冀塵存。

答河道潘印川

兩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膚功。固不待言。然亦藉督漕同心之助。况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之代江者。亦卽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覆思之。莫如洋山公爲宜。此

公虛谿洞達。昔在廣中。僕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鎮壓。二善也。留京參贊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卽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卽旦夕回京。亦不過添注管事。駢枝閏位。何所用之。不如卽代洋山。是身不離南中。可以鎮異議。屏人心。此中八座虛席。一轉移間。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慮之已審。故違部議而請上行之。恐公不達鄙意。敢布腹心。

###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示哈東酋行已止。深慰懸慮。頃者奉書謂欲止其行。須得真情曉以利害。乃中機括。今其本情。乃順義左右欲借事遠之。故公一爲點破。而彼心遂悟。所謂咫尺之書。賢於十萬之師也。仰甚。然細查虜情。順義部衆已離邊圍。自此日多事矣。願公之留意。而熟

圖之也。

### 答山西徐巡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護送都臺。卽欲據揭併參。不穀喻之乃止。原揭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傳驛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旣不見德於人。而又有累於己。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爲也。公嘗告我曰。今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尙未丕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若此。非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強毅。而猶若此。况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亮。

### 答太僕羅聞野

向承示牧地事。卽一一擬旨舉行。趙卿已該督府疏留。銓部覆允矣。乃又以乘傳被糾。不得已爲請恩於上。薄譴留用。渠果能終其事而有功。自不妨于他日之顯擢。不然。將來寧無議其後者乎。須示以朝廷之意。令其加意策勵可也。更置同屬疏。已屬所司議

###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向承教粵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忘身徇國。不勝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略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整戢而不敢復興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覺多事。且瘴癘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公鴻猷偉略。優游留省。無以騁才。而河漕重任。比之東粵。尤爲緊要。先朝嘗特遣重臣經理。且二三年間。僕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須素有威望者繼之。庶可以行僕之意。而終潘之功。博求中外。無如公者。故暫借經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虛。一轉移間。其勢又甚易也。恐公不達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于左右。故略布區區。萬望鑒亮。查減會用夫馬疏。大有裨於民生。已屬所司議覆

矣。

###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斬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况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况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

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卽檄已行。工作已興。亦必能之。萬望俯諒。

### 答兩廣劉凝齋

近得閩中信。林賊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與暹羅相疑。掠其船五隻。走入佛丑海嶼。在彼造船。此時東浦寨與暹羅合謀圖之。欲擒此賊以獻。不知的否。果爾。公但以靜待之。不必又差人往圖。致生得失也。

###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借重閩中。已及三載。擬將簡置內臺。覬以助僕之淺薄。忽聞令先公之訃。無任怵怛。且二三年間。僕將復有明農之請。不能爲國家早進賢俊。置之周行。卽死有餘憾矣。惟公

羅此大痛。不審體中何如。幸割懷以禮自遺。人旋草草附唁。并以薄奠布之。令先公几前。統惟鑒亮。

### 答保定巡撫張澣東

辱翰示。領悉。聞堡茂等衛有站馬軍。深爲民害。今驛傳旣清。則此項事似在可省。幸查明疏請。亦可推之畿輔諸郡也。

### 答司空陸五台

前沈翰撰至。辱手翰。情款藹然。令人遐想。春間扈從山陵歸。乞骸骨。乃不獲如願。而屬任愈重。闕東老特策鞅不休。誠不知所終矣。兒曹寡學。冒竊非望。伏承嘉問。彌切愧悚。厚惠。極不敢當。并前沈君所將。俱璧諸使者。拙稿末有乞歸本末。謾附一覽。

又



今歲傳臚小兒。卽少時妄對隱士絕無才者也。公當盛漢之隆。而龍蟄蠖屈。不一建立于時。得無爲兒曹所誚乎。一笑。懋脩謹按隱士無才謔語。乃是懋脩童子時。侍業師高士及五百年才。業師不曠也。但改無字爲多字。故一坐盡大咲也。伯於坐。業師出對示懋脩曰。書生宜立志。乃卽對曰。隱士絕無

###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馴夷之道。譬之蓄狗。馴則飼之。驚則箠之。箠之而馴。則又飼之。上谷虜情。微與雲中有間。向來每從優假。以致桀驁。若竟從姑息。則狂獬無知。便謂我畏之而益肆矣。今該鎮此處極爲得策。足以折其亂萌。挫其狂逞。且有裨於貢市不小。皆受公之成算也。承示不勝仰慰。人旋草草附復。總戎原帖納上。

### 答三邊總督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微爲有間。款貢之議。始於順義。故事每優假。套

虜初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懇乞。黽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覬於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優撫而優遇之。豔于求索之利。遂蒙覬望之心。昨延鎮卽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甯之間。搗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貢以來。內無搗巢之患。外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於彼乎。利於我乎。卽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於我。况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於順義。不獲。西修怨於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敝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貫之。凡以爲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沓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闕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己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

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懋修曾記破家時。有一部堂訊獄曰。汝先大

意欲何爲。莫非反狀乎。懋修答曰。邊烽緊急。宰相或不得堅臥不省。部堂意阻。今觀先公與戚書留神若此。宜人之致疑也。然戚帥廢歿後。朝議猶以名將稱之。錄用其子。于是見公道非私比矣。

### 答藩伯徐中台

承示大監聖公。橫索驛遞。今內官勳臣。小有違犯。動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避虜賊。有司亦莫之誰何。以其爲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爲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踰越。况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究體參究。庶爲持法之公也。

## 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辱華翰。深荷雅情。別揭所言。驛傳宿弊。可謂曲盡。大疏卽屬本兵議覆。必痛加釐革。而後積蠹可除。地方蒙利也。公事事留心。具見忠猷。不穀忝辱素愛。不勝欣仰。

## 答藩伯賀澹菴

辱示領悉。六合之事。撫按俱有行。未必盡撫君意也。昨奉明旨。止用迎送一節。爲邑令罪。並不深究。所迎送馳驛之人。凡以爲執事也。况領勅官自合乘傳。於例何違。承示追尋往事。似屬過疑。宦海茫茫。萍蹤遇值。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矣。何足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若如執事。追往慮來。冰炭滿腹。宇宙雖大。何以自容。向者晉中貢士。黜者已三人。不穀爲執事慮。故急以奉告。此自出不穀相爲之衷。亦絕無所聞也。楚中徯望已久。幸遄發征。磨以

慰引領。無事盤桓。原勘合奉納。諸惟鑒存。

### 答浙江吳巡撫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等。二三年卽拜中丞。列于九卿。開府兩浙。此主上之殊恩也。未有勳庸以報知遇。卽納履而去。忠義之士。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畀之于公。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之。以爲潔。豈朝廷有負於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勞方伯事致郤。今見勞亦大用。內不自安。故去者。此又非大人之弘度也。廉藺寇賈。亦居將相。勢不相容。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昔公與勞徒爭禮讓微節。非有宿怨深讎。不可解之釁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並位不相容之勢也。萍浮江湖。一撞而去。卽隨風分泊矣。何嫌何疑。而必欲相避耶。明主在上。方翁受敷施。循名覈實。以興太平之治。願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之簡用。僕所薦也。竊恐執事者不究於忠義之節。而湛於世俗之見。以

扞當時之文罔。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焉。書陳。惟執事圖之。

### 答宗伯董潯陽

賢郎春元至。再辱台翰。詞旨愈溫。意義甚厚。執禮愈下。垂獎愈隆。其非淺薄所能堪也。捧讀再三。感恚兼抱。兒曹微時厚幸。並登仕版。而懋修又躡居文孫之首。簸揚糠粃。殊爲慚汗。聞之中相公云。翁年踰七表。鬢髮如漆。精神步履。新銳少年弗逮也。何得天之厚如是哉。顧經綸之業。掩於當年。則以付之賢郎。令孫矣。承惠謹領白粲佳綿。餘輒歸之主藏。推食飽德。挾纊懷恩。何所報。賢郎旋。附謝。別具侑束。統惟鑒存。

### 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陳道長差人至。辱華翰。領悉。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於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

軀以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願吾賢勉之而已。

### 答臺長陳楚石

差人至。辱手諭。一一領悉。巡檢官職雖卑。關繫甚重。此官若得其職。則詰盜察姦。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淺鮮也。况近奉旨清查路引。嚴謹關隘。則此官尤當加意者。亟宜題請修復。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 答審決江南帥御史

承問新舊強犯。應決應辯者。遵旨從事。無容別議。惟中間人非善良。而賊屬影響。事起株連者。誠難便決。宜再加詳鞫。另作一疏。開其可生可死之跡。欲殺不忍之狀。請旨裁奪。或照恤刑例。饒死充軍。或姑照舊監候。以俟日久。或得真情云云。則積年重辟。可以



開銷。然亦不可多也。鄙見如此。幸惟裁亮。

###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僕平生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何公之惓惓於僕也哉。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之於公。非敢僭謂知己也。而公以知己待僕。夫使公誠以僕其知己也。則古人之所以酬知己者。固必有道矣。厚貺終不敢當。乃璧諸主藏。幸惟鑒原。

又

黃酋桀驁。殊爲可惡。然聞此酋素狂躁無禮。倏喜忽怒。彼見其父病中與之修好。遂魚熊妄言。然非有謀畫素定也。但安靜以馭之。嚴備以待之。毋輕徇其請。毋激致其怒。彼

計阻氣衰。將自斂矣。近聞已就羈縻。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

###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酋桀驁。詳觀來文。與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黃酋狂躁。反覆不常。乃其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計阻氣衰。伎倆已盡。自當入苙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書義順。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卽簡銳擊之。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又聞王把總者。頗非忠信。陰陽其間。以規重利。其所言亦難盡信也。今想已就羈縻。得勝市不知何事可竣。

### 答張巡撫言濱言士稱知己

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

有拔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引拔者。往往用餽遺相報。却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物也。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酌知己者。蓋有必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平生哉。承華翰云云。類以僕爲知己者。其所自期。皆古大賢烈士鴻抱。非流俗人所可望也。僕不勝欣服。故敢冒陳其區區。惟執事者覽擇焉。

###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復自暹羅逃去。據彼國報。雖已喪敗。然猶能據島造船。爲入倭之計。則爲勢

尙強也。瑗山去彼不百里。蹤跡易知。將坐待而擒之乎。抑出奇以致之乎。去歲承教。謂不出今年。必縛此賊。在公必有勝算。僕不敢遙度也。

###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順義并哈酋番書。領悉。黃酋孤窮之虜。無馬可市。但肆言恐嚇。欲白騙耳。今既稍有所獲。來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無足爲輕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挾之計。然此虜輕躁寡謀。驕盈已極。若以計圖之。亦可獲也。薊中近來防禦甚嚴。昨承教。又已申戒之。時已迫冬。尙無結聚之形。或不能大舉。然儆備無時敢忘。辱教謝謝。人旋。附此。諸番文三件納還。

### 答薊遼總督張岵崓

辱手翰。領悉。諗節鉞臨邊。夷情安妥。慰甚。黃酋近聞已赴西市。惟鎮靜以處之。彼之伎

倆有盡。終當入莛也。差人回。渠有何說。若只尋常誑賞之言。惟付之不聞耳。土酋已入遼左。薊門亦甚戒嚴。西酋諸部。皆有隨行者。聞順義宿疾又發。冬春之間。恐難起也。

### 答陳松谷相公

往者肅幣奉祝。殊愧不虔。乃辱台翰。遠貽深用爲歉。謝疏已如命封進。旋奉宸綸。眷譽書之史冊。焜耀百禩矣。正猥以疎庸。謬肩艱鉅。恆有顛仆之虞。又久握魁柄。日夕兢兢。向者乞骸之請。萬非得已。今奉聖諭。暫爾羈留。明歲將復尋初志焉。辱在門牆。敢罄私曲。

### 答翰學陳玉壘

伴至。辱華翰。深荷雅情。諸所獎許。雖極爲過情。讀之愧汗。然於不穀惓惓許國之丹。則可爲獨觀其深矣。他年願乞公言銘吾墓焉。感謝感謝。詢之來使。知我師翁福履茂綏。

神理愈王。耄期之壽。勿問可知。公昔者親承天寵。奉尙方之朋錫。萬里歸歡。乃人間稀觀之盛事。寧親之心。已無不罄矣。簡書有嚴。尙當遄發。征磨還事。講幄勿復依依。久戀庭闈也。懋修謹按。玉壘起服。歷至拜相。不肯當尊先公預訂銘墓之遺言。以乞文於相國可也。而家貧蹤危。且恐以嫌疑累相國。遂不敢也。然相國久已騎箕。挂劍之義。附之冥漠而已。

###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華翰。領悉。近聞青把都白洪大俱遣其心腹人於順義處議事。不知所議何事也。幸差人密偵見教。餘冗不悉。

###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正月初五日上齋宿于文華殿。是日大風。黃塵蔽天。上遣文書傳諭云。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先生說。可申飭邊臣加意做備。欽此。謹傳示左右。幸欽遵施行。

##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青酋等見順義本爲己事。其言屬夷盜馬云云。僕前書奉啓。因料其爲託詞也。公所以應之。極爲得策。仰甚。黃酋部衆作賊。我所擒者。係彼至親。諒所欲得者。且勿輕與之。待順義罰處如約。另立誓詞。將往年橫索等項。一一改圖。然後遣之。前奉聖諭。方以邊事爲念。會華翰至。卽封上御覽。以見公籌邊之功。此後如有重大虜情。密示於僕者。宜具銜稟報。當卽以原帖封奏也。若十分要緊事情。卽手書無妨。惟鑒亮。

## 答薊遼總督張岨峽

青酋見順義原爲己事。乃索我通事。託言屬夷。殊可惡也。如再來纏擾。只以禮拒之。毋曲徇其情。致墮奸夷之計。來諭謂戰可恃而後和可堅。最爲得策。惟公着實行之。不徒爲目前支吾之計。邊圉幸甚。青酋東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載甲以行。委屬可疑。已行

該鎮防備。北路缺未奉命之先。本兵已推董一元。此人亦可用也。

### 答宣大巡撫

前據薊報蒲五大等。往屬夷營祭神。到卽入犯。其來甚速。蓋掩我不備也。青酋狡詐多端。與東虜合從。情狀已實。但其身未親行。故往往用以自解。宜時時偵其嚮往。以便防禦。未可遂信其無他也。聞去年黃酋欲作賊。問於順義。順義亦答云。宣大是貢市地方。不可輕動。他處我不管。推此言之。則雖順義亦不能盡縛諸酋手足也。宣帥已屬本兵。留此君用。論才可用。若素行誠爲欠端。賄求鑽刺。皆有實跡。先後開府。未有不中其餌者。今但取其才耳。然今後亦須奮勵自檢。以保晚節。此時宣大無警。爲將者亦不專取勇敢。撫綏士卒。繕甲治兵。必廉而愛人者。乃能得士心。備緩急。若徒以其剝下媚人。諛鑽刺。猥云有才。緩急寧足賴乎。恃公知厚。幸惟祕諒。



## 答薊遼總督張崐嶽

青酋既認二弟東犯。亦見畏順。俟其回巢。罰處爲當。然此酋與東虜合從。不獨今歲爲然。今雖罰懲。恐亦不能終禁。此後但決令探得東虜作賊的耗。卽飛報我知。使我得預備。亦足以明彼心跡。卽去秋土蠻入遼左。其中亦豈無貢市之夷。幸大同山西於市場上。值得消息。密以告僕。卽夙戒薊遼。整旅以待。故無大失。然亦未曾深究西虜也。番文奉返。諸惟鑒存。

## 答南科吳公瑄

張真人事。委爲過舉。初時發自慈闈。不穀未敢驟諫。比因大疏至。乃從容爲上言之。卽荷俯從。追回。差去內臣。然不欲以疏寢命。別擬旨行。其實蓋從諫官之言也。此真盛德事。亦宜令宣之。以彰聖德。餘惟鑒存。

### 答薊遼總督張崐峽

辱示。青酋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於順義處之。黃酋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蓋亦欲效東虜所爲。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並獲。故不平于心耳。渠去秋在雲中。亦曾明告順義。言欲作賊。順義答之云。宣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爲東虜所爲者耶。公所諭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朝廷之體。消逆亂之萌。須着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爲諸部所畏也。鄙意初謂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所能自了者。待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大羊無信。惟利是趨。卽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卽飛報我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爲之備。卽今秋土蠻糾衆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賈大同高山山西于貢市時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卽夙儆該鎮預爲之備。故虜雖衆。而在我無失。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

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青酋部衆東犯之事。未審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能保其不變乎。薊鎮屬夷歲歲入貢。亦歲歲作賊。遼人不能歸咎于薊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惟在隨宜審處之耳。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五

# 張江陵全集卷二十六書牘

## 答藩伯金省吾

惟公雅望宏抱。正宜及時樹立。以副夙昔期許。乃欲爲高蹈。非所聞也。

## 答二邊總督郜文川

承示三鎮侵欺各犯。俱屬計曹一知所擬題覆。賊俱免追。內有應決數人。亦從未減。數十年癰疽。一朝潰決。懲奸之義。赦罪之仁。斯爲兩得。公之造福於西人。德澤深矣。

## 答司成姜鳳阿

昔在詞林。宿承休問。中見青蠅點壁。每切不平。雖曾屬意臺臣。力爲雪滌。然不能招遺賢於邁軸。致逸足於衢達。斯孔子所謂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者與。愧歎。兒童寡學。幸

與哲嗣同登。弈世之交。殆亦非偶。伏承翰貺。感今懷昔。益用悵然。迫冗久稽。裁謝。茲公子錦旋。附致區區。厚惠先已歸璧。統此申謝。諸惟鑒原。

### 答翰長公東塘

比者計吏忽聞浮議紛如。莫知其所由興。不得已有此處分。茲辱翰示。不勝歉恨。然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縷數。願且戢翼卑棲。翻飛固有日也。

### 答宜大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青匱事得順義。罰處而中國之體自尊。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鳥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夫車決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公曉諭三書。皆中機宜。具服偉略。番文納上。統惟鑒存。

##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有或言羅旁東西三縣墾田。原題三年起科。但連歲多事。耕牧尙鮮。承佃者又多隔郡之人。若必照原議。恐力不能辦。昔蜀中九絲平後。亦未有三年卽徵稅也。似宜調停少寬之。庶招來之民得有定居。其言似亦可採。惟尊裁之。林賊近來消息何如。恐又成烏有也。

##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爲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敝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決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凡公所密示札。

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李帥出塞之功甚奇。又值大閱之時。戎車未踰於闔闔。皇威已震乎遐陬。慰甚。本兵方按故事論功。必有顯陟矣。近每值得西鎮虜情。卽馳報督府。夙有戒備。遠不及一一奉達。昨議處兵餉等事。部中猶執成說。吝於出納。特奉俞旨。兩河官軍。感恩圖報。當有激於衷矣。承示大察。無根之談。不知所自。隨已消滅。不足芥蒂也。前與督府書。偶因他事言及。不意遂聞於左右。僕所推轂保全天下士甚衆。安能一一使知之乎。

### 答應天張按院

辱示運官被劫事。頃蘇松院已直將本官論劾。若不得大疏。存此說。則覆盆之寃誰與雪之。該府素善隱匿盜情。陷人於死。而規脫已責。有人心者不爲也。撫按地方凡事當



一秉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乖理法。近日順德府唐山盜情。與德安王宮失火。皆以地方官欲避罪責。致使數十人破家亡軀。皆不穀知之。力與申雪。始獲生全。大略與此事相同。今當並行漕運衙門。虛心勘問。庶無枉縱也。

###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領悉。伏諗令望日隆。羣情帖服。慰甚。聞丹陽運官被劫。訪之輿論。咸以爲實。而地方官避失事之罪。徑坐運官以侵欺。原該府素善隱匿盜情。僕已久聞之。然規脫已罪。而陷人於死。仁者弗爲也。願公虛心秉公。密加體訪。毋使覆盆之下。致有遺照。

###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示哈酋東行已止。黃酋病革。皆邊疆之利。公所處畫。悉中機宜。人旋草附。

### 答巡撫劉公國光

前大疏首列竊盜三犯六名。比附律條四名。後開竊盜總數云一十名。是並比附者爲十也。及開撒數有連招二名。適符疏首六名之數。而止云四名。故旨云總撒參錯不明者以此。非謂少四起二字也。聖明在上。庶事精覈。故僕不敢隱蔽。然公本欲了積年成案。勵精職業。此不過文移小失。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卽如薊州武職以撫賞官銀事。被誣永戍。旣以辨雪。乃沉埋七八年不與題奏。亦至公始與完結。此僕所深敬也。恐公不詳所以。或生疑慮。敢布腹心。

### 答周府宗候西亭

曩辱翰貺。深荷雅情。謝謝高廟聖典。紀錄詳備。便非宋二氏所及。卽付史館採錄。顧不殺原題止。據訓錄所載。方敢進覽。他書雖傳信者。亦不敢入。則門下此書固無妨於獨

行也。承惠李氏易解舊本。謹珍藏之。餘輒附使歸璧。

### 答翰長張公程

昔三小兒書來。深念職事謫遷屈辱。亟屬銓部引寘留曹。不意再罹宿謗。恨隔遠無能預爲消弭。茲承翰示。不勝悒快。願且順時自遣。翻飛固有日也。

### 答廬鳳按院陳公用賓

鳳陽火車。已從寬宥。官銀被盜。誣指廠官侵匿。坐令賠償。若非直盜擒獲。則覆盆之下。豈無遺照乎。宋伯華之罪。不可宥也。近聞江淮多盜。有司隱情。積習牢不可破。如運官李焜被劫事。人皆以爲實。而誣以侵欺。寘之重典。規脫已罪。陷人於死。忍亦甚矣。撫按以精覆吏治。摘發隱伏爲職。朝廷明見萬里。儻於他處發之。則當事者無所道咎矣。辱在知己。輒爾直陳。統惟鑒亮。

### 答按院張公簡

手教領悉。近聞大江南比盜賊縱橫。有司皆匿不以聞。鎮江之事。遠近皆知。且聞南郡已獲真賊。而撫按官亦竟置之不聞。丹陽運官被劫。而以侵欺之罪坐於運官。寘之重典。此習不祛。將來盜賊愈滋。官司莫之敢詰。必釀成元末大患。此區區所深憂也。又近來江防稍覺廢弛。盜賊之多。蓋有由矣。

### 答鄭範溪

辱示老酋既有悔改之意。宜相機撫處。渠有妻喪。亦當弔慰。一操一縱。在公自有勝算矣。番僧失給。欽命圖書差誤。皆須奏改。夷情不得承訛襲誤。致失綏懷之道。

### 答宜府張巡撫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順義亦須與之會議。蓋彼爲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歸之。若一屬之青酋。則彼以我爲外之。從而陰陽其間。或至差池。但密許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兩得之矣。承示馬價。謹悉。前所開三君。他日皆可用。昌州未諳邊事。僕初無意用之。公何所聞。人旋草復。

### 答撫院辛公應乾

承示贗書。不勝駭異。僕從來不以私干人。內親中亦無所謂李應龍者。此必京師棍徒。周騙木商者也。乞將投書人重筆枷號。仍嚴提木商人等鞫審來歷。照例問擬。具招見教。庶便尋究除根也。近來奸徒詐昌愚父子者甚多。相知諸公。雖諗知其僞。竟從寬宥。又不以告我。致使奸僞縱橫。白受汚玷。鄙心深以爲恨。茲承照察垂示。此公相信之深也。感戢。但此書文理乖謬。圖書字跡。迥不如式。乃奸人之最拙者。辨之猶易耳。尙有巧詐亂真。疑似而難辨者。更望審察。惟諒僕平生硜硜之節。於人絕無私語。絕無干託。則

奸人自無所售其詐矣。原書納上。草草附謝。

### 答薊遼總督鄭範溪

兩奉翰示。知老衲深悔前非。其意甚善。彼既有遷改之誠。自不必深求矣。虜性貪利。一時乞求不遂。頓發惡言。然彼豈能棄重餌而食前言乎。况衰病侵尋。意在偷安旦夕耳。亦何能爲。公馭之操縱張弛。極爲得策。

###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以忠耿自誓。無任竦服。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潔己愛民而已。願公懋之。鎮江賊情。乃去秋事。九月間南都獲巨盜。蔡明等供係劫賀氏賊。已發蘇州府審認。僕從去年卽知之。而云發於十月。此該府欺公也。前屢奉明旨寬捕盜之限。又許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惟是隱匿者必從重治。惡人臣之欺也。奈何

此習牢不可破。而該府爲甚。但欲規避罪責。遂縱賊不捕。故至今不獲一賊。殊可恨也。如此不禁。將使盜賊益無所憚。被盜者不敢聲言。以致釀成元末大患。皆有司避罪一念爲之也。奈何視爲細故哉。又聞句容亦有越獄事。逸囚已獲否。統惟查示。

### 答南臺長郭熙字

辱示大疏。所刺殊快公論。卽屬所司議覆矣。

### 答翰長公東塘

辱華翰。領悉。今雖暫抑。翻飛固自有時。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勝數。卽宜詣闕聲補。無事徘徊也。人旋草附。

###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宦豪之家殊爲未便。况齊俗最稱頑梗。今伏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於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鮮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 答河漕凌洋山

近聞淮鳳民饑。主上覽南科疏。惻然興念。急發南儲以賑之。并及江南。以廣布上德也。行後聞南中二麥有收。歲以無侵。慰甚。安東仍舊。未爲不可。大疏卽屬所司覆議。頃得河南撫臺揭帖。言宿州賊情。謹封附一覽。此地古來多盜。若如來揭所稱。殊爲可駭。宜及早撲滅。勿致滋蔓。李煜事。彼中撫按皆堅執以爲烏有。必不拏賊。殊可笑也。虛心體訪。久當自明。惟公留意焉。

### 答河道巡撫楮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牛希尹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以概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二司。乃不以其賊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於隔省巡鹽。故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劾。與前特疏所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何嫌於不發乎。以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親。其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虧枉。在本管撫按。猶宜爲之申雪。若彼此約會。務爲雷同。則特立獨行之士。寧不爲衆毀所鑠乎。又近旨申明先審後劾之例。望着實奉行。此後吏治當益精覆覈。大疏以中州逋賦。請恩蠲貸。計曹題覆。未能盡從。頃面奏主上。惻然興念。渙發德音。悉行豁免。并大疏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此主上浩蕩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爲可駭。頃卽移書准揭撫按。亟爲協捕。此地古來多盜。不早撲滅。將至滋蔓。不可不慮也。

###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前參宗室出城疏。卽屬都臺議處。會科中亦有疏論。擬俟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爲挾詐之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旣已喙兌。難盡從越關之例。止可將爲首者重懲。餘姑末減。而行查教。唆主使之。人以代其隱奸。斯亦足以示儆矣。凡今朝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舍蓄。有關係。非謾言者。撫按諸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辦哉。徭役冊謹領。

###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承示。欲爲僕建坊表宅。深荷雅情。但數年以來。愚父子表坊以六七座。僕無德於鄉人。而損公儲。勞民力。日夜乎之。寢食靡寧。今諸役已就。冀少寬民力。若又興此役。是重念不德也。况諸所應有者。已橫溢無少欠缺。何事濫予以病民乎。萬望俯量愚衷。亟行停寢。得遂所辭。踰於百朋之惠矣。已寄示敬兒。卽台檄已行。大工已舉。亦懇請已之。使旋附此陳控。并謝盛愛。統冀亮原。

## 答總督張岨峽計虜酋鈴束其支屬

賤眷小兒至京。猥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酋橫索事。前偶有聞。卽以奏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甘罰處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鈴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則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卑者無權。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夷一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師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祕圖。不可輕動也。

##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前主上偶聞南科疏。測然憫念。遂下賑濟之令。如戶曹所擬。南部所發。惠豈能周。承示惟查災重而麥又無收者。方與賑恤。則仁有所先。而全活者衆。幸甚。李憲副篤實君子。

但以久病乏嗣。每懷歸念。故假金紫以榮之。幸公爲之題請。獲遂所願。外新陞徐州同知。丁景芳。雖出身刀筆。而有異才。極善捕盜。前在江西擒花園巨盜。陞甯州判官。又有功。昨起復赴部。會宿州地方多盜。僕屬銓部。卽陞補宿州。乃大宰誤聽。以宿州爲徐州。遂陞徐州同知。用違其才矣。公視其果可用。不妨改處也。

###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以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庭。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嘗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卽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卽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發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及報不

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間。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朋。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呂袁漳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爲解。乃其贓固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情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於揚州。再發於太平。今三發於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所塗。乃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馳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 答蘓遼吳環洲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點夷橫索。法不可縱。須熟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動。出萬全。故至今虜衆帖服。昨得周巡撫書。其言迂緩而無常。幸密授李帥計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衆。今極宜措畫以備秋防。若曹簠之輕躁寡謀。免死爲幸。亦宜重懲。勿事姑

息也。

###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新縣稅糧事。始知其中委悉。當時措畫草率。惟務墾地起科之名。不爲經久之慮。那借湊補。徒支吾目前。何以善其後耶。似宜明言其弊。定爲長計也。

###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承示。順義諸酋表貢已入。夷情益加恭順。慰甚。早市因懲於去年之失利。但恐別有隱情。亦望密偵見教。五月末旬。京師連朝甘雨。塞下不知何如。前承教梅憲副別轉。欲以王卽代之。甚善。奈銓部已別有推用。難以再更。王君當處之囊中。俟從容簡拔也。邊缺不能停久。此後公有欲推轂者。宜預期見教。俟有缺而後圖之晚矣。蕭上谷邀過貴鎮。面訂邊事。甚善。事有當密議者。不妨先以見示。然僕凡處事。初無一毫成心。理之所在。

舍己從人，亦無一毫係吝。况邊事關繫甚重，須彼此虛以商量，又不可謂事出鄙見，眦勉相從，不復質論也。

###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一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鄉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今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治之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惟高明擇見焉。

### 答巡撫辛慎軒

辱示。知畿輔饑民已蒙賑恤。慰甚。頃甘澤已沛。未知霑足否。礦洞事。前偶以參將所控。附聞。以俟鑒訪。非敢有所庇。如其事實。自當追論。但免其提究足矣。且殺傷官軍。聲勢不細。亦宜奏聞。不可隱也。

### 答王西石

賤日猥辱垂念。貺以厚儀。不敢例辭。輒用登領。謝謝。年來賤體日就衰憊。望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任重。求釋不得。譬馬力已竭。強策鞭於修途。誠不知其所終矣。緬懷高蹈逸蹤。豈勝嘆羨。老母仗庇粗安。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思歸。每談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嘖嘖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潤。近覺稍壯。舊患漸除。但力弱尙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雅情。使旋附謝。別楮侑束。殊媿菲褻。統惟鑒存。



##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頃兩奉翰示虜情。一一領悉。此事順義既認罰處。庶可結局。但口口二酋。

二口依原稿。此書第二次刻。

于清代乾隆時。諒爲迴避滿清也。故以口口代之。下做此。

終非馴物。在上谷須時加儆備。尋常撫賞。無失恩信。但來作

賊。卽執而戮之。彼款順得利。而作賊有害。自然帖服矣。五臺布施之請。自方金湖在鎮時已言之。僕皆不允。恐虜入內地啓釁端也。今聞彼不差頭目。但差喇麻僧二人來。此亦或可勉從。但須不帶一虜乃可。然且未可輕許。若已阻之則已。如再以爲懇。可婉諭之。此事我邊臣不敢擅專。當啓聞政府某公。面奏聖上。奉有俞旨。乃可如議。差人來也。

##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者。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

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大蠲之舉。僕日夜以爲念。俟各處清丈俱完。或另有一正大體目。然後請旨行之。差役文冊。略覽一過。具見經理之密。中間處分孔氏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俱不朝賀。孔氏何必親行。朝廷亦不必借此以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爲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

###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詢各酋貢馬。旣陸續俱至。卽宜照節年事例進貢。□□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旨赦宥。然後許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旣完。量行賞賚。以

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也。擺酋另勅。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懇。惟把都陰持兩端。把都旣死。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不免委曲遷就。以或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口酋尙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橫索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定。又當謹守韜鈴。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環洲在鎮時。僕卽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尙未成軍也。願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

###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

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概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征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恐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况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 答宜府巡撫張嶠崱言虜情

中路夷情疏。已下部議覆。北路想亦完結矣。頃又思夷情變態不常。在我處之亦不宜定爲一例。貴隨機應變。操縱適宜可也。先年打喇明安事。順義不候督責。卽盡法罰處。

朝廷嘉其忠順。故以所罰頭畜盡敷給之。而作歹夷人。亦縱釋弗誅。此後遂以爲例。昨西鎮丙兔事。亦卽倣此。竊以爲善弈者局面屢變。朝廷恩威當使人不測。乃爲勝算。今北路事不知作何處分。聊獻警言。以備採擇。惟高明裁之。

### 答巡按龔公懋賢

手教一一領悉。李公博大寬簡。聞望素著。從兩司授分陝之任。當時以爲得人。乃去歲無端爲人所指。今春臺諫論拾。煩言益滋。或云議始於舊茶馬之不協。果爾。却非公論也。頃科疏下部。鄙意徑欲留用。乃銓部謂疏中既有未明錢糧。宜與一勘。待其心迹昭雪。用之未晚。故黽勉從之。公今旣灼知其誣。幸速與勘明。旋卽推用。不然。竊鐵之疑。終身爲累。後人將復用爲口實矣。往時劉凝齋在福建。爲南科指摘。亦解任聽勘。賴商道長爲之勘明。隨卽起用。今爲兩廣總督。而於言者亦無所傷。近二司以至州縣長佐鄉貢雜流。勘明復用者不可縷數。况九卿大僚乎。牛希尹幸一體勘雪。宜君華州疏。俱屬

所司議覆。人旋病不能手書。口授不悉。統惟鑒存。

### 答薊遼總督張岨峽

中路罰處事。部覆已上。前因聖壽。故少遲耳。北路事必從順義處分。乃爲妥當。各酋久處塞外。不得入市。彼亦自累。我但嚴備以俟之。終當入苙也。東犯消息。出於哈酋之口。必爲真的。已密報該鎮。夙爲戒備矣。若有緊切的耗。幸一面見教。一面卽報環洲公知之。

###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前得上谷虜情。卽屬本兵奏報矣。近得張岨峽書。通官自哈不愼營回。稱東虜果差人來會話。哈不愼言今年占卜東行不利。本首或不親去。其衆必有去者。灤以東並須戒備也。礦徒今已擒獲。卽宜具奏。

##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田糧覈吏治

先後得華翰。並手札二函。一一領悉。清丈事。極其妥當。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辦納。小民如獲更生。公爲東人。造福不淺。卽有豪右小稱不便。乃其良心亦自不容泯者。事定之後。羣喙自息矣。諸有勞長吏。卽屬銓部紀錄。皆作正薦。後必有以償之也。岳君清介而性褊。不諧於衆。薦之允宜。但係聽調人數。不知各省亦曾薦有此類否。青州二守。昔錢道長亦亟稱其賢。處吾囊中矣。膠守昔宰盧韶。聲望烜赫。去歲銓部品題各長吏。僕已批定行取矣。乃銓部又詆其矯飾不實。遂止擬陞。想其人露才揚己。故所如見忌。據單開穢跡。寧止褫官。非公預行訪勘。則覆益之誣。誰與伸之。以此知前旨先勘問而後論劾。最甄別糾繩之要。但撫按諸君。不能着實遵行耳。然此官雖蒙昭雪。而誣善之人。亦宜究處。若託人廉訪。亦當追究開單之人。庶頑讒知警。善類獲全也。整飭武備疏。人名差錯。已令差人於通政司取出改正封進矣。人旋附此。良晤伊邇。

諸不具陳。統惟鑒亮。

### 答宣府張崕峽

□□諸酋狡詐異常。罰處一節。必不能盡奉順義約束。故欲俟哈酋回而混賴了事耳。待旨而後許市。誠爲後時。但恐彼之罰處未能如約。則我亦不可遽爾許之。竊料夷情久或致變。公宜亟整擗上馬。爲虛聲以伐其謀。如彼果有不測。則我亦有待之。此所謂先聲而後實者也。

###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辱翰示。并擲還原啓。俱領悉。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卽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覈詳審。未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箇一了百當。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參。將此件不必入參。



正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月之內。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奏未晚。人旋賤恙。尙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 答宣府張峴峽

承示虜情入犯消息。出于虜婦之口。必爲真確。已馳報該鎮嚴備矣。□□罰處事。遷延不了。哈酋豈能久待耶。近聞俺答婿宰生與東部構隙。其事竟何如。幸差人偵實見示。餘不具悉。

### 答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令甥張參軍來。辱華翰。深荷不忘賤體。入夏卽病。荏苒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弱質謏才。久肩重任。筋力旣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蹶耳。頃欲籍此乞骸。乃主上先覺此意。頻遣中使薦使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啓齒。不得已隨

從趨朝。擬俟來年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聞翁夏間亦小違和。計今已勿藥矣。賢郎南行之便。草草附候。

### 答薊鎮鄭範溪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亦已就緒。則三鎮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此順義之忠也。乃□□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來張本。

### 答宣府張岨峽

辱示□酋旣甘罰處。宜從寬宥。此番操縱。悉中機宜。虜伎倆已盡見。以後恩威互用。予奪迭施。在我自有勝算矣。麻帥力量担当。足稱專闢之寄。會間宜一獎之。俾益威奮。劉守道久處吾囊中者。市畢宜轉敘也。疏屬本兵速覆。以便從事。

##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辱手翰。并擲還原札。一一領悉。屬夷作歹不止一次。當事者預爲彌縫。私自贖取。以致黠夷得計。愈肆狼狂。此薊鎮從來沉痾之疾。辱示石塘趕免事。公處之極爲得策。目下不必具題。且只咨部盡革此酋之賞。待其送還守口官。認罪罰處事定。候年終類題可也。

## 答耿楚侗

辱翰示。知卹典已舉。卽吉有日。無任欣慰。承嘉貺深切感懷。別示云云。一一領悉。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今。尙未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皇儲誕後。當決計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烟水間也。

### 答翰長公東塘

辱示。知車從已至近關。不得一披晤。深用爲歉。在外聞命。不必入城。速宜赴任。非久當有處也。

###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且不納。而况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合。幸惟尊裁。

### 答廣西宣府吳道南

伴至。辱華翰。佳葛之惠。深荷雅情。登衡拙稿。一時漫興耳。何足災梓。若此虜通貢本末。則關係邊事。不可無紀。往曾託相知者爲一紀載。殊不稱意。今公所錄。事覈詞暢。雖其中隱謀祕計。有未盡述者。而首尾措畫。大都悉備。緣公當時親覩不穀經畫此事。故記述精詳如此。至於大製序傳。於不穀平生心事。發摠殆盡。但以隱劣比擬古哲。殊爲媿耳。已令兒輩各藏一帙。用備家乘。感謝賤體。今日始覺漸愈。十年之間。晝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爲翕聚貯積者。日張施於外。遂成貧子要欲。及今齒髮尙健。早棄人間事。從吾初服。非自愛幻軀。蓋盈虛消息。天道固宜爾也。

###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承示烏蒙事。謹悉。大里土夷挾仇訐奏。乃其常態。其中隱情。亦多難察。久之彼當自定。不必一一審覈也。前言情可貞者。偶有所聞。卽以奉告。求得是非之實耳。不意科中卽有言者。所言亦卽前揭中語。似皆得之於蜀宦也。今公不必置辨。但付之按君。虛心覈

實。如貪跡果實。秉公斥之。如有枉抑。亦宜明白聲言。勿以成心處之也。

###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蠲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皇儲大慶。覃恩海內。今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大疏。卽屬所司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清丈事聞已有次第。頃朱蘇州以查過優免開揭見教。其中但有查革總數。而無革過戶名。安知其不詳覈於卑官雜流。而曲庇於宦族豪右乎。其視曹京兆所開。不逮遠矣。

### 答二邊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搶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况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酋死。那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卽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

與哈酋同心協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死。必且譁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扎亦卽封呈上覽。

### 答巡撫吳公定

近報順義已故。虜中得主。西掠之衆。恐不能悉遵約束。宜謹備之。粟已允其養病。代者王君。必堪其職。李蒿秦有清操。果於任事。但性氣欠平。多怒少容。故所至僚友屬吏。無不怨恨之。如云貪酷。恐未然也。幸虛心加察。

###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衆情惶惑。興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卽力止之。俺酋未死。數年之前。

僕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當處者。亟以見教。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前示丈地均糧。查革冒免。二事極其精覈。至於處豁應州民田。尤爲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翰。知虜情寧帖。甚慰懸念。板升投降之人。此時斷不可納。順義卹典。已致書鄭公。屬其據番文題請。至於加封一節。中國郡爵無之。此不可從也。諸凡撫馭之術。不出前書所云矣。人旋草草附復。番書二件納上。

### 壽司寇王西石



傳稱老萊子身年七十餘以事耄耋之親。日戲綵於庭前。爲嬰兒匍匐之狀。其親悅之。翁今壽登七袞。太夫人垂及百齡。而以八座之尊。承歡膝下。三錫之服。絢爛庭前。又榮備尊養之隆。身繫朝野之望。其所以自壽壽親者至矣。彼田夫逸老之樂。又烏足道哉。僕忝在葭莩。欣逢盛事。不獲廁列末賓。奉觴稱慶。謹使布幣而獻諸左右。惟下執事磨存之。

### 答諫議蕭公廩

承示帶徵逋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請恩蠲豁。不必具疏矣。龔道長書來。言其病狀甚苦。暫准請告。大用尙有日也。牧地事。公旣身在地方。但宜從公議處。卽先後意見不同。固亦無妨。何嫌可避。而又欲屬之他人乎。

###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節奉翰示。冗未及答。罪歎所偵虜情。領悉。閱視科臣。尙未具題。臨行當別有委囑也。哈酋與諸部議論不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俟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爲強者所得耳。何能爲乎。順義卹典。上部議覆。仍當從旨中加厚。以示天恩。

### 答二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辱示虜情。及諭扯力艮夷使云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部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早料理。以見表誠悃。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覲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今日恰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順義卹典屬部議覆。仍當於旨中從厚。以示天恩。

## 答宗伯何震川

不穀久司政柄。無補國家。叨冒殊恩。日夕兢兢。重辱翰獎。彌切悚慚。別後。又聞令弟之變。公罹此痛割。當何爲懷。惟望抑情以理。自遣。數年以來。共事講穆。所欲推轂於公者。公自知之。不圖遂有數年之別。而賤體年來病甚。早晚且欲乞骸。比公卽吉之時。未知得果前願否矣。

## 答巡撫蕭雲峯

辱示市本缺乏。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卽屬計部議處。安免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歿者。在我當中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豈端起矣。旣黃酋之子。宜卽責黃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承示土酋求貢。諒無詐僞。彼蓋艷於西虜貢市之利。乘俺酋死。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錢糧虜情。俱與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那吉來降之事。而彼又執我叛人。遵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既愜其素志。又啗吾厚利。故奉令惟謹。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異矣。遽爾許之。利必不久。徒弛我邊備。俟一二年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馬價俟疏至。當爲曲處。

###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言祀事乃告終之兆

賤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一年。故病日深。近訪得一明醫。仰蒙聖恩。賜假治療。乃得拔其病根。今病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揆之生理。尙屬艱難。前蒙皇上使僕持雙節往祀一女神。蓋欲籲神以祈祐云。竊思女神

之貴者。莫如泰安之仙妃。今遣小兒賚香帛往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敬以聞。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六

# 張江陵全集卷二十七書牘

## 答上師相徐存齋并附與諸公書

### 其一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寰宇。沈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旣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爲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闕。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而不能止。非爲別也。歎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旣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 二

客有自江南來者。嘗恭詢起居。云比之在朝。倍增康勝。無任欣慰。願綠野之居雖適。而

蒼生之望方殷。清泉白石。恐不能終戀耳。今歲秋防無警。朝野寧謐。皆老師之所遣也。竊祿優優。敢忘所自。班吏劉果送父之任。便此申候。外具不腆侑緘。統惟台亮。

又

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睹朝野無虞。便謂太平景象。不知隱機伏禍。深有可慮。不肖揣時度力。屢欲乞歸。徒以身荷國恩。未能報塞惓惓之愚。每欲候一旦之會。開寤明主。迎姬旦於周郊。起潞公於洛下。俾國事有託。康濟有人。然後可以旋返初服。長往無慮耳。日夕念之。力未從心。徒切耿耿。別來不覺改歲。薄劣動定。想亦老師所欲聞者。故敢縷縷及此。仰惟鑒存。

三

正月間班吏劉果送其父鹽大使赴任。曾肅啓并別柬二通馳候。茲奉台翰。前啓似未徹覽。劉吏亦未回京。此書不知竟落何處矣。繼齋兄至。備諗起居萬福。神理勝常。殆天



相吾以師重國家也。比來時事。想所悉聞。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况我師以身繫天下安危。知必不能忘情於宗社矣。正望輕德薄。碌碌伴食。秋毫無能裨補。既違鄙願。深負夙心。慚恨而已。

四

仰惟老師道侔姬呂。望重華夷。身雖暫間於林壑。而薄海內外罔不詢其起居安否。以卜安危。茲者岳且載逢。仙齡茂衍。恭聞台動萬福。繁祉倍綏。誠宗社之洪庥。蒼生之厚幸也。正忝在門墻。限以修阻。不奉一觴爲壽。謹肅使敬將薄幣奉獻。少伸微悃。伏冀俯鑒下忱。特賜磨納。不勝瞻仰慶祝之至。

又

喬中書人至。承諭誨勸。上爲社稷憂。下爲不肖慮。蓋忠臣雖在猷畝。不忘君之盛心也。感戢之私。洞於心膂。便此附謝。統惟台鑒。

### 與符卿徐仰齋

喬中翰使至。辱翰貺。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爲可愕。俟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卽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恃在通家。敢爾妄及。諸容續裁不悉。

### 五

伏承翰教諄切。嘉貺駢蕃。感鏤肺腑。此中勢情。前啓已備。當艱難之會。不自度德量力。欲以藐然之軀。負天下之重。誠爲至愚。但以君父恩深。知己義重。故不敢爲自全之計。拊心自誓。糜竭爲期。若其濟否。則有命矣。

### 答奉常徐雲巖

屢辱翰貺。深荷雅情。此中事勢。前已備具。僕在此。君家之事。萬無慮者。但多病之軀。其

去留亦不能自必耳。太翁尊師高年。宜朝夕奉進甘毳。娛悅其意。毋以世慮嬰懷。

###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籍之。至于海崗峯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卽懷眷。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

### 答岡卿徐敬吾

舍親劉太常使至。傳華翰。俱悉見念至情。中玄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卽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幸此翁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爲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公遵養已久。宜夙戒征期。以副鄙望。

### 六

恭喜嶽日載臨仙齡茂衍。忝在門牆。倚深欣忭。願以道遠不得伸其慶頌之忱。惟東望海門。瞻禮台光。九頓三祝而已。伏惟尊師身處林泉。望懸朝野。爲兩朝之柱石。繫四海之安危。願頤嗇天和。以綏繁祉。不腆之幣敬。因便布之臺下。仰冀塵存。不勝慶忭。

七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引援。致有今日。恩重於邱山。報微于毫末。元年之事。僕慳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讒言外闕。中人內搆。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且遠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語悟主。使金滕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道積慝而釋大慚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爲媿。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冀鴻跡遠。繪繳安施。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

答奉常徐仰齋

屢辱翰貺。深荷雅情。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使旋草草附謝。冗甚不及再悉。

### 答符卿徐繼齋

別後時事種種可駭。僕不量淺薄。委曲斡旋其間。幸俱消弭。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乃辱遣謝。彌切慚惶。使旋附此。冗甚不悉。統惟鑒原。

### 八

犬馬齒今四十有七矣。苟生竊祿。無所建明。觸事感時。慙然自失。乃荷老師記憶。歲領嘉貺。愈久愈親。寔隆寔重。非淺薄所能當也。深惟淺薄。無可云報。惟當以向後餘生。矢竭丹誠。求無負于老師家國之託云爾。餘具楮。統冀台原。

### 答符卿徐繼齋

賤日遠辱記存。深荷雅念。所惠至腆。媿不敢當。謹領茶甌一事。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別諭一一領悉。僕在此。諸可無慮也。

九

元年之秋九月二十日。幸從諸公奉壽觴於左右。今忽忽已歷四秋。每當此日。但東望斗台所爛。一翹首以寄其慶祝之誠而已。感今懷往。可任依依。不敢走介。畏行多露。敬因朱使之便。百拜奉幣門下。少將微忱。伏冀鑒納。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統惟台原。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諱國熙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卽有怨

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行。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爲己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爲己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

### 答應天撫院

往者奉書云云。蓋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樂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靳。

十

恭惟老師壽登七袞。朝野士民。孰不矯首頓足。遙祝稱慶。不肖鄙朴不文。亦宜歌扶徠。頌盛德。以爲觴侑。奈新肩重任。日無寧刻。欲構一言不能也。謹百拜肅下。走布幣於臺下。用致千秋之祝。今天子尊賢敬老。方當舉乞言之曠典。賁束帛於邱園。惟老師崇齋天和。以需寵命。

答符卿徐繼齋

辱至辱華翰。具悉。勘合事諒不久便當歸結。容促當事者速了之。今公家惠怨。玄黃已



判。風浪漸平。惟益加斂戢。以綏遐社。忝在通家。敢獻狂瞽。惟高明採擇。

十一

王別駕令甥喬生。及班吏劉果至。三奉教言。諗台候萬福。鷹犬潛形。無任欣慰。前所奉良訓。謹當一一奉以周旋。王子回任附復。惟益加珍攝。以需篤祉。

答陳節推

王別駕至。辱華翰。深悉雅情。今周道寧夷。是非明覈。執事宜勉自樹立。勿有它慮。存翁相公數年爲羣小窘辱。執事幸加意焉。冗不多及。

十二

令孫及洪生至。疊承翰教。一一感悉。二兄三兄光復未久。暫乞休沐。得自處之道。但三兄已曾告展一次。難以再請。頃屬所司覆奏。促其復任。雅志恐難終遂也。盛使持部檄

回。先此具復。

十三

先後拜台翰珍貺。俯憶賤辰。此乃卑幼之所以事尊長。懷德者之所以報有恩也。而老師一切倒施之。將使不肖何所用其酬報耶。感媿。時下喜聖學日進。朝政頗清。不肖亦惟奉老師所以教督者。兢兢不敢失墜。但力微任重。未知終能勝之否耳。遠惟台履迪吉。壽祉益綏。海內相知。所共欣仰。秋間當聽令孫泥金之報。實人間盛事也。預慶使旋冗甚。犬馬之私。嗣谷專上。

十四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爲強半。視尙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台候聰明。步履強健。蓋天佑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逸之於烟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向大老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

不勝慶忭。茲以壽筵宏啓。不得偕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十五

恭惟老師功存社稷。澤洽黎元。誕發祥干文孫。早克繩乎祖武。信龍圖昌後之有驗。徵天道福善之不誣。凡在簪紳。舉同欣慶。况不肖夙蒙陶鑄。誼忝通家。喜躍之悰。實萬恆品。所恨愚子弟以寡學見黠。不得附致青雲。託於世講之末耳。茲因去使。敬展賀私。拜申微悃。伏望崇頤台履。益迓鴻庥。不宣。

十六

古之待國老者。或養之學宮而乞言焉。或徵之而問道焉。或就之而詢籌策焉。老師今年七十有二矣。道德愈高。聰明愈勝。殆天佑國家。而遺之以大老也。天子方欲修盛王故事。如前三物者。博觀海內。惟老師足以當之。正將拭目而觀禮焉。茲佩萸之候。安棗啓筵。敬獻一觴。用伸遙祝。深懼不腆。仰冀磨存。

十七

比以冗沓束修之敬。不供於丈久矣。誠知薄惡無所逃罪。首事于今四年。碌碌無以自效。所賴主德日明。宮府清穆。百司蒸蒸奉職。西虜北陲少警。一二黠肆不逞之夷。咸就誅僇。仰惟宗社闡靈。孚佑聖主。而正以淺薄。會逢其適。優游苟竊餘榮。殆有天幸焉。顧值不世出之主。俾耆德遺逸在野。而以庸駑司鼎鉉。深以自慙耳。壽曜躔秋。牛斗之間。燁燁有瑞氣。敬以便鴻。修其常獻。南望台垣。百拜致祝。

十八論太政

比者兩奉台教。一爲陸氏事。一蒙俯憐。正爲國任怨任勞。而慨今之人不能相體。意藹情深。讀之使人激衷次骨。感悵無已。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緣此中禍于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死之日。數嫗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子。使之取償于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此。藉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

不知所終矣。頃幸天啓聖衷。俯納愚言。開湯網以釋淹禁。俾陸武惠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恥。亦因以雪。此主上之明也。正寧有秋毫得效於左右乎。猥蒙遣謝。彌以爲媿。正以淺薄。謬膺重寄。自受事以來。旦作夜思。食不甘。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茲矣。中所措畫。要以尊主威。定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爲務。有力排羣議。明犯衆忌而不顧者。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其身爲怨府哉。竊伏思之。語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器。主上冲年。舉天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爲秉公滅私。振廢起墜。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時。有如異日者。主上明習國事。親攬庶政。或有所廢缺而不修。陵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隴畝。填溝壑。有餘僇矣。故違衆之罪小。負國之罪大。一時之謗輕。異日之譴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正亦且奈之何哉。惟自殫厥心而已。昔辱師翁引手。固謂家國之事。一以相屬。正奉以周旋。死不敢負。因諭及。敢布腹心。惟師翁裁教督。

十九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覩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  
釁。慎自持愛。竊以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遼左之事。中外  
駭異。以爲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預覩於數月之前。顛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  
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死退生。關係非小。乃義不返顧。計不  
旋踵。虞羅在前。冥行直蹈。猶賴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倚轉篤。不然。  
天下事豈不可爲寒心哉。以是不惟感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尙未足以窺宮牆  
之萬一也。謹留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之交。慎察衆情。以渙陰邪之  
黨。一二年後。主上聖志大定。嘉禮告成。乃乞骸明農。納筦鑰而去。庶可以終受託之事  
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兄差歸。肅啓上謝。并告不敏。

二十

不肖謬以菲薄。濫竽台司。近年以來。諸所措畫。悉奉老師夙昔之教。不敢踰越。幸際聖  
明之主。中外寧乂。庶幾小康。皆教庇所及也。伏惟老師昔以道匡扶世廟。翊戴穆皇。環

瑋光明之業。旣已震撼寰區。炳耀史冊矣。晚偕赤松尋黃石。以其餘緒付之居正。用以佐明主。興太平。昔人謂其精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殆謂是乎。以是知老師之壽。埒嵩等華。不可算數。今天下陰受其賜。而遡功於老師者。又不獨不肖一人而已。南極宵暉。西池使至。謹獻一觴。南望九頓。肅章布幣。恭上壽筵。正不勝忭祝之至。

二十一

前以台壽之辰。肅啓附曹雲山投諸記室。聞去人行緩。度已後期。惶恐。三兄來。奉台翰。獎許過情。保慮周至。捧讀再三。感深以涕。古云。存我以厚蒼生。老師保愛不肖者。厚天下也。顧不肖智昧於知人。機闇於自衛。信心任理。直道而行。機辟在前。曾莫之避。望吾師父母時加提迪。俾得保終。至于在野同心之招。尤不肖所樂聞者。願老師之明詔之也。豚兒寡學。謬點賢書。猥承遺賀。彌以爲媿。

二十二

三兄面送到台翰。開緘捧讀。不勝感涕。已復恭置書案。暇卽取讀。三復三嘆。何老師爲

不肖慮周計審如此。然老師雖以愛不肖。實以厚國家也。大人君子之有益於世道也。豈必當位親爲之哉。顧愚昧不足以寄忠懇。當厚愛謹百拜肅啓以謝。縷縷之愚。具在另幅。統惟台原。

二十三

恭惟師翁頤神清淨。脫屣塵凡。心與造物者游。道通有形之外。故能茂綏景福。並衍仙齡。茲當九華注算之辰。正值萬寶告成之後。夏夷之望逾重。朝野之慶攸同。正夙荷栽培。倍深欣躍。奉觴膝下。不獲隨子姓之行。翹首天南。敢後封人之祝。敬修尺素。用抒微丹。伏冀鑒存。不勝幸願。

二十四

不肖孤積愆累。躋茲閔凶。聞訃後。卽荷師翁手書垂慰。茲乃遠辱奠章。跪而讀之。涕泗橫流。謹寄宣先人几側。冥漠有知。啣結爲報也。夫人大事莫甚于親喪。不肖孤不覩先人之面十九年矣。一旦見背。抱恨終天。已不勝痛割矣。乃乞歸未允。未被惡言。進不



成報國之忠。退莫展奔喪之禮。內憂外患。交集于身。今雖勉強應召而出。然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宇宙間悲苦蘊結。至極而難堪者。無如不肖孤矣。自非生成培植。恩深義重。誰則憐之。今擬大婚禮成。卽申前請。俟將發之日。馳使以報。祈有指誨也。不肖感戢恩慈。言不能喻。惟對來使匍匐稽顙。奉書以謝。情悰苦鬱。語無倫次。統惟台亮。

二十五

恭惟弧辰屆節。壽躔增輝。天上神仙。身久留於寰世。山中宰相。望益重於華夷。實品類所共欣。在愚生而更切。緣羈職務。不獲趨承。謹薦微儀。庸申虔祝。不肖自還朝之後。薦被隆恩。視昔更倍。捐軀碎首。難報聖恩也。伏承台教。敢不益竭。鴛鴦以副宿昔期許之盛心。仲公請告。銓部不允題覆。明春便可復任矣。使旋。敬候台居。

二十六

比者賴天地之靈。國家無事。主德日明。內外清晏。正猥以非庸。謬膺重任。得免愆尤。實老師教庇所及。酌水知源。敢忘啣結。老母暮齡。暫承上意。迎養京師。然北土苦寒。終非

老人所宜。一二年間。國事少間。尙當乞骸歸侍。并得伸補先人廬次之日也。令孫長公差回敬候。聞令孫大兄錦旋。有娶婦之喜。計一二年後。老師又見玄孫矣。古來名相。福澤深長。如我師者。寧多見哉。不肖昨夏至。今亦連得三孫。目下尙有就晚者。老母高年。粗足自慰。諒台念所注。敢以奉聞。承教許道長忠信端雅。不肖心嘗器之。茲老師獎鑑。倍增光價矣。偶病不能書。口占達上。重陽屆節。爲師翁嶽降之辰。不肖門生不得與于諸兄獻觴之末。謹修歲事。寄獻壽筵。不腆之儀。附令孫致上。天增歲。人增壽。益添海屋之籌。年彌高。德彌邵。茂錫天中之福。

二十七

恆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怨于相所致也。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首當汰黜矣。捧誦台翰。不勝媿忤。先是撫按疏至。上覽之痛惻。已兩奉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未沛者。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料疏上。謹再擬旨。申仁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俟勘至。卽按嘉靖

三十四年及四十年例。破格蠲貸。茲不敢徒用蠲免。存留虛文塞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謹謝台教。并陳不職之罪。唯師翁憐而宥之。

二十八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安心諛隨。師心獨任。不預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死罪死。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恆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主德日清。內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隴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主上暨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敢自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縻愈堅。憂危愈重矣。吾師何以教之。二長兄錦旋。肅此上復。

仰惟椿靈之算。始七十有八。聞侍御者言。聰明步履。視昔益健。新壯少年不及也。迭觀載籍。當國家全盛。宇宙太和。必有純德平格之老。躬膺壽祺。以爲世瑞。故居正不獨爲師翁慶。爲國家慶也。南極星輝。西池會集。謹修歲事。因二長兄肅薄幣。預祝於門下。仰

冀磨納。幸甚。

二十九

入秋至今。三奉台翰。冗沓未圖鱗翼以獲罪矣。吳中連歲水災。宜破格優恤。乃撫按勸報。分數有限。而令孫長公於部覆之後。始以老師台翰來。不及預爲之圖。蠲貸猶恐未遍也。執政非人。上干天和。災沴薦臻。民陷饑溺。死有餘責矣。令姪參軍圖南。敬此上復。

三十

正久司政柄。無補秋毫。頃當四考之期。自知無績可紀。逡巡不敢以例請。或云國家常憲不可廢。且有幽當黜。亦不宜避。遂覩顏從事。果致塵聖心。載加殊眷。牢辭不獲。方切悚懼。乃蒙台慈獎藉。愈深兢惕。凡正今日之所蒙被。孰匪師翁教育所及。飲水知源。敢忘所自。愧薄劣不能仰酬於萬一也。

三十一

恭惟老師壽登八袞。福兆千齡。身居泉石。而台鼎重望。遠震乎華夷。年涉期頤。而龍馬

精神。有踰于少壯。乃天佑國家。壽茲平格之老也。正忝在門牆。不勝慶忭。謹肅幣布之左右。仰乞鑒存。外副啓二摺。存問題稿一件。

賤恙實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共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于不起。日來漸次平復。今秋定爲乞骸計矣。門牆夙愛。敢告嚮往。

遣官禮問。主上特恩也。差官到後。卽宜具疏馳謝。伏惟台裁。

### 答高中玄相公先附與諸公書以存交誼始末

#### 答司空曹傅川

屢辱華翰。具悉雅情。諾命乃例所當得。部中已題允矣。中翁再相。諸凡舉措。甚愜輿情。僕素忝知心。尤切慶忭。諒尊懷所注。輒用附聞。

### 答司馬王鑑川

比者屢奉翰教。一一領息。屬有玄翁之事。旣惱鄙懷。又費措畫。故未及裁答。言者謬妄。至波及令甥鳳磐。尤爲可惡。方事起時。僕卽具揭入告於主上。爲玄翁伸理。幸聖明過聽。僕言信之愈篤。而言者被譴不恤。此主上之明也。翰教益謙實容云云。誠爲藥石之言。玄老若肯留意。豈惟縉紳賴之。將宗社生靈實受其福也。

### 答少司馬曹傅川

兩奉華翰。具悉邊境輯寧。華夷閭懌。誠國家之慶。公更鎮之以靜。綏之以恩。內愈函。外愈安矣。比兩得玄翁手書。頗以往事爲悔。此中近益帖然。無足慮也。冗甚。草草奉答。諸惟鑒存。

##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己。今國家之事。無巨無細。皆必面奉意旨而行。緣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兩宮主上。下自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爲信。而抵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恐濫及無辜。又委曲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鈎距之巧。伏念六七日。至於旬時。果得真情。新鄭之誣。始從辯釋。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來爲此。形神俱瘁。鬚髮頓白。啗荼茹蘖。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

自憐耳。丈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概。俾得安意無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 答中玄高相公

#### 其一

春間承翰教。以舍弟小兒叨領鄉薦。重辱遣賀。仰荷厚情。擬附入覲。令弟修謝。比令兄行。以冗沓忽忘之。至今爲歉。茲令親張尙寶人使。專此啓謝。薄物不足爲酬。幸爲磨納。僕以淺薄。謬肩重任。孤立無助。日夕惶惶。今當始衰之齡。老態盡出。霜華滿鬢。此後相見。恐不相識也。冗中鄙懷。不能盡陳。統容專啓。

#### 其二

不孝積愆累覺。搆茲閔凶。前小兒南歸。方伏在苦塊。情緒荒迷。不遑啓報。比辱遣弔。慟倦。又承厚奠。不勝哀感。小兒途中書來。言翁推夙愛。引入內舍。款語移時。垂泣而別。孤



方在哀苦之中。感念厚誼。涕泗橫流。所謂悲者不可縈吁也。貴恙想已勿藥。孤近尊諭。旨。勉強稽款。待經理大婚事。計來歲春夏間。乃得乞歸。擬歸梓里。當作一日淹留。今預盼此期。真以日爲歲也。

三

相違六載。祇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也。別後歸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遺奠。深荷至情。存歿啣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謝。苦悰慟切。不悉欲言。遂朝再圖一披對也。

四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承教二事。謹俱祇領。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匆匆。未息鄙悰。統容專致。

答參軍高梅菴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闊之悰。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吾契且忍痛抑哀。料理家事。至於卹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廷多方調處。俾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託其具奏報也。後有陳乞。令盛使高第來。人旋草復。

### 與參軍高梅菴

薄奠敬煩從者布之靈几。表生芻之意耳。前聞訃後。竟不見使至。比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恩。孤當爲面奏陳情也。舍弟去。匆匆附此。

### 答司寇曹傅川

前過中州。東望仙廬。不勝馳想。比遠辱華翰。獎許過情。感忤兼抱。玄老長逝。可甚悼痛。前過新鄭。再奉晤言。比時病甚。語不可了。但相與痛哭而已。追惟平昔。期許蕭曹丙魏。

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卹典一節。前已心許。今雖啓齒大難。然不敢背。已爲之調解于內。俟渠夫人有疏。當爲面奏代懇也。厚惠。概不敢當。謹璧諸使者。

### 答參軍川梅菴

頃舍弟回。曾附薄奠布之。玄老靈几。並言卹典事。須令嫂夫人具名奏乞。孤當爲之。斡旋於內。公限假已滿。然玄老初捐館。家事匆匆。恐公未能便舍而從仕也。轉假既有近例。不妨再奏。

### 答參軍高梅菴

辱華翰。領悉。玄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諡尙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揭稿一通附覽。

又

請告大疏。已屬銓部覆請。太宰公云。前徐氏只以劄行。不必覆也。僕與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爲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俟。行狀當屬之曹傅川可也。請文佳惠。祇領。餘不敢當。輒附使歸璧。外荆室有薄物奉令嫂夫人。幸爲轉致。

答參軍高菴

古語云。生者復生。生者不媿。比者但求不媿於此心耳。非欲市德於公家也。猥辱遺謝。深以爲媿。薄具致尊嫂夫人。幸爲轉納。

答司馬曹傅川

辱教玄老行狀。事核詞工。足垂不朽。不穀不過詮次其語。附以名詞耳。高六回。草草附復。餘具別楮。

又

不穀與玄老爲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于弟父兄。未能過也。叵奈中遭儉人交構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於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惟借重一出。則羣喙自息。况此乃區區推轂素心。敬聞命矣。冗甚。不悉鄙懷。統惟鑒亮。

### 與河南周巡撫

故相中玄公。今尙未葬。聞恩卹葬價。有司未能時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微惠於下執事。惟公哀憐之。冗不及悉。統惟鑒存。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七

# 張江陵全集卷二十八書牘

報知已顧東橋李長白與諸公書

與南學院吳初泉

弟以淺薄。叨附榜末。夙於門下。投分至深。數年多病。乞歸。蹤跡靡定。自外於賢者。然所嚮慕天下長者。未有先公者也。伏審振鐸南郡。多士響應。公輪操墨。則楠梓呈材。良樂控御。則驪駒騁足。才品士風。繫於公之身者。豈其微哉。欣仰欣仰。茲有冒瀆。弟家世寒賤。爲童子時。遇先刑部尙書東橋顧公。其撫楚時。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爲神童。其實正靡有異才。如古融粲勃泌。足以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卽呼爲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囑曰。他日以吾子孫相託。乃正徼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深惟古人一飯之誼。竊慕豫讓國士之報。而力不副心。又顧公歿後。頗罹橫議。家世遂微。有孫二人。今隸應天府學。其志行固有家風。追惟疇昔期許之言。

而二子又幸廁門弟子之數。弟不於此時借公垂盼優錄。以少效犬馬。恐一旦溘先朝露。卽弟終已有負德之恨。無以見東橋公於冥漠矣。知門下肅教端範。絕跡請託。而弟抱此區區。干冒清嚴。觀過知仁。諒不深罪。孤女竊照於鄰姬。僦夫賈勇於烏獲。倘蒙垂念。則弟犬馬之誠。實借公以報顧。又感顧以報公矣。仰賜尊裁。惶恐惶恐。

### 與文選李石塘

張甌山來。奉翰教。以扈駕山陵。未及裁答。甚歉。昔公養重邱園。望隆朝野。今清明之會。裊然彙征。展布平生。以答羣望。在此時矣。輒有奉瀆。僕自童稚時。受知於東橋顧公。以子孫見託。公所知也。其惠政湖湘。宣勞陵寢。清節偉績。亦公所知也。今聖皇御極。恩被幽隱。若此公者。雖不與大禮大獄同科。然其行誼端方。文學醜藉。固江左偉人。先朝者碩也。而歷歲久遠。人罕知者。故卹典未及。公評惜焉。幸該科有再舉之議。僕冒昧作一書。託之少魯。提學爲之表揚。附於公舉之末。煩公轉致之。倘面會少魯。致詳鄙意。又大



快也。

### 與南學院周少魯

自公簡畀學使。清譽藉甚。楚侗先驅。公爲後繼。可稱二美。浣慰鄙情。奉瀆。顧東橋先生  
璘者。撫楚大有惠政。陵寢又効勤勞。僕昔在童稚。辱此公國士之知。別時以子孫見託。  
僕驚碌至今。未有報也。聖皇御極。惠及幽隱。如此公雖不可與大禮大獄同科。而人品  
文章。昭代偉人也。後裔式微。不能自列。而卹典缺焉。公評甚惜。幸該科有再錄之疏。望  
公俯賜表揚。入公舉之末。使得沾曠蕩之恩。是在公義舉。足以樹風。在僕酬知。亦明雅  
道矣。恃在桑梓。敢冒掠美。其撫臺念堂公、察院馮公、均借鼎力。尤所懇也。

### 答姜巡撫言李公卹典事

屢承揭示。差人竟不索報。遂失裁答爲歉。茲有冒瀆。李長白公諱士翱者。昔守荆南。甚

有政績。至今荆人俎豆之。歷敷中外。咸著嘉聲。清德令名。終身無玷。獨以後裔式微。人鮮知者。卹典缺焉。今該科有再錄之議。倘荷垂慈。特加表薦。不惟李公結效於冥壤。而區區亦得借報於乞鄰矣。草率冒干。統惟鑒亮。

右李公即初守荆試先父爲神童者。後至戶部尙書。

### 答應天巡撫

前冒瀆東橋老先生卹議。料已無及矣。乃荷垂念。特爲疏請。不惟橋翁感德於泉壤。而僕亦借報於乞鄰矣。啣戢之私。非言可旣。

### 與南列卿王公

東橋顧老先生昔以其少子名峻者見託。今欲爲之求一功名。久之未有因也。且令歸以候時。其家貧甚。幸念薄分。一垂盼焉。餘不敢及。

## 與南掌院趙麟陽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卽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懋修曰。東橋先生不惟知先父必待見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若有前定數。以主乎其間。前輩神識。殆不可及。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噓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皇上。辭免。當得廕子移之於顧。以報知己。曾楊虞坡太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昔督工顯陵有勞。宜廕。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工時皆廕。而公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補與一廕。豈得爲過。後於工部查公果未霑恩。遂令峻生具疏自乞。蒙恩俞允。此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己贊成之義也。今聞其姪輩咸起戶爭。言

峻是三房。倫序不宜。投揭留都法司。欲行爭奪。彼蓋不知乃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己之意。但知錄廢常例相競耳。且已奉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生一執照。庶不爲強圉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於冥漠矣。縷縷聒聽。統惟鑒原。

### 與操江王少方

頃辱華翰。舍人回已具復。茲顧東橋老先生乃郎赴京謁選。其期尙遠。告回搬取家眷。欲邀惠於執事。求一站舡載行。其中夫役。不穀已捐俸助之。一舟之外。更無所覲。亦不敢求大舟。但少異於民舡可也。此子之得廢。執事所知。昨小兒往來途中。皆不敢乘官馬。乃獨厚於故人之子。情不得已也。然執事但如不穀所求者與之。一毫勿有加。加則傷惠也。又紊事體。統惟裁鑒。

懋修曰。余編次先公書至此。不覺涕淚沾襟。蓋其感激高義。不昧心期。咸在歿身之後。圖之不一而足。愈久愈殷。是以可痛也。先公廁在仕途。推轂海內名賢衆矣。而歿

身之後。三紀於茲。未聞有濫言美意。一及後人者。馬伏波之薏苡。朱勃焉逢。任西華之葛衣。孝標誰作。雖其持義不敢比跡。顧公亦懋修德。薄名溷。漸漬嫌疑。由來有基矣。爲之三歎。

### 答廉憲王鳳洲

疊辱華翰。深荷雅情。惟丈儒才卓行。冠冕人倫。沉抑數年。輿情共惜。然不困厄。烏能有激乎清明之世。與天下賢士。裊然彝征。紆先世之積憤。展平生之所懷。在此時矣。幸努力自愛。辱惠佳書。寶若彝鼎。兼之珍幣。豈所敢當。重違尊意。謹領佳絹二端。餘附使歸璧。匆匆附謝。另具侑柬。統惟鑒存。

### 其二

才人見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議之興。良亦繇此。公論在人。其可混乎。僕雖不肖。竊敢自

附於祁奚之誼。乃汪伯玉遂以告公。若將有移德於人者。非僕本指也。吳于越鈞。輕用必折。匣而韜之。其精乃全。公讀禮之餘。闔扉養重。亦天所以韜其光而厚其蓄也。願公自重。毋忽雅惠。不敢例辭。輒用登領。附謝。別具侑束。統惟鑒存。

### 其三

今歲當賓興。楚人間見甚陋。誠願得公大雅之作。以爲程式。幸過發征。磨趣赴盛會。惟公以鴻漸之儀。困於燕雀。茲當聖作之隆。衆賢彙進。銘太常。勒燕然。皆所優爲者。外臺執憲。直暫借耳。使旋草草附復。

### 附答楚按舒念庭

重承華翰。深荷雅情。銘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王廉憲鳳洲。嫻於文詞。委以程試之作。必能代勞。有裨盛典。差旋敢謾附此。諸惟鑒存。

#### 其四爲楚憲長時

繳憑人至。知道從已至楚。入鎖院。主文衡。今歲程式。必將爲海內冠矣。以下國之荒陋。何幸得聞雲和之聲。覩環瑋之寶哉。憲長例當入覲。汪伯玉言。公雅不樂行。且循資量。移晉右轄。旦夕便可爲內轉之階。倉卒不及爲公擇地。但借資耳。諒惟原亮。

#### 其五自太僕卿轉鄖院時

前令弟送公河上書。其中所言。具見經濟宏猷。一一領悉。承差至。知道後已入楚視事。無任欣慰。人旋草草附復。

#### 其六鄖院時

前老父誕辰。已承偉製。茲老母七袞。復拜雄篇。天孫之錦。後先相映。昭華之寶。璀璨盈

庭。珍重感切。誠不能喻之於言也。

### 其七鄖院時

辱示數議。俟大疏至。當屬所司覆行。前歲遣三司馬閱邊。惟汪伯玉所注措強人意耳。乃忌者反用此誣詆之。殊爲可訝。今已息喙矣。奉別札云云。昨大察時。並未聞有議者。似不必自生疑慮也。

### 其八大理卿時

鄖臺僻處。非展驥之地。而巖廊又無虛席。故暫移留棘以需次焉。僕先世單寒。非閱閱衣冠之舊。老父不揣。妄干名筆。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謝大家之垂盼乎。高文尙未拜觀。

### 其九



自借鄖臺。而忌者日以伺公之釁。重之以先朝之事。而令弟解近侍矣。操之以舉刺之例。而科疏糾冒濫矣。或云僕有不足於君所。或云公有所怨滯於周南。衆口之鑱。有自來矣。故橫發於南疏。蓋亦積漬漸潤使然。非獨言者之過也。如聞輿人之言。此舉不中。且復有繼者。不得已暫解見任。以息羣喙。旋當復公舊氈滌雪。以需大畀焉。然蔽賢之罪。首當在僕。無所歸咎。伏承翰教。深以爲媿。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 其十

孤自違先人之變。卽荷厚情。遠垂唁慰。茲又辱奠貺。今年年中。有孤所引援。見居要路。漠然不一賜問者。乃公獨用情優渥至此。令人哀感。媿死無地矣。厚貺概不敢當。謹領尊章。先寄宣先人柩側。用承公兄弟通家至情。冥漠有知。必效啣結。餘輒璧諸使者。

## 其十一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茲蒙俞允。獲遂夙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卽欲奉老母匍匐就道。奈天暑不能遠涉。不得已再乞展限。如不獲命。則孤星馳先發矣。曩辱慰奠。深荷至情。但厚惠概不敢當。仍璧諸使者。草草附謝不悉。

## 其十二

南歸疊承華翰。弔慰慙慙。感戢雅情。言不能悉。中心藏之而已。還朝後。又奉華札。并初夏所寄俱至。益深懷感。家君在時。曾以祠碑瀆求名筆。荷蒙不棄。賈以鴻篇。此時不肖未得見也。昨歸於家弟處。取而讀之。其文詞之粹嫩。固不待言。乃其意義淵奧。寄託宏遠。直逼古匠。公平生之文。可傳於後者。固難悉數。然而如此作。恐亦不多得也。卽以勒植祠中。永爲家寶。茲因使者一伸感仰之私。并具不腆。少伸謝悃。鄙懷固非楮筆所能盡也。

## 答藩伯王麟洲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都。仰荷宸情忻豫。殊錫駢蕃。誠非捐糜所能報稱也。遠辱翰貺。并初夏所寄俱至。賢昆仲敦念宿誼。垂詢不遺。曷勝感戢。今大道旣夷。公論昭揭。自此已往。皆驩騶騁足之日矣。願益堅雅操。以需崇畀。

## 其十三起京兆時

向者推轂不遂。反增多口。致公再辱。歉恨殊深。比承華翰。益增其怏怏也。不穀微時厚幸。久玷機衡。幸主德日明。百司奉職。頽綱墜紀。漸次振興。內外之治。庶幾小康。一二年後。可以納筭鑰謝事矣。獨念海內遺賢。未盡登庸。多在適軸不可招者。此不穀所以死不忘惓惓也。遠辱華翰。深荷雅情。使旋。謹此謝復。

## 其十四

令弟至。拜翰貺。極感注存。兒曹寡學。並捷南宮。老母高年。足慰朝夕。但德薄而享厚。可懼耳。令弟旋附復。別具侑緘。另楮統惟鑒存。

別諭領悉。令弟入覲。亦輒引疾。再三強之。乃復出。借重齊魯督學。又辭不拜。人情世路。誠爲嶮巇。而昆仲之畏懼亦已甚矣。閒雲出岫。倦翼投林。何究心於意必乎。不穀羈縻。一身。惟有因之羨慨而已。惠子知我。固不悉言。統惟鑒存。

### 答陝西學道王麟洲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遂辱遺賀。彌切兢慚。厚惠概不敢當。輒附使者歸璧。幸惟原亮。近已借重督學關西。念資俸已越。不宜仍淹外服。而三秦重地。學憲要秩。非假重望。不足以當之。俟閱歷愈深。不次當有崇敘耳。

## 其十五

曾見藏真絹本千文。或云楮本者更佳。於鄴架借觀之。辱不吝專遣寄示。驪珠顆顆。璀璨奪目。絹本雖晚筆。神彩要不逮也。天球琬琰。小有空缺。何妨代寶。文君用時筆補之。更爲續貂。公謂是虎賁之似。似爲溢美也。寓目自足。何必奪爲已有。展玩畢卽以歸之。煩好爲將護。以囑來使矣。而使信至三。堅以見遺。因思神物恐爲風雨所妬。什襲而藏之。卽不佞亦暫爲禿師主此物耳。

## 示季子懋修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常以汝爲千里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

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黽勉從之。竟致顛蹙。藝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頰首以就矩矱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頽。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長乃懵懵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騫於高遠。而力疲於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騫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自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

汝妄自菲薄。而甘爲轅下駒也。今汝旣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已則乖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嗶嗶諄諄者幾年矣。而潦倒差訛。略不少變。斯亦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乃能工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 附錄翰林時書牘

####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卽日南發。遠隔門牆。未一奉音徽。徘徊瞻望。竊念正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援。廁在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

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於萬一。惟相公鑒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譴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嚮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慍結之懷難堪也。相公於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况今榮進之路。險於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啓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快



也。孰與鬱鬱廳頷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象糜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蒼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尙侈靡。貧者短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廝養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宏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藥石生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於皋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允所以

深疾閔漑。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贅雉。倖孔多於亡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廊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醜之以醇和之氣。卽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諾。故不敢言也。夫翳蒼之翔。詎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亦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卽剖肝裂膚。士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

## 啓聶司馬雙江

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不相覆。僕便謂其言盡不足信。是以孤子迄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宜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闕盡他寶。終非已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發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躍如者。往時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議論。先生復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萬物者爲天下之大本。無事安排。此先天無極之旨也。夫虛者道之所居也。涵養於不睹不聞。所以致此虛也。心虛則寂感而遂通。故明鏡不憚于屢照。其體寂也。虛谷不疲于傳響。其中窾也。今不於其居無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當然之則。愈勞愈敝也矣。瞥見如此。惟高明指示焉。

## 答中丞孫槐溪

得儀真書已報。得九月七日書。知洞兵遂大破賊。可喜。大丈夫邁艱難之運。棄家亡身。

以殉國家之急。固已難矣。又以數千之兵。抗盈萬之衆。策羈旅之師。當積年之寇。片帆一指。樓櫓星馳。長戟纒交。鯨鯢電掃。自非忠勇所激。天人助順。孰得勝算。奇功若斯之盛乎。然古人云。成功非難。處成功尤難。今茲度彼中事。猶有五慮。爲臺下獻焉。我兵新勝。賊已破膽。宜乘破竹之勢。搗其巢穴。殄其醜類。而當事者或不能同心趨便。但多張首虜以幸功。級令殘夷得便以成反覆。可慮者一也。狃于一勝。防禦必疏。猾賊盡力以窺伺我。若遺燼復然。貽禍未已。可慮者二也。東南招募已及數年。師老財匱。效無尺寸。今公以數千士兵決勝。一旦功名之際。誰肯推助。可慮者三也。狼處吳等兵斬首虜雖多。而摧鋒陷堅。則永順似宜首論。若但較捕斬之功。不揣難易先後之勢。則夷人怨憤。必不用命。責以後效。恐難收功。可慮者四也。克敵之後。議論必煩。若功賞不明。事體整戾。則人心不勸。或致他虞。可慮者五也。夫統治者必圖其終。成功者先計於始。杞人過計。聊復覩縷。惟知已採焉。荆人望公如霖雨之思。公且冀早旋征旆。以慰氓黎。

## 答劉白川

楊州二守日者馮生先後奉小啓馳侯。弟數年之中。沉疴未解。引退者再。去就無恆。然懷知戀侶。未一日去左右也。辱諭羅旁之故基。自怨家蔓於衆口。卽年兄不言。人固已喻之者矣。自弟通籍已來。竊見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尸之。或撼而反遂。或引而更頽。或理宜鬯遂。或運屬乖違。揆之人事。自有相反者。飄風能實葉於將脫。而不能使勁幹立枯。呪師能乘算於宜絕。而不能使修齡轉促。向之議兄者。姦至譁起。簧鼓噂嗜。或剗刃而徂擊。或挺戈而當先。卒不能動兄一毛。而望實愈茂。則倚伏之料。照然可睹矣。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可。任運推移。惟吾道之興廢。又何計於怨讎乎。必行有所召。斯臧倉之詬得行。倘德在予矣。卽向魑之難何懼。若乃齊窺親於平等。並恩怨於兩忘。海馬先機。虛舟隨汎。斯又上士玄同之軌也。今天下之勢。莫亟於東南。海波未靖。內奸伺隙。廟堂宵旰以憂之。所賴一一鉅公畢慮紓忱。弭此大患。所願勉就

功名以答羣望。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子女。紛紛之談。未足爲懣。蒞也。千里緘問。不當用常語相聒。故敢獻其區區。高明裁納焉。

### 與司成馬孟河

振鐸南雍。士方嚮往。不謂東山泉石。更掛冲襟。夫遣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濟物者。大賢之宏量也。公遺情纓袂。終意煙霞。蟬蛻於穢。素心獨往。得已。然律以至人。玄同之軌。揆以孔門兼善之抱。無乃得其一。未得其二乎。弟以淺陋。幸附驥尾。日夕循省。尸素是虞。昔匡鼎說詩。都講爲之避席。南能卓錫。印宗退而北面。以弟之愚。誠得高宿如公者而遜之。所謂孱夫負千鈞上太行。得烏獲而畀之。有餘力矣。願公幡然易慮。迴肥遯之轍。躋同人之軌。毋使青矜之子。徒有白駒之歎。幸甚。

###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辱翰教。具悉丈體國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略。東北一而可無虞矣。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真勵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爲強鎮。河北諸藩懾懼。不敢越河爲寇。抱真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顧近來疆場之臣。大抵懼慙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爲旦夕計。非有長慮却顧。爲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仕宦至於巡撫。受國恩不爲不厚。功名不爲不顯矣。事有關繫。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認認然求便其身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廟堂頗亦厭此苞苴不行。功實漸覈。吾丈素懷忠赤。當一面之寄。此千載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次第舉行。詢于有衆。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懇。持之以堅忍。慮定而後動。鮮不濟矣。弟望丈之重。敬丈之深。故敢肆其狂瞽。以丈位隆望重。稱休光頌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事弟喋喋也。遼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一帙。

## 與吳川樓給諫

僕忝在桑梓。與門下投分不淺。後僕抱文園之疾。公亦被曾參之疑。羽翼旣乖。遂成疎  
逃。去春都門一會。會便成別。離合一移。感慨隨之矣。公儻才逸氣。鋒穎秀拔。不惟脫穎  
全楚。實亦絕塵海內。然坐是頗爲累矣。夫素絲易污。嫫顏蒙垢。士之負瑰瑋而坎壈者。  
不可數計。豈必盡世人之過哉。毛嬙西施。天下之至麗也。烏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況  
無容於前。有伺於側。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爲招剗而與悲也。彼才人者。  
不知含光葆真。內晦其美。乃媿然姣服靚粧。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  
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用在於識真。嗟乎。假令屈賈  
之儔。少略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魂。長沙無賦鵬之感矣。僕才不逮公。而邀時厚幸。  
早獵清華。自省十餘年來。性簡踈傲。理足招尤。然公也缺。而僕也完。公也躓。而僕也免。  
則有幸不幸耳。今而後從事于至人之學。庶幾乎玄同之軌。頃辱翰教益。亦有追往懲  
蹶之意焉。此天啓高明。綏之以方來之祉也。不揣愚陋。妄有所獻。惟垂聽納焉。



##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別去條經霜雪。同心之懷。良不可任。辱諭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日造詣精實處。區區所欲獻于高明者。正在于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懾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長安碁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里之外。大盜十百爲羣。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瑋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顧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卽知之。未必用。此可爲慨歎也。懋修曰。雖在清散。抱負已定矣。中懷鬱鬱。無所發舒。聊爲知己一吐。不足爲他人道也。西夏風土何如。邊事尙可支持否。隴西北地故多豪傑。今有其人否。風便頻頻寄言。迺見愛迪。

## 答胡劔西太史

澄陽人來。言兄吏事精覈。不類遷謫者。弟爲年兄慮者。正恐未透此關耳。果爾。復何言哉。易所謂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爲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卽白首不能殫也。卽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

### 答羅近溪宛陵尹

比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僕以孤焰耿耿于迅飈之中。未知故我何似。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皇農之再見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此固羅近溪本來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往來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爲不少也。學問旣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

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每自恨優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裏見花。不如公等已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分。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

### 寄徐太學國式

執事雅操端潔。造詣閎博。實僕畏友。未敢屈季通于坐側也。兒曹魯鈍。幸荷甄陶。數月之間。便覺開悟。志不在溫飽。顧代者非人。別後情態畢露。全無啓迪之功。欲更易之。倉卒又難其人。使諸兒舊日萌芽有退無進。良可惜也。以此懷想執事高誼。愈覺惓惓。令堦回。附寄小詩。并詩扇三柄納上。欲見無期。臨楮悵惘。懋修曰。先師徐國式諱一正。仕至太守。其訓蒙以賢聖立品。不專文章。不肖兄弟方在童年。卽教以志不在溫飽。而先父雅重之。今爲父者每忽童子之師。以爲記書認字足已。不知根基一定。遂不可移。余謂舉業之師傅文藝猶爲易得。蒙童之師鑄人品。百中難得一

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寄高孝廉元谷二首

沈子來。知己縱觀太和之勝。煙霞心賞。恨不同之。頃緣多病。歸思已積。而事乃有大不  
如人意者。便差不可得。俟明春長往耳。世慮嬰懷。宦情寥落。吾兄視不肖豈不然哉。區  
區鄙願。竟不獲遂。乃知行止當有數也。江干花鳥。恐復笑人。言念此期。以日爲歲。比者  
中州盜起。道里阻絕。大河南北。榛莽蕭蕭。恐喪亂未已。天下事足可寒心。攜手之歡。知  
在何日矣。向欲卜居城東。得果此緣否。日來所得。想復倍進。如弟則荒陋如昨。遠道之  
懷。書豈能殫。努力心期。以俟良晤。

入冬值北來消息。不謂江魚萊彩。竟戀庭闈。念茲契闊。豈勝悵惘。昔馬祖欲上京就選。  
有禪師示之。不求選佛。乃求選官。吾丈冲襟高志。固非一第所能榮也。楚中連年水患。  
民困艱食。弟旣無道相援。又無拯溺之責。每念及此。若已推之。薄田不入。非所慮也。

別來改歲。同心之契。無時可忘。此行雖勉強涉世。乖其本圖。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目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爲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近日舉業何如。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閑。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 答貴陽開府霽岩吳老師

辱台翰。不遺先駟之璧。何以遠過。師翁絕才冠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揆席以待。貴陽開府只暫借耳。比奉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羣情所望乎。胡正伯綰篆詞林。汪伯玉建牙闔粵。殷正甫青宮翊贊。陸與繩持銓東省。韓明仲督學關西。五君子者。清才雅望。砥勵明時。論者謂門下得人。於斯爲盛。班倕司匠。門無棄材。雖樛散如正者。亦廁諸賢之末。效竊桷之用。然揣分度力。未嘗不自慚于周任也。不審師翁何以策之。

### 答閩中開府王南溟

公夙抱奇瓌。膺茲特簡。命下之日。皆爲朝廷得人賀。況弟素稱莫逆者哉。譚公當閩人厭亂之秋。有良將帑儲之助。因緣際會。遂得成功。遂以墨綬解職。已事遄歸。可謂善刀而藏之矣。公鋒刃乃新發于礪。蠶茲小醜。魍魎蟻蝨。何足當其割割乎。但閩中久困戎馬。師之所在。荆棘生焉。弟則以爲今日扞禦之後。綏懷爲急。如苦劑逐病。必時顧其本根。策駟取途。又惡殫其餘力。非痛自省節。加意附摩。恐未足以起凋瘵而躋之康阜也。迂腐之見。惟高明採之。

### 答周鶴川鄉文論禪

費生至。辱翰教。以值秋試。僕雖久辭却。猶以遠嫌却掃。故諸生至者。皆不敢通。至九月始得發函讀之。遠道之懷。出世之想。啓我愚蒙。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爲宗教二門。凡

今吾輩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證吾教也。若夫宗門之旨。非略象忘詮。真超玄詣。詎可易言。然宗由頓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霑。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爲是。纔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墜于詮。此堅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紛紛于世也。狂瞽之談。伏惟裁教。費生志向甚佳。足以占門下高風之所振起也。

###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去冬聞海堧有警。公在劄攘中。不忘記詢。感戢。但獎藉踰實。非所敢當。昔人謂心相憐。馬首圓。非虛語也。島孽未盡。頃聞廣中之議。欲委責于閩。廟堂知之。故以戚師兼領惠潮。夫以鄰爲壑。君子之所不取。今天下一家。人臣比翼協力。以事天子。何鄰之可壑乎。近見楚蜀相鬩不已。功欲已擅。罪則誰歸。此非君子兼濟之心。忠臣不欺之節也。老伯壽章。久稽宿諾。適誌事甫完。復有講筵之冗。再假數月。乃得呈教。暫此奉復。

###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正不肖於世無所比數。然好慕天下長者。意所嚮往。恆恐不得託交焉。如門下高標淵識。卓行異能。則平生尤所欽挹也。然不敢竿牘求通。乃辱先施降接。感慰方今周道寧夷。夔龍之侶。雲集于廟堂。羔羊之風。漸被于朝野。惟是邊境潢池。未漸聖化。故煩鷹揚之老。秉鉞鎮之。不然。以門下之宏抱。固宜入秉鈞軸矣。何久勞于行間乎。蜀地巖鄰番。其民獷悍易動。大抵綏之則靖。擾之則亂。怠則頓網詭銜。急則烏驚魚駭。故不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無論往事。卽如近者龍州支羅。及妖民誑亂。其初或以操切太過。或以處置失宜。幾微不審。釀成大患。至動大衆。蜀中人言此三事。編戶良民死者以十餘萬計。非細故也。今亂民旣誅。地方再定。宜示休靜。以綏衆心。治大烹鮮。老氏至訓。淵魚不察。定遠良籌。在門下加之意焉。奉翰教謂厚生善俗。禁奸伐謀。則安攘大計。門下固已預籌之。豎儒復安所置喙哉。平生聞譚公胸中數萬甲兵。所至風驅電掃。今治蜀顧如



此乃知宏才不器。無適非宜。哲士達權。隨時善變也。敬服。冒昧。讐言。無所逃罪。惟高明垂亮焉。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八

# 張江陵全集卷二十九文集

## 承天大志紀贊

### 基命紀

臣聞帝王之興。其中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以肇基明命。而濬發厥祥。昔周之盛。大命既集。乃詩人頌述休美。必遡其自於文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蓋文王不回之德式。克昭事於天。受帝祉而施子孫。假哉天命。由此乎基也。我皇上應期挺生。膺圖握紀。御萬年之明盛。陟三五之登閔。駿命之隆。超軼有周遠矣。實由我獻皇帝天縱聖哲。日躋誠敬。淵仁厚德。邁於周文。而章聖皇太后明章婦順。又於太姒徽音。有加美焉。積功累仁。祈天永命。由來遠矣。是以忻豫通於上下。精誠貫於神明。上帝眷歆。篤生神聖。纘紹丕圖。光昭鴻業。由樾樸之化。宣下武之光。來作豐之功。成宅鎬之烈。天錫顯號。胙社曰興。固昭代中興之基所由奪也。夫蓄基厚則發之必弘。嗣德昌則培

之愈固。二聖宥密所基。既厚且弘。而皇上又振耀前猷。茂恢令緒。德總百王。規摹萬世。以永凝佑命。寢啓昌明。曷有紀極。臣稽實錄所載。二聖肇基帝業。紀其尤大彰著者。列於首篇。以徵世德作求。卜景祚於萬禩云。

贊曰。古稱河間好文。東平樂善。非有其盛德事也。然且邈哉乎希聞矣。彼藉尊崇而富有。無萬幾之兢業。克懋乃德。固已難矣。若乃慎修永圖。敦仁廣澤。且天立厥配。懿美並耀。其又可易得哉。惟我二聖積厚流光。教順成俗。內外和理。誠前聖靡得而兼焉。觀夫寅畏上帝。則唐堯之欽昊天也。宣布慈惠。則虞舜之治民心也。訓恭務嗇。則神禹之克儉勤也。屏嗜黜玩。則成湯之遠聲色也。昭垂女訓。則慶都之育神聖也。耿光大烈。炳炳巍巍。天人之道備矣。夫擅一德。居一功。猶足以承休垂裕。矧夫備美統善。格天心。新駿命。烏奕千載者哉。敬識其大者。昭示方來。俾與天壤無極也。

龍飛紀

孔子敘書。斷自唐堯。贊之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堯以上先天開人。所可述者多矣。然皆闕而不載。而獨於堯亟稱焉。豈非以其繼德最隆。際時尤盛。起唐郤而爲天子。乃天之所特授者耶。漢文而下。無庸論矣。惟我皇上應五百之昌期。承二聖之積慶。天人協順。爰自興邸。入纂丕圖。萬邦黎獻。靡不快覩焉。曰聖天子。今之帝堯也。夫史稱帝堯。其德如天如神。光四表格上下。生而感赤龍之祥。卽政而榮光出河。龍馬銜甲。其事神矣。我皇上弘仁天覆。大智神啓。旣與廣運之德。異世同符。而河清雲慶。祥光燭天。帝王之有真。又已炳示幾先。效靈神寶。卽赤精榮光龍馬之應。未足以喻其宏顯也。於是膺曆數。順人心。龍飛五位。開泰運。恢帝紘。視放勳有光焉。非天所特授。其曷有此哉。昔者宸蹕之渡河也。父老相與歡忻頌述。曰吾聖主始生。此河清者三日。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是天下之鼓舞闔澤。莫不尊親。又不待時雍協和。而後爲康衢之歌。華封之祝矣。巍巍乎大哉。同天同堯一人而已。謹述天命。本帝德。推人情。著之茲編。與陶唐並稱焉。

贊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夫聖人之以位爲寶也。豈徒崇高富貴云哉。其畜德宏而備道廣。志在生民。而量包天地。匪位將無以究厥施耳。龍之爲靈也。道能神化。然必乘雲氣。凌太清。茫洋窮乎玄間。然後能霖雨下土。而澤被九垓。聖人之於位也亦然。故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繫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甯。皇上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參四時。先後乎天而不違。止易之所謂大人也。乘龍御天。德廣被而道大施。懷生之類。靡不霑潤乎。汪濊之澤。洪鬯茂和。信矣哉。雲行雨施。天下平矣。登極之日。時雨露旱。萬象咸新。豈非天固示之以象哉。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以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之所申佑。斯爲億萬年無疆之休也。

### 聖孝紀

臣聞古先哲王立愛以教睦。率德以興行。蓋未有不以孝理天下者。然盡倫立極。則惟

至聖者能焉。是以孔子序列古之帝者。獨稱舜爲大孝。武王爲達孝。豈不以二聖人者尊養之至。繼續之善。固往哲之尤盛者乎。惟我皇上冠道履德。體睿窮幾。固已總百王之條貫。包萬善而時出矣。乃天篤至性。於事親尤肫肫焉。粵自中興。丕膺新命。永惟我皇考聖母啓佑之恩。昊天罔極。故踐祚之初。首命廷臣議舉尊崇之禮。而當時議者率牽章縫之諛見。執叔季之陋儀。紛紜靡定。時塵睿思。親賜折衷。然後觀其會通。協於禮義。鴻號之稱定。則一本之義昭。宗祀之禮成。則嚴父之教顯。卜藏之事謹。則慎終之慮悉。省巡之政舉。則時邁之頌興。至於山陵所在。永懷周慮。備物盡制。又極詳且毖焉。蓋自書契以來。舜武之後。光揚恢廓之典。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夫聖神光運。德莫大焉。光撫函夏。尊莫尙焉。化隆休洽。時莫盛焉。以德則本茂。位履則道光。治隆則時豫。三者備矣。用能修曠古非常之典。以成帝王極至之孝。然則所謂盡倫立極者。非我皇上其孰三能之。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皇上盡宗子之道。建三極之中。愛敬通於神明。德教刑於四海。神人禔福。靈貺駢蕃。休哉臻茲。蓋有繇矣。願臣

愚不足以仰窺聖德大孝之全。第錄其係於舊邦者如此云。

贊曰。臣伏讀獻皇帝實錄。我皇上七歲授孝經。卽問皇考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皇考喜甚。他日以語侍臣。無不頓首賀者。臣仰而嘆曰。大哉聖人之孝乎。聖性得之。天所授也。異日者大禮尊稱。及明堂宗廟山陵巡省諸典禮。蓋重且大矣。皇上聖不自聖。每一舉事。卽徧詢羣臣可否。當其時薦紳章縫之士。簪筆待問者。雲集朝廷。然每議下。輒惶顧咨度。莫知所裁。且或誕其說而左焉。迨我皇上睿思英斷。折衷羣言。詞宣爲經。動協於義。羣臣稟聖謨。受成畫。奉而行之。驗之往古。質之經義。無一不契者。然後相與惶悚懽服。嘆神聖之莫及也。繇此觀之。聖孝根心。非天所授。詎能然乎。且夫析衆疑而闡湮典。大智也。不阻不回。斷之在獨。大勇也。修義明禮。萬世爲則。大烈也。廣愛覃恩。以幸海內。大惠也。承天道。順人情。上下和洽。嘉祥屢降。大順也。然皆自尊親一念以始之。信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矣。



## 大狩紀

臣聞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狩必遍於四嶽。則夫荆襄隨郢之域。固南嶽所適奠也。是以堯巡丹水。舜覲南后。攷其政教之跡。類帝懷神。輯瑞覲牧。禮問百年。歸格藝祖。至爲明備。然未有躬萬乘而爲其親勞者也。仰惟我皇上堯仁舜孝。超軼前古。粵自藩封。入登大寶。緬惟皇考山陵遠隔。未申展謁之忱。及後慈聖上仙。議將南禱。又以窳窳事重。必求允臧。遂乃躬御六飛。弭節純山。周回遠覽。審觀厥祥。圖之再三。其兆乃定。於是退而御行宮。朝諸侯。燔柴燎。享上帝。修秩祀。以懷柔百神。明黜陟。以震疊羣辟。發德音。以鎮撫遺老。敷大賚。以綏惠罷氓。神人之禮。旣賅。上下之情。以洽。猶慮久役之勞民也。星馳電邁。振旅而旋。當其時。輿巖窮谷之民。戴白垂髻之衆。莫不聳觀駭聽。雀躍行謳。驩聲震乎雷霆。濺澤溢於江漢。蓋自唐虞以來。聖帝時巡之轍。復見於今日矣。然其始也。本以篤二人之永懷。其旣也。遂以修千古之曠典。弘仁大孝。一舉兼賅。斯又前軌未聞。

殊常之盛事。經生學士所爲誦說而難遭者也。臣謹自大駕發軔之初。迄於回鑾。列次其事。以上繼詩書之盛。且侈郢人千載一時之遇焉。

贊曰。君人者出王遊衍。莫非天也。豈不信哉。往者南巡初議。羣臣言蓋人人殊矣。皇上稽於有衆。斷自聖心。及輦輅以經。豫順以動。以之感人。則羣黎百姓罔不忻戴。且道經二千里之餘。師行邁數萬之衆。而往返不踰六旬。大事定乎萬禩。洪恩渥澤。徽章彛軌。一舉而衆善咸集焉。豈非聖孝感孚。聖誠肫至。故萬靈衛其出入。九穹爲之綏佑者乎。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夫天之所子。固天下萬世之所載以爲后者也。獨郢人云乎哉。

### 寶謨紀

臣聞書言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又曰。丕顯哉文王謨。自昔聖帝明王。其豐功駿德。旣已措之躬行。施之當世矣。猶以澤歷久而易盡。言無文而不遠。於是乎敷之彛訓。以爲定

保之徵。記之簡編。以發經緯之蘊。是以百世之下。雖去聖已遠。而誦其詩。讀其書。則模範存焉。斯聖人不朽之業。所以垂教思於無窮者也。我獻皇帝聖質天成。睿思神授。昔居西館。已著英聲。及封國以來。二十餘年之間。絕嗜寡好。孳孳典學。國政有暇。獨以觚翰自適。是以述作之精。卓然冠古。篇章繁富。亡慮數十萬言。臣嘗伏而讀之。其裁製之恢弘。文詞之粹微。固無容喙矣。乃其屬意纂言。皆根極理要。闡發性命。則研精極深。敷鬯古今。則出經入史。雜物撰德。則顯微畢具。立法申鑒。則美慝備彰。識深而旨遠。義奧而理玄。蓋典謨訓誥經世之文。天球弘璧希代之寶也。昔者淮南鴻烈之著。河間考工之篇。徒以摛揆藻麗。夸詡誦聞。非有聖哲之極論。道德之奧旨。然且樹聲藝苑。迄於今傳焉。矧聖謨丕顯。流輝宇宙。蓋將爲懸諸日月。不刊之典。豈徒鎮耀楚域。爲法當代而已哉。臣謹分類哀輯。并錄獻皇后之女訓。附載於後。用彰我二聖貽燕之澤於無窮焉。若夫聖德淵涵。精微之蘊。則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贊曰。昔周人稱文王之文。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太姒嗣音。佐文德。以成周南之化。則葛

覃卷耳之詩作焉。夫古之帝者。述德敷言。託之琬琰。垂範百世。若典謨訓誥。章章具矣。乃若后理陰教。以聽天下之內治。而能發爲文詞。與王者並。則繇周而來。蓋希覩之也。天佑我明。聖神繼作。我太祖成祖暨孝慈仁孝。扶玄黃於始泮。綴象緯以垂光。御藻宸章。壺範內訓。藏之天府者。彪炳煥爛。莫可殫述矣。而我獻皇帝以天挺睿哲之資。緝熙聖學。觀列祖之耿光。獻皇后儷德配天。修文翊治。嗣徽音於二后。用能佑啓聖主。以隆文明之盛。治比於有周。不啻過之矣。豈非乾坤光岳之氣。萃靈於昭代。出河呈洛之禎。煥發於今日哉。夫雲漢爲章。下土同仰。隋和炫彩。世所共珍。今二聖之壞章瑋製。播在寰區。惟茲臣庶家傳人誦久矣。而臣獨以係之舊邦者。遡周南之首化。見文教之所繇興也。

### 御製紀

我皇上稽古右文。經緯二儀。闡泄神祕。瓊章寶翰。炳若日星。固萬方共仰以爲彝訓者。

不獨郢中有也。臣述郡誌。顧上紀御製者何。良以聖德莫加於孝。而孝思所寓。則皇考聖母肇造之邦。莫有先焉。仰惟皇上。夙承先訓。寤寐不忘。繼辭寢園。瞻思如在。是故當萬幾之勤事。而篤二人之懷。履天位之尊安。而重桑梓之念。志意所紓。被之金石。典禮所定。勒之簡書。或博喻以賅情。或簡言以達旨。或剖疑以立準。或紀烈以揚休。鴻篇短什。體製雖殊。皆出於御筆之親裁。非臣下所能贊一詞者。臣處下土而仰末照。固不足以悉其經緯。罄其形容。然聖心之蘊。因言以宣。苟缺逸而不載。臣之罪也。於是集所見聞。彙以成帙。雖布之朝堂。紀之行在。其時其地。或有不同。以其情寓乎孝思。而事關乎帝蹟。咸連類附之。不敢遺焉。若夫繹闡鴻猷。敷聖治。嗣喜起之音。而萃謨訓之體者。則祕之金匱。藏在石室。茲不敢具錄云。

贊曰。夫文之作。豈不生於情哉。故善琴者鼓宮而陽和升。百草坼。鼓商而金風應。萬葉零。非意之也。情之所感者深也。臣伏誦我皇上之製。瓌文藻思。精工粹麗。固非臣愚所能贊矣。乃其本原典旨。則庶幾竊窺萬一焉。蓋我皇上一念純篤之孝。由於天植。而倫

制兼盡。尊養並隆。又前古之所未備者。是以折衷羣疑。則典禮斯定。發揮至愛。則性術昭宣。隨感而彰。自然炳蔚。蓋因心以貫道。所謂情深而文明者也。薄海內外。佩服聖訓。靡不油然而興。孝弟之心。熙然成不嚴之治。是豈徒以言語教詔爲哉。至德要道所感者深矣。彼漢歌大風。唐賦慶善。止以誇詡彊盛。愴懷往昔已爾。適追來孝。未之聞焉。固不足以語此也。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誦王言之大者。其尙推本於王心哉。

### 陵寢紀

臣聞炎帝葬於長沙。虞舜葬於九嶷。今皆在楚之封域。夫南國山川之勝。自古記之矣。按輿志。郢荆之山。發自終南太華。而桐柏總其要會。析而北爲厲山。神農之所育也。折而東爲白水諸山。漢光武之所興也。又折而東南爲大洪山。結秀於純德。則我獻皇帝之劍履藏於斯焉。扶輿清淑之氣。鐘於斯焉。左瞻聊屈。右眺三山。章山表其南。花嶺踞

其北。又有沔漢之水。方數千里。際天而來。縈繞前後。山趨水會。鳳翥龍翔。信乾坤之闕區。陰陽之福地。蓋天作高山。以爲我一聖棲神之幽宅。以蔭我皇上福祚於無疆者也。往者龍飛之始。天下竊見聖衷遠慕。有陟屺之思。於是浮言胥動。爲遷陵之請者。蓋紛紛矣。及後慈聖上仙。禮宜合祔。則雖二三輔弼親信之臣。亦靡不瞻類惶惑。而莫之敢主。惟我皇上睿謨神斷。孝思天啓。始折羣淆。決策南祔。又親御六飛時巡。服周覽山川形勝。躬定二聖兆域。然後王氣完而先靈妥。典禮協而羣情安。蓋南北紛紛之議。至是始決焉。於是作新宮。備規制。置官署守衛。增封表。挹勝概。與孝陵天壽並峙矣。夫靈山濬源。寶藏所出。根深柢固。枝葉乃繁。我皇上聖德中興。恢弘大業。雖昊穹之所篤佑。而蔭發於地靈者。亦不可誣也。臣謹以山川形勝。陵宮規制。各爲一圖。用備九重瞻覽。少慰風木之思。又岳懷王常寧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冢。命輔臣撰碑志。皆皇上廣因心之孝。愛其所親若。亦並錄之云。

贊曰。先儒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終可以當大事。若我皇上之事親也。可謂致

敬致慤矣。顯揚大典。既極其尊崇。山陵又極其愷慎。卽如遷陵一事。謀之十有餘年。而其議乃定。至於庀工襄事。營兆卜吉。雖一樹一器。無非聖衷之所區畫。聖孝之所流通。是以靈祇昭格。山川毓秀。昔爲睿考卜兆之時。居民感夢其事。固已異矣。及慈官南祔。則山靈托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流。而增久涸之漲。甘露再降於陵樹。昭哉天之篤我明祐也。昔漢明帝夜夢其先。悲不能寐。明且上陵。遂獲瑞露之應。夫一念之誠。猶感通如是。況大孝永慕。歷萬年而無替者乎。然則天親之眷佑我皇上。蓋方興而未艾也。

### 宮殿紀

臣讀詩至小雅斯干。美詩人祝其君考室。見祥云。其二章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說者以爲周之盛。王能興文武之業。修復其宮室。詩人所爲美也。嗟夫。先王之德。人人深矣。思先王而不見。思其居處。幸覩後王之興也。肯搆似續其舊。則歡欣嘆美。形之祝頌。不亦宜乎。昔我獻皇帝天錫名邦。受茲赤社。應翼軫以建基。奠維垣之丕業。蓋夙夜基命。



恆於斯矣。迨我皇上膺運龍飛。入踐皇極。固已化國爲天下。猶以枌榆故里。王迹所興。睠懷不置。及六飛南幸。光臨舊邸。追惟我二聖履綦之跡。又優然如將見之。於是卽邸第之遺規。恢爲新式。改藩垣之舊號。煥以鴻名。乃營外朝。乃葺內寢。乃建享殿。乃備潛宮。模帝都而作範。勞睿思以親題。宏規華構。煥日月而壯全楚矣。夫以我先帝之澤在人。奚啻周人之思文王。而我皇上似續肯構。飭藩國以天子之制。所以昭先德。繫民思。又豈真修復其舊已哉。臣竊揆之。使當時詩人獲覩今日。又不知如何如其嘆美祝頌也已。臣謹考其規制。繪爲一圖。而詳其建置如左。用昭我皇上恢弘締構之美。垂之無窮。庶幾有鴻筆之臣。作爲歌頌。以續斯千者乎。臣姑俟之焉。

贊曰。夫聖人之誕生。爲天下主也。卽其居室所在。亦豈偶哉。昔黃帝爲有熊國君之子。居於軒轅之邱。生而神靈。竟代神農以有天下。史稱聖治爲五帝首。而號曰帝軒氏。本之以帝所居軒邱云。昔我獻皇帝之初建邦也。蓋常究度於四國矣。奚契我龜。卒定於茲。錫名曰興。天所命也。及神聖誕生。將受赤帝之符。啓靈長之祚。則有非常之光見於

宮中。上燭乾維。下徹坤軸。遠邇震燁。以爲希瑞。乃復御蹕光臨。肆羣后修禋祀之文。舉班瑞之典。布省方之教。播時邁之頌。則向之闕宮藩邸。遂化爲紫宮天庭帝者之居矣。然則黃帝以軒邱而大有熊之號。我皇上以興邸而啓中興之業。後先輝映。千古一轍。蓋所謂帝省其山。眷顧與宅者。斯豈人之所能爲哉。惟我國家受天丕命。光宅九有。高皇帝定鼎金陵。文皇帝建都燕薊。我皇上龍飛襄郢。三大都在寰宇間。皆據百二之雄勝。萃岳瀆之靈秀。鴻圖華構。鼎峙於南北。譬之三垣麗天。太乙之所更居也。嗚呼盛哉。臣旣備舊邸宮室規制。而終之以此。俾三二京四三都者。得其攷云。

### 禮樂紀

臣聞儒者之論禮樂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語其功化之隆如此。至論其實。則曰。禮以節文事親。樂以樂之。又不越乎庸德之行何哉。蓋殊事合敬。異文合愛者。禮樂之用。而愛敬之旋。必始於家邦。然後舉而措之天

下能四達而不悖也。明興積德百有餘年。至我皇上以聖德而居尊位。兼總述作之權。命有司憲遺經。蒐彙典。於是制作大備。登三咸五。光祖宗之鴻業。郁郁乎盛矣。然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用之郊廟朝廷而達諸天下者。固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若夫愛敬始於家邦。以降大孝。創爲盛禮備樂。總羣議而裁之聖心者。臣蓋得以記其梗概焉。謹條具其禮儀祭告之文。及樂章樂器之數爲禮樂紀。蓋雖未及備大聖人盡制之全。抑儒者所論禮樂之實以基治化者。則庶幾乎具於此矣。

贊曰。記禮者。謂禮樂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今臣所記禮儀禮器樂章。皆有司祝史之事。所謂其數云爾。烏足以窺大聖人制作之精乎。然因其易者。求其難者。數舉而義斯寓焉。故荀卿有言。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然則儀章器數。又安可略哉。矧我皇上大孝尊親生事葬祭之典。其大者固可竭情盡慎。斟酌損益。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乃其登降揖讓之節。聲容綴兆之祥。亦莫不加聖心焉。極情文之大備。舉鉅細而畢賅。蓋所謂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也。昔者孔子睹廟器而知持盈之理。聆琴

音而思文王之德。倘有通玄識微之士。能於器數之間。仰遡聖人之蘊者。則有司存焉。

## 苑田紀

臣聞設苑以資觀遊。授田以守典籍。有國者所不廢也。然而靈囿之詠。獨歸周文。而土田之錫。亦惟於魯頌稱之。豈非以文王敬德。不敢盤於遊田。而僖公之賢。意者其取於民有制耶。我獻皇帝祚社於興。大開厥宇。苑田之制。於今可覩記焉。臣竊考之。而仰見帝德之不可尙已。夫以宗國藩垣之重。荆楚饒沃之區。加以當時禮越諸藩。分不嫌於厚植。化洽南紀。民咸樂於子來。即使侈其經營。廣其疆理。亦誰曰不宜哉。然乃抑畏自將。稼穡爲念。日儆儆焉。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奉厥邦。常祇若明命。蓋觀于陽春臺賦。而不遑暇逸之念。可想見也。至于土田宣畝。又皆出於錫予之舊。數十年無改闢焉。而蠲租之令。靡歲不下。省耕省斂。靡時不行。是所謂不敢盤于遊田。而取民有制者非耶。夫戒逸豫而尙憂勤。敬也。薄稅斂而恤蒸庶。仁也。敬故上帝時歆。仁故下民祇協。

肇基駿命。而永彰令聞。其本深矣。蓋書稱文王無逸。必繼之以受命享國之永。而魯之所以頌僖公者。亦曰受祉而昌大焉。理之不誣固如此。於戲。此臣所以紀苑田也。贊曰。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重父母之所遺也。夫桑梓且然。况其所燕適而世守者乎。惟我皇上至德。天植永懷。所以丕承顯謨。昭光振耀者。旣罔不備。而於此苑田之遺。亦惓惓靡忘焉。龍飛之始。卽命戶曹移示守臣。若曰。惟茲田土。其戒兼并。均出納。計歛蓄。恤災傷。所分與諸臣校者。悉如故。已而從帖山陽春臺。又並創爲亭。用勒琬琰。以識先帝登覽之跡。一何其注思之深耶。夫皇上統一萬邦。光宅寓內。以上林爲苑。天下爲田。其於先業旣已恢弘而昌大之矣。顧猶重懷乎此者何哉。誠念夫慶澤之昭垂。而期于基業之永紹。反本隆始。固善繼善述之一端也。臣旣列次諸紀而終之。以此。蓋聖德大孝。於是爲備云。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九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文集

##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臣聞在昔受命之君。有握符應運。致世昇平者矣。未必能長生也。玄都羽客。有御風躡景。超舉青冥者矣。未必能治世也。兼而有之。惟古之軒皇爲然。史稱其正名百物。監撫萬區。淳化浹。蟲蛾協。氣蒸輿蓋。其致治之盛。旣如此。閱世千禩。乘雲上昇。合釜山之瑞符。衍泰元之神策。其仙化之跡。又如彼。豈非後王之高躅。古今所希覲者哉。揆厥所由。蓋嘗訪廣成於崆峒。聞至道焉。其辭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夫至道之要以壽身。而其緒以壽天下。固至人之妙詮。而君天下之鴻寶也。彼異端者流。掇虛崇誕。謂軒皇受丹經。傳九品。及服食金液之術。豈不淺之乎。闕聖闕哉。仰惟皇上。三極凝真。千齡毓粹。蚤徵靈瑞。叶壽邱之符。幼秉英詰。類狗齊之聖。運籌九重。洽垂裳之化。卜歷萬禩。契得天之紀。若夫齋明祗栗。寅奉上帝。合宮祀也。

燕閒邃穆。服膺占訓。巾几銘也。提綱挈維。式序在位。官師正也。斲雕蠲煩。阜殷兆人。華胥俗也。天聲綦隆。王會畢臻。阪泉威也。洪流循軌。龍首效奇。媯川圖也。巍巍焉。煌煌焉。所謂統一道真。而迓治世長生之嘏者。允與軒皇合轍也。時維秋仲十月七日。乃聖誕之辰。薄海內外。含生之倫。罔不延睇雲霄。稽顙宸闕。以效華封之祝。而臣叨首輔弼。夙荷隆恩。慶忭之微。實萬恆品。謹博采軒皇治世長生之蹟。而要歸於主道。託之丹青。摛爲頌詩。用祝皇上萬萬歲壽。夫道者萬福之宗。身者萬化之根。道立而福不臻。身治而世不泰。平者。未之前聞也。惟我皇上。味廣成之至言。遵軒皇之遐軌。正心修身。以會千聖之真。保精頤神。以隆五位之福。則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百度咸熙。乎易簡。萬國畢登於仁壽。皇上方將履乾久視。撫泰長生。後三光而不彫。配霄極以俱永。斯非薄海際天所共欣願者哉。臣誠不勝忠愛惓惓。謹作頌曰。

上天佑民。樹以后王。疇膺大寶。而化聿光。疇撫泰平。而壽彌昌。倬惟軒皇。河圖誕受。統輯萬區。羣元畢阜。巍巍駿功。爲帝者首。泰元鼎策。得數之全。康齡不老。度歲百千。子孫



萬葉配天永延。匪直也斯。淵源至道。齋心大庭。崕峒是造。佩服真銓。探玄洞奧。丕鑠我皇。寅御瑤圖。蚤徵靈瑞。大電繞樞。狗齊敦敏。與軒同符。廣庭森嚴。法宮淵靚。出入起居。作所惟敬。凝真養和。體道自性。綽哉運治。禮陶樂鎔。文明萬國。協于時邕。外寧內謐。華胥之風。坐享昇平。垂裳而理。仰奉寶慈。式燕以喜。祉綏九祐。祥開百子。節臨秋仲。景貺彌申。甲觀畫堂。虹彩紛綸。泰元神策。與軒合真。臣拜稽首。祝皇萬壽。岡陵等堅。松柏儷茂。誕膺百祿。以昌厥後。願言壽民。濯瘼煦寒。願言壽國。磐石孔安。化洽無垠。聲垂不刊。美哉至道。壽身暨國。如戶有樞。如星有極。惟皇克念。寶之無斁。唐節天長。九齡納儆。愚臣繪圖。以代金鏡。壽我聖皇。無疆維慶。

###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按道書雲笈七籤云。雲華夫人居於具茨之山。雲樓玉臺。碧宮瓊闕。靈官侍衛。獅子抱關。天馬啓圖。毒龍電獸。八威備軒。神禹造拜。求治水之術。夫人命侍女凌容華出丹玉

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遂能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以收地平天成之功。萬世永賴。臣聞聖王膺天駿命。君主萬方。必有翼聖之貞符。開天之寶範。乃克興造功業。福彼元元。粵若大禹。奠五岳。導百川。地平天成。和寧四極。啓闢以降。神頌神靈。明德者歸焉。世傳聖母授禹玉笈寶文通水之理。而後禹得以施其疏鑿之力。夫巍巍禹績。萬世賴之。非有稟承。其何能濟。神授之禎。豈其爽哉。洪惟我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聖善天成。睿明神啓。蚤膺符命。叶玄雲之徵。兼苞藝文。垂彤史之訓。啓迪英聖。則官闈之師保。登翼太平。則筭珣之堯舜。蓋天祐我國家。篤生聖君。爲億兆立極。必鍾毓聖母。爲一人開先。非偶然者也。先是涿水橫溢。居者靡寧。行者病涉。上軫慈衷。捐數萬之貲。壘石爲梁。以濟往來。俾徒旅獲如砥之安。輿輶無濡輪之困。日者河淮汜汨。災彼郡國。黎萌蕩析。餓飢弗康。聖母感之。特諭我皇。亟圖俾乂。神謨密運。河伯效靈。畚鍤方興。昏墊化爲甘壤。璧馬未薦。傾洞儻爾安瀾。疏鑿之功。指掌可竟。平成之烈。跂足以須。微夫慈誠內啓。休應響答。疇克臻茲。卓哉煌煌。與神母授禹之符。如出一轍矣。時維仲冬。載臻慶誕。長

樂之觴甫獻。中霽之祝交騰。而洪流適以循軌奏。千里榮光。六官瑞靄。若有期會。並映一時。古稱聖神生。河瀆應。宣房塞。萬福來。靈祇佑。孰有殊。尤燦爛。若斯者乎。臣叨首輔弼。荐被渥恩。快覩嘉祺。慶躍無極。敬繪神母授禹圖。摛爲聲詩。庸中慶祝。頌曰。

皇矣上帝。幹運太清。眷綏明德。以奠羣生。授謨啓聖。厥符孔貞。粵昔大禹。疏河導谷。遐清地紀。仰正天軸。九州攸寧。萬世祀福。厥有神母。瓊闕是居。昇以靈祕。金簡綠書。微禹若母。兆人其魚。於鑠我皇。功崇德厚。濬發祥源。曰維聖母。鴻化翼登。昭哉啓佑。赫赫天命。皇不承之。英英皇皇。母聖訓之。奠丕丕基。兆人是依。嗟彼河淮。怒溢瀾漫。萬室成淵。千里無岸。我皇憂之。衣宵食旰。請於聖母。聖母曰咨。捐儲簡僚。滌源導支。無留巨浸。痛我遺黎。慈誠感通。靈答如響。陽侯息波。支祁奠壤。萬旅罷錘。千臚濟餉。猗嗟休績。厥匪偶然。禹功帝烈。接躅比肩。邇維母授。萬載同詮。慶逢慈誕。泰元增筴。海晏何清。乾明坤懋。曩吉會昌。靈休孔赫。臣拜稽首。天子萬年。福祿來崇。如日如川。纘禹之緒。躡古無前。臣拜稽首。聖母萬壽。永錫祚允。克昌厥後。儼彼神母。榮鏡宇宙。敬賡天保。祈嘏祝釐。炳

若丹青。綴以聲詩。鏤之玉版。配天永垂。

萬壽無疆頌

臣聞天之道惟純。故能亘古今歷浩劫。而其運不息。聖人之德惟純。故能配天地宰民物。而其壽無疆。今夫天茫茫漠漠。瀕濛鴻洞。運於於穆之中。超乎非想之外。其純如此。是以動而不居。運而無積。噓之爲陽。吸之爲陰。噓已復吸。吸已復噓。環之無端。推之不窮。彼星歷家以天道爲不可測也。乃占斗建。作甲乙。日積爲歲。歲積爲紀。乘而爲十。百千萬。衍而爲元。會運世。其術雖精。然天載之神。非象數所究。上元肇於甲子。而鴻濛之初。爲甲子者。不知其幾也。萬世之後。爲甲子者。又不知其幾也。以教窮大。不知天者也。聖道卽天道。淵淵穆穆。爲而不有。長而不恃。若是者。其德純也。故聖人之靈。式居天上。或降寰中。或爲帝王。而長生治世。或爲真宰。而秉教司權。其誕降也。若有期而生於無極之始。先天以固存者也。其應化也。若有迹而超乎無極之外。後大而老者也。蓋道

宰數。數難窮道。故謂聖壽爲可數計者。不知聖道者也。仰惟皇上以聰明神聖之資。證元始沖一之派。出王游衍。罔不在帝左右。蓋純粹至精。與天合一。誕聖之初。榮兆河清。帝曜光楚。四紀於茲。道化汪濊。內恬外熙。頽禽素毳。神芝靈草。應圖而至。將非至德極玄。何能永綏佑命。若斯之盛乎。茲秋仲十日。爲靈夙之期。而景度昌辰。適與日會。則自茲以往。相推不窮。卯卯會祥。旦旦逢吉。循環之數。昭然可覩矣。而臣竊以爲皇上之壽。不可以幹枝時日之數計者。亦如天之不可以數窮耳。昔絳縣老人計其生平四百甲子。聞者異之。夫甲子而曰四百。比之天道。只旦暮耳。星家以帝堯之生。起于日之癸。月之己。星之元。其筭一百二十有七。蓋得天地之中數也。夫天道本無所謂始。無所謂中。無所謂終。今得數而曰中。是有終也。伏惟我皇上受命穆清。應真持世。配天悠久。巧歷所不能究。卽堯之適得中數者。且不足以擬其盛。而况可以甲子計者乎。臣不勝慶忭。謹因玉景會元之旦。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矣上帝。運化於穆。靜幹乾機。默旋坤軸。翕闢地張。環輪共轂。一元迭運。始終相屬。容

成大撓。隸首區公。布歷推筴。仰則鴻濛。三統五犯。四分九宮。機智可盡。太虛無窮。穆穆聖皇。配天建極。緝熙至道。罔遊于佚。功侷吹萬。神存抱一。獨化陶鈞。基命有密。唯天瞻德。俾職而昌。斂時五福。以致萬方。嶽祗貢祉。川后輸藏。四靈畢至。九譯來王。在昔誕聖。流虹繞電。今茲四紀。昌辰逢旦。綠籙標年。紫圖益算。南極宵朗。卿雲晝爛。古稱封禪。七十二君。皇風邈矣。龜板徒云。亦有冥靈。爰及絳老。八千何修。四百何少。蓬萊清淺。或化爲陸。畢彼嵩喬。或淪爲谷。夫惟大道。虛無自然。數不可究。言安能詮。玄穹得之。宰化司權。我皇得之。治世長年。紫宮絳闕。金堂玉關。九華承蓋。六氣扶輪。夷猶大始。嘯吸混元。萬靈稽首。率土皈尊。穹哉皇哉。浩劫永存。

聖壽無疆頌

臣聞天得以一清。故常覆。而四時行。地得一以寧。故常載。而萬物生。聖人得一以貞。故久道。而天下化成。伏惟皇上躬神聖之資。履冲和之德。握圖受命。廿有八載。嗣大歷服。

壽考作人。雖玄穹降佑。有明蓋皇。上秉道含貞。得一合符之明效也。若夫道化汪濊。至治旁洽。文德敷矣。命將出師。獯鬻遠遁。充功定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羣趨而畢。至休徵應矣。功德巍巍如此。嘉祥協應如彼。故宜天壽平格。神降之休。然皇上方且兢兢不倦。圖惟永終。由此推之。天之深艾我聖躬。寧有既乎。昔周公美高宗享國之永。召公頌成王第祿之康。並載詩書。光昭簡冊。臣以淺薄。謬參輔佐。竊覩景命益昌。皇齡增算。不任踴躍忻忭之誠。敢因誕聖之吉。敬獻無疆頌一首。文辭蕪陋。雖不足揚鴻休。光聖治。譬之候蟲時鳥。感氣而鳴。亦冀以發揮冥工。仰答元造者也。謹頓首稽首。而上頌曰。天門開兮仰穹蒼。卿雲爛兮景星煌。雲宇靄兮華蓋張。會百神兮發清商。鼉鼓呼兮震巖廊。玉鏘琅兮引鳴璫。萬國集兮朝未央。旅庭實兮擁珪璋。獻高壽兮引祝聖皇。天佑皇兮作君師。惟天惟大皇。則之利輯。九有馭四夷。端冕垂拱致雍熙。明德馨香協神祇。和氣凝兮景福綏。禎祥應兮日益滋。應龍見兮昇殿楣。表靈異兮揚光輝。皇之德兮荷帝禧。荷帝之禧御中區。應寶歷兮奉靈符。駉日月兮敞雲輶。布太和兮壽羣生。匝宇宙兮

華胥人。山作杯兮河爲觥。斲沆瀣兮吸玉精。歲歲爲樂兮奉聖君。願億載兮有萬民。壽如天兮以長存。

得道長生頌

有序

臣聞黃虞以來。英君誼辟應連而興者。載之史冊。班班可考。臣竊以爲皆有聖入之資。而未備聖人之道也。夫道包絡宇宙。滂澍羣生。恢之彌形。想之外。總之會太乙之先。是萬物之始。經緯之紀也。聖人者本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經緯之端。故虛愉恬靖。湛然守一。知常襲明。淵乎莫得而窺焉。以此養生。則抱一含虛。攝有歸真。與天地同其悠久矣。以此治天下。則執簡握機。因應隨化。使知者效其畫。材者畢其能。而明主不勞而治功成矣。故巖棲谷飲。絕粒噏精者。守形之士也。雖苦而無成。探策岱宗。馳馭崑崙者。荒唐之轍也。或誕而不經。自非至聖。孰能與之。恭惟我皇上履運中興。撫世立極。躬稟神聖之資。而又兼備神聖之道。澄心於於穆。握紀於精微。受命以來。修政一度。釐典



飭工。制作軼百王。謨烈光列聖。文德昭矣。法太乙以命將。按五雷以治兵。南戡北掃。玄武布昭。雖有小醜。孽造旋起。旋滅武功。定矣。黃祇效順。幽明叶應。虔修大典。以昭事上帝。薄海內外。無不仰庇玄庥。道化成矣。然皇上身不出乎軒陛。而化已行於域中。機獨運於元冥。而應已響於寰宇。賞一行則雨露均濡。威一振則飈霆同迅。人但知神功偉烈。超越百代。夫孰知皇上淵衷之默宰乎。蓋聖人之道。內以養生。外以治天下。其要甚微。而其功甚逸。我皇上蓋獨得之矣。是以天壽平格。神降之休。高真擁佑。景福茂增。神芝靈草。徧滿五嶽。揚光獻瑞而來者。不可縷數。由此推之。則天之保艾我聖躬。豈有既乎。臣末學淺陋。管窺蠡測。蒙皇上簡擢。寘之近地。仰贊玄修。臣誠惶恐。慮無以報稱者。敬因誕聖之吉。敢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右一章聖人出

維明聿興。昊天有命。篤生我皇。膺歷啓運。電繞虹流。楚分光映。厥祥伊何。曰維誕聖。龍飛清漢。矯翼天閭。肆煥其大號。改度易章。肆九伐七伐。肅彼遠方。海外有截。荒服來

壬。

右二章御六龍

皇在九五。神道設教。得一惟貞。同玄體妙。機運高。清功施海清。譬彼日月。幽巖朗照。

右三章合神符

受于福百祥。自天降康。繫我后靡怠。昭事皇皇。對越伊邇。肸鬻孔彰。惟此明德。格於穹蒼。

右四章告成功

煌煌靈芝。萬年一秀。今獨何爲。光徧宇宙。曰天子萬年。受天之祜。何以媿之。昔唯軒后。

右五章永元庠

離臚殿箴

北極紫宮。惟皇宅中。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

常生於所忽。禍乃發於無窮。是以聖人心事。天命是勅。欽厥止。日謹萬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滅德。無作好。無作惡。藹藹熙熙。如春斯煦。無荒色。無荒禽。兢兢惕惕。如淵斯臨。勿謂燕閒。人莫與觀。一喜一怒。作人燠寒。絃急者絕。器平者安。優優和衷。爲君實難。勿謂有密。人莫與弼。一動一言。恆爲度律。危懼則存。驕泰則失。昭昭神明。相在邇室。在昔成周。宇內太和。由雖雖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頽。亦曰懿恭。小民懷保。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祖考。我皇睿哲。是謂智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皇撫運。是謂開泰。匪豐亨之不臻。懼此心之或佚。樂以平其情。雖鐘簴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氣和。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沖和者養威。澹泊者養祿。惕勵者養安。憂勤者養樂。以古爲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皇建之。以心爲鑑。于何不見。穆穆文王。惟皇所憲。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敬不可忘。慎終如始。萬壽無疆。

## 聖母圖贊

附寶感電

黃帝母曰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

軒轅聖母。厥有靈符。燁燁神電。明輝天樞。精通景貺。慶啓瑤圖。紀雲迎日。百王所模。天開皇統。其兆則殊。

## 女節應星

有美軒妃。神風遐邵。院彼長虹。中天垂耀。光流華渚。於昭慶兆。乃誕金天。首弘帝道。不有聖跡。曷彰靈造。

## 慶都毓聖

大哉唐帝。德與天同。靈鍾聖母。冥感神通。玄雲入戶。赤龍在宮。遂開景運。萬國時雍。濟

濟岳牧。是謂雲龍。

### 塗山翼夏

禹錫玄圭。周行四陳。啓生而出。八年不復。實有塗山。內襄椒屋。遂登夏道。永承天祿。澤遠淵深。昭哉有淑。

### 簡狄生商

於鑠聖緒。長發其祥。瑤臺有女。玄鳥來翔。乃遺之卵。覆於玉筐。簡狄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允。是爲成湯。

### 太妊胎教

立教之方。罔不在始。思齋太妊。震夙聖子。視聽有儀。周旋中禮。所以文王。緝熙敬止。禮

穆母儀。光於圖史。

### 太姒嗣音

妣氏繼任。益彰內治。南國化行。德音是嗣。誕武興周。日昌而熾。樛木螽斯。壺行純備。葛覃垂詠。光範來季。

### 明德崇儉

富貴惜福。天佑益隆。明德偉識。儉素是崇。身服大練。化行漢宮。裁抑外家。克己示公。彌明翊章。邈矣休風。

### 長孫進賢

唐宗烈烈。踵美三王。實維哲后。左右椒房。調和直諒。獎進忠良。再俾房魏。勳庸顯彰。煌煌

煌彤管。千載遺芳。

### 宣仁守舊

宋哲冲年。握圖在宥。尙賴王母。單心擁佑。政必法祖。人惟求舊。一洗熙寧。化爲元祐。休哉女德。唐虞比懋。

### 接引佛讚

妙湛弘慈。兩足足尊。能以總持。不動力。拔諸沉淪。出苦海。引入毗盧大寶閣。我願學及無學人。自度度他。智無礙。畢竟無有得度者。是則名爲天人師。

### 鐘鼎硯銘

鑄之端山之陽。登之翰墨之場。胡舍其鏗鏗鏗鏗。而爲石磔琅琅。發其條理。翊我文章。

將以鳴治世之盛。而垂述作之光。

### 工科左給事中邱岳并妻勅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國家做古諫議之職。分設六科。慎簡才賢。實諸近列。咨其獻納之猷。冀底敷言之績。厥惟重矣。非端慎明允。練國章而識治體者。烏能勝斯任乎。爾工科左給事中邱岳。清素勵於持操。敏達優於服政。昔居劇邑。夙著賢聲。繼陟諫垣。益隆譽問。銓書奏最。亟用嘉焉。茲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夫古人不慕專城之柄。符竹之榮。而願出入禁闥者。爲其身依清近。而雅言易聞也。爾尙以古之賢臣自期。勵志紓猷。拾遺補闕。用裨治化之成。無負掄授之意。其爾尙亦有顯陟矣。欽哉。勅曰。爲人臣者。靖共以事君。爲人婦者。淑慎以相夫。其道一也。故國家推恩臣下。並及其配焉。所以勸交儆。厚人倫也。爾工科左給事中邱岳妻黃氏。夙閑姆訓。克慎婦儀。綜理惟勤。柔嘉維則。其賢足徵矣。茲特封爾爲孺人。尙其無忘鷄鳴之誼。以永燕譽之休。



## 工科左給事中邱岳父母勅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朕聞植根深者。不期茂而自茂。植德深者。不期昌而自昌。故邱園之子。考槃之人。身或不食而後乃榮茂。茲天道也。爾邱尙忠。乃工科左給事中。邱岳之父。孝友著於家庭。恂實表乎閭里。享不副德。而有子登庸。斯亦足以成厥志矣。用贈爾爲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秩命之榮。俱如其子。雖祿養之弗逮。而潛德之已彰。冥漠有知。服茲寵錫。勅曰。母之于子。不獨內愛篤也。蓋亦有義方之訓焉。故國家寵命臣工。必偕及其父母。示罔極之恩。同嚴親之教一也。爾熊氏。乃工科左給事中邱岳之母。勤淑相夫。式修壺範。端嚴教子。不著母儀。茲特封爾爲太孺人。遠貽閨闈之光。用介期頤之祉。

張江陵全集 卷二十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一文集

## 辛未會試程策一二三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泰者固在君臣相與間矣。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一有壅闕不足爲泰。在昔明君良臣相與開泰於先。保泰於後者。用何道歟。君臣遇合。蓋古以爲難。而胡以交歟。唐虞三代尙矣。漢而下。有講經論理。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者。有降手詔。給筆札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待宣召者。亦庶幾所謂交泰歟。嘗伏讀大誥。首君臣同遊。聖謨遠矣。頌盛德者。謂開泰莫如二祖。保泰莫如宣孝二朝。當時謀臣策士。耆舊老成。侍帷幄。圖國政。以佐致昇平者。可悉數歟。朝講之儀。載在令甲。備矣。乃又不時宣召。得無煩且勞歟。我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嘉與百執。抑共登太平之理。湛恩威命。卽敍遐荒。斯亦交泰之驗矣。抑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且夫平能憂

陂。往能思復。秦之旨也。願推廣其說。以爲今日保秦之助。

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故先天而開秦也。相與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秦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聚精會神。相得而益彰。顯志宏業。相須而共濟。盛美溢乎當世。聲光流於無窮。蓋自唐虞以及昭代。致理之原。古今一揆矣。愚請繹秦之義。先著君臣之所以交。然後鋪張我祖宗休烈可乎。易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爲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使主伯與亞旅。弗相親比。則意氣不洽。而家暌。故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網緼訢合。以生萬物。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人臣懷忠信之心。抱匡濟之畫。孰不欲委質清時。結心明主。然而冠履之分嚴。而宮庭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勢易疎也。明主知其然。故首出庶物。而下芻蕘。兼制四海。而先繫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示以優體也。虛懷而聽。造膝而籌。所以致也。日晏侍食。夜分徹炬。所以示渥也。辟左右。借顏色。披衷慤。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咨于內。曰爾惟黜。爾

惟鹽梅。臣順于外。曰斯謀惟后。斯猷惟后。所以一德也。秦九二以剛中應五。而五以柔中。虛已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故秦之初。拔茅彙徵。與共開焉。秦之極。艱貞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爲。五、不言所爲。二、臣道也。以任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交而爲泰也。夫都俞咨命。喜起賡歌。唐虞尙矣。三代相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元勳。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率外合而中疑。文具而情闕。建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責以吏事。則其體失也。貞觀宰相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歷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札。而固辭不對。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馬光請命侍從。輪直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卒未行。則君負其臣也。何以庶幾于交泰哉。愚嘗伏讀大誥。首君臣同遊。曰。歷代君臣。同心一氣。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大哉聖謨。我皇祖列聖之所以交羣臣而昌泰運者。率用此道矣。請陳其略。高皇帝延攬英賢。廓清華夏。所與參密議而贊鴻猷者。時則有若基、若濂、若安、若禕、若溢、若琛、若彥、若良。

其人焉。文皇帝親禮儒碩。綏靖邦家。所與商幾務而從征討者。時則有若縉、若廣、若淮、若巖、若榮、若士奇、若幼孜、其人焉。夫天造草昧。干戈不遑。家難動勳。創夷初起。而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延及羣生。施于方外。而一代之鴻圖定矣。所謂開天地之泰者非邪。列聖相承。久安長治。宣弘之際。尤稱郅隆。章皇帝心存無逸。耆舊不遺。閣臣則若榮、若士奇、若溥。部僚則若義、若原吉、若淡齋。宮使殿。召對者數矣。至於登山泛舟。賜章給饌。一則曰同心同德。兩無猜嫌。一則曰以遊以豫。庶幾古昔。又何其歡洽也。敬皇帝志大有爲。老成具在。執政則若溥、若健、若東陽、若遷。臺省則若文升。若大夏。若珊。平臺煖閣。召對者數矣。至於天顏開霽。廟算周詳。疏擬則或更數字。或削數語。執奏則或移晷刻。或至累日。又何其披豁也。夫奕葉承平。法守已定。庶事循習。玩愒易生。而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克篤前烈。施于后昆。而萬世之長策建矣。所謂保天地之泰者非邪。當其時。主無貳任。臣無隱忠。歡忻交通。而德威宣暢。故論開霽。則功軼于姬媼。頌熙洽。則治匹乎唐虞。而一時名臣碩輔。幸逢昌運。亦得以

勒勳德于旂常。垂功名于竹帛。猗歟休哉。真千載一時之遇也。今天子光撫鴻圖。祇遵成憲。講學臨政。寒暑必親。嘉言忠謨。納聽靡倦。公卿百執事。相與勵翼于下。而天子恭己南面以聽之。內寧外謐。時和年豐。黠虜來庭。炎荒奏凱。斯亦泰運之再昌已。而執事尙欲聞保泰之說。則愚將何詞以獻乎。竊以爲欲登太平之理。莫若致隆于上下之交。欲隆乎上下之交。莫若憲章乎召對之典。夫人情狃於法之所常行。而惕于意之所間舉。今辨色而入。日出而視之。頃刻而退矣。習則玩。玩則不可振。故不若間一召對之爲益也。蓋有六善焉。閱世務。一也。察材品。二也。明德意。三也。察事幾。四也。定國是。五也。激忠悃。六也。請得實以祖宗故事熟數于前。而執事試垂聽焉。夫人主雖神聖睿智。而四方庶務。弗能周也。錢穀刑獄。各有主者。召而問之。則幽隱畢達。故屯田鹽法。欲計其宜。而臨淮洛陽。得畢慮于下矣。邊備虜情。欲定其算。而鈞陽華容。得決策於前矣。故以閱世務。率作考成。可弗眩也。夫退而具疏。則詞可飾也。思而陳詞。則端可匿也。惟卒然問之。心術立見。能否莫逃。故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諛直見。楊士奇與蹇義並對而遲敏見。

故以察材品。則明闇回正可弗欺也。上意猶的也。射者爭趨之。故諸司奏請。必令稽舊章。侍臣以此知上意之在守法。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上意之在興治。故以明德意。則措注嚮往可弗違也。夫造膝而密語者。不可以先傳也。從容而納誨者。不可以牘盡也。假令議廣詔條。而可令多人知乎。出廠帖。議改命。可外泄乎。故以密事幾則。轉移變化。可弗窺也。衆議畢集。可否易淆。不惟僉夫與正士殊科。卽君子意見。亦有同異。如移師彰德。楊榮以爲是。士奇以爲非。舉伏伯安爲使。蹇義以爲可。原吉以爲不可。黎利請立陳氏後。張輔蹇夏日勿許。榮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體國。而所見各殊。惟折以宸衷。則衆論一矣。故以定國是。則盈庭聚訟。可弗亂也。夫入侍帷幄。出奉乘輿。內寄腹心。外資謀斷。人人自以爲親已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祖宗朝相與盛事。藏在祕府。愚不得徧觀。卽如秦和長沙華容之所私錄。毗倚眷顧。迄今誦之。猶爲感動。况親當其盛者乎。故以激忠悃。則御恩幸遇。可弗負也。斯六善者。皆已事之明驗。蓋于法制常行之外。而時用吾鼓舞不測之權。故聖智日益。觀聽日新。賢才樂爲之



用而天地常泰。且初雖似勞。久而情誼洽。彌見其適。初雖似煩。久而要領得。彌見其簡。又何煩勞之有。愚又聞二祖諸臣。皆從事乎草昧動勳間。而宣德弘治所親禮。乃其輔導之舊。蓋未登大寶而相與已素矣。且孝宗十載。始召諸臣面對。其召也雖內侍不及知。夫恭默思道。是惟不言。言乃雍。沉幾觀變。是惟不行。行乃果。宸衷獨發。固不可測也。今上勵精圖治。日臨羣臣。益明習國家事。且將舉祖宗故典。以備熙朝盛美。蓋有待焉。草莽愚生。頃心拭目於是舉也久矣。若釋此而他求保泰之道。則愚何知焉。

問王者與國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何定之法。而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國家之法。鴻纖具備。於古鮮儷矣。然亦有在前代則爲敝法。在熙朝則爲善制者。豈行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否歟。或者謂患不綜覈耳。古今論綜覈者。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矣。僞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法歟。宣優于文。豈爲通論。而或者亟其歎服。抑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爲當歟。夫欲綜覈則情僞有不可窮。更張則

善制有不必變。誠不知所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于篇。

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舛。有頽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稽國家之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愚嘗伏而思之。夫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爲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苟爲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于時。拂于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會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往代無論已。明興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傲夏后。紹周公。型漢祖之規模。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元。而隨時制宜。因

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卽如算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新法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強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于聖哲者乎。故善法後王者。莫如高皇帝矣。天府之所藏掌。故習之。所頒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具備。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于昭代者也。然今甫二百餘年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興矣。土曠猶故也。鹺政舉矣。蜚輓猶故也。清勾數矣。乏伍猶故也。積粟課矣。空稟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哉。故議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愚竊以爲不然也。夫高皇帝之始爲法也。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算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蔑以踰之矣。且以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所之爲。乃以今之庸衆。而欲易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

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爲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頌言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爲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爲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勢之所阻。常在于衆強。下挾其衆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爲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

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夫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常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飭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爲稱上意者。亦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不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具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少越于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采虛聲。信賞必罰。而真僞無眩。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實稱其優于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苟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爲非。良不誣矣。然則今之欲求治理者。又奚以紛紛多事爲哉。高皇帝畢智竭慮。以定一代之制。非如漢祖之日不暇給也。列聖相承。創守一道。非有武帝之紛更中變也。百官承式。海內嚮風。非有許史霍氏之專制撓法也。成憲具存。舊章森列。明君賢臣相與實圖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祛積習以作頽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

以定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流。而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事耳。且爲唐虞爲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問古之君子興建鴻業。聲施後世者。世必目之曰英雄。曰豪傑。是二名者。豈非偉丈夫之通稱歟。乃論著家又各析其名義。匪直英雄與豪傑有辨。卽英與雄亦從而分之。謂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其說然歟否歟。歷代英雄豪傑見於史冊者。不可勝舉。然亦有卽標題爲號者。如蜀之四英。周之七雄。戰國之四豪。漢之三傑。其人材行聲績。果皆不愧其名歟。將其人品又各有高下歟。近世儒者謂真正英雄。必自戰兢中來。又謂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爲豪傑。而古唯三聖人足以當之。則其說豈不尤異歟。夫英雄豪傑。美名也。士以是稱。可以爲難矣。乃儒者猶雌黃之不少假。則尙友者何所取則歟。試言之以觀其志。

古瓌偉奇特之士。樹鴻業于當時。垂鴻稱于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係于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敏。才有純敏。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於天者也。養繇于人者。

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儁。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奧。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奧者。所以爲恢宏奇儁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闕如虢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摧也。鈛如鑊邪。不敢以言利。懼其鋒之易折也。神若著蔡。不敢以言智。懼其算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躓也。煉之至精。而斂之至密。韜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索之不可窮矣。人徒見其事業聲稱。照耀今古。抑孰測其所以致之者哉。今夫兩間清淑之氣。于形象。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在土石爲寶玉。在飛走爲麟鳳。在人則爲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間。鐘人倫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于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力絕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翊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爲之。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察也。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爲難。四人者其

機智勇決。既與凡學迥異。則未免過於自恃。而有眇焉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幾不足與晰也。艱阻未識。而謂功不足與圖也。考衷叩蘊。則固未有灼然先幾之見。確然不可奪之守。一挫其銳。則折北而不振矣。是純乎氣者也。夫千鈞之弩。不以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爲尺挺成響。物理有分。感應有節。不可易也。四人者。負其才具。則不能安於無事。往往不勝技癢。曲牽於應世之迹。而輕試其所長。是以見彈求鷄。或欲速而不達。投珠抵鵠。或見小而妨大。此與虐憍恃氣者。固有間矣。然而其彊可撓也。其躁可激也。其驕可乘也。其欲可叅也。以綜天下之務。則得失參焉。不可與謀成也。是識不能勝其才者也。等而上焉。嚴乎內外。審於施應。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從時。自度其智可與幾也。將謂天下之故。非己莫能矚耳。自度其勇可與斷也。將謂天下之事。非己莫能成耳。其晰微制決。持危定傾。能於轉盼咄嗟之間。而豎豎儻不羣之績。此四人者之能事也。然而其光外朗。其氣內盈。尋之不易其方。而測之可窮其際。是兼得乎養而未盛者也。品之優也。等而上焉。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



事傾應。弗膠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朕兆未萌。法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之功。永世之澤。驀然不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智者勇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品之上也。愚嘗以是汎觀古今之迹。總挈人物之量。其英雄豪傑優劣高下之辨。大都不越此四者。顧更僕未易數也。姑卽明問所及者言之。周之衰也。王綱弛維。諸侯力政。於是縣宇分裂。稱爲七雄。戰國之末。貴臣握柄。資瞻游談。於是列國公子。號爲四豪。漢高坐屈羣策。以建篡堯之業。則張良蕭何韓信三臣者。皆人傑也。而漢之得天下由是焉。照烈知人待士。以嘘炎劉之燼。則談葛亮董允蔣琬費禕四子者。皆英雋也。而蜀之存亡因之焉。卽史傳所紀。固各有英雄豪傑之目矣。試卽前四者之等。以概此數子之畏。則七雄者彼哉。無以議爲也。平原卑卑不及格矣。孟嘗春申。廣交養名。皆公死黨奸人之魁耳。信陵威信於彈秦。義存乎弱趙。急人之難。不居乎功。蓋猶有烈士之風焉。惟其挾威震主。內疑外忌。則君子所不道者。其在三四之間乎。三傑遭際興運。各奮才智。推轂漢祖。卒應帝業。信乎爲代寶矣。

子房英略蓋世。而貌若處子。功成身退。超然遠引。比之何信爲最優焉。三品之上者乎。董允蔣琬費禕。端謹節士耳。雖事無過舉。然天之所授。非特異也。有忝英稱矣。孔明望重于臥龍。力抗乎漢鼎。君臣契合。投袂匡時。至于出師獻納之言。甯靜澹泊之語。出處議論。庶幾王者之佐焉。蓋入其域而未優者乎。之數子者。皆以蓋世之才。際功名之會。雲蒸龍變。鷹揚虎視。考其平生之所建樹。可謂俊偉卓犖矣。然其中或得分有多寡。賦才有兼偏。細節多疏。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質偏勝。則不能無瑕類之存。蓋所謂衆材之尤也。非衆尤之尤也。必也其大婦乎。鑿龍門。排伊闕。別九州。宅四隩。績固偉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愚婦。而凜若勝予。被視地平天成于吾身。何有輕重也。其周公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舄之安。被視勝殷。遏劉于吾心。何有加損也。其孔子乎。學殫累世。而不以智聞。力抉門關。而不以勇聞。在鄉黨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謹。固儼然儒者也。及其却萊兵。反鄆讎。墮三都。誅正卯。卽慷慨希節之士。決背奮臂。極方而不能辦者。乃不動聲色。徐引

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無矜容。無盛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蓋此三聖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渾淪磅礴之氣。修之于己。又皆懋夫沉潛純粹之學。其所基者密而宵。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然之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才。而有志于三聖人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鑑。所以養智也。抑其彊陽。銷其客氣。深乎若強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劍之斂鐔。所以養勇也。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聖人之事也。卽史冊所載瓌偉奇特之士。猶將姑舍是焉。而况其下者乎。蓋嘗聞紀渚子之養鬥鷄也。始也虛憍而恃氣。馴之十日。則應景響矣。又十日。然後其德全。而黑鷄無敢鬥者矣。此養德之喻也。故英雄豪傑之從事于學也。若紀渚子之養鷄則幾矣。

張江陵全集 卷三十一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一文集

## 勅建涿州二橋碑文

涿密爾京邑。當四方孔道。朝覲貢獻。仕旅商賈之所必經。其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荆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許。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倏忽卽數十尺。行旅走避不及。歲漂溺者常數百人。行者病涉。兆民咨嗟。聖母慈聖皇太后在先帝時。夢若有神告言。宜作功德事。以福國祐民。太后意念之不忘。今上建元之首年。會州民有奏乞建橋濟衆者。太后憶與夢符。遂語上以欲建橋意。上曰。興作大事也。請得與輔臣計之。出以太后意。諭臣居正。臣因言時詘舉羸。古人所戒。上始卽大位。一切宜與民休息。茲役太勞民。且費鉅。恐有司亦未能辦。奈何。上曰。聖母自休息中。供奉金募工爲之。一夫不役于民。一錢不取於官也。臣頓首曰。幸甚。乃發帑金五萬兩。詔工部以農隙鳩材。發春戒事。命司禮監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督工。保

舉內官監太監劉濟。命工部尙書朱衡。擇司屬中精敏者二人相其役。太監郎中易可久賀幼殊。上曰。往欽哉。毋擾民。毋冒費。毋淹時。毋苟且塞責。諸臣奉命唯謹。乃以二年正月之十日興工。諸臣夙夜在公。出入有稽。厚值以儼。工民爭趨之。蓋五閱月而遂告成事。爲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許。長三十餘丈。皆鑿以巨石。錮以鐵錠。除道屬之。兩橋間伏龍宛虹。巧侔神造。而費不過七萬。役不過數月。往嘉靖間。建琉璃河一橋。費三十餘萬。作者數萬人。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數倍。居者頌。行者謳。方軌並駕。徒衆摩肩。望之僿僿。屹屹然。信天下之鉅觀也。事旣竣。上手詔以二橋工成。聖母功德甚大。命臣居正紀其事。臣觀易益之繇曰。利陟大川。孔子贊之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五之辭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夫惟弘濟大川。而寧損己之有。不傷民財。是以舉措光大。而閭澤無疆也。夫天下未有十利之事也。勞民以便民。病寡而利多。仁者猶將爲之。茲役也。誠不忍斯民之墊溺。而思以拯之也。卽上以詔令水衡出錢。閩左興役。責之有司。如期而辦。凡以利民。夫誰曰不可。

乃聖母與皇上視民之溺。由已溺之。旣以滂澆引救之矣。而又不煩有司。不擾閭閻。至出其脂盞之資。以爲萬姓造福。茲非所謂損上益下。而有孚惠心者乎。以是而獲元吉。受介福。奚俟問矣。雖然。有方之仁。可得而名言也。無方之仁。不可得而名言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穀。棘而舍之。孟子許其心足以保四海。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蒿目而仰上之澤者何限。涿獨以在眉睫之地。呼號之聲。一徹天聽。遂皇皇思以拯救之。弗少後。所謂一牛之穀。棘耳。推是心也。將舉天下而怙戴之。無俾一夫不被其澤者。而後上之心始慰。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耶。而又何以名言之乎。不可名者。臣將與天下相忘於無言矣。可名者。臣謹恭紀其事如右。而係之以詞曰。瞻彼涿鹿。爲京喉舌。匪無莊。虺。河水所嚙。哀我人斯。淪胥以滅。欲度無梁。欲食斯噎。浩浩洪流。平陸成渠。下民其咨。行旅卒痛。聲聞于天。我后曰吁。視而弗救。慮殫爲魚。乃召司空。乃命匠作。往卽爾職。爰諏爰度。作之汜漠。屬諸郊郭。水昏而裁。日北而落。帝復諄戒。我后至仁。匪以厲衆。母擾甸人。捐金爲之。期以利民。歡聲載途。荷鍾雲屯。曾不踰時。兩橋並建。象被閣道。橫絕天

漢輪蹄續紛。士女泮渙。來遊來過。以謳以怵。曰我后德。配地無疆。拯此淪溺。寘之康莊。女窩鍊石。我后造梁。補天奠川。厥功匪彰。上帝鑒觀。介以繁祉。繁祉維何。保茲天子。克昌厥後。本支百世。亦祐我民。永賴明明天子。后篤生之。穆穆后德。天子成之。粵求治平。惟孝與慈。千秋萬禩。固此丕基。

### 勅建承恩寺碑文

皇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替度。雖非雅制。而宮中率沿以爲常。皇上替僧名志善。向居龍泉寺。慈聖皇太后今上皇帝追念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圯壤。欲一新之。而其地湫隘。且濱于河。勢難充拓。乃出帑儲千金。潞王公主及諸宮眷所施數千金。命司禮監太監馮保買地於都城巽隅。居賢坊故太監王成住宅。特建梵刹。外爲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鍾鼓樓。中爲大雄寶殿。兩廡爲伽藍祖師殿。後爲大士殿。左右庫房禪堂方丈香積僧房。凡九十有五。莊嚴法事。靡不畢具。寺成。因官志善爲僧。錄



司左善世以住持之。而賜名曰承恩。余惟承恩有二義焉。施給園。勑精舍。崇重三寶。上恩也。以大悲智力。拯拔沉苦。躋諸彼岸。以大光明燈。普照沉迷。示之覺路。佛恩也。思報上恩。則必虔恭朝夕。勤修法事。以祝慈壽聖恩千萬禩。思報佛恩。則必恪守戒律。發深信心。以求速證毗盧正果。庶毋負於聖母皇上勑建之意也。於戲。後之居此者。宜諦思之。工始于萬歷甲戌年。告成于乙亥年月。謹述其勑立始末。勒之于石。以垂不朽。而繫之以偈曰。佛恩廣大浩無邊。毗盧光明照大千。拔諸沉苦證涅槃。如以寶筏濟迷川。慈恩浩浩亦如然。巍巍功德不唐捐。舍衛城中給孤園。梵刹萃起開中天。琳宮玉除寶莊嚴。間以寶樹鬱慈芊。寶華芬敷色殊妍。華雲鬢雲垂四埏。法輪常轉妙義宣。法燈常明燭幽纏。我願緇俗諸有緣。普霑法潤沃心田。誦我重宣此宣言。永祝慈齡萬萬年。

### 重修海會寺碑文

佛法之大。舉華藏世界海。一一皆有微塵數。諸佛不爲多。於一毛孔中。納世界海微塵

數不爲礎。寺之名爲海會者以此。其寺在都城之南。創于嘉靖乙未。穆宗皇帝嘗受釐于此。歷祀旣久。棟宇弗葺。榱桷將毀。皇上卽位之二年。函夏乂安。四民樂義。聖母慈聖。皇太后思所以保艾聖躬。寫奕允祚者。惟佛寶是依。乃出內帑銀若干。俾卽其地更建焉。旣集議。慈聖皇太后暨潞王賢妃貴人以下。咸出貲助之。會遊僧有範成銅像一軀。無所庇獲。司禮監太監馮因請移置其地。復出內儲大木以爲殿材。遂以年月日始事。命監董其工役。於中爲殿三。皆三楹。方丈一。凡五楹。鐘鼓樓二。配殿十二。禪堂十。僧房四十有奇。前有山門。繚以周垣。殿宇靚深。廊廡曼衍。重閣層軒。翬飛丹煥。像設獲以安妥。僧徒於焉遊集。煌煌乎都邑之盛觀也。又於其外拓地六頃。收其租入以爲焚修供具之資。揆厥勝因。必由善建。恭惟慈聖皇太后體坤元之載物。同慈利之好生。發至誠之心。證大乘之果。將以保皇躬。翊皇慶。納八荒於華嚴勝界。漉羣生於沉淪業海。巍巍功德。不可名已。是以宮壺出其琛寶。誓御效其誠悃。工不逾時。役不告勞。是宜刻之貞石。告厥成功。昭示來裔。銘曰。天睠鴻德。受命孔固。誕育我皇。當維聖母。恩隆罔極。載釐

允祚。皈依竺範。宅美希夷。乃闢靈宇。在邦之圻。珍輪內帑。民悅子來。丹刻有輝。金容麗設。中座耽耽。飛簷轆轤。卽度重開。耆山有截。禪慧攸託。神足來遊。都人瞻仰。徒衆幽求。魚燈螺梵。無缺春秋。福德佑仁。儲祥委祉。皇心悅豫。宮闈燕喜。於萬斯年。施于孫子。玄風廣播。皇輿載安。道合無爲。功存不刊。勒于貞珉。永垂大觀。

### 勅修東嶽廟碑文

自古帝王建國。肅恭羣祀。列在祀典。大祝頌之。士民不得奉。而民間所爲號祝歌舞。其事誕漫。祠官不主也。惟岱宗之神。自繩契以來。秋在祝史。通乎上下。今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京師則廟朝陽門之東。相傳唐宋時已有。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歲遣太常致祭。燠旱則禱焉。而都人士女祈祉禳災。亦各自財以詞云。臣嘗讀睿皇帝所製廟碑。大要歸于厚民生。順民欲。明德遠矣。百餘年來。廟寢傾圮。神將弗安。士女興嗟。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曰。吾甚重祠而敬祀。其一新之。然勿以煩有司。乃捐膏沐資若干緡。皇

上祇順慈意。亦出帑儲若干緡。命司禮監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董其役。工始于萬歷乙亥八月。迄周歲而落成。其殿寢門闔之右。廊廡庖湑之制。大都不易其故。而撓者隆之。毀者完之。聖者藻飾之。又于左右建鯨鼉樓。東爲監齋堂。規模瓌麗。迥異疇昔。歸然若青都紫極矣。旣告成事。上以聖母意。詔臣爲之記。臣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有爲民而徼福於神者。故禦災捍患。祭法所載。何可忽諸。且聖人以神道設教。岱居東方。其德曰生。往牒所稱。觸石生雲。膏雨天下。生也。冥運陰隲。赫如雷霆。使人弗懼于天憲。亦生也。君人者恩則慶雲。威則迅雷。要歸于永底蒸民之生。而愚夫愚婦刑賞所不及者。神實司其禍福之柄。蓋亦有陰翊皇度者焉。祀之非黷也。不寧惟是。臣仰闕聖母垂恩儲祉。保護皇躬。將廣建功德。以祈萬年胤祚。雖無文咸秩。矧又祀典所載。而皇上孝奉慈闈。仰答玄貺。雖節用之旨。時佩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賴天地之靈。山川之佑。豐廡屢報。四夷咸賓。是禦災捍患。允符祀典。而睿皇帝所稱厚民生順民欲者。寘在茲矣。臣謹恭紀其事。而繫之以辭曰。瞻彼岳嶽。是爲天孫。乘震秉籙。生化之門。位

鎮一隅。仁流入極。率土是臨。矧茲京國。京國有廟。肇禋百年。弗繕其故。何以告虔。惟皇祖清。肸鬻徵應。乃新神居。聿遵慈命。旣拓其基。亦除其廡。琳宮中起。繚垣外周。厥宇峨峨。厥靈濯濯。誰謂邦畿。儼彼喬嶽。維嶽有神。維帝之德。后則基之。神介繁祉。篤我帝后。泰山之維。泰山之久。亦佑下民。自天降康。時雨而雨。時暘而暘。臣拜稽首。勒此貞石。億萬斯年。昭垂罔賴。

### 敕建慈壽寺碑文

寺在都門阜城關外八里許。先是我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常欲擇宇內名山靈勝。特建梵宇。爲穆考薦冥祉。皇上祈允。遣使旁求。皆以地遠。不便瞻禮。乃命司禮監太監馮保卜關外地營之。出宮中供奉金若干兩。潞王公主暨諸宮眷助佐若干兩。委太監楊輝等董其役。時以萬歷丙子春二月始事。以月日旣望告竣。而有司不知也。外爲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內爲永安壽塔。中爲延壽殿。後爲寧安閣。旁爲伽藍祖師大士

地藏四殿。繚以畫廊百楹。禪堂方丈有三所。又賜園一區。莊田三十頃。食其衆。以老僧覺淳主之。中官王臣等典領焉。寺成。上聞而喜曰。我聖母齋心竭虔。懋建功德。其諸百靈崇護。萬年吉祥。恭惟我皇上聖心嘉悅。因名之曰慈壽。而詔臣紀其事。臣惟佛氏之教。以毗盧檀那爲體。以弘施普濟爲用。本其要歸。惟于一心。心之爲域。無有分界。無有際量。其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相不可思議。故曰洗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恆河沙有量。而此心無量。至於標官建刹。崇奉頂禮。特象教爲然。以植人天之勝。因屬羣生之瞻仰。則固未嘗廢焉。惟我皇上覺性圓明。妙契宿證。蓋自踐祚以來。所以維持之者。惓惓焉。約已厚下。敬天勤民爲訓。至如梁胡良河。以資利濟。減織造以寬杼柚。蠲積逋以拯民窮。慎審決以重民命。其一念好生之心。恆欲舉一世而躋之仁壽。故六七年間。海宇蒼生。飡和飲澤。陶休玄化。無小無大。咸稽首仰祝我聖母億萬年。保我聖主與天無極。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哉。猶且資佛力以拔迷途。標化城以崇皈仰。要使苦海諸有。悉度無漏之舟。閻浮衆生。咸證菩提之果。斯又聖人所以神道設教微意也。臣謹拜手稽

首。恭紀日月。而繫之詞曰。於昭我皇。秉乾建極。薄海內外。罔不承式。誰其佑之。亦有文母。覃鬯皇風。紹休三五。永惟穆考。神御在天。思廣勝因。以植福田。我皇承之。樂施靡惜。永延皇圖。冥資佛力。乃營寶刹。於兌之方。左瞰都城。右眺崇岡。力出於民。財出于府。費雖孔殷。民不與苦。厥制伊何。有殿有堂。丹題雕楹。玉螮金相。繚以周廊。倚以飛闥。畫棟垂星。綺疏納月。有湧者塔。厥高入雲。泉彼不周。柱乾維坤。維大慈尊。先民有覺。普度恆沙。同歸極樂。譬如我皇。博施羣生。千萬億國。小大畢寧。惠路旁流。慈雲廣庇。如是功德。不可思議。民庶咸祝。天子萬年。奉我聖母。慈禧永安。臣庸作銘。勒茲貞石。志孝與仁。與天無極。

### 敕建萬壽寺碑文

初禁垣艮隅。有番漢二經廠。其來久矣。莊皇帝嘗詔重修。以祝釐延貺。厥功未就。今上踐祚之五年。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諭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經焚修。成先帝遺意。上若

曰。朕時佩節用之訓。事非益民者弗舉。惟是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聖母追念薦福慈意。然不可以煩有司。乃出帑儲若干緡。潞王公主暨諸宮御中貴亦佐若干緡。命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卜地于西直門外七里許廣源閘之西。特建梵刹。爲尊藏漢經香火院。中爲大延壽殿五楹。旁列羅漢殿各九楹。前爲鐘鼓樓天王殿。後爲藏經閣。高廣如殿。左右爲韋馱達摩殿各三楹。修簷交屬。方丈庖湑具列。又後爲石山。山之上爲觀音像。下爲禪堂文殊普賢殿。山前爲池三。後爲亭池各一。最後果園一頃。標以雜樹。琪株璿果。旁啓外環。以護寺地。四頃有奇。法輪妙啓。龍像莊嚴。丹堊藻繪。爭耀競爽。工始于萬歷五年三月。竣于明年六月。以內臣張進等主寺事。上賜之名曰萬壽。而詔臣爲之記。臣聞古之聖王。建皇極以臨區宇。斂時五福。其一曰壽。而臣子祝頌其君。亦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是人君以德致福。無先于壽。而爲之臣民者。思以仰酬洪造。發紓忱悃。舍頌祝之外。蓋亦無以也。我皇上聰明天啓。圖治妙齡。恢皇綱。接帝統。廣至治于無疆。錫嘉祉於羣臣百姓者。不啻淪肌而浹髓矣。薄海內外。日所出



入。舍生之倫。莫不翹首延仰。踴而頌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其庶幾萬年有國。以福我蒸黎乎。夫林茂而鳥悅。淵深而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之命。懸於一人。天子明聖。則生人禔福。故億兆之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于茂林深淵也。然則茲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而可以祝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民勞。費不公取。用以保國又民。功德無量。爲臣子者。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謹拜手稽首。恭紀其事。而繫之以詞曰。惟君建極。歛福錫民。民有疾苦。如左其身。巍巍大雄。轉輪弘教。毗盧光明。大千仰照。佛力浩衍。君亦如然。其以悲智。濟以顛連。琅函貝葉。藏之天府。以翊皇度。自我列祖。沿及我皇。紹成先緒。表此勝因。共躋極樂。祇奉慈命。復軫民瘼。毋煩將作。乃發帑儲。鳩工庀財。龍宮蔚起。鷲域弘開。翼翼峨峨。有截其所。仰侔神造。俯瞰淨土。凡斯鉅麗。前武之繩。聿追來孝。旋觀厥成。景命有僕。永錫純嘏。旣相烈考。亦佑文母。保茲天子。億萬斯年。本支百世。蟄蟄綿綿。

### 敕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昔阿育王獲佛舍利三十餘顆。各建塔藏之。散布華夷。今五臺靈鷲山塔。是其一也。我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前欲剏寺於此。爲穆考薦福。今上祈儲。以道遠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壽寺以當之。臣居正業已奉勅爲之記。顧我聖母至性精虔。不忘始願。復遣尙衣監太監范某李友輩。捐供奉餘資。往事莊嚴。前爲山門天王殿鐘鼓樓。又內大雄寶殿。旁伽藍殿。外爲十方院。延壽殿。諸圍廊齋舍庖湑。罔不悉備。復賜園地。以供常住之需。工始 年 月 日。成于 年 月 日。計費金錢若干計。聖母復命臣記之。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齊一。幽明兼綜。道法其燦然者。在古先帝王垂成憲著章程于世矣。乃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陰妙雲。覆涅槃海。饒益羣生。則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爲宗。以慈爲用。以一性圓明。空不空爲如來藏。卽其說不可知。然以神力總持法界。勞漉沉淪。闡幽理。資明功。亦神道設教者所不廢也。我聖母誕育皇上。爲億兆主。養成聖

德澤洽宇內。施及方外。日所出入。靡不懷服。至如寧靜以奠坤維。建梁以拯墊溺。儉素以式闡帷。慈惠以布恩德。含生之倫。有陰蒙其利而不知者。所種孰非福田。所證孰非菩提者。乃益建勝因。廣資冥福。託象教以誘俗。乘般若以導迷。斯可謂獨持慈寶。默運化機者矣。先是虜酋俺答。款關效貢。請于海西建寺延僧奉彼。上可之。賜名曰仰華。至是聞聖母作五臺寺。又欲令其衆赴山進香。夫醜虜嗜殺。乃其天性。一旦革彼凶慝。懷我好音。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陰翊皇度。而我聖母慈光所燭。無遠弗被。其功德廣大。雖盡恆河沙數。不足以喻其萬分也。乃拜手稽首。庸記歲月。而繫之以詞曰。於維慈氏。闡教金庚。以般若智。濟度羣生。普天率土。莫非化城。法雲慧日。布濩流行。鴈門之西。亦有靈鷲。七級浮屠。巋然特秀。阿育獲寶。散布淄流。南飛一粒。永鎮神州。塵劫幾更。山川不改。重建妙因。機如有待。惟我聖母。天性慈仁。總持陰教。覆育蒸民。莊嚴寶刹。於茲靈壤。龍宮巍巍。人天共仰。皇穹眷德。降福穰穰。既佑文母。亦佑我皇。定命孔固。寢隆寢昌。臣庸作頌。億載垂光。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諡恭靖

朱公神道碑

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勳勞於國者。歿乃得追封焉。明興以來。朱氏王者三人。東平從文皇帝靖難。用決策力戰。封平陰。死土木之難。今定襄又以忠勞受知三聖。得賜封如其祖。夫朱氏之先。豈亦古神明之胄耶。何其歷世久遠。寢隆寢昌也。初世宗肅皇帝南幸承天道。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不知駕所在。獨王與陸都督炳翊上以出。世宗常言諸從我於難者。功當與開清等。頃余侍今上於便殿。會有司奏王卹典。引令甲非軍功不王。上獨顧余言希忠者。事皇祖有扈蹕功。皇祖遇之甚厚。朕今推皇祖意。王之不爲踰制。遂定封爲定襄王。諡恭靖。孝哉冲聖。乃能追念先德。不忘逮其所親信故臣也。定襄王者。諱希忠。字貞卿。其先鳳陽懷遠人。七世祖亮。從高皇帝起義。以功授燕山中護衛正千戶。六世祖肇。封成國。追封東平武烈王。能。五世祖平。陰武愍王。勇。

曾祖太師莊簡公儀。祖太祖恭僖公輔義。考太傅榮康公鳳。母成國夫人陳氏。王生而警敏絕人。稍長通尙書周易。兼涉韜鈴。有文武智略。嘉靖丙申。襲封成國公。年甫二十。二。初拜表謝恩。世宗望見王丰度秀整。獨偉視之。自是遂被恩顧。承天水。奉命告祭顯陵。戊戌上皇天泰號。充捧冊表進使。禮成。加太子太傅。世宗將有事顯陵。召王與勳輔諸臣於慈寧宮幕次。及文華殿南城議南幸。并冊立東宮事。日見親信。己亥正月。世宗御啓祥宮。召諸大臣見皇太子。特命王扶掖皇太子以行。因指示皇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也。二月。使持節冊封穆宗爲裕王。聖駕南巡。佩都扈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事。至衛輝。以身衛上出於火。渡河侍御舟。賜詩命和。王操筆立成。上謂輔臣曰。勳裔中如此人才絕少。稱善者久之。是歲秋充神機營總兵官。庚子提督團營及五軍營。王堅明約束。拊循將士。軍整以和。壬寅夏。掌五軍部督府事。督營如故。秋加大保。丙午加特進榮祿大夫。庚戌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九月虜穿塞直薄近郊。王部署諸將卒。晝夜捍禦。虜知有備遁去。解嚴。加兼太子太師。壬子春。穆宗加冠。持節掌冠。癸丑改掌後府事。壬

戊加太師。王力辭不獲。乃拜命。穆宗踐祚。奉勅監修世宗實錄。知經筵事。戊辰持節冊立今上爲皇太子。是歲夏。以疾請解府事。優詔不許。再請乃許之。壬申春。今上加冠。持節掌冠。六月。上嗣登太寶。復勅監修穆宗實錄。知經筵事。上眷倚方隆。而王以疾不起。時九月三十日也。王歷事三朝中間。代祀圜丘三十有九。方澤二十有七。他中祀尤衆。主進士恩榮宴者十。先後蒙被恩澤。賜泛舟太液。賜肩輿。賜祕書。賜禁中乘馬。蔭子爲錦衣者三。加歲祿至七百石。諸衣帶金幣器物人口之賚。不可勝紀。其卒也。上震悼。爲王輟朝。一切賻祭營葬。皆視舊制有加。至特進封王爵。尤爲異數云。王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始弱冠。卽受知世宗恩寵。舉無與比。然以是益斤斤勤恪。每奉命攝祀。必端肅薰沐。致其精潔。臨祭。登降周旋。咸中準度。儼直西內。夙夜在公。不敢言私。世宗在位久。以威嚴馭下。雖素所親任。輔舊。往往被遺斥。惟王以忠慎自結於上。無少替。世宗嘗稱之曰。恪恭敬慎。曰忠謹勤誠。又曰。卿可謂爲臣允忠。故獨被隆眷三十年。無絲髮不當上意指者。逮事穆宗及今上。以三朝勲碩。百辟具瞻。而小心翼翼。始終一節。進止殿陛。皆

有常度。不失尺寸。事父榮康公冠帶侍養。立終不歛。母陳太夫人病亟。王方直西內。不敢歸。憂形於色。世宗見而異之。以問輔臣。具以實對。乃諭令歸視母病。無何。陳夫人卒。王哀毀骨立。與其弟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太保公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從。怡怡如也。撫庶弟希慎。無殊同胞。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久而彌敬。飲酒至數斗。身雖大醉。終不失一語。諳於國家典故。而口訥訥若無所知。每廷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論。或稱引片言。咸中肯綮。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卽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亦終不言。其周慎如此。余嘗以爲王兄弟孝謹如石慶石建。而才略過之。其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風議。安世遠不及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生平篤厚謹飭。未嘗自表異。希稱譽。而士大夫咸傾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歿之日。弔客皆爲掩涕。嗟乎。非其中心誠信孚於人。烏能得此乎。王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配張夫人。前中府都督女。早卒。遂不再娶。子男一。時泰。後府都督僉事。管錦衣衛南鎮撫司事。娶陸氏。武惠公炳女。孫男四。長應植。聘恭順侯吳公繼爵女。

次應槐。次應桂。孫女二。太保公將以十二月奉王葬于北澤山。賜地與張夫人合。乃奉其狀請余。而泣請隧道之銘。余與王兄弟相善。諗其素履。皆如狀所云不虛。乃爲之銘曰。黃河若帶。泰山若礪。誓固云然。疇克永世。桓桓東平。濟德彌昌。六業而生。實維定襄。猗王挺生。萬夫之望。敦悅詩書。淵謨亦壯。弱冠分符。寅戴肅祖。入參帷幄。出總翰虎。於赫肅神。恩威靡恆。終始惟王。腹心股肱。帝昔南狩。王屬都護。身翌宸躬。以康天步。虜闖郊原。王典戎兵。振我常武。以衛神京。秉珪攝事。於郊外社。夙夜敬恭。以迓純嘏。光佐三朝。總領班行。天球在序。瑞羽高翔。胡不耄耋。大星宵墜。帝曰吁哉。厥有勞勩。封以大邦。錫之休命。絲綸孔燦。初終克令。昔王先人。寶善於躬。名其二子。曰孝與忠。惟王與弟。余昆玉季丕。紹先猷。引繩勿替。我銘其功。以勒景鐘。千秋萬祀。與明無窮。

特進光祿大夫杜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錦衣衛事後車都督府左

都督贈太傅謚忠僖朱公神道碑



錦衣領禁旅直宿衝。又理詔獄。察舉不法。實兼古司棣金吾之職。嘉靖間。肅皇帝以威嚴馭下。大獄數起。羣言事件旨輒逮。繫錦衣訊治。或杖之於廷。有立斃者。而當事者亦以驚擊爲能。值伺校卒。猛若乳虎。一旦不如意。所夷滅不可勝道。京師爲之重足。自太保未公視衛篆。代猛以寬。罷遣諸陰鷲校卒。一切務從長厚。於是廷杖者咸得不死。而京師之人。皆始帖席。今上踐祚之元年。有賊挾刃至宮門驚蹕。捕得下東廠治。賊冀緩死。妄言有主者。於是內外錯愕。索賊甚急。然余心知其誣。乃見上言斯事。重請令錦衣衛與東廠雜治之。上曰。可。公旣受命。卽獨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設方略。密偵之。如是十餘日。乃得其情。趣具獄。上戮止一人。餘無所問。當是時。徽公。縉紳禍且不測。其所存活。不啻數百千人矣。夫韓厥存趙。慶流子孫。王氏以百口保符彥卿。世食其報。以公之德如此。而年不踰中壽。祿不逮子嗣。何哉。昔人謂天道是耶非耶。余竊悲其志。爲之敘其行事。俾後世有稱焉。公諱希孝。字純卿。鳳陽懷遠人。自其先祖燕山中護衛東平武烈王能。以文皇帝佐命元勳。始封成國公。平陰武愍王勇。死事土木。傳莊簡公儀恭。僖公

輔及父榮廉公鳳兄定襄恭靖王希忠族滋大。定襄與公皆陳夫人出。公以嘉靖甲午授錦衣勳衛。時年十七。事世宗肅皇帝。見稱謹敏。戊戌皇穹宇大廟成。以恩授都指揮使掌衛事。甲寅陞都督同知。奉勅提督緝捕。尋轉右。丁巳轉左。戊午累功加太子太保。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召入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賜肩輿。莊皇帝立。加兼太子太傅。今上在東宮。總理侍衛。及登極。加歲祿三十六石。廕一子錦衣百戶。最。先後廕子爲錦衣者七。賜歲祿至百石。金幣蟒衣寶鈔書籍牲醪之類。不可勝紀。公自事三朝。終始一節。當肅皇帝時。定襄以上公陪國議。而公內領羽林。外飛之士。周廬宿衛。外持節。刺舉不法。兄弟貴寵。於羣臣無兩。然公忠信謙慤。恂恂如也。其家事治。言於國無隱情。稱於士大夫無異詞。上或密問邊漕事。公手自裁對。無不當意指。而終不泄上一語。故以肅皇帝之雄察。卽親信勳罕能保終者。唯公兄弟事之順焉。終身未嘗一被譴責。今上以公先朝耆舊。禮之尤厚。卒之日。爲之悼惜者久之。輟朝賜棺斂。命百司治塋兆。諭祭有加。贈太傅。諡忠僖。公卿以下咸奔走弔唁。宿衛士有痛哭失聲者。其忠情誠

信。孚於上下如此。奉事榮康公及陳太夫人。能以色養。病劇籲天求代。與定襄友愛篤至。定襄薨。哭之晝夜不絕聲。以是病不起。撫其庶弟金吾君希慎如同胞。又好拯人之難。卹人之急。死弗棺者。骼弗掩者。登山而呼庚癸者。捐貲濟之不少吝。起家將種。素嫻韜鈴。明習國家故事。而居常悛悛。言若不出口。其敬禮士大夫。造請延接。久而彌篤。好讀書。所購古圖篆名筆甚富。亦有精鑒。能辨真贋。及他細行可稱述者尤衆。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余嘗謂公兄弟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過之。孝謹如石建。石慶。而才略則二石遠不及也。論者以爲知言。公生正德戊寅。卒以萬曆甲戌。年五十有七。配湯氏。靈璧侯女。封一品夫人。後公數月亦卒。長子時豐。早夭。立姪孫應梅嗣。以廢授錦衣衛指揮同知。聘武清伯李公偉孫女。其弟金吾君。以 年 月 日。奉公與湯夫人合葬於葦梓莊之新阡。持都督余君廕狀詣余。請隧道之路。余雅善公。具知其生平。乃敘其事。而繫之以詞曰。東平靖難。平陰死忠。爰及定襄。世奏膚公。赫赫太傅。二難並美。咸以一德。媚於天子。入恭帷幄。出領押衛。邦之司直。王之爪牙。曰有疏附。曰有禦侮。

公實兼之。腹心股肱。歷事三朝。擁佑勛。惟忠惟孝。恪守宗祧。高高不危。溝而不有。聞命則俯。循牆而走。國之所重。喬木世臣。矧有令德。宜于民人。胡天之割。老成凋謝。定襄既逝。公亦捐舍。承帝曰嗟。予懋乃勳。錫之崇典。賁於幽闔。玄宮楚楚。終焉安處。九原可作。惟公歸與。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三文集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

## 溢文簡豫所呂公墓誌銘

萬歷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上輟朝一日。詔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子祠部興周。遣人持吳大參國倫所爲狀來請。余志公墓而銘焉。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簡。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呐呐。不輕爲可不。於人恂恂。不苟爲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羯羗其間。無論彼已。儻伎。卽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嚶嚶。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自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不訾不懈者。斯可以爲簡也已。上

嘗手書賜公曰樞機克慎。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主。信哉。按狀。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興國之大冶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踐更。在桂林曰鑑者。始卽家桂林。是爲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世爲郡諸生。而璋以貢爲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二子。長應陽。蚤卒。次卽公。正德丙子中春。母張夫人夢巨蟒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爲嘉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莊皇帝講讀。踰年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上初卽位。拜禮部尙書。頃之。上問余孰可與卿同事者。余以公對。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慎。遂召爲文淵閣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尙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直建極殿。公先後歷官垂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內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講讀。凡總修嘉隆實錄者再。分校丙辰副辛

未典甲戌會試考者三。所事咸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諸曹郎吏廩廩奉職。由大宗伯入內閣。若大喪。若大婚。若崇親薦號。若降夷受俘。諸鉅儀曠事。咸藉公相成。以當上心。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命分獻郊廟。釋奠先師時。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騎乘馬什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又患足痿。顧念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乃疏乞骸骨。上固不許。諭留甚溫。疏十上。始得請。賜帑金文綺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其子興周以祠部扶持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暮。公晨對客。食飲如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沉密簡重。人莫窺其際。嘗游國學。從祭酒永康程先生談名理。後公爲祭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德而後藝。以其身爲型範。爲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擬。性尤澹泊。雖蟒玉未嘗去澣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德。頃平古田及懷遠府江。當事事皆從公受策。然公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頌公。公先娶朱夫人。一歲卒。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將父母邸中。躬

暨張奉七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咸中煤毒。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卽與張夫人起視。則父母俱僵臥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爲孝感。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實錄成。贈曾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都會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卹廕。凡三。而公四子。長興周。旣舉進士爲祠部。次興齊。又以公歸之明年。舉於鄉。次興文。興武。振振濟美。世且滋大。周娶湖廣參議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陶景女。武聘興國吳參政國倫女。女四。少者未字。壻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蒞。常任孫一。嗣簡。聘延郡丞屠炳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興國。省族展墓。比其歸也。視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媾於興國。語吳大參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興。以示不忘故鄉。明年。吾其以家來菟裘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焉。銘曰。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伯與仲。響和景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今



也則公。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吏稱民安。時熙歲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以著樸忠。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贈太保諡襄毅楊公墓

誌銘

晉地表裏山河。其人瓌瑋多大節。能以功名自顯。往古無論。自余登朝。則見故少師太宰楊公。心竊嚮慕之。公亦與余爲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徧歷諸鎮。躬履戎行。練習邊事。余每從公問。今中國所以制禦夷狄之策。及九塞險易。將士能否。公悉爲余道。所以如指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畫邊事。蓋得之公爲多。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受先帝遺託。方欲與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而公已矣。嗟乎。天不憖遺一老。用輔英主。惜哉。然其生平所建立。咸足以方駕往哲。炳耀後禩。余知之素深。謹識其大者。用垂不朽。公諱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幼穎敏。讀書能五行俱下。十七舉於鄉。弱冠登進士。授

陝西整屋令。調長安。用治行第一。徵爲兵部武庫司主事。陞郎中。會肅皇帝南狩承天。起閣學。翟文懿公爲行邊使。以公參幕府。起遼左至甘肅。行萬餘里。所至輒有疏記。悉得其肯綮。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文懿欲勿予。不能。予之。恐來者益衆。無以應之。公請文懿坐堂上。嚴儀衛。跪諸番轅門外。數之曰。相公奉詔勞軍。若等宜傾巢遠迓。乃泄泄若此。何也。諸番咸懾服。莫敢仰視。久乃釋之。稍賚其先至者。諸夷落聞之。方懼。以後至見讓。莫敢復求。文懿以公爲敏。入朝薦公才堪大任。嘉靖辛丑壬寅。虜數入宣大山西。公爲職方郎中。羽檄旁午。應機立斷。其所規畫。靡不當。上意指安南不庭。廟議發兵討之。公請先之以文告。會安南請降。公謂小醜不足煩王師。宜許以自新。因上便宜六事。肅皇帝用其策。交人遂款服至今。已從職方出爲山東督學。憲副陞參政。丙午。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畏土魯番侵擾。避居肅州境上。久之。其衆滋繁。邊人患之。公召諸番酋。犒以牛酒。因語之曰。若輩久羈於此。旣不能歸。胡不爲久遠計。諸酋曰。爲計奈何。公曰。此去某處。水草甘美。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使若等定

居。長爲藩蔽。如何。諸酋咸頓首曰。幸甚。公乃築白城威虜金塔等七城。稍給與牛具器用。諸酋率其部落數千人徙居之。離塞遠者四五百里。河西益少邊患。乃鑿龍首等渠。墾田萬餘頃。又請以巡按御史兼督學政。如遼東例。富而教之。肅州遂爲重鎮。虜畏不敢近塞。間一入盜。將士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上賜璽書加獎。晉副都御史。庚戌。丁母憂。西人擁道泣送。車不能行。是歲虜大入薊。薄都城。癸丑。起公兵部侍郎。經略薊鎮。築潮河川墩。以遏虜衝。簡將士。汰冗弱。軍聲大振。事竣。詔遂留督薊遼保定軍務。無何。虜復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公擐甲登陣。督諸軍禦之。桀石薰射。所殺傷甚衆。一虜先登及雉。我軍斫其腕。墮。虜氣阻。乃退。公募死士持火器。夜襲其營。一夕四五驚。虜衆宵遁。捷聞。賜豸緋衣一襲。晉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百戶。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兵擊走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公在薊二年。虜再犯。俱不得利去。乙卯。入爲兵部尙書。尋加太子少保。丙辰。丁父憂。戊午。詔還本兵。時尙未終禫。會虜圍大同。右衛急。公倉卒奉詔。率師援之。墨纒而往。虜聞公出關。曰。楊少保至矣。遂遁。右衛圍解。詔晉公。

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暫留經畫大同事。築牛心等墩堡二千八百餘座。濬濠塹三十里。五十日而畢。會虜入薊鎮。督臣被收。又移公鎮薊。公至虜遁。乃召公還理部事。加少保。癸亥虜復寇薊。督臣易之。不爲備。虜穿塞入。至通州。烽火通於甘泉。日夜圖上守禦方略。虜尋引去。上怒而誅督臣。乙丑。以一品再考。廕一子國子生。丙寅。改吏部尙書。肅皇上賓。穆宗踐祚。請錄忠諫舉遺佚。蠲逋肆赦。海內大悅。丁卯。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再廕一子國子生。公疏辭恩廕。三請乃許。其在銓衡。所建論甚衆。大率以錄舊德。抑浮薄。課功能。禁競趨。爲務。以故遊談之士。頗不使之。左右倖臣。亦不悅公。遂爲所搆。謝政歸。久之。上寤。乃起公以冢宰。理本兵事。萬歷改元。詔公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廕一子國子生。所賜賚甚厚。癸酉。奉命分獻夕月壇。疾作。扶歸。遂懇乞骸骨。給傳。歸數月而卒。上震悼。爲輟朝一日。賜祭歸。贈太保。謚襄毅。廕一子爲中書舍人。蓋公生平行履。其大葬如此。他固不能悉記也。余嘗謂世有大人。有偉人。其志翩翩。其行巖巖。其處於世也。卓然如秋峯之聳峙。昂然如鷄羣之野鶴。偉人也。其志

淵淵。其行桓桓。其處於世也。巍然如泰華之蟠礴。浩然如滄溟之含納。大人也。二人者。語其才美標格。則大人似不若偉人之奇儻。要以閎深奧衍。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歸之。世以爲衆父爲蒼龜。則大人之與偉人。大有逕庭矣。余觀公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鄙。則邊鄙重。國有大政。議者盈庭。或日中不決。公纔出數語。衆已稱善。排大難。批大節。應手而擇。恢恢尙有餘力。九邊之士聞公來。如見父母。驩躍鼓舞。白刃在前。不驅而赴。嘉靖中。疆場多故。肅皇帝以威斷馭下。本兵督臣大者誅。小者斥。未嘗矜三歲不更置也。惟公以敏練稱上意。眷遇之隆。始終弗替。在甘肅時。嘗疏發咸寧侯仇鸞之奸。鸞被收下獄。後更貴幸。爲大將軍用事。啣公甚深。值分宜當國。縱其子干政。頤指百官。公在本兵。數以事見忤。相與排根中之者屢矣。而竟不得間。其後咸寧誅。分宜敗。而公望愈重。隆萬之間。老成凋謝。唯公巋然如魯靈光。爲海內所倚。此其望實器業。有越在風格之外者矣。嗟乎。非大人而能若是乎。公所著有虞坡文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行於世。生正德己巳月日。卒萬曆甲戌月日。壽六十六。其先弘農華陰族也。國初有善

甫者徙蒲。遂爲蒲人。曾祖諶。祖選。父瞻。四川按察司僉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張。祖妣趙。妣田。皆贈一品夫人。配段氏。累封一品夫人。諸子皆才賢。段夫人生俊民。嘉靖壬戌進士。太僕少卿。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鳳翔府推官。俊彥。官生。俊卿。隆慶武舉。第一人。管錦衣衛事。指揮使。女三。長適州學生景宣。次適舉人馮淪。次適嵩縣守備孫仲全。側室賀氏。何氏。賀生子俊臣。官生。何生女一。孫男七。元禎。元祥。元祉。元禧。元祺。元祐。元祐。孫女十四人。太僕兄弟將以年月日。葬公王莊之原。勅建塋次。持閣學張公狀屬余爲之銘。曰。世有大人。龍德正中。吾聞其語。今見於公。維公之德。智圓行方。忠不近名。信不泥常。李郭無文。韓范無武。公也兼之。吉甫召虎。九牛在肆。良庖趨趙。公徐磔之。遊刃有餘。大棟將傾。見者懷懼。公徐正之。退無得色。桓桓世廟。緯武經文。公媚天子。耆定策勳。穆穆莊皇。垂衣拱手。公佐太平。聲色不有。迨於今皇。兩作繼明。詢茲黃髮。還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與。不弔昊天。奪我心侶。有謀孰諮。有難孰夷。山頽木壞。愴矣其悲。惟帝念功。榮稱顯錫。光光天寵。賁此玄室。不亡者計。不朽者名。百世之下。眎此刻銘。

##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吳公墓誌銘

隆慶己巳二月廿日。都御史孝豐吳公以病卒於家。先數月。今天子詔廷臣舉海內諸遺佚故臣可大用者。議者咸欲以公應詔。會公卒。不克薦。祠部乃疏其巡撫貴州勦賊功。得賜諡祭。遣使臨視塋兆。恩卹甚渥。然不及公生時錄用。俾賚志以歿。惜哉。按狀。吳氏之先。淮海人也。宋南渡徙孝豐。明興代有聞人。至吏部公松。家大顯。松二子。長曰麟。由御史歷山東憲副。次曰龍。由吏部郎中歷參政。公憲副子也。母方氏。封恭人。公方在娠。其大母張宜人夢神女遺之子。曰。以爲而孫。至大期。又夢庭中柱石千仞屬天。憲副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及生。遂名之曰維嶽。長子峻伯。別號霽寰。公少秀穎絕倫。十歲能屬文。弱冠舉浙江丁酉鄉試第五人。明年登進士。授江陰令。會崇明賊起。邑與鄰壤。故無城郭。民大恐。公設備甚嚴。賊不敢犯。居三年。用廉能徵入爲尙書郎。主比部奏牘。奉詔詳定間刑條例。稱旨。著爲憲令。丁未同考會試。庚戌虜穿塞。直犯郊

圻。先帝怒。收兵部尙書下吏趣具獄。將誅之。公從容言尙書無大罪。擬從末減。上不從。竟誅尙書。當是時。廷中皆稱吳郎長者也。慮囚江西。所平反萬五百餘人。其尤著者。徐滾以母故。擊殺發塚之人。劉福德以義殺里中不孝子。皆抵死。公特原之。人服其允。事竣。居大父父母喪。三年。起補駕部郎中。尋以按察副使督山東學校。修秩祀。表節行。飭三氏子孫奉約束。以風齊魯諸生。每試諸生。差第其文畢。卽按籍察舉素無行者。褫其衣巾笞斥之。卽以文在高等亦不貸。齊魯之士蒸蒸向風焉。遷湖廣參政。江西按察使。拜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制湖北川東道。數上書言邊宜事。詔皆現議。土酋楊珂與其叔雄進有郤。兵連數十歲不解。公使人諭珂自縛。待以不死。珂頓首伏罪。事聞。賜白金文綺。遂移兵誅王世麒於清浪。捕宋廷武於草塘。俘王阿利於平伐。諸夷畏服。境內以平。會有尙書言貴州撫臣嚴急好興事。不可以治夷者。得旨改南。而公先有仲弟之喪。居常邑邑。遂謝病歸。歸五年而卒。公自少雖以文雄於時。而明練吏事。嫻於當時之務。故所至有聲。事事精辦。然性高簡。不能當世取容。頗爲庸衆人所嫉。屢致顛阻。初舉進



士射策大廷。忌者匿其卷不得進。抑居下列。在江陰。御史行縣。謁孔廟。故事。令以下皆蒲伏道。候御史車過乃起。公獨立俟橋門外。御史深嘆之。始爲郎。太宰熊公知其賢。欲薦補銓。部屬以不往謁執政。議格不行。督學山東三年。一字不交於當路。巡撫貴州。有使者出。所部左右言使者貴人。遇之宜有加。公不從。延接而已。使者以爲憾。其被謗頗亦繇是。然公不以寡偶之故。易其所操。謝病山中。讀書談道。不復求用於世。病且革。循戒其子弟曰。某子甲所饋朱衣。毋以斂。其勵節守義終身不變如此。蓋嘉靖之季。天下言風節者。稱浙中吳公云。公生以正德甲戌六月四日。卒纔五十有六。初娶長興臧氏。封安人。贈恭人。生子稼端。邑學生。娶歸安陸侍郎女。女三。長適華亭國子生馮繼可。次適烏程國子生嚴應桂。次適錢塘郡學生茅用吉。繼娶永嘉陳氏。封恭人。生子稼翊。聘秀水項吏部女。稼登聘烏程閔茂才女。女一。許聘烏程閔世南。初公校士南宮。所舉戴記士僅十人。皆海內名儒。其最顯者。余與今少保濟南殷公。並在政府。婺源汪公爲御史中丞。故餘姚胡公爲太常卿。國子祭酒。嘉興陸公爲太常少卿。餘五人皆至藩臬郡。

守其卒也。汪公狀其行。殷公表其墓。而余爲之銘。銘曰。謂公不達。而應仕是都。謂公達耶。爾讒口邾婁。舍命不渝。誰毀誰譽。吁嗟云乎。展也夫。

###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鏡川吳公暨配贈

#### 淑人合葬墓誌銘

鏡川吳公者。今少司寇百朋之父也。其先吳人也。宋紹興間。有十五世曰慥者。爲青田尉。自青田徙義烏之玄圃家焉。代有聞人。五世祖某某生某。某生希采。以尙義捐資賑乏。有司聞於朝。爲旌其閭。事具郡志中。大父文高。父瀾。母蔡氏。其生以弘治辛亥四月二十四日。其官止鹽城縣學教諭。其貴以子司寇君。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其卒以隆慶己巳十月十四日。其壽七十有九。其配初娶蔡。贈淑人。繼金。封淑人。其葬在白瑕山之原。其平生行實。則鄉人少宗伯諸君爲之狀。而乞余銘。狀曰。公諱璋。字德純。鏡川其別號也。初穎異絕人。長受業于陽明先生之門人山陰朱

宇中。學益進。歸補邑弟子員。善爲文。督學使者咸奇之。然以數奇不第。嘉靖辛卯。始應詔超第。貢於京師。授永城縣學訓導。飭躬端教。士皆樂從。寧陵尹缺。部使者檄公視篆。數月。邑中大治。遷鹽城縣學教諭。其教士悉如永城時。嘗一攝邑事。邑亦大治。如寧陵。然自以官薄不足展厥志。頗厭宦游。癸卯。司寇君舉於鄉。公乃歎曰。吾有子矣。遂棄官歸。結廬城東山中。讀書談道。晏如也。丁未。司寇君舉進士。授永豐尹。治邑稱最。拜監察御史。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己又從鄖陽轉撫南贛。皆封公如其官。隆慶改元。今上登極。用建儲覃恩。是時司寇君心勦賊功。晉貳兵曹。遂益封公通義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最凡三益封。而其父瀾母蔡夫人俱以例貶贈。於是公移書司寇君曰。吾少苦學。亦欲自見於世。然官不過邑博。今汝貴爲三品。通顯矣。又蒙上恩推及三世。無以報。自今以往。汝之身吾不敢有矣。己己。司寇君從留曹被召改今官。過里省公。公老目眊不能視。司寇君不忍離。上書乞侍養。公固遣之曰。奈何以我故遲君命。會司寇君所上書。亦寢不報。遂涕泣而行。至京師數月而公卒。司寇君號痛。

幾絕。然公本教以急於王事。勿卹其私。固亦無憾也。公少有至性。事父及母。淑人以孝聞。又推產分讓其弟。與鄉人處。恂恂煦濡。不爲崖異。鄉人化之。所爲卹孤。矜急事甚衆。不載。載其鉅者如此。初配淑人蔡氏。卽母蔡淑人再從女姪也。少婉嫕秀慧。年十歲。通女經。女誠諸書。父母奇愛之。欲擇佳婿。以公蔡甥有異質。遂以歸公。乃克相公。以媚于舅姑。實生司寇君。朞月。淑人遂卒。生弘治壬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二日。距淑人之逝。蓋先公四十餘年。及是始啓而合葬焉。公子男六。長百元。庠生。娶虞氏。次百忠。早卒。娶傅氏。次卽司寇君。娶王氏。累封淑人。俱蔡出。次某某。孫男十。某某。孫女五。曾孫男十。曾孫女三。往司寇君以御史按楚。及撫治鄖陽。俱有異政。嘗爲余言。吾所兢兢於官守者。皆以家大人之教也。余楚人。又與司寇君同舉進士。故志其事而爲之銘曰。嗚呼。是維長者吳公之阡。雙璧合焉。爾之後蕃且賢。爾之澤深且綿。天之報施善人固其然。

## 素菴戴公墓誌銘

戴氏之先。浙之湖州德清人也。自素菴公客遊京師。從先皇帝分封於郢。居郢者三世。及今上皇帝龍飛。而素菴之孫良齊君。用翊戴功。歷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戴氏蓋三徙。而其後益顯。良齊公雖發家武籍。然好儒學。所交皆當世宿學知名之士。用能紹庥恢業。以大其宗。嘗勸素菴公艱難造次。歿四十餘年而未有銘諸幽者。持狀屬余請修其闕。余鄉人也。誼不能辭。按狀。公諱景春。號素菴。父諱禮官。兩淮鹽運司政。除武岡州。生三子。長景暉。仲景暘。公其季也。初武岡公之官時。獨與長子俱。而以仲子與公託諸其友。留京師從學。無何。武岡公卒於官。而長子留楚。不知所之。仲子居京師者亦歿。以是戴氏譜牒世系。及武岡公宦跡官名。俱莫可考。公時甫十二。羈旅寓越。乃棄儒治生。贅於仁和倪氏。成化丁酉。先皇帝將太封諸王。募人充儀衛。公以良家子應募。事先皇帝於西館。弘治甲寅。從之安陸。以善製香得幸。先皇帝嘗親洒審翰。書咏茶詩以賜之。正

德丙寅。保陞總旗管理伍事。方欲大用公。而公以疾乞老。遂徙居七里灣。竟卒。公性沉重寡言。人罕測其喜怒。訓子姪必以孝友禮法。與鄉人處。好名檢。不爲苟容。里中少年有毆母者。公欲與其父直諸有司。寘之重典。少年懼。叩頭流血請改。公乃許之。而其人亦痛自創艾。卒爲善士。爲鄉里所重如此。幼失父兄。問關南北。備嘗艱阻。能以勤儉力業。積微至鉅。蓋公之歿六年。而上龍飛入踐大位。凡先皇帝舊臣。靡不依日月之末光。或從輿隸取尊官大爵。而公以早逝。竟不獲遇。至其孫乃顯。豈非命哉。然其鑠懿淵積。庇於後者遠矣。距公生于年月日。葬某山之原。銘曰。龍欲升天。雲爲翼。真人之興。多士集。先皇藩僚。盡英儁。公也桓桓。乃其一。一朝五位昇皇極。翊戴諸臣俱顯陟。吁嗟靈兮。條已化。附翼攀鱗。恩世及。故簪遺履。蒙宸憶。賞以世延。賁殊錫。譬彼黍稷。公所植。身不及獲孫。乃食。七里新阡。漢江側。終焉允臧。卜云吉。福汝後嗣。于萬億。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高處士者。兵部武選主事尙志祖也。始武選與余同舉於鄉。嘉靖中辰中會試。以病不能廷對。丁未復與余同舉進士。是時武選年三十餘。而處士翁尙無恙。及出宰海寧三年。用廉能徵擢今官。而處士乃卒。卒年七十有七。高氏在邑中稱爲德門。翁旣壽考。而其子孫復貴。於是人愈益嚮慕之矣。嗟乎。閥閱簪黻之家。賢豪炳燁之士。席位藉柄以矜名行。猶不能庇其後嗣。而委巷野老。煦煦慕義。慶流子孫何哉。語曰。人譽陽善。鬼錄陰德。彼茫茫然者。其有知乎。其無知乎。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又孰能無惑焉。按狀。翁諱綱。字惟振。系出宋南平王崇文之後。其先自大原徙也。始祖能靜。能靜生鳳儀。鳳儀生旭政。旭政生伯溫。伯溫生翁。十二歲而歿。翁獨與母楊氏居。常自傷已不及養其父。歲時伏臘。悲感動人。故事楊至勤。楊以守節而終。有司特表其墓。翁毀瘠盡瘁。哀思終身。族黨稱孝焉。高氏故多貲。及翁少孤。家益落。素所貸者。人皆負之。翁揣知負者盡窘。曰。奈何以利故。重困吾鄉人。乃棄券折負。不復責償。癸未歲大飢。死者相枕。翁率子弟撤複屋材爲樁。躬荷鍤埋之。其治產取足衣食。不求餘度。稍足自給。卽以周宗族貧者。

里中新銳少年或用睚眦。怒鬪致訟。公徐以一二言折之。少年往往感伏。忿訟亦解。其爲人所愛慕如此。今上詔郡國三老孝弟力田七十以上者冠帶。有司以翁應詔。歲終飲臘。常與賓焉。翁於是始一攝冠履見官長。自他足不及城府所。武選在海寧時。用威嚴誅鋤強梗。邑中翕然稱治。翁獨貽書誡之曰。邑吏佐天子牧養小民。宜用寬仁。行陰德。何乃獨任法乎。翁故長者。性喜忍不傷物。卽所言不達。吏理其意。殆近厚矣。翁所居一都里中。諸長老。素椎不業儒。迺翁獨好儒。羣子弟延經師教之。諸長老見翁所爲。盡駭異不喜。翁不爲變。至翁子孫。竟以儒顯。而一都亦自是彬彬多文學之士。埒於他里。於是諸長老則人人喜。多公能變厥俗也。斯可謂一鄉之善士矣。翁配管氏。繼配薛氏。生五子。長允迪。爲益府長司。娶周氏。管出也。次允恭。允升。允中。允達。薛出也。女二。長適陳生宗儒。次適張生文弼。孫男九。長卽武選君尙志。公孫女八。曾孫二。長薦邑庠生。次重慶幸慶尙幼。曾孫女一。以年月日窆于雲臺橋之陽。先訃至京師。武選君向余悲曰。吾幼長于祖。今歿而不吾見也。哀哉。請爲之銘。銘曰。繡林峨峨。大江所經。精縕靈結。鬱



生逸人。澤及枯骨。古曰周文翁也。編氓比德。齊仁不雕。自飾不式而成。韜光隱耀。以裕後昆。母曰蓋高。索之冥冥。視履考祥。鑒此刻銘。

###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余在史局。好具問先朝事。見老璫數輩。語及孝廟時。輒悲咽。嗟乎。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其後見遼府承奉王君。亦弘治間人。至論曩事。尤能歷歷道也。嗟乎。敬皇帝誠聖主也。墮弓遺鳥。猶且重之。況其舊臣乎。宜爲志。志曰。王君諱大用。字惟賢。霸州大城縣人也。事敬皇帝時。才弱冠。侍乾清坤寧。爲奉御。而慈壽皇太后居仁壽宮。公在三宮間。端慤自媚於上。積功勞。陞兵仗局左副使。毅皇帝親闕近侍。儀貌魁傑者。選置左右。三月陞御馬監左少監。是時帝方好武。中貴人皆習騎射。裘馬從獵上林諸苑。而公獨周慎謙抑。乃帝顧喜公。賜蟒服三襲。遂陞大監。內苑乘馬。加資祿米二十石。無何。毅皇帝上賓。公侍大行几筵。會今上入繼大統。中貴人從代來者。皆新幸用事。而君自以先朝舊

臣弗爲下。諸新幸並忌之。遂出爲遼府承奉。君在內庭久。明習國家事。及至。則悉條司中諸敝蠹。啓王釐正之。府中頓肅。莊王薨。今嗣王幼。國太妃主政。太妃賢。諳習書史。沉敏有斷。事無大小。皆與決之。君亦殫忠畢慮。克稱委任。當是時。太妃賢聞天下。亦以有君輔之也。及王嗣爵。以君國之耆碩。恩禮尤殷。王英敏聰達。才智絕人。羣臣莫敢望也。而君每事獻替。卽有不可。輒力諫。諫或犯顏。王察其忠悃。恆嘉納焉。而性峭直。以莊兒憚。刻廉自律。不受私賂。莫可干以私。侍御胡公按楚者。嘗顏其堂曰忠誠體國。議謂無愧云。然君始用也。特被恩寵。業通顯矣。以弗能少下親貴。竟老外藩。嗟乎。人之遇合。誠有命也。觀其卓然大節。終始不渝。其誼有足稱者。藉令久禁闈。筦樞密。如近代懷恩。蕭敬輩。豈足多耶。按狀。公大父諱希泉。父福能。母李氏。兄四人。琪璋現瑞。皆早卒。公所以撫養諸子者備至。多不悉錄。生弘治戊申十二月。卒年日。卜江陵郭西磨旗塚之原葬焉。銘曰。生于燕。老于楚。孰曰信美。而非吾土。出於朝。相於藩。孰曰位屈。而名則尊。彼何爲兮。唯唯諾諾。此何爲兮。蹇蹇諤諤。吁嗟君兮。尙寐無覺。重冥之下。亦足樂矣。隆然者

邱。峯而崇。鬱哉佳氣。烟雲重重。公乎公乎。藏骨於其中。

### 勅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表

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主視其所使。此言積習率化然也。河南有隱君子。曰雲谷曹公。余不識雲谷公。而識公之仲子亨。今縉紳中所稱曹仲子者也。始仲子憲副于楚。扼強宗室。治巨獄。有能名。楚人思之。遷浙江參政。無何。奔雲谷公喪歸。明年。遣使持其鄉人所爲撰述公之行實。走京師。求表其墓。乃余則又獲知公之潛德隱行。曰。嗟乎。曹仲子之賢。蓋由世德云。雲谷公者。諱大夏。字子禹。汝寧新蔡人也。先世祖曰世隆。居縣東胡莊。至曾大父英。始自東徙。縣西九溝坡。大父端。父鳳。舉進士。稍遷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劉孺人。當武皇帝時。豎瑾竊國。政勢若烈焰。一旦不如意。所夷滅者不可勝道。而都憲公獨抗直。不爲少屈。遂爲瑾所陷。至鬻其產以贖。產且盡。都憲公益窘。公曰。吾聞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大人以直道忤時。命也。苟不負所學。雖終窶。何憾。是

時公方弱冠。其器識卓異如此。踰年而都憲公卒。卒六年。公以儒士應試。有司不錄。乃退而躬耕。嘉靖十三年。仲子始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五年大祀。覃恩封公如其子官。公傷都憲公之志。爲書誡仲子曰。嗟乎。吾先大夫以修正蒙難。爲世名臣。至于予而中廢乎。夫不辱其先之謂孝。移以事君之謂忠。而勉哉。毋忘吾所欲承繼先志者矣。仲子則祇奉公命不敢墜。以故曹仲子之仕。所至輒顯名。守兗州日。積俸金爲公壽。公却之曰。吾欲汝以清白養。不欲汝以金養。且吾自食其力。何用金爲。二十九年。仲子徙浙江參政也。自楚歸省。是時公年六十餘。仲子念公老。業不欲行。公故強飲食。振步以示尙健。曰。趣行矣。毋以吾爲念。仲公不敢留。去一年所而公卒。公生而瑩朗。聲如鐘磬。旣長博學。無所不賅。尤善禮射楷書。性至儉。恥爲豪侈。其治產。取足衣食。不求餘。夫豪子弟襲父兄餘焰。乘堅策肥。過詫閭里。乃其常態。而公以都憲子。恆力田自斂約。同齊民。當是時。邑中賢士大夫皆多公能。摧強爲弱也。與人交。無論貴賤。賢不肖。皆處之無忤。所見卽善。雖疎遠必願慕交納。卽惡。亦矜容不峻絕。人曰太渾矣。公曰不然。夫分別善惡。

賢賢賤不肖者。有司之事也。吾爲鄉人。與世大同而已。安所不可。而欲沾沾自異乎。于是邑中人愈益多公。按狀載公之爲人如此。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殆近古所謂逸民者與。夫世未嘗無瓌偉倜儻之士也。或遠跡于鹿豕。或泥蟠于巖穴。乏青雲之媒。闕驥尾之援。長滅湮而無聞者多矣。曹公以碩人之德。棲遲考槃。卽如勸都憲公以守正抗節。與所以訓迪其子者。斯亦無愧于當時之士矣。乃竟不獲顯於時。被毗睢澳忍。紆金紫而綰章綬者。是遵何德哉。先民有言。譬彼農夫。是穠是褻。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曹公之賢。至其子乃章。所謂不于其躬。于其子孫者乎。公生成化甲辰。終嘉靖辛亥。年六十八。配張氏。封安人。三男子。長直。庠生。先公卒。次卽亨。次亶。崇府典膳。五女子。長適元鎮。仲高生。季庠生。蕭儒。餘皆殤。孫男五。女三。以年月日葬於之原。史張氏取公行事。勒之於石。以詔後人。嗚呼。凡厥子孫。尙其瞻哉。

張江陵全集 卷三十三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四文集

##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人君明於天之意。則所以自愛其其身。必不輕矣。夫以天下之大。林林總總之衆。而無君。則孰與治之。人主以其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而無民。則孰與守之。故世之愛戴人主也。莫不願其安富尊榮。而長爲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有之以爲利故也。人主之自愛其身也。亦莫不欲其壽考寧固。而長爲君者。非獨愛其身也。有之以爲天下利故也。故貴以其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天下。愛以其身爲天下者。乃可以保天下。善乎。宋儒魏氏之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蓋言人君子民之道也。而愚又推之於天。今夫父母之於子也。上以屬宗祫之重。而下以爲昌後之圖也。故其愛之也甚殷。而憂之也甚切。勞之以其所不堪。而約之使弗納於邪。其爲子者。一舉足出言而不敢忘焉。惟恐一日以其身之虧辱爲父母憂。故子之愛其身也。非以自爲也。體父母之愛

爲久遠計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又天之所甚愛者也。賦之以聰明聖智之資。而畀之以崇高富貴之寶。使天下曾不得睨視而跂望焉。佐之以侯王君公之長。而授之以禮樂征伐之權。使天下曾不得矯命而雄行焉。其愛之甚何也。以爲民也。天下有強掩弱。衆暴寡。懷知而不以相教。擅利而不以相分。絕國殊俗。僻遠幽遐。不能以被德承澤。然後舉天下而授之一人。號曰天子。使之齊一其亂。而均適其欲。衣食其饑寒。而捐循其疾苦。然後天之意有所寄焉。故人主之身。非一人之身。億萬兆人之身也。天以民之故而愛君。而人主不思愛其身以保民。則無乃孤天所以付託之意乎。然而人主之愛其身也。與衆庶異。不可以不察。庶民之愛其身也。常患無以養之。人主之愛其身也。常患無以制之。何也。凡人之情有不得。則其欲有節。而用不窮。無不得。則其欲易恣。而反至於困憊。人主之於天下也。奚不得哉。其威足以怵惕。其勢足以奔走。可致之欲。交於前。而可畏之機。伏於後。始於娛樂。終於憂患。而民與身始交病矣。明主知其然。故常有以節之。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而冕旒蔽之。不極其觀。鍾鼓管磬。所以養耳也。而黻纒



塞之。不淫於聰。八珍在御。側載臭苴。所以需口也。而一餐告飽。不求其餘。深宮曲房。篋簞緹帷。所以養體也。而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紀過。不求其娛。負屨以居。勾陳營衛。所以養安也。而蟲飛會盈。辨色际朝。日中考政。日昃不遑。不求其便。張官置吏。建侯樹屏。所以養尊也。而疑丞後先。卜筮左右。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警幾聲。士庶傳謗。不求其狗。禮樂刑政。整齊約束。所以養威也。而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讎民在甸。夷隸在門。不求其同。凡所以養之者。必有所制。不得極欲。譬之百官。有司。事有所稟。不得專命。若然者。豈故拘攣齷齪。屈萬乘而躬韋布之行哉。其節之者。正所以愛之也。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以性養也。以性狗物。養生者慎之。而况於人主乎。是以古之帝王。善保其身者。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則其欲有節矣。欲有節。則神定。神定。則無越思。欲有節。則氣完。氣完。則無過動。欲有節。則事簡。事簡。則無濫費。是以愔心溢志之事。不滑其和。而煩擾掎尅之政。不逮於下。精爽通於天地。而德澤洽於寰宇。舍生之倫。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三光明。六符

正。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海隅日出之邦。雕題鑿齒之民。莫不重譯貢琛。斂衽稽顙。以戴天子。天子者。端委恭己而南面焉。澹然無爲。寂然無聲。而萬幾咸理矣。中心悅懜。四體康豫。而壽考且寧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在位久者。皆歷世百千萬歲而不化。其民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矯手頓足。謹呼祝頌。欲萬世而爲君者。豈非保身以保民之明驗歟。晚近世則不然。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而常苦其不足。口厭甘脆。而天下始有藜藿不飽者矣。身厭紈綺。而天下始有短褐不完者矣。居厭廣麗。而天下始有宵啼露處者矣。其弊至於離志解體而不可收拾。則漢唐宋之季世是已。嗟乎。彼其身之不保。而又何以保民乎哉。夫彼之愛其身也。亦無以異於古之帝王。而成敗相反。榮辱異趨者。古之帝王以養之之道愛之也。而彼以戕之之道愛之也。故事有順而相賊。反而相成。美疢之滋毒。不若藥石之生我也。柔曼之傾意。不若奇醜之益德也。是以明主不以天之所愛爲樂。而以命之靡常爲懼。不以天下奉其身。而以其身爲天下使。其身常有餘而無不足。其民常安樂而無患難。誠以天之愛我者甚殷。而託

之甚重故也。嘗觀無逸一書。敘商周之哲王。所以壽永命而配上帝者。不外乎抑畏恐懼。卑服康功。忠臣之愛君固如此也。而世乃有曰。有天下而不以恣睢。命之曰桎梏。嗟乎。人主之欲保身以保民。豈必若拘儒所云。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之爲勞哉。又豈必如術家所云。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鷗視虎顧之爲養哉。惟不以天下與其心而已。不以天下與其心。則內者不出。而外者不入。內不出。外不入。則耳目聰明。而心志寧一。何事之不節。何功之不成。而必曰以恣睢。夫使人主無常身。而百姓無常保者。必斯言矣。抑愚聞之。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鴻鵠之未孚也。可俯而窺也。及其翱翔浮雲。雖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幾甚微。而其究不可窮。蓋亦若此矣。是故善養心者。貴豫。主敬以存之。典學以明之。親正人君子以維持之。禁於未發。制於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

## 葬地論

論作於萬曆六年得請歸葬時。其堅任已見如此。世人談其因圖風水致有僭占者。恐先父至愚不如是也。懋修言。

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壤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嚮桴鼓之符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奄然僵臥者。體魄也。譬之人寐。則陽神出遊。觸感成夢。當其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於床第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魂氣也。故能感而適靈。變而化物。是以人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於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爲五星之佐。故傳說栖神於箕尾。蕭何降精於昴宿。記言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夫以死者爲有知。則其靈在魂。而不在魄。靈旣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人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魂強神王。智能思力能行。然欲爲子孫圖慮。

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死後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垂蔭後世。凡欲爲子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日家之興替。皆係於葬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於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災祥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可必也。而况于地乎。上古人氏。則舉而委之于壑。後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貧有富。有壽有天。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爲之乎。旃裘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視。俟虎狼野獸食盡。以爲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之邱隴也。彼其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又孰爲之乎。黃帝葬于橋山。藏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葬楚山之尾。爨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戚。魏惠王將葬。雪深及牛目。反棺

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爲帝王。而葬禮如此。然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年。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氓。貧窶窮約。或掩骼荒邱。寄骸叢壘。而子孫崛起暴貴者。又不可勝數也。是遵何術哉。上古死而不葬。中世葬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叔季希覲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鳥之書。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善地。而身爲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胡爲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何工于爲人謀。而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爲。夫人固有未得吉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至如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父孫不葬。祖者。壘壘淺土。或被盜發。或因山興訟。竭資求勝。至于滅門逮死。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尙屬杳茫。見前之禍。輒已蒙被。吁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實必茂。剛

滴之區。根荄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脉乎。此殆不然也。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物也。然使樹枯木朽。株于其間。亦未有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使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妥。或閱千百年而不化。不則有風吹倒轉。虫蟻嚙食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感也。夫人死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脂膏草野。肉飽烏鳶。而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者。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據形相水泉。故曰我卜潤水東。漑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約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據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休和。而後生人蒙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實。安能逆覩于將來乎。此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

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談。獨存於世。况術家者流。每挾奇以誑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於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爲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略不加意。於心寧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藏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厝之於草莽之中耳。平衍窳奧。茲焉允臧。毋居險仄。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掘地爲坎。衣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一瞑而萬世不視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烏乎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主於室。奉神靈而永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強爲善而已矣。吳季子適齊。其子死。卽葬於瀛博之間。深不及泉。其高可隱也。掩而號之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彼以爲此。天地之委蛻也。無之而不可藏也。奚以故國之歸。勝地之求乎。嗟乎。若季子者。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 翰林院讀書說

玉堂夫子學統天人。道通今古。主盟於詞賦之壇。樹於文章之府。天子嘉其誼。重其望。選四方文學之士。二十有餘人。往從之游。於是文學之士。彬彬然望風景附。雲集於函丈之下。鼓箴既竣。升席而坐。迺進諸文學而庭而告之曰。方今治道休隆。德化浹洽。夔龍稷契。比翼於廊廟。羣臣百寮。師師濟濟。一時人物之盛。蔑以加矣。豈天子迺猶傾念豐芑。網羅草澤。特選爾諸士。登諸詞苑。開木天之館。以爲藏修。聯師儒之任。以爲董正。其於爾諸士。亦有厚望焉。若亦知天子之所以儲養之意乎。諸文學揖而對曰。自代謝繩結。文旨肇興。謨誥拾於簡編。大雅久而不作。王風旣萎。體格世殊。迨至有漢方隆。董賈擅其芳聲。遷雄端其桀燧。灑灑乎猶有三代之遺音焉。旣而淳氣益漓。駢麗乃作。濫觴於齊梁。猖狂於盧駱。唐宋而還。風斯下矣。夫鳴盛華國。潤色鴻業。非文其孰能爲此也。迺今聖化昭明。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某等適遇其會。又有夫子倡於上。而起其

衰踵作者之芳規。嗣前獻之遺軌。此其時矣。又何讓乎。於是夫子嘖然微哂。愀然作色。而嘆曰。噫吁嘻。陋哉。測淺者不可以圖深。見小者不可以慮大。子實咕嗶之儒。未聞昭曠之論。是以爲此言也。來。吾語汝。蓋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謂之儒也。造化之運。人物之紀。皆賴吾人爲之輔相。綱紀風俗。整齊人道。皆賴吾人爲之經綸。內而中國。外而九夷八蠻。皆賴吾人爲之繼述。故操觚染翰。騷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業習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預養其所有爲。而欲藉一枝以自顯庸於世。嘻。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實也。文詞者。德之華也。故尙行則行有枝葉。尙言則辭有枝葉。訓誥典謨。聖人豈殫精極慮。作意而爲之者哉。幾微內洞。文采外章。揚德考衷。啓發幽祕。不求文而自文耳。乃吾見一人焉。辨若懸河。藻若春工。含吐鄒枚。方駕陸謝。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德薄人也。才辨之流。虛浮之黨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又嘗見一人焉。辨不驚世。譽不響俗。其言呐。身不勝其衣。粥粥若無能。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忠信人也。君子之

徒。聖賢之歸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何則。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是以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恢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研性命之奧。窮經緯之蘊。實所望於爾諸君也。是之不務。而文焉從事。若曰文詞而已也。豈徒爲爾諸君之累。毋亦忝天子之命而虛其望乎。又何令名之有。於是諸文學赧焉自失。蹶然負牆。逡巡而退曰。夫不聞建鼓之音者。不知拊瓠之足羞也。不覩懸纈之珍者。不知燕石之非寶也。某等智識淺昧。未燭於理。又執固陋之見。足已而不問。夫子發以閎深之辭。引以大道之要。迺今廓然發矇。已昭矣。敢不夙夜以求。無負于天子之寵命。

### 來雁說

顧舍人宦居京師。有雁集於邸舍。迫就不驚。容止閒暇。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雁負陰抱陽。候時眠宿也。此其背玄渚之岑寂。爲人寰之清徵。殆以章瑞表應。兆先舍人矣。各聞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是邪。先生適爾嘆曰。然哉。休哉。休哉。然哉。抑猶未

循厥本。夫觀物測微。揆類表應。此瓌士之思也。非所以議於廊廟之摹也。宗卿之言過膚。不乃甚乎。客曰。何爲其然也。羽毛得氣。先自古而記之。矧其耿特之禽。婉儀歛翮。引翁駢蹠。邕邕肅肅。似擾而馴。殆漢氏之所爲協律豫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耶。先生曰。鳥謂此乎。且夫雥鷹雉。詭毳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罟椅機入林。卽鹿射豸翟。飛跌者衆矣。虞人靡得以爲瑞也。頽鱗綺甲。世之所希也。漁子榆九罟以游江河。河則舛之。類詭族噉喙。浮沒揚波。迂纚者夥矣。漁子靡得以爲瑞也。夫物固靈而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何以休旃。先生喟然曰。嗟乎。茲難以微喻已。然而茲事雖細。皇風之所概也。迺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表。惡可默焉。惡可默焉。蓋試論之。夷隆時也。機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摛盛者逅適。雍休履祉者附會。論世繹化。不越三者而立教也。故事有微而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優優委蛇。迺矜矜于休媵。藉令遘替運而立諱朝。雖疊珍纍異。方跼躅匿沒。豈能以揚芬而敷茂哉。客聞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

撫連休光。累葉湛恩。澤淳溢于罔極。猶遴登不髦。俾寓內一技之士。亦得効譖陳慮。以黼黻鴻猷。是以明庶闡悅。遐近欣欣。協氣充牣。嘉況叢集。熙雪表瑞。滴露飛甘。仁嚙皎兔靈爵之貢。日旅彤庭。嘉繇異道之祥。盡升清廟。而天子猶撝悒不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敕示中外。自今毋得獻。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間上。羨溢圖謀者。尤不可殫述。人謂致華平之草。家家薪致。林氏之騶。跂致足。燠延頸成瘡。海內喁喁然。無不望上兼瑞命。總百靈也。昔者爵集省第。黃霸揚其聲。鸞降庭木。蕭愨表其政。皆遇好誇之主。居偏駁之朝。處踈遜之位。猶援物著化。垂眎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鳳毛之簡。珥筆金闈。刷彩瑤闥。日昫大藻。手櫟雲英。夫旣以習觀太平之業。而沐浴膏澤。轡被其文章矣。旣彼蜚雁。烝然戾止。其心若啓。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致信符籙。然而引興協思。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能宣者。曹也。蓋情有積而思宣。美有稽而斯鬯。性有觸而斯起。舍人焜耀希會。迺得以因物託義。被飾趣指。播之悠逖。以昭其和休焉。夫感上奮內。攄盛歸美。而輪布

忠盡。臣子之職也。抒道情以通諷諭。藻士之致也。推上盡下。鋪衍宏變。以極廣遍。卿大夫之事也。詩云。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吉士。媚於天子。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茲其所謂不休也。若迺眩異測應。以幾寵援。而惟輟況。不亦惡乎。豈其然哉。

### 義命說

先儒謂義命有正合者。若堯舜之有天下。仁者之必壽。積善者之獲福是也。有不合者。謂若孔子不得位。顏淵之早夭是也。以愚綜其實。殆不然。昔者夫子蓋罕言命。至于義則諄諄而已也。何則。造化之數。陰陽之變。運之所遘。氣之所遭。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仁者不必壽。壽者不必仁。聖人不必有天下。有天下者不必聖。善者不必獲福。福者不必善。堯舜以聖人而有天下。然其子丹朱商均。竟以不肖。不能守其業。孔子希世之大聖也。歷聘世主而不遇。遂于魯。厄于陳蔡。故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回也屢

空。夷齊求仁得仁。竟餓且死。然操溫之徒。暴戾篡奪。至無行也。身爲帝王。屢世富厚。試使孔顏夷齊與操溫之徒。絜德度義。不同日而語矣。此亦何相去之遠耶。然猶有所解者。以爲人之稟氣不同。或貴賤素定於天故也。若夫百里奚在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太公渭濱之釣叟也。年八十。老於磻溪。遇文王而爲師。尙父。公孫宏五十舉賢良。不合退。牧羊于海濱。一朝而爲漢相。一人之身耳。然成敗異變。先後相反也。此其于義命。合邪否邪。世之善惡禍福。參差異等。其相去不啻什伯者。可勝道哉。何則。大鈞播物。塊北無垠。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旣申重之。又摧敗之。數有不可窮。理有不可解。故夫子罕言之也。而曲士寡學。必使牽合推測。以驗天人之際。不亦惑哉。雖然。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者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天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

濤之于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于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唯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猶忿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怨憤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螽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誤乎。是故學者亦唯循吾義而已。至于命非所可與也。或曰。今之談義命者。異于吾子之說。何哉。任數者。則曰生死之數。窮達之遇。分定于天。不可易也。任人者。則曰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凡此皆一隅之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譬之稼也。耕耘播種。人也。雨暘豐歉。天也。雖有神農后稷。不能必其歲之豐。而田作之功。自不可以不力。彼任數者。不知耕耘播種之在人。而一歸于歲。任人者。不知雨暘豐歉之不常。而取必於力作之勤。吁惑亦甚矣。人生而有利害之情。有利害之情。則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議論。而卒無所歸也。可勝嘆哉。



## 擬韓信諭燕書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卽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杰蠶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於善地。而徙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弑之。漢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縞素而問弑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響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狗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闕與下。今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爲也。故按兵驛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己之

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爲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泚水上。夫燕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虢破而虞亡。韓降而魏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亡之路。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卽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亡乎。計不出此。以區區之燕。遠託於孤絕垂亡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邱之壤。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亡之端。禍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揆之。後悔何及。

擬唐回鶻嗚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異域歸忠傳賜之羣

臣賀表

會昌二年

伏以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不式。聲施蠻貊。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氐羗之享。丕單武烈。聿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之氓。盡圖王會。若辮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蓋上仁所不懷。必至誠爲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蕃。樹芽乘突厥之衰。通道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華。靈武徵兵。蛇豕荐窺乎上國。洎葉護狃東都之勝。致懷恩勾朔漠之師。金縉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互市。竟渝北面之盟。烽烟時徹於甘泉。車駕頻煩於細柳。屬關隴腥膻之後。徒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未遑經略。百年胡運。尙寬膏斧之誅。一統皇輿。忽覩獻琛之會。此蓋伏遇明聖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旋應騶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神威交鬯於遐荒。德教誕敷於鞮譯。遂使可汗遺胄。繫組來朝。特勒大酋。韜戈款塞。豺狼伏其兇性。鷓臬懷我好音。雖夷情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丹書錫鬻。

既崇日逐之封。赤芾疏榮。仍懋秩訾之賞。載塵宸慮。特詔台司。哀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採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尙可孤之著節。寫諸琬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袞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兜離。感以至誠。喜溢淄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觀古以知今。用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寶融歸款。遽蒙圖傳之頒。然未有襲我冠裳。爲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穹廬獲齒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於殊俗。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籌疎借筭。元戎十乘。期賡六月之詩。干羽兩階。幸覩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慮危。柔遠能邇。如天覆幬。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彌切外寧之懼。戢干戈。爨弓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邛笮。朝冉駹。億載宅中而圖大。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五文集

## 辛未會試錄序

隆慶改元之辛未。復當會試天下士。屆期禮部尙書臣晟。郎臣希烈。臣大綬以請。上若曰。茲籲俊登。獻惟重典。其命輔臣居正。典試學士調陽。轅講筵事副之。臣祗奉明命。不勝大幸。伏念臣一芥草茅。經術淺陋。往荷先帝簡拔。侍上於潛邸。時時誦說所聞。得效啓沃。及上登九五。錄用舊學。卽召臣入贊機務。一歲中遷至孤卿。夙夜兢兢。念皇上所以拔任臣者。卽捐糜一身。何足用報。惟當蒐羅天下才雋。以布列周行。共熙帝載。庶足以仰酬其萬一爾。有告臣曰。某也賢。克稱厥位。輒手記而心存之。薦達之恐後。某也能。克任厥職。亦手記而心存之。薦達之恐後。然負其抱藝。伏在草莽者。未有以聞也。乃今謬司校文之任。得以盡觀天下士。簡汰而蒐拔之。則所知益廣。所薦達益多。而區區圖報之忱。亦可藉是以少塞矣。豈非臣之至幸。至幸者與。乃以二月己亥。偕臣調陽及

內外諸執事。陛辭入院。合兩畿諸省前後所貢士四千三百餘人。如故事三試之。戒諸執事咸既乃心。試題必明白正大。無或離析章句。以爲奇異。無或避忌趨好。以長諛佞。掄文必崇尚雅正。無或眩華遺實。以滋浮靡。有能綜覽古今。直寫胸臆者。雖質弗棄。非是者。雖工弗錄。蓋閱二旬而告竣。遵宸斷取四百人。梓其姓名與其文之優者。爲錄以獻。錄旣成。臣與臣調陽暨諸執事。聚而觀之。曰。文不近實矣乎。僉曰。實矣。士能盡如其文矣乎。曰。未可知也。雖然。旣以是取之。敢不以是望之。願諸士脫蒯屨而登王庭。猶未知上意之所嚮與已之趨者。宜何如也。臣請告之。以定厥志。臣聞世之治也。恆自文而返質。其旣也。恆自質而之文。昔者孔子欲損周之文。從夏之忠。而不可得。有能究禮之本者。則深嘉而亟歎之。誠達於時。宜如此也。明興二百餘年。俗凡幾變矣。我皇上嗣大歷服。於茲五年。懸象布令。作則垂範。一切務剽剝枝蔓。以崇本質。省章奏之繁詞。握默運之元柄。言不斬工。期盡誠款。行不斬卓。取裨實用。側席寤寐。惟欲得忠信誠懇直諒不欺之士而任之。故臣敢以諸士進。夫帝有帝臣。王有王佐。霸有霸偶。今上所修帝道。

也。諸士固且願爲帝臣。其尙一乃心。端乃志。毋作僞以亂真。毋矜名以示異。毋竅言而不中其實。毋詭故而近人情。寧拙而遲。毋巧而速。寧有瑕而爲玉。毋似玉而爲石。忠信直質。以事其上。若是斯可以爲帝臣。而無負於今日之舉矣。不然。是主與臣意異矣。臣主異意。不能治三家。况天下乎。臣事皇上久。竊有以闕上意之所在。故於諸士始進之日。而告之以此。夫士有才而不以進。有司之過也。主德不宣。申令不熟。標準不立。約束不明。臣等之過也。主德已宣。申令已熟。而衆弗率。則士之過也。若是者謂之躍冶之金。匠者睨而棄之。邦有常刑。臣不敢庇。於戲。登茲錄者。可不勗哉。可不懼哉。

### 少師存齋徐相公七十壽序

往余讀中祕書。則公爲之師。公相業在嘉靖末。及隆慶初而請老。今上嗣位。公年始及老。蓋家居者三年矣。余旣爲公門人。不自意又從公政府之後。諸所爲佐國家者。一惟公是師。公生之辰。卽不及奉觴爲壽。禮宜有言。今世稱人仁壽者。以爲家人言耳。然其

理不可易也。彼直以煦煦言仁。未睹仁體。夫仁於乾坤爲元。是天地之大德也。於人則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作好惡。君體之而相調之。公嘗善程夫子之言仁。以訓學者。蓋其所自得也。故其相業。海內能言之。余未暇論。第觀庚戌而上。暨于嘉隆。君子小人之進退。士風民俗之清濁。朝廷邊鄙之休戚。如陰晴復開。如洄寒復煥。誰爲此者乎。公方且作而不辭。生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應天之道。年未及而引退。夫貴以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淵乎微哉。吾以此識仁體矣。天道無心。詘信皆仁。皇極無私。與物委蛇。子貢稱博施濟衆爲仁。孔子告以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故人己一體。立達一心。是不必己。非不必人。名不必己歸。功不必己出。蕩蕩平平。可以爲天下。可以保真。可以引年。故廟廊亦仁。巖藪亦仁。匹夫匹婦與被其澤亦仁。一介不以取予亦仁。由耕野而保衡。不以其故增益。保衡而復于耕野。不以其故貶損。未嘗不施。未嘗不濟。亦不必於施。亦不必於濟。是以常施常濟。常施常濟故常仁。常仁故常壽。昔漢安昌侯老。長安車駕數親臨問。而學士不免疵議。宋溫國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言事。上



亦不之問。而暨卒遠夷知名。稱真宰相司馬。隱然倚以爲重。此遵何德哉。假令君實耄期無恙。天下固願之。人情如此。天道豈遠哉。故公之壽。不必吐內導引。而長生久視。可懸策已。大易爻義。乾元取象。或潛而勿用。或見而文明。或亢而有悔。或羣而無首。此之休咎。不占可知。公畢在田之業。崇用九之德。高而不亢。返于初潛。其道無疆。利永貞矣。天下方以公爲著蔡。何可一日無也。天子孳孳聖學。銳意太平。慕古憲乞之義。塵求舊之思。業詔有司存問。異日者將禮三老五更于太學。固我公矣。夫仁於天下爲元氣。以佐天下爲元勳。故公位爲元臣。齒爲元老。無論家居矣。後來者遵公約束。庶幾畫一之治。竊比於宋元祐耆碩者。公何啻君實。願余於呂晦叔何如耳。

### 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今年吾師存翁徐老先生壽登八秩。九月二十日其懸弧之辰也。先是居正等從閣中上書。言今中國有大慶。覃恩宇內。則大臣致政家居者。八十以上。有司以禮存問。九十

以上遣官存問。至于優禮輔臣耆舊。則有不可以例拘者。嘉靖間大學士王鏊謝遷。皆年屆八十。悉得遣問。今原任少師徐階。今年正八十。比之王謝諸臣。齒德相同。而勲業之赫奕。有非諸臣所能及者。臣等昧死。敢邀天恩。幸從遣官之例。以彰聖朝崇禮者頌之美。上亟報可。降璽書。遣大行人往。又特賜白金文綺蟒衣。於是海內爭相傳頌。天子至意。而吾師洪勳茂德。又足以當明眷。煌煌哉盛舉。曠世所希邁也。居正嘗謂士君子所爲尊主庇民。定經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親爲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澤自被于蒼生者。竊以爲此兩者。惟吾師兼焉。當嘉靖季年。墨臣柄國。吾師所爲矯枉以正。矯濁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概載在國史。志在縉紳。里巷耆長。尙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歸老也。則挈其生平所爲經綸蓄積者。盡以屬之居正。居正讀書中祕時。旣熟吾師教指。茲受成畫。服行唯謹。萬歷以來。主聖時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紀綱振肅。風俗樸淳。粒陳于庾。貫朽于府。烟火萬里。露積相望。嶺海之間。氛廓波恬。漠北驕虜。來享來王。咸願保塞。永爲外臣。一時海內號稱熙洽。人咸謂居正能。而不

知蓋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親爲之者也。故此兩者。惟吾師兼焉。夫士君子修身理天下。孰非精神之所選用。天旣厚吾師精神。以發祥于事業。施之後世。皆可爲法程。蓋其運用也大而久。大可以扶皇極。錫庶民之福。久可以延世運。培萬年之祚。及其歸藏林壑。頤老烟霞。以其餘者授之于人。而以其精者斂而自壽。今壽躋八表。而精強神王。其聰明步履。雖新壯少年有弗如。本之天所以篤祐。原與衆異。而吾師自善爲調攝。以承天意。推此言之。自茲以往。度爲百千。蓋未可量也。居正將次第執簡而修祝焉。懋修曰。此文。方病危急。且屬續矣。趣懋修亟請許穎陽相公具草。及許先生稿成。而全未用。乃力疾自草。及爲徐師相請存問疏。皆自爲之。其尊師之心。將死不衰也。

### 壽封翁觀吾王年丈六十序

余與宜城觀吾王子。同庚子鄉試。余時年十六。王子年三十七。王子博學邃養。厚積而晚發。余以童稚淺薄。謬爲有司所錄。獲從王子之後。其視王子。丈人行也。不敢肩隨焉。數年。王子始仕爲理臨江府。晉霸州太守致仕。而其子道甫。舉王子鄉試第一。登進士。

拜南宮。王子自其家來視道甫。會余京師。相與道故事。敍疇好。蓋去庚子之秋二十餘年。而余亦年三十七矣。顧視王子。則其貌蒼然而光。其氣盎然而揚。神清體健。無殊疇昔。而余以多病早衰。平居氣不充形。臨事力不副意。昔人所謂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憶與王子並翼秋風。同聽鹿鳴。當其時余爲少年。王爲壯夫。乃今轉盼之間。遂成陳跡。不惟浮名身外。無可控搏。卽吾所有之身。已非曩時之舊矣。是不亦可慨也哉。夫人身百年耳。而精神意慮。每隨血氣以爲盛衰。往往見人其盛時氣若奔馬。顏若樞華。或奮於義氣。臨大難。決大疑。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虎視一世。而心雄萬夫。及其形摧力盡。志靡心灰。蓋有百鍊之剛化爲繞指者矣。故騏驥罷於遲暮。強弩頓於末力。若是者。豈其勇怯強弱頓殊哉。無道以馭之。而隨其氣以爲盛衰。是以日徂月化。而莫能自止耳。夫惟至人有道之士。其天定。其神凝。其天定故不與世俱移。其神凝故不與形俱敝。方其壯也。衆方馳騫。無勃。而彼或斂之若無。及其老也。人皆萎憊。阻喪。而彼則鍊之愈銳。四時之變。生長凋謝。日交代乎前。而其守如一。則有道以馭之也。故強弱。氣也。榮瘁。形也。

不作而自強。不澤而常榮。非形非氣。湛然常存者。是不可得而名言也。嗚呼。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此哉。今年七月十二日。王子年六十。道甫以余有世講之誼。蘄余言以爲壽。余觀王子年雖周甲。體力方強。別來數十年。精神意氣曾不少變。蓋若庶幾乎有道以充其形。而不隨氣以爲盛衰者。余也知雖及之。力有弗逮。世務溷其虛明。趣舍滑其思慮。常恐日月易往。與衆俱盡。追維今昔。深用慨然。異日且當與王子杖藜擔筇。遺世獨往。登祝融。躡鹿門。以求所謂至人者而證之。王子其肯從我哉。

### 翰林爲師相高公六十壽序

聖賢之學。始於好惡之微。而究於平治天下。好惡得其平。則因應無爲。不降階序。而萬務咸理。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天無私壽。惟至平格。天者乃壽之。以保乂王家。夫相臣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長養萬物。總攝衆職。其道鴻矣。乃書稱格天基壽。保國乂民。不外乎平之一言。則致理之要。斷可識矣。今少師高公。起家詞林。已隱然有公輔之

望公亦以平治天下爲己責。嘗與余言大臣柄國之政。譬之提衡。與之輕重。與之低昂。而已無與焉。在皇極之疇曰。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反側。而後人無有比德。民無有淫朋。是謂平章軍國之理。余深味其言。書之座右。用以自鏡。其後與公同典冑監。校書天祿。及相繼登政府。則見公虛懷夷氣。開誠布公。有所舉措。不我賢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準於理。有所彰瘡。不我愛憎。一裁以法。有所罷行。不我弛弛。一因於時。無兢兢以貶名。無屑屑以遠嫌。身爲國相。兼總銓務。二年於茲。其所察舉汰黜。不啻數百千人矣。然皆詢之師言。協于公議。卽賢焉。雖仇必舉。亦不以其嘗有德於己焉。而嫌於酬之也。卽不肖耶。雖親必斥。亦不以其嘗有惡於己。而嫌於惡之也。少有差失。改不旋踵。一言當心。應若響答。蓋公向之所言。無一不售者。公信可謂平格之臣已。夫皇極之道。人主所以斂福錫民者。而佐之實在輔相。今天子恭默虛己。委任丞弼。蓋將執皇極之要。以斂福錫民。而得公平格天之佐。提衡秉鈞。幹旋默運。則悠久無疆之業。自可不勞而成。天祐國家。亦必將錫之遐齡。畀之多祉。使海內熙熙。登春臺而享太平。公

其躋於福壽康寧之域。如書所云者。必不誣矣。余無似。獲從公後廿有餘年。茲又奉上手詔。諭以同心輔政。自惟駑下。公之才十倍於余。何足以仰贊其萬一。亦惟以公素所以教我者。而共相勵翼。以仰副主上之委託。則余亦有榮幸焉。今年公六十春秋矣。翰林諸大夫將以公誕辰。奉觴於公。而徵余言以爲祝。余惟公文章功業。炳輝烜赫。皆諸君所親見。旣已筆之史冊。光昭若來世。無俟余言。第論其學術之奧。基壽保國乂民。其道由此。且諸大夫列官詞壇。踵公芳躅。他日皆有平章責者。其亦聞余言而得所師承焉。

### 門生爲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

天祐國家。必有耆碩魁壘之士。以據鼎軸而幹機衡。然後其主不勞而休美。無疆之業。可衍而昌也。自昔有道之長。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王。成王時相業。莫如周公。史稱公相武王。五十有八載。其貢黼屨而佐嗣王。又十有餘年。已乃還政而歸東周。留東周者

又七年。蓋公是時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身爲太傅。操冢宰之權。而上不疑。周道以穠。天下歸德焉。老成人之重國家固如此。今少師中玄高公。相肅皇帝及今天子有年矣。入則陳王道之闕。啓乃心納乎聖聽。出則兼冢宰之重。鳩衆材庀乎主職。以余所睹記。按公具之往迹。抑何符也。公嘗授經天子。天子改容而師事之。比參大政。發謀揆策。受如流水。其著者。肅皇帝憑玉几而授顧命。天下莫不聞。論者乃罪及方士。汗鱗先皇。規脫己責。公爲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義。若揭日月而行也。虜從庚子以來。歲爲邊患。一旦震懼於天子之威靈。執我叛人。款關求貢。中外相顧駭愕。莫敢發。公獨決策納其貢獻。許爲外臣。虜遂感悅。益遠徙不敢盜邊。所省大司農芻粟。以鉅萬計。曹沛淮徐間。數苦河決。公建請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舻銜尾而至。國儲用足。是時方內乂安。四夷嚮風。天下翕然稱治平矣。公猶弗康。日兢兢與九卿百執事講究實政。甄別吏治。問民所疾苦。撫摩而噢咻之。雖桑土綢繆。不劬於此矣。始公方柄用。遭忌者言。邾婁不可詰辯。公避居東山。意豁



如也。居二年，再入政府。衆謂是且齟齬諸言者。公悉待之如初。未嘗以私喜怒爲用舍。踰年，再上書請解銓務。上手詔慰勞。恩禮有加焉。雖赤烏遜膚，不泰於此矣。公才略蓋世。又天子師也。而滋益恭。親賢愛士。實能容之。一事之善。稱不容口。一言之當。決若江河。雖吐握延接。不勤於此矣。昔公旦修此三者。令聞長世。爲國元老。而公之功德爛然。後先爭烈。年已六十。聰明步履。有踰少壯。其於上壽。猶掇之也。今天子基命宥密。孰與成王賢。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內外。皆躋足抗手。歌頌盛德。卽余驚下。幸從公後。參預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官府之事。悉以諮之。期於周召夾輔之誼。以獎王室。此神明所知也。由此言之。國家休美無疆之業。溢於成周。雖有巧曆。莫之能得。茲於公而卜之矣。嘉平之十又三日。爲公誕辰。公所舉鄉百會士有餘人。斬余言介壽。而余爲舉其大者著於篇。夫春陽煦物。百卉咸榮。而迎曦含旭。桃李爲最。諸君皆公桃李也。公今行周公之道。萃宇宙之太和。躋一世於仁壽。而况近在門牆者乎。宜其感悅愛戴。倍於恆情云。

## 重刊西漢書序

自孔子沒而春秋絕。後之論史者。乃獨稱遷固。遷據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漢書。然子長之書。雖馳騁賅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之。其爲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敘次有紀。何也。遷所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尙書之文。世家列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諸史百氏。匪不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爲工。製段錦者易爲力。茲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褒貶論贊。比類引合。其意又有存於紀述之外者。敘周勃傳而不錄其汗出沾背之恥。敘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疏。忠厚之至。爲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於淫黷之制。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辭爾雅。文質彬彬。蓋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喜譏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僞而賤死義。又謂敘司馬遷楊雄傳。不當取其自敘。

而曲記其世系。不知作史之與立言傳道。其事不同。彼立言者。稱度衡量。不敢有一言之偏。以幾垂訓也。至於作史不然。要在紀其實耳。雖其是非頗謬於聖人。然或出於一時憤激之言。非可爲典要也。若固所述。定邪正。推幽隱。雖不可上擬於春秋。然下視蔚宗陳壽之儔。俚俗闕略者。可同語哉。今議者不本其大旨。而特毛舉數事以病固。愚竊以爲過矣。語曰。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議之。正使此輩執筆操觚。與固絜其短長。所創作或未必逮固。而徒紛紛以議之。不亦恣輕詆之私。傷旁通之誼哉。三代而下。西漢之治。最爲近古。所尙皆淳朴忠厚。非後世所及。學者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史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 刻灤州志序

余嘗披輿地圖。觀京師形勢。週覽畿甸馮翊之區。未嘗不欣然仰皇居之勝也。今灤志可見矣。灤蓋碣石地。自黃帝肇域於涿。獯鬻遠遁。始被淳風。周時孤竹二子。以其國讓。

又避紂。居北濟之濱。今其俗猶慷慨狷忿。尙廉讓。有夷齊之風焉。然自黃帝以來。異姓迭興。皆在伊洛崤函之間。則灤之距中州。蓋數千有餘里。或淪沒於夷狄。其幸者乃僅同於邊郡耳。我國家建都幽冀。以控制蠻夷。則太行以東。薄海皆左輔之地。而灤之去京師僅數百里。層巒疊嶂。週迴環拱。披拂皇風。密邇天邑。蓋屹屹乎重鎮矣。嘉靖乙巳。養吾陳子。以王命來守茲土。越明年。政成民安。百廢具舉。乃周視四封。躬按往牘。考世系之傳。遡土風之舊。喟然嘆曰。昔詩人咏歌周業。始乎二南。豈不以王風所被。自近及遠者乎。今灤土亦王郊也。予牧於茲。一方之事。闕而不載。上無以比於周風。下無以昭示來世。余有甚懼焉。於是蒐羅載籍。博訪耆舊。編摩閱朞。歲乃成帙。彙爲五卷。曰世編。曰疆理。曰壤則。曰建制。將以授梓。馳書請余爲之序。夫州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周禮職方所載。八索九邱。小史之帙尙矣。蕭相入關。先收秦籍。襄郊之迷。識者病焉。夫以宇宙之寥廓。萬類之區分。古今之沿革。陵谷之遷換。山川方物。詭狀殊形。精察強記。有所弗逮。然據程按牘。半武不出於戶。而通塞畢諳者。以有志焉耳。且灤固北邊要郡也。自

三代以來。雖漢唐盛時。猶不能盡隸中國。况五季而後。蠻夷猾夏。腥穢同風。寧復知有禮義綱紀。民彝如今日者乎。今幸而釋椎髻而冠裳。又幸而列於畿輔。爲聲教之所首被。蓋自黃帝至於今。世之相去。數千有餘載。而藩屏之勝。絕代懸符。文物之隆。後先相望。則夫侈國家輿圖之廣。記斯地蠻夷之迹。以垂示於不朽者。微斯文。烏能有徵於後世哉。若夫證往古以昭鑒戒。則世編可考。經畫野以奠民居。則疆理可稽。壤則示惟正之義。建制昭民方之存。規畫經理。寓於隳括之中者。開卷可得矣。吾又安知後之宦於斯者。不藉以爲指掌之資乎。則是書也。其有繫於灑者重矣。敬贅數語簡端。俾省方者有以觀焉。

### 送李漢涯之永清序

昔蜀蘇氏父子皆以文章名於時。余自總角則愛誦蘇氏文。觀洵之作。實勝二子。然二子之名乃獨顯。何也。洵之走京師。歷抵諸公間。當是時。意在暴其子之所長而已。及其

望實已著。軾轍之名冠海內。而洵竟老無以自見於世。以故其名寢以不章。若洵殆蘄其發。祕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焉。李侯漢涯。少負奇氣。善屬文。爲當時名士許。少華輩所稱重。方侯壯盛時。屈指計日。謂卿相不足取者。然竟落不偶。而其子六樹元性。以學顯於時。元樹與余同舉進士。元性亦舉於鄉。旦夕且見進用。兄弟躡踵摩肩。並起少年。有稱譽光顯矣。而侵年六十。乃得一縣令。嗟乎。人之處世遇合。誠有命也。若侯者。豈非命邪。抑亦靳其發。祕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邪。然余聞之。厚積者遠發。蓄碩者用充。譬之於物。取精多而受氣足。則其發之必遲。華實必茂。侯之未去京師也。曾一再過余。余視其貌甚健。視聽明。氣冲冲然銳也。爲余言。今吏不能有益於民。爲寵賂以敗類者。凡皆欲自願其私。富厚滋潤。爲子孫計耳。今吾起布衣。素貧。二子已幸自立。雖富厚滋潤。無所庸凡。吾所以來。亦欲以庶幾乎平生之蓄志。又焉求乎。觀此亦足以見侯之心矣。夫其孕美含精。旣讓二子以成其名。而磊落瑰偉之概。數十年慳淪坎壈。百不試一。晚乃效用於時。而復無時。俗所謂計子孫富貴滋潤者。則雲蒸龍變。憤發其所蓄。必有過

人者矣。豈特如洵之終以文名家者哉。侯之行也。鄉士大夫餞侯於郊。使不佞致詞焉。余觀侯之事。絕與蘇氏父子間相類。因紀其事如此。若其子之爲軾爲轍功名所就。固可預料。然亦不必論也。

### 重刊大明集禮序

王者治定制禮。因時立制。累數十年。然後乃備。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禮作樂。漢儀之定。乃由武帝。雖文景之富。有未遑焉。而當時仲舒劉向王吉班固之儔。猶以大儀不具爲恨。蓋創制作則。更化宜民若斯之難也。至我國家不然。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極衰之敝。經制大壞。先王之典。無有存者。當是時。又攘除羣雄。殄逆討叛。迄無寧歲。而將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於稽古禮文之士。莫有任其責者。高皇帝天縱神聖。兼總條貫。天下甫定。卽命儒臣興制度。攷文章。以立一代之典。於是陶安定郊社。詹同定宗廟。劉基定百官。魏觀定祝祭。陶凱定軍禮。而曾魯徐一夔董彝梁寅又總其綱領。綜

其條目彙爲大明集禮一書。蓋編摩綴拾。雖出於一時諸臣之手。而斟酌損益。皆斷自聖衷。是以經紀無遺。巨細畢舉。夏商以後。議禮之詳著。莫如成周。而我皇祖之制。實與之準焉。自今觀之。周吉禮十。今集禮之所存者十有四。周凶禮五。今集禮之所存者二。至於軍賓嘉禮。莫不師其遺意。酌夫時宜。蓋纖悉委曲。雖頗不同。而通變移風。則後先一轍。然成周之典。具於治功平定之後。而我朝之制。定於傾側擾攘之間。緩急疎密。又度越前代遠矣。嗚呼。此豈非傳之所謂大聖乎。非大聖焉能當此制作之任者乎。孔子稱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明興百八十餘年。高皇帝作之於前。今天子述之於後。弈世載德。重熙累績。稽古禮文之事。褒然具備矣。則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遠有所慕哉。記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其數可陳。其義雖知。雖然。非數則義安所取徵哉。義非愚臣之所能窺也。數則有簡編存焉。因重刻而序之。用以陳其數焉爾。



## 贈畢石菴先生宰朝邑敘

善宦者流。嘗輕詆理學之士。以爲不適於用。且曰。爲政焉用學爲哉。夫守經據義。士所先也。聰明彊幹。吏所先也。欲爲政而從事于學。泥矣。張子曰。不然。吾聞古之君子。終始典于學。居則學于父兄宗族。出則學于君長百姓。莫非學也。跡之顯晦。烏能間之。昔者帝舜起匹夫。攝百揆。及爲天子。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好問好察。邇言。至與其臣禹契。臯陶輩。詢言陳謨。規誨不倦。推其言。殆若居木石而友麋鹿。無少異者。聖人之學。其純如此。廣漢延壽之倫。世所稱能吏。然闇於學術。不知道。不能正己格物。而務爲一切以求愉快。故終不可大用。試使理學之士。商功利。課殿最。誠不若廣漢延壽。然明道正義。使天上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欲舍學以從政。譬中流而去其楫。蔑以濟矣。他日以告石菴子。石菴子曰。然。吾聞天之道不息。故久。君子之學不已。故純。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動靜者時。囂寂者境。顯晦者遇。不二者心。心有所問。則不能緝熙。不

緝熙則光明息矣。往之一息謂之古。來之一息謂之今。古今之遼邈。曾不能以一息。而况于顯晦之間乎。故學無間于顯晦。然後其志一。志一然後其神凝。如是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則其政精覈。推此以言。則政亦學也。世言政學二者妄也。無何。石菴子出而仕。爲朝邑宰。張子過石菴子。石菴子曰。吾何以辦朝邑哉。張子曰。曩子言之矣。今將去父兄宗族。而學于君長百姓。願無忘緝熙以成光明之治。石菴子曰。茲行吾有大懼焉。蓋學非言之難。用之爲難。恬而夷者非難。紛而劇者爲難。曩吾解之。今將用之。曩吾處其恬而夷。今吾處其紛而劇。夫以匹夫匹婦之勝。予愛憎毀譽之橫。發絲棼碁布之事。交集于躬。一或少懈。皆足以移吾之志而滑其心。茲行也。其克遂吾志。而益其所不能者在是。其弗克有成而墮吾學者。亦在于是也。吾奚爲而弗懼。張子退而謂人曰。石菴子學當益進矣。夫志成于懼。而荒于怠。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能思而慎。何替之有。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懼之謂也。持此以往。雖以天下可也。况茲一邑。異時理學之士爲善宦者。詆也。吾得用石菴子解矣。

## 贈荆門守黃君陞開封貳守序

黃君既晉開封貳守。舊僚某子曾爲文以贈之。黃君曰。吾思得史張氏文也。夫余之不能以言悅人也。君知之矣。君知之而必欲余言。是君不欲人以言悅已也。言者不悅人。而聽者不悅。則雖有質直之詞。必不逆於耳矣。於是張子遂言曰。吾觀今之爲治者。而知吏之難也。夫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事人之難也。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夫事使之數不同。而人之材力有限。譬以什計也。間僻之地。事簡而慮優。吏之材力。五在上而五在下。其半猶及民也。稍繁則逮下者什三而已。又繁則逮下者什一而已。爲人上者。又以愛憎喜怒殿最之。則雖有倜儻卓犖之士。必不能以什一者事上。而以什九者逮下。何則。勢所趨便也。荆門山厚而土沃。往隸荊州時。在屬邑最爲殷阜矣。及改隸承天。大工數起。徵賦百出。又當郢鄧蜀漢九道。長吏日奔走。救過不及。何暇治民事。黃君爲之。比及三年。政成民恬。雖不逮于上。亦不貽戾于下。以故聲望旁達。擢晉大郡。然

亦勞且瘁矣。蓋時之難也。夫開封之視荆門。則又繁矣。貳守尊秩也。會城勞勩也。秩尊則卜之貴之也。彌重。勞萃則下之望惠也。愈難。君能以其什一者事上。而能以其什九者逮下乎。夫人趨亦趨。人驟亦驟。則無貴於爲士矣。往者余過荆門。謁象山先生祠。繼讀其文。觀先生在荆門時與友人書曰。今治道益衰。吏爲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只唯有志障百川而東之。不見知于庸人。必見知于識者。不蒙錄于上。必有利于于下。卓哉斯言。故先生在官。雖平屯田一司之微。必與監司反覆詳勘。務求便于民而後已。卽忤上不恤也。嗟乎。非有道獨行不改。能不受驅于流俗如是乎。今先生去此數百年。世之富貴尊顯者。齟齬然澌盡久矣。而先生名德爛然終古。擷芳薦藻。報祀不輟。其所得孰多孰少。此亦足觀矣。黃君與先生爲同鄉。數百年後。復躡遺跡。宦于此州。聞君在治。常飾新先生祠宇。朝夕瞻對。景行流風。必有感者深矣。今茲行也。余亦唯述先生之言行以告。遂致期望之意焉。

## 賀雲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壽序

世之言養生者衆矣。皆謂出于老氏書。傳于世者獨五千言。皆天道玄虛。上古皇農之道。而歸本于含神抱一。清淨自正。蓋聖人之學。內以修性。外以理人。其道甚近。而其效可睹者也。今世言神仙者。亡慮數百家。高者入寥廓。卑者雜污穢。其言幻幻漫漫。而莫得其紀。其效茫茫唐唐。而莫知其歸也。一切謂出于老氏。不亦誣乎。余爲此言。他日以質諸九江守。今致政汪公。公曰。然。夫馳思于千里。不若跬步之必至。嗷喁于豢豹。不若糲糲之充腹也。言者率曰冲舉。曰委蛇。冲舉委蛇之稱。日譁于耳。而其事了不可得。華山之下。白首如莽。烏覩世所云者乎。莊生有言。善養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然則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夫人形太勞則敝。神太勞則竭。故曰毋勞爾生。毋搖爾精。神將自寧。斯不敝之道也。今釋此不驚。而希心滌蕩。以覲非望。是安可幾也。公之言如此。蓋公之所以理性養形者。亦不外是云。今年春。公年八十矣。齒宿而德愈新。身老而神益

王。余嘗見公語或移日。及退如初見時。無一語不倫次。至論家國事。從容道故。稱說往古。霏霏如屑瓊玉。有味乎其言之也。飲酒或至夜分。坐客踰踰倦矣。公徐正衣冠。揖拱乃出。乃其聰明步履。卽新銳少年不逮也。嗟乎。彼學爲冲舉委蛇者。其卒有如公者乎。故知世所言悉妄耳。斯其得失之略可觀也。春曦旣旦。淑景載移。同鄉諸君。登臥雲堂。歌南山之什以觴公。張子曰。余論養生之事。而知公獲壽所繇也。作原壽。

### 玉林清賞詩序

雲溪汪公致政餘三十年。築于江南之野。襟亢雲林。踪絕城市。躬耕樂道。澹如也。太守定山袁公慕其誼。特渡江造其廬訪焉。飲于竹間。觴吟酣適。爲詩數章。是時獨柱史龍洲君與偕。諸君皆莫從也。其後聞者皆依韻賡酬。總若干首。都爲一帙。題曰玉林清賞。夫長吏。民之表也。賢士。產之賢也。古者爲政重于得人。而賢者又以道自重。故然明抗行。仲舉賓徐。談者避之。世降道喪。斯義幾微矣。迺今穴居名彥。大夫垂訪。諸君感鳴鶴。

之應。邕邕焉。鏘鏘焉。夫亦行古之道也。斯事雖細。義有足稱者。詩云。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大夫之謂矣。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雲溪子有焉。是庸序之。以貽厥後。

張江陵全集 卷三十五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六文集

## 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朝序

荊州權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甲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輿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權。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權使亦頗驚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

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擘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驚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訕。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伺上之釁。謂之曰民蠹。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干謁以撓正。謂之曰權蠹。此最大患也。吾郡幸無此二者。而昔之治者。往往稱艱。何

哉。蓋爲弊有二。所從來久矣。其一。宗室歲祿。仰給有司。異時諸宗中有號爲貧者。數十百人。日入公府。喧呼橫索。欲盡應所求。則民力不給。卽不應。輒喧呼醜詆。太守日與是曹酬接不暇。又何暇治民事乎。其二。守庫藏吏與諸王府中卒養廝隸。深相結納。因緣爲奸。鑿倖孔以生厲階。以故俗日以偷。政日以壞。公始至。則廉吏之素欺罔者數人。諸與爲奸利者又十餘人。皆抵罪。乃下令曰。宗室歲祿。隨所食邑。輸至者輒散之。不足者均之。其不順令。比吏爲倖孔者罪之。於是諸宗貧富皆得以次贍給。喧呼者不至。公復明甚不可罔。卽數百里外有欲爲銖兩之奸者。畏公知之。咸弭耳潛伏不敢動。三年郡中翕然。公府無事。異時太守坐府中。僕僕勞瘁。至日旰不遑食。若有重負於躬。不得遂去以解。公恆以暇日與郡中士大夫登覽賦詩爲樂。意訢訢相安。不知爲繁且勞也。此豈與曩者殊俗易民哉。事有機。政有要。公乘其機。握其要。而徐圖之。故其治不肅而成矣。竊聞公知舊。過視公者。見公久理繁劇。咸願公早晉大位以去。公獨曰。不然。此固非佳處。然其民雖愚而不知僞。其士大夫有恥而不敢以私撓吾法。是猶足爲也。嗟乎。荒

陬陋區。幸得藉公化理。民不敢爲蠹。士不敢爲蠹。而向之所謂二弊者。又皆已剔去。雖公之心亦安。能遽棄吾郡之人乎。然公始在郎署。用文行著聞。往天子軫念吾郡之民。借公出守。固非久勞於外者也。今將入覲。天子嘉公治理。必將簡寘左右。以酬其勞。而司銓者又將上公之最績。以風天下。則公雖欲不棄吾郡之人。尙可得哉。顧常以爲君子之政。仁必久而後洽。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璽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卽如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覆者也。今天子旣已軫念吾郡之民爲擇良吏矣。而遽奪之乎。公于吾郡之民。旣已拯引之矣。而遽棄之乎。復祖宗之舊。久任賢良以興治理。是所祈於天子者也。有往來夙以慰答民望。是所願於公者也。余不佞謹述公治郡狀。并致其借寇之意。敢以告於銓衝。

## 又一首

荊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按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震懼。莫敢爲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冤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遙觀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壅。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暘者之望雨也。見霽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東燼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敝而達

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曾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成。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任學。或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不樂補出爲吏。卽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爲常。公始在蘭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也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才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卽有卓絕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慕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卽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頹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

之。茲其行也。僭爲之言。

###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往漢涯翁爲永清令。裁數月。輒自免歸。翁少卓犖多奇望。實炳燁有聞矣。然竟不第。老乃得一令。又鬱鬱不樂去。去六年。爲嘉靖丙辰。而翁年七十矣。是時其子諫議君亦謝病歸。稱觴畫錦光溢里閭。殆天俾翁以遐齡厚享。償其平生云。竊常以爲人間不可必者三事。其最難值者一聰明才惠。而老壽不可必。夫妻偕老。而賢不可必。老且有子。又能大其家聲不可必。人有賢子。或離親遠宦。縻于王事。鞅掌陟帖輿謠。睇雲從嘅。何得日侍左右晨夕之歡。此又最難得者也。翁旣少負才名。年涉耆艾。步履尙健。聰明不衰。太夫人結髮並壽。而兩子俱以學顯。何人之不可必者。天盡以俾翁乎。始諫議在朝廷。號爲伉直敢言。權貴人側目。翁與太夫人日夜涕泣。念歸其子。是時朝廷方欲釐制度。攘夷狄。以太平之業。而天子明察。百官惶恐盡瘁。莫敢言歸。乃諫議獨得歸。鳳詔有輝。

宮彩交映。里中嘖嘖稱慶也。何人之最難值者。天子獨以與翁乎。夫不可必者。天與之。其最難值者。君與之。則翁之壽。信非恆人所可冀也已。居正竊聞古之君子。澡心浴德。不有其身以奉君親。故入以事親。出以事君。事君鞠躬盡瘁。莫敢云勞。則有議不返顧。而計不旋踵者矣。當是時。身君之身也。親安得有之。及其解負辭榮。怡然膝下。啜菽飲水。樂于萬鍾。當是時。身親之身也。君安得有之。是以仁君之御其臣。不以臣之委身於己也。而遂盡其力。故有賜沐之恩。有貶封之典。以體爲私。父母之於子。不敢以其身爲己有也。而必致之君。故教者以莫逃之義。訓之以匪躬之節。以報乎上。故君子一身。君與親之隸也。諫議官瑣闥。爲耳目之司。非可一日闕者。獨念翁老欲歸。而天子遂許之。使諫議無靡盬之歎。翁得以介眉壽之福。是上之體其我者至矣。乃居正則願從翁乞諫議之身。以還朝廷。俾將以壽其身。名移之爲壽國壽民。翁其許我乎哉。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殊恩序



愚睹載籍。漢大夫韋彪之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語豈不良然哉。愚蓋於鎮山朱公有徵云。朱公之鄉。爲吉之萬安。吉爲賢哲之區。在昔赫赫稱鉅公者。不一二數。頃歲以來。得公其人。又今昔希遘覩也。公沉毅春粹。與物無町畦。海內士慕公者。無不願一識。公且猶博綜邱索。與當世之務。凡古今隆替名物隱蹟。試一叩之。罔不犁然辨。洞然析。武庫未足喻其藏。江海未足方其蓄也。公自登仕迨今。餘三十禩矣。周歷中外。所至輒留德美。垂嘉聞。勤民禮國。鑿鑿皆有成效。茲不具論已。先是公以中丞秉節鉞。撫綏東土。方是時三殿西宮之役。適且告急。會少司空缺。簡公寄之。公與大司空畢力協謀。飭材董役。卽隆寒甚暑。無間昕夕。兩宮賴以速成。主上念乃勞績。文綺臧縵。頒錫隆疊。俾廕其子一人。尋探庭論。遷公佐理邦治。皆異數也。愚每竊論公勤以奉公。慎以居寵。三十年一日也。今所遭值。不負疇曩矣。古所謂事君以忠者。斯其無媿哉。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因之益熟公履。公居常簡重不發。至語當時大務。及官人舉士之要。苟利君國。則博引曲喻。不要諸當不已。光俊之業。熙明之治。實銳心焉。愚

又與尋陽公云。朱公論諤諤然。罔不夙夜念在公家。信其忠勤也已。公由中丞食三品於茲。三有歷年。令甲百司周三載者。課其績最者。進階至三品。則榮其三世。並錄其後。考功氏以公績報聞。封拜贈敘之典。悉如例。不靳施焉。知公素也。潯陽公與愚暨諸曹郎偕爲公賀。大要謂人臣捐韋布。躋卿貳官。隆顯矣。矧褒先及後也。此可眇小視哉。公榮矣。乃公愀然。若不自懌。頃曰。予先大夫少爲伯氏確。夫公後。確夫公其予嗣祖也。今荷主上恩。得幸襲寵榮矣。予本生祖。則熙齋公是焉。茲制於典。不獲霑一命。假泉壤有知。如子孫何。居無幾。卽列疏上請。乞以己封移贈熙齋公。披吐衷臆。諄且篤也。皇上素以仁孝勸率天下。鑒公真惻。詔許之。公拜命。不覺色喜過望。怡怡若有重獲也。潯陽公與愚僉曰。鎮山公其至孝哉。斯固業官之所以能忠也已。昔周宣平淮夷之亂。任召穆公。甸宣江漢間。其册命之詞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母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嗣公旣底績。錫之圭瓚。秬鬯山川土田。又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夫始之遺。惟公分也。必曰召公是似。若欲因孝以作之。忠者繼之。寵惟王恩也。必曰自召祖命。而光祖之孝。且於顯

忠時一昭揭焉。則三代盛時。君上所以命官作人。與臣子所以表樹勛規者。匪忠孝盍繇哉。此益信韋彪氏之言。非誕謾也。公保釐藩。翊贊廟堂。積勞累伐。當與穆公之業。先後比隆。至主上眷遇拔擢之恩。其褒異乎公。卽周宣不啻已。今茲益懋往績。對揚休命。以彌成天子萬年之治。視召公稱祝於周庭者。成於廟器者。將不有同心哉。諸曹郎慶公沐此殊遇。造愚與潯陽公。謂不可無言以紀其盛。潯陽公復以屬愚。愚備述他日與潯陽公論公者如此。以塞諸曹郎之請。潯陽公亦謂愚他日有緒言也。因以質之鎮山公云。

### 送大曹長暘谷南先生赴留都考功序

昔延陵卓子乘蒼龍翟文之乘。前有錯飾。後利鋟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四牡避而欲逸。造父感於馭人之理。過而涕焉。愚竊嘆曰。今之人士。繩約於毀譽之中久矣。其幸而不爲造父之所覲哉。愚斯言。蓋謂南大夫暘谷君也。君起家進士。始以吉士讀書中祕。

當其時卽已揚聲藝苑中。薦紳先生咸推轂南吉士矣。嗣簡列銓部郎。周歷諸曹。事無細大。罔不由於矩矱。寓內策名之士。崇鉅冗屑。無問識不識。類能悉其素。而第其品。臧否淑慝。井井辨也。往年以考功入選部。適其際稍異故常。太宰翁欲嚴簡汰。以祛夙覺。君毅然當之。登俊斥回。不少牽避。藉藉當於衆心。計績敘勞。人謂君躋陟通顯。且旦夕矣。胡至罹此意外哉。主上廉君曩日。令以舊秩暫移南中。且易其曹。列之考功。蓋考功在南中視他曹獨要也。旨下。在庭士舉懽然語曰。主上神明哉。神明哉。其知南大夫矣。同舍諸大夫訊君於邸。揖君曰。嗟君乃復此行。里諺云。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責之者備矣。其君謂哉。君默然爲問曰。諸君第毋我念。昔人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覩。豈彼盲昧哉。蓋謂操之者有在也。愚茲行得非操之者爲乎。愚曰。君言操者無謂天耶。愚請以天之說備賢之君矣。天者主在造物。顯鬱沉陟。通窒榮悴。更歷疊移。一瞬萬態者也。詎可常哉。總之不可與易之理。固可據而推也。杞梓梗楫。託根於沃阜。高者千仞。大者百圍。廟堂之棟。於彼資焉。其沾濡煦嫗。始之勾萌。達之拱把。漸之百圍。千仞。固天之所厚而

培也。乃風霆霜雪。撼震摧落。則何利焉。然長養振拔。俾之凝厚龐結。終以支大廈。堪鉅任。天之厚之。固於此益深且篤也。至於人欲以遺大肩重。亦必挫抑坎壈。歷試備嘗。以定其氣。而成其章。是以發之堅忍礪琢之後。其容畜也必宏。而建樹也必遠。古碩彥名流。炳琅當代。焜耀千禩者。咸於困踣中起之。誠非倖也。彼龔芘。謬致隆危。擁腫而誤據匠石。雖以徼福。實以賈釁。殆物之無幸。而帝心之所大不厚者。君茲之往。將謂杞梓梗枿之風霆霜雪。非耶。矧於此益淬其初。強立而定持之。他日主上掄卓犖操執之臣。以贊彪赫奇偉之績。且將急需乎君。君且挺身先矣。冲霄之羽。豈鑿於樊中。千里之蹄。豈淹於櫪下哉。天之所篤厚而陰庇之者。於茲又自有前古也。語既。君亦怡然。惘愚曰。予荷主上恩。得今量移。幸矣幸矣。寧期他日。第益淬厥初。則斯語益我矣。其心識之。君被命甫稱謝。卽束裝戒道。不及世俗栖語。同舍談大夫出。相於郊。咸黯然於君之行。而重爲之別。欲爲之詞。以致之君。愚於諸大夫齒最後。當任執筆之役。迺不自虞鄙謬。因爲援天以慰之。復執盞爲壽。申之曰。藹藹吉人。惟君子使。分也。東西南北。惟命之

從。遇也。靖共爾位。不擇事而安之。義也。行乎其間而莫之能違者。莫非天也。君業已知天。且能自定其天矣。愚何言。愚何言。

###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

羅子惟德。被命爲寧國守。將之郡。諸同舍謁予贈之言。予聞惟德雅志嚮學者。請以學論。今夫勝重任。引巨輻。行千里於一日。騏驥誠力矣。逸而弗庸。力無從見也。斷蛟龍。剗犀革。遇磐錯而無厚。干將誠利矣。匣而弗試。利無從見也。是故士不徒學。而惟適用之貴。裕內徵外。懋德利躬。此勵己之符。而亦鏡物之軌也。國家造士。率以理學風示宇內。縉紳儒碩。相與闡心性。析仁義。彊志問學。烝烝盛矣。總之烜赫焜耀。偉然追古賢哲。固可口悉而指計也。迺懷詭者。玄探隱索。以眩駭耳目。而誇侈無實。掠虛譽於聲。嚮形影之似。斯又其下矣。學之利用也。誠難哉。三代亡論已。先漢人才瑰瑋。卓犖彬彬。鮮與爲儷。後世諸儒。或謂不學無術。或謂適道之難。且猶慊然少之。假令今庸言闊論之士。誠

得際會操柄。其所興發建豎。視彼何如。大都任本實者。誠以達育。鶩空言者。辨而無當。此其大較。不司明見耶。惟德結髮時。卽肆力心性仁義之學。不爲風習移易。其語人深而非異。遠而非侈。鑿鑿皆可底成績。且自奉簡薄。惡以物誘見汗。探其蘊莫之能窮。叩其衷無不可告。沉然澹然。可愛而不可厭也。夙夜處官獄。無細大。必躬自裁聽。不欲深發巧摘。而詳比讞覆。又罔不惟明法之麗。此非實踐之士哉。顧何有於甯。甯在南服。緣江阻山。控據歙池。吳越之會。屹爲留都重鎮。其民和俗阜。可朝令而夕視其成。以惟德寄之此地。布德行。慶鋤黠。庇良讓獎。率屬以綏輯其氓。恢恢乎游刃耳。其所表見。視今寧啻什百耶。是故推心以敷之。政罔不若。率性以順之。道罔不遵。覃愛以沛之。仁罔不懷。端軌以協之。義罔不從。所謂騏驥以馳。騁効其力。干將以割。割顯其利者。非是之謂哉。惟德行矣。誠惟益究厥施。毋爭長於跬步。脆薄以自多。足使今世學者咸知躬行君子之爲難。惟德將有辭於天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體用之學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

###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二品奏最序

夫人雖躬秉靈淑。蹈履卓異。然猶必潤之以學。蓋孔子筮而遇白賁之繇。曰。舍之。謂其徒白而無采也。然世皆疾今之言學者。以爲夸侈而無實。夫夸侈無實。非學也。古之所爲學道術者。將以礪琢其理性。而磨瑩其瑕類。故質直守正。恢之以容。節廉澡潔。膏之以惠。木訥愿樸。濟之以通。彊毅有爲。裁之以識。夫然後足以弘道恢業。開物成務焉。嘗觀人材之生。大抵肖其土產。必學焉而後融之。楚之有江漢衡巫。山磅礴而水澎湃。故其人多任率簡諒。有礪礪侷儻之概。然其蔽也。徑直而不詘。鋒銳而鮮堅。世亦以此少之。往古勿論。卽如國朝楊文定之謨弼。夏忠靖之康濟。劉忠宣之籌畫。皆世所稱元功碩輔。社稷臣也。然論者猶以爲質掩其學。風習未融焉。假令數公者。玩白賁之筮。覽礪琢之喻。則庶幾哉。詩書所稱臯禹伊說之倫矣。自居正通籍。朝列十有餘年。見今楚材輩出。又斌斌皆興起於學。而少宰馮公少司寇傅公爲之楷範。馮公淵雅而通識。傅公



清真而冲邃。皆余所嚴事者。嘗竊論兩公之爲人。譬之鏡也。夫鏡之有土蝕斑駁。鏡之類也。然世皆指其斑駁者謂之古。而其駁落明瑩者。顧鏡以爲類于時而不知貴。乃不知斑滅而又明瑩者之爲古更甚也。故非有精鑒者不能辨無駁之鏡。非有邃學者不能瑩有類之質。夫兩公蓋鏡之明瑩而駁落者也。馮公別有紀述不具論。傳公者弱冠舉楚士第一。登進士。拜廬陵令。以政蹟異等。擢授兵部尙書郎。調考功。是時當考察庶官。人皆縮避不敢任。公乃從他部中驟領其事。而鑒別精覈。大允物情。已乃廻翔藩臬。周歷數省。而後爲御史中丞。巡撫山東。已又移督漕運。入佐司寇。所在輒有顯稱。乃其事余不能縷縷道也。其器幹之通濟如此。然又深中而豁外。達識而閎度。其居官不以一錢浼已。而能恕己量物。所與交必天下名士。而能愚知并容。故自公卿以下。咸推轂之。謂公之生楚也。而弗類楚人也。此非有邃學厚養。詎能是乎。今年夏。公以三品任滿。天官氏上公之勞績。聞於天子。咸謂公卓才宏量。可以投大肩重。與余言類。於是天子嘉公行能。錫之誥命。封其大父母父母。又蔭一子爲太學生。恩賚甚渥。然余觀公之挾

持醴藉。英英爲鼎鉉之器。蓋非可以累日積勞論者也。故舉楚先哲之事以望於公。而獻其質學之說焉。雖然。今之惡言學術久矣。夫鏡之加以磨瑩。鏡之幸也。今以時鏡之足以亂古也。而遂厭磨瑩之工。以爲不必用人之有學術。所以爲聖賢者也。今以世之學者。皆竊虛稱而躬穢行也。而遂以爲人之無所事學。是爲明鏡護瘢。而爲聖賢存類也。不亦誤乎。夫事固有同行而異趣者。亡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而所以走則異。周人謂鼠之腊者曰璞。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璞之名同。而實則殊也。可不辨哉。可不辨哉。

###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則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諗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卽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者待以行。鷄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晞。無不願萬

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岳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俟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己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帝室。至今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士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恆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卽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誦已檢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主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

獸歸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慎。鍾筥洩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疆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言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今士大夫身服官政。不得歸侍父母壽。率薪能言之士侈之爲詞。爛然累牘。蓋世之鶩於文日甚矣。張子居京師。與吏部考功劉子相友善。劉子之學。務在剝剝枝葉。歸究本

實。不儕於俗。而求當於古。本之其父曰堯溪翁。堯溪翁者。楚隱者也。居衡山。好古樂道。以德化其鄉人。鄉里咸稱爲長者。張子與劉子居。聞翁行誼甚悉。固知劉子之學有家承也。居數年。堯溪翁壽七十。於是鄉之大夫宦於朝者。廿有八人。咸謂張子曰。子善劉乎。知堯溪翁。盍詞焉。張子曰。唯唯否否。子劉子者。離於俗而當於古者也。奚以文爲哉。人之相與。情不至而後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後飾之以禮。故深拱揖讓。儻詔陳詞。施之於交際。而父黨則無容。况其親乎。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使親忘我難。今夫布衣閭巷之人。身不越乎隴畝。疾耕力役。時得一鬻之味。以上其親。卽父子嘻嘻。終日相對。或箕踞袒裼。至忘爾汝。彼其於飾恭敬悅耳目者。至淺鮮矣。然要以愛情深至。而天真驩洽。則豔於文者。固不若厚於實矣。且夫劉子之事其親也。又奚以余言爲哉。劉子始爲南昌令。南昌爲江西首邑。當四方孔道。百責之所叢委。世好之所熏灼。然劉子慮辱其親之故。夙夜勞瘁。修飭如處子。用廉能冠於諸邑。其在銓曹。終日扃戶。省事寡交。認認焉以修其職業爲務。人之稱劉子者。未有不本之堯溪翁者也。榮聞厚實。從

中徵外。雖微吾言也。劉子之所以事其親者。豈其少哉。諸大夫曰。不然。夫力勤服事。怡愉愿慤者。士庶人之行也。中心憺怛。節文修飾者。卿大夫之行也。詩人以春酒介壽。稱彼兕觥。形之詠歌。不一而足。皆所以鬯堙鬱而長驩愛也。且夫君子者。豈務爲冥冥眴眴。獨修其身乎。亦將以垂範作則。敦行而善俗者也。今劉子獨以身在郎署。不得親執觥酌。奉一日之歡。而託之修詞。以宣其堙鬱。達其情愫。俾閭巷之人。睹其盛者。知慕豔其榮者。興仁用以長慈孝之風。而示爲子之節。故君子之於教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本之以情。秩之以禮。修之家庭之間。而孝弟之行立矣。獨文也與哉。於是張子謝曰。諸大夫幸以劉子之舉。有繫於世教。非愚所及也。請書以貽堯溪翁。遂以訓其里之有子者。

###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杜太夫人者。御史中丞李公母也。中丞公早孤。太夫人身不越闔。茹苦堅操。以訓中丞。

公。遂致通顯。中丞公遊宦四方。恆奉太夫人爲養云。正嘗觀覽古人瞻雲陟岵事。蓋傷之焉。夫子之于親。其念誠篤矣。或意有所壅闕。不得自恤其私。獨乃流涕于雲霄。興歌于道路。若然者。卽有奉公許國之誠。豈不以返顧慮牽私懷哉。正數從中丞公遊。竊聞太夫人在壺內持範。嚴居處節。顧獨好釋氏言。其奉佛最謹。乃侍婢亦化之。中丞公奉觴爲壽。侍婢居旁語釋氏事。太夫人卽大喜。爲益餐焉。是以太夫人體和氣適。壽七十矣。而聰明步履。恆如盛年。公亦因是得專積慮。忘返顧之懷。殆天以太夫人之壽厚公。而贊其勤勞之志也。然亦公有以致之焉。夫致壽有三。養備體腴者壽。身榮志愜者壽。施德於人。人皆欣戴慕願者壽。備養者。奉甘膳。實腸腹者也。此編戶之氓有力者能之。榮悅者以貴逮親者也。此宦仕之人乘堅策肥者能之。若夫德厚施于人。而惠愛潤乎物。得人懽心以事其親。則非公卿大夫有道術者末之由矣。自公爲巡撫。以敦大優裕爲治。遠近莫不洽悅。間者國家欲更新三殿。蒐材楚蜀貴州之地。億度用費。且數百萬。民惶怖逃匿。嗷嗷靡依。公不震不遽。鎮之以定。徐令有司曰。勑作國之大事也。而元元。

國之本也。本一搖卽大事何賴。其務所以安之。然後度經費。審區畫。慎選良吏。分任其事。未數月。山中以巨木告者。項背相摩于道。事旣過舉。而民不告勞。里中父老咸曰。今吾所以獲生者。繇李公。聞公有母事佛。慈愛不忍傷物。乃公所爲者。舉太夫人教也。吾儕念無以報公。獨願太夫人之壽於萬斯年。以享公之祿。養於無窮。此之爲德。不直一口譽之一手戴之而已。茲非所謂德施於人。而人皆欣戴慕願之者耶。夫鼓撼園則花放。鳥羣噪而風生。衆動所嚮。天必從之。故太夫人之壽。天所以厚公。亦公有以致之也。正竊聽輿人之誦。而知太夫人之所以獲壽者。繇此。因論次其語。以爲太夫人壽。

### 雲海子序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竭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邱索。談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夫流俗之情。好追慕往古。而輕忽儔類。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世人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其所著非淺。



見諛聞。易用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卽古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毫素者。有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堙滅而無聲者。又何可勝道哉。雲海子遁世絕俗。閉門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之化。下述道德之意。大極寥廓之宇。細入肖翹之變。可謂辨矣。至讀玄叩集。則又窮極幽深。鈎致隱蹟。索玄珠於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乎。觀其託意幽遠。鑄詞險峻。讀者至不能以句。又烏能究其指歸。則世之知之者。蓋亦希矣。嗟乎。雲海子幸無輕出其書。世有博極達觀如桓譚者。必將特垂賞鑒。而何計乎流俗之知與不知哉。作雲海子序。

### 西陵何氏族譜序

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斟酌二氏而剔其遠胄之謬。爲西陵何氏譜。何氏者。溧陽人。洪武朝。始徙西陵。五世而至今太守公以明經中第。歷躋通顯。



## 錦冰集敘

錦冰集者。津南陳公在禮部時作也。按唐舊說。儀部員外郎號瑞錦窠。祠部稱爲冰廳。公在部十年。週歷四署。而居儀制祠祭最久。已從祠部郎中出守荊州。乃裒其集。題曰錦冰。蓋公所以深造厚蓄者。得之二司爲多也。余忝朝籍。得交海內名士。南宮爲盛。蓋諸曹咸綜理叢劇。而南宮所掌。皆國家徽章鉅典禮樂制度之事。望優而務簡。士大夫得以餘力寄意於文翰。今觀公集。瞻才麗藻。花爛映發。又綜故實。達時宜。有閎衍深沉之思。蓋力優則造深。慮閒則思睿。故也。夫士操翰掞藻。欲有施於世者。何可勝道。然卒鮮有聞者。何則。才局則抽之而愈促。故畀賦者不可強。務劇則負厚而慮疲。公旣卓犖多奇。家承世學。優游蘭省。慮殫神凝。才儁而又成之以遇。欲亡傳得乎。顧余所深惜者。以公素所樹植。第令寘諸闕庭間。必且爲國家彰黼黻之文。揚治世之音。而鴻漸之翼。阻於一磨。茲其故余未之解矣。夫器有所宜。而音有所諧。夏璜周鼎。朝廷之器也。以陳

於闐闐。則視者駭。朱絃疏越。清廟之音也。以鼓於委巷。則聽者疑。故余覽公集。感其先後殊遇。再三興慨。世有識器審音。自當辨之。余言非諛也。陳公閩人。先世有綱齋先生。恥菴先生。并以學致通顯。至於公猶光云。

### 種蓮子戍午稿序

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僻在林里。談藝之侶。屢絕於戶。獨遼殿下好名重士。時以文翰相與於甕響空谷。遂忘其闐寂焉。丁巳不佞再忝朝列。今年秋。以使歸謁王。王手詩三册。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爲詩二百餘首。他作亦稱是。考其日月。則自春徂秋。方數月而已。何篇什之鉅盛。而文采之工縟乎。蓋天稟超軼。有兼人之資。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踵躡陳蹟。自不外於矩矱。每酒酣賦詩。輒令坐客拈韻限句。倚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人皆燥吻斂袂。莫能出一語。王援毫落紙。纍數百言。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纍纍不置。故其著述之富如此。誠令與綴述之

士應制分題。爭場競捷。則東方之袍。不屬於之間矣。夫人之材品不同。或注興立就。或纍日乃成。而談者咸右緩步之工。謂疾趨之率。嗟乎。此可以語中常者耳。夫世所以尙騏驥者。謂其立至也。所以貴鑢鄒者。謂其立斷也。若曠日積晷。則鉛刀効於一割。騫馬可致千里。故曰兵寧拙速。未覩巧之遲也。於文亦然。曹子建李太白。文壇之飛將也。或七步而紓偉詠。或搖筆而賦清平。卽其文粗者。猶足以方駕朋儔。沾潤後代。世豈以是短之哉。不佞讀王詩。往往稱說曹李。而王逸才俊氣。略與之埒。豈千里之種。必產於渥洼耶。然子建沉抑東阿。太白飄淪江海。而王鍾毓特異。福與才齊。則天之所賦厚。脆又殊矣。不佞譾陋爲文。數日才撰一篇。輒又棄去。然卒無以踰人。而王謬以爲談文之契。屬題評冠序。辭不獲命。僭爲序諸首簡。夫下乘末品。望騏驥之絕塵。當蹉踖喘汗之不逮。又烏能窺其步驟哉。王柄心玄勝。今上錫以真人之號。又獻材助國。捐祿救民。皆被勅獎。語具津南陳太守序中。不具論。論其文如此。

贈霽翁尊師吳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載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林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實董校閱。蓋中試者總二十有二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巨儒也。諸士徼時厚倖。獲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則見其行義卓犖。有瑰瑋鴻廓之觀。蓋私心幸慶之焉。竊計以爲如二先生者。誠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人之任。以其學樹幟於時。卽所振起。當不啻吾曹千百。而陳先生則在內庭。以論思獻納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學缺。部議視諸曹中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以先生行。乃居正竊言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行矣。夫樂之於馬也。不擇駑良。然得騏驥驥。則其御愈精。俚之於材也。不較枉直。然得梗梓豫章。則其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綜於儒學。蓋自古記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已。雖然。願有以質於先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文。曰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節士。已而果節士。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才卿。已而果爲才卿。彼

所闕者。不越篇章觚簡之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靡不應者。今世學者。含菁咀華。選詞吐豔。蓋人人能矣。至究其實。則或行業整戾。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之學者。辯於口耶。夫嫫質而嬌飾。則視者眩。華積而葆石。則賈者嗤。故竅言者。棄德之寶也。縟采者。彫朽之飾也。攘竊者。剽文之宄也。挹波者。塞源之簣也。士有此四者。卽燁如春華。奚益矣。夫志意不一。不可以議行。趣舍滑觀。不可以識真。且欲興復古學。以新士業。唯在抑浮端習哉。異日者。見齊魯諸生。某也節士。某也才卿。曰此吳先生之徒也。則居正輩。且却三舍避之矣。

張江陵全集 卷三十六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七文集

##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禮部大比。貢士中式者四百人於廷。皇帝臨軒親策問。以隆禮敦讓化民成俗之道。賜張元忬等及第出身有差。已所司循故事。請立石太學題名。有詔令臣爲之記。初。臣典試南宮。諸士實繇臣以進。故上使臣記其事。臣既閱其甲第姓名。乃竊歎曰。夫諸士之託名於貞石也。將以蘄不朽也。聞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然自書契以來。士之殫精神於臺素。期以爲後世名者衆矣。今世所稱名家大方。可指數者無幾耳。乃默識躬蹈之士。倜儻非常之人。雖不蘄以言傳。而隻辭片語。往往見稱於人。或勒諸金石。守爲著蔡。無敢忽焉何哉。天下之物必有其實。而後乃發之於華。芳林墮蕊。採擷遺英。色非不鮮。彩非不炫也。乃不終朝而萎翳者。無本故也。故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蓄。則爲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成。

於是以述其梗概。則爲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盡也。惟不得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斯其爲言也。聽之而有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爲者以此。向也臣固聞諸士之言矣。今旣因其言以策名於朝。又勒名於石。則諸士之所蘄於後世者。亦徒以其言而已乎。其猶未也。夫德與功與言者。析之則三。撮之則一。德與功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傳也。今諸士抑首受書。幸一旦離蔬釋屨。而登天子之廷。其德與功且未見其端倪也。而獨以其言蘄名於後世。庸詎能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修詞在立誠以存忠信。則其爲言也。孰尙焉。諸士其亦務所以進德居業者。以自樹其本。而後修詞以立其誠。由是令名載而行之。雖與天壤俱敝可也。不然。則昔之植碑沈石者。慮陵谷之有變遷。而其名不可磨也。今陵谷未改。而其言已澌盡矣。莓苔并沒。燕山之石可勝用乎。然其德政至今猶在人口者。則非徒恃以言耳。故臣以爲不朽之圖在此不在彼也。是科也。貢於南宮者三百十人。前科附廷對者人若干合四百人。

懋修謹按故事。會試主考者卽記題名。辛未當先父。而是科張陽和鄧定宇二公屢爲請索。先父以機務未暇。遂延至五科。俱未鐫記。張鄧二公每以爲言。適先父作記已成。而二公又以差去。不及催請。此記遂久留書記所。而先父告終。二公俱不在京師矣。其後癸未禮科以五科無題名記。缺典爲請。上命自內閣以下詞臣撰補之。而五科缺典始完。懋修亦不知先父親筆書記乃在記室所也。遺笥之手澤空存。公庭之貞石未勒。梓此以存。凡以完詞林之逋。乃辛未諸公咸未之見也。

### 京師重建貢院記

今天子踐祚之三禩。新修貢院成。其地因故趾拓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爲崇墉。施棘。徼道前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次右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爲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爲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甍。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爲至

公堂。堂七楹。其東爲監試廳。又東爲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爲對讀、謄錄二所。簾以外。殖殖如也。翼翼如也。後爲聚奎堂七楹。旁舍各三楹。主試之所居也。又後爲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胥吏工匠居之。其後爲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者居之。簾以內。渠渠耽耽如此。其他庖湔庫舍所在。而有明隩向背。咸中程度。其規制名額。雖仍舊貫。而閎麗爽塏。邃密縈隩。視舊制不啻三倍。工始於萬曆二年三月。以明年九月告竣。計庸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旣告成事於上。於是司空郭公率其屬請予爲文以記之。按京師貢院始於永樂乙未。是時考卜未定。文皇帝以巡狩御行幄。庶事草創。其所居士。秋試不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故試院規制雖頗湫隘。亦僅能容。及燕鼎旣定。人文漸開。兩畿諸省解額歲增。士就試南宮。至四千有奇。而貢院偪隘如故。又雜居民舍間。余爲諸生。就試南宮。及官詞林。典試文武士。數遊其中。恆苦之。自嘉靖間。建議者咸請改剏西北隙地。或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以從新。然旋議旋輟。未有必然之畫也。今天子始俞有司之請。一旦煥然易敝陋而

爲閎麗。士之挾策而來者。不啻若登龍門探月窟意。嗟乎。振敝維新。固自有時。舉二百餘年之陋制。一旦建爲堂構巨觀。非振奮烏能有成哉。嘗謂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蠱之道。似易而實難。室已圯而鼎新之。易也。鳩材庀工而已。惟夫將圯而未圯。其外窿然。丹青赭堊。未易其舊。而中則蠹矣。匠石顧而欲振之。聞者必而爲多事。而弗之信。其勢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明舉二百餘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勢。有類於此者多矣。紀綱法度。且將陵夷而莫之救。有識者憂之。今天子茂齡撫運。嘉興海內更始。於是舉二百餘年之將墜而未仆者。一切振而舉之。然衆庶之見溺於故常。令下一年而民疑。二年而民謗。不曰上之所以興廢起墜者。皆申飭舊章也。而曰創行新政也。浮言四起。聽者滋惑。賴主上明聖。不少搖惑。蓋五年於茲。而後仆者起。暗者睹。於是海內始知。相與歌誦上德。翊戴明主。而不知始之振之如是其難也。夫論治者。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之而毋怠。則自不至於廢而可更。故虞廷當治定功成禮樂明備之時。而其君臣唐歌以相儆。惓惓以率事省成爲言。怠荒無虞爲戒。蓋恆恐其怠而思

以張之也。嗚呼。繼自今上之取士。與士之待用者。其亦遠覽虞廷。率事儆戒之意。感明主振興才儒之心。皆務爲恪恭匪懈。爲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其無驚爲偷安苟祿。以墮上之事哉。

###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馮公壽藏在京城西南可二十餘里。實黑山之壤。聚爲大監剛公墓。剛在永樂時隨成祖靖難有功。公素慕其爲人。故卽其地旁而卜兆焉。左瞻城闕崔巍。右瞰香山碧雲。廣途前舒。層巒皆擁氣。佳哉鬱鬱葱葱。信靈境也。前爲大門。馳道屬之。門內左爲僧寺。以奉香火。右爲護藏之宅。寺宅後爲石樓各一。中爲祠堂。堂後爲壽藏地。繚以周垣。樹之松柏。左右又各爲塋兆一。左則公之名。下太監王君喜輩之藏。右則公弟都督君佑之藏。其制務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其工費則以三朝賜金爲之。董工者卽其弟都督君與王君喜也。工始于萬曆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月而告成事。役旣竣。公斲余文記其

事。用垂不朽。余惟霄壤間。萬物皆有盡。惟令名爲不朽。今京西之原。珥貂貴寵。高塚連雲者何限。無論後代。卽今人所與知者幾何。昔巷伯興詠于畝邱。史游殫精于籀書。呂疆清貞。承業忠鯁。皆並耀四星。流芳千古。今求其所爲葬地。尙有存者乎。固知不朽之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于肅祖。常呼爲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卽超拜司禮。筦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廢其弟姪數輩。穆宗不豫。召輔臣至御榻前。受顧命。公宣遺詔。音旨悲愴。今上踐祚。奉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適余得上召見於平臺。付以國政。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干一事。調和兩宮。贊成聖孝。侍上左右。服勤備至。凡宸居早暮。出入飲膳。皆有常度。誓御供事。皆選端慎者以充。上日御講幄。無間寒暑。公惓惓勸學。侍立終日。日無惰容。凡宮中冗費。悉從減省。務在節財愛民。如大庖減供御。惜薪司裁去柴炭。御馬監省芻豆數。皆公所奏。施行。余每對便殿。從容語及國家事。有關於君德治道者。公必導上曰。先生忠臣。先帝簡託以輔上者。所言宜審聽之。宮壺之內。尤極嚴肅。有干紀者。悉置之理。雖

所厚亦不少貸。故上以沖齡踐祚。中外寧謐。宮府清晏。蓋公之力爲多。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竢於壽藏而後永乎。然窀穸之事。人所諱言也。而公乃預爲之達也。營以賜金。用彰君賜。忠也。制用質朴。不爲厚藏。智也。愛其身。施及其弟。葬其屬。仁也。此皆卽事可記者。因略述公之行誼。與其作藏日月。勒之於石。俾後來者觀焉。公諱保。常山之深州人。

懋修謹按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官府相關。不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與預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曾記萬曆丙子年。司禮之姪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遇先父長班隸人姚曠者。勸之。邦甯手摠姚曠。曠卽摔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稟先父。先父卽致一帖與司禮。云其姪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卽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按此一事。卽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色。而馮君信先父之深。竟割愛處斷。可見先父當主少



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者矣。余言雖嫌由父子之私衷。似乎違衆非之極。詆然已幽沉之善。安忍避私畏違而掩之乎。

### 遊衡嶽記

山海經衝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瀟湘蒼梧。故多舜跡。殆治及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衝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松老桂。含煙裊露。鬱鬱葱葱。已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陽甌山張子。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者。躡虹梯。憑剛颿。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瞬。十步九折。氣填胸臆。蓋攀雲

捫天若斯之難也。午乃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峯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峯。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希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諸峯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峯首。則諸峯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頰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峯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旁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紘埏。六合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巘。悉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去峯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坦諸宿。大者或如杯盃。不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夜出。金光燦燦。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爐。旋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杪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覩。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慴。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峯下。四山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

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爍丹青。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磡道險絕。崑  
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起。雲霧窈窕。前峯咫尺。莫  
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  
數里所。倏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  
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於  
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徑丈。列坐其次。解  
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知簪被塵鞅之足  
爲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於嶽廟同返。自甲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峯間。  
足窮於攀登。神罷於應接。然猶未盡其梗概也。聊以識大都云。張子曰。昔向平欲俟婚  
嫁已畢。當徧游五嶽。嗟乎。人生幾許時。得了此塵事。唯當乘間自求適耳。余用不肖之  
軀。弱冠登仕。不爲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  
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卽不能與汗漫期於九垓。亦當

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今茲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

## 後記

張子既登衡嶽數日。神恂恂焉。意罔罔焉。類有擊於中者。蓋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余前求道大江。溯漢口而西。登赤壁磯。觀孫曹戰處。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覩。東望夏口。羨瑜亮之逢時。遐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滓。一瞬皆空。則有細宇宙。齊物我。吞吐萬象。井羅八極之心。及登衡嶽。覽洞壑之幽邃。與林泉之隈隩。慮澹物輕。心怡神曠。又若棲真委蛇。歷遐蹈景之事。不難爲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太虛無形。茫茫漠漠。瀕濛鴻洞云爾。日月之迭照。煙雲之變態。風雨露雷之舒慘。淑氣游氛之清濁。日交代乎前。而太虛則何所厭慕乎。卽太虛亦不自知其爲虛也。夫心之本體。豈異於是耶。今吾所歷諸境。不移於舊。而吾之感且愕且愛且取者。顧何足控搏。乃知向

所云者。盡屬幻妄。是心不能化萬境。萬境反化心也。夫過而留之與逐而移焉。其謬等耳。殆必有不隨物爲欣戚。混溟感以融觀者。而吾何足以知之。

###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旣舉。乃惟章表人物。以興士勵俗。取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百十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我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卽行若由魚。才懷管簫。非是亦無繇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矩矱。雖絕材奔駟。亦必頰首屈就羈勒。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頓躓之虞。故襄陽爲楚中巨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十人而已。可不謂希覯而闕聞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覘國者。恆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強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人者。又非宮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故馬不必擁軸。要

之齊足。本不必蔽乘。要之中黑。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隸。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據經義。不務剽剝葩藻。乃近時人所共媵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內嚮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闕下。若魚鱗雜選。雲合霧集。文學彬彬。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顧相懸也。異日者。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廣羅英雋。令窮鄉陬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興平致理。蓋惓惓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插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美其風俗。與搢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辨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烈。尤爲恟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夫。輔翌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下至郡邑守令。咸可稱述。颯颯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卽百十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汙隆。由於風俗。乃風俗亦賴人材以成。亢桑抱道。畏壘大穰。綿駒喜謳。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由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挽之。

以就實。而況實焉者乎。漓者釀之以還醇。而況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後有興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而已。非大夫意也。

### 農學園記

樊遲請學稼。而孔子小之。意避欲躬稼。勤苦思以易天下。如許行所稱皇農之道。並耕而治者。故孔子明禮義。信大人之學。以廣其意。如曰能如是。民歸之。且有爲之稼者。何用屑屑自親其事爲。夫聖賢之言。各有攸當。世儒見遲鄙嗤於孔子。便謂農不足學。綺衣燦爛。鐘鼓饌玉。剝下自潤。而不睹其艱。第令此曹得侍孔子。詎足以小人嗤之邪。昔晉簡文不識稻。閉閣三日不出。猶有慚色。曰寧有賴其末而忘其本者。夫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穡事爲恥。況其下者何敢自逸。余少苦篤貧。家靡擔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疴。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

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卽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廬。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種莠先後。占雲望祲。以知歲時之豐凶。每觀其被風露。炙熯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卽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療。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壟。歲時伏臘。野老驩呼。相與爲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翼闕躬饁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旣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弘耶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臠。以養父母。庶獲無咎。且斯事雖賤。非學亦無繇知也。因榜其園曰學農。以申止足之義焉。或曰。農生民之本也。周家用稼穡興王業。卽治天下國家。固亦繇力本節用。抑浮重穀。而後化可興也。吾子意在斯乎。夫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小人志其淺者近者。吾儕小人。饗食之不給。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爲菟裘以娛吾生而已。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 荊州府題名記

荊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茲郡三年。旣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國初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遷授年月。并勒於石。以傳永永。其中或用賢能取卿相。顯名當世。鴻猷遺惠。至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之林已。居正旣得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世變哉。余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俗流風蔑如也。是時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氣純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爲。而荊州爲楚中巨郡。戶口蕃殖。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旌麾前導。社中兒羣。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歲一易。卽無他異能。而因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爲易。其繼也醇俗漸漓。綱亦少密矣。一變而爲宗藩繁盛。馭權撓正。法貸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

夫業民苦於兼并。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詭。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爲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任而愉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漸靡使然耳。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敝易變。與時弛張。亦各務在宜民而已。居今之時。用曩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平。譬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俗之變也。嗟乎。明興纔百九十年。而變已如是。吾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敦龐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所終乎。後之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記此以俟來者。

###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宜都教諭魏大濟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寢敝。薦紳先生學士大夫遊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陶侯來守茲土。大濟則間以是謀之。侯慨然曰。是在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爲材。

省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繕祭器。給師生之廩祿。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俟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具興。厥功茂焉。乃大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於石。以垂不朽。史張氏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以爲希闊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也。今議者不深惟其本始。鶩爲一切之制。以愉快於一時。夫教化不行。禮義不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其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救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數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數十年學者益落然。陶侯一新學。而人皆訢訢。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

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而喜之。豈爲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猶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沒。微言中絕。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詞章之習興。有宋諸儒力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於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爲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見其愈勞愈敝也矣。故宮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儻有闕聖人之宮牆而升堂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啓之與。

### 荆門州題名記

荆門州者。故荊州府北鄙也。今上龍飛漢郢。陞安陸州爲府。割旁郡屬邑以益之。乃荆

門又改隸承天焉。古稱東南形勢。荆襄爲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荆州西控巴蜀。而荆門介居荆襄間。唐鄧暉其腹脅。隨郢益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複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衝敵人之肘脅。故稱荆門。言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迺知改隸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啓。行者不道。儻守者不執戈。雖有險。無所用之。卽一旦狗吠於垣。烽烟乍警。則步仞之邱。阻於崕函。尋常之流。畫爲天塹矣。況此州當南北要衝。爲荆郡門戶。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荆門隸荆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囷。食山澤之利民。至老死不睹市廛。今密邇潛邸。供需百出。又當九達之達。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少不如意。卽被遣斥。長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驚爲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不足則僞。爭與僞。大奸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卽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爲天下慮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彌患。息民固土。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荆

門爲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爲守禦之備。荆門遂爲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程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錄。至所謂分別義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神竦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荆門舊無題名。州守戴君。同知鄒君。始創爲之。戴君精敏而孚惠。鄒君慎清而端慤。皆能其官。故余志之。亦以告後人。

### 重築松滋縣城記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滯具舉。乃爲文抵當路曰。邑故有土城。歲久且圯。里甲約斂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窺其利。乾沒自潤。實無益於秋毫。城圯如故。令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竊與邑中士大夫父老熟計之。皆以爲修之便。於是分

守大參鶴峯柳公。分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令議。適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sub>字</sub>。庀公約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爲城八百丈。贅以巨石。肩以崇關。井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爲巨觀矣。異日撫治檄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塞責。莫敢爲先。乃張君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兔置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嘗嘆以爲文武之初。治化旁洽。膠結民心。雖兔置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勞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明興百八十餘年。屬國家隆運者。內無鷄鳴狗盜之警。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劇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局鑄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撓。何則。事變起于倉卒。而人心狃於治安。此必斃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旣已靡恃。而有形之險。

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面江阻山。卽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恆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詩曰。訐謀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焉。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爲。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畫者。縣丞蘇曜。主簿韓隆。董其工者。省祭官田韜。並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 王承奉傳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敬皇帝爲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毅皇帝陞。時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儔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



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萎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卽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媼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謬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耶。事成而有後主。而富貴可長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旣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卽閉戶自經。繩欲絕。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闍語及孝廟時。輒流

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廡隸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筦樞密。如近時興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八文集

## 題竹林舊隱卷

竹林者。萬子榮故居也。萬子生於孱陵。長待詔宦者署。出爲益內史。是時宗藩中益殿下最爲親賢好學。而萬子以修潔自將。又聰慧穎悟。以故得幸於王。三年以類奏走京師。而余與萬子同鄉里。旣相見。道故舊勞苦如平生。懽已。迺向余嘆曰。吾聞君子樂其所生。而有情之物。思不忘本。故楚客越吟。莊生愛似。其致一也。吾少有烟霞之想。方其隱居修竹之間。圖書自娛。蓋自謂與此君終焉爾。竹堅貞有常性。貫四時。陵霜雪而不改。又盤據糾結。固守其所。得君子之止焉。而吾輕去父母親戚。遠宦他國。舊業日蕪。枝柯零落。竹不負吾。而吾負于竹多矣。能無恩乎。張子曰。若是。則子之愛竹。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也。夫得其形。則視天下之物皆物也。得其神。則視天下之物皆我也。故竹微物。而昔之君子貴之。皆意有所愜焉者也。夫外直而中洞。音中律呂者。虛也。發萌隕

鐔筠然葱蒨者文也。嚴霜下零。衆草俱萎。寒色森森。與貞松而並秀者節也。君子取其虛以宅心。可以宏翕受之德。取其文以飾聽。可以煥至德之光。取其節以厲行。可以堅獨立之操。斯所謂得其神者也。得神而形可忘矣。且聖人不撓情於物。而委心以任去留。故以天地爲寄跡。以四海爲一區。若子之言。必處瀟湘之間。日與其蒼翠檀欒者居。而後爲友也。毋亦與昔人之所存者異乎。萬子矍然曰。遠哉先生之談。吾乃今之得與竹爲友也。吾向者之言固。旣聞至論。請終身服之。

### 跋葉母還金傳

余讀史竊高楊震管寧之爲人。及至京師。遊薦紳諸公間。又聞有葉母還金事。還金至小節。非葉母母儀婦訓之炳然者。而士大夫咸極稱之何哉。楊管不作。而介然取舍之操。迺出于婦人云爾。然方其臨蒞。不顧逡巡退讓之時。豈自知當播譽於人。垂光簡冊哉。甯以貧困。義不苟得。蓋所謂無欲而好仁者。仲尼稱人之爲善。欲蓋而彌章也。豈葉

母之謂邪。顯揚其親。美以崇孝。中書君之謂邪。

###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楚人太岳子曰。余嘗爲翁張君傳。擬韓氏之毛穎。已而火之。蓋文以屬詞切理。宣揚道德者也。司馬長卿爲上林賦。借子虛烏有以諷世主。猶不免取誚俳優。況復作謎語以誇侈藻績者哉。自退之作已見笑於子厚。其他壽光先生草華諸傳。瑣瑣可勝道哉。然其稱引託喻。譎以爲諷。抑亦韓製之旁流也。墨士故自以文爲戲。觀者亦且以小喻大。文章家所不廢也。余于徐氏四寶編。欣然而存之。

### 方氏建水射銘

黃山之源。東流爲淇潭之水。溉田千畝。畝俱五鍾。六姓者居焉。爲方爲夏。爲汪爲李。爲姚爲閻。咸先世名族也。而方氏居北岸。岸受水衝。齧盧殫爲河矣。居人病焉。謀爲石岸。

以射水勢。而工鉅莫爲任者。潯溪方君端。獨慨然曰。一勞者永逸。利百者功建。其在余乎。乃鳩工伐石。舉致其側。水潦舉事。辭業重累。上爲大道。延袤數里。於是依北岸者百餘家。爲奠居焉。起嘉靖丁亥。迄乙卯。工乃落成。蓋費雖不貲。而百世利矣。夫修身潔行。雉膏龍霖。以博濟天下者。卿大夫事也。散財樹德。拯患急難。以利一鄉者。士庶人事也。今豪右侈族。以其財雄里閭。卽不翼其虓戾足矣。能建利捍患於人耶。快于自潤。恡于及人。人情也。若方君者。詎不足多乎。方君從子五溪大濂。俱從余游。而以君建水射大功。祈余爲之紀。方君聞之。矍然曰。細行何足煩大君子記。其深衷不伐如此。夫不憚勞費。建百世之利。近於義。積而能散。近於智。不矜其功。近於厚。信哉方君居士庶人而有鄉大夫雉膏龍霖之功者乎。余嘉其詞而爲紀。系之銘曰。

爲魚淮陽。化鼈秦中。誰言柔德。其害靡窮。層崑嵯峨。巨石龍嵒。障彼狂瀾。委伏而東。昔也沮洳。今焉崇墉。高原膺膺。禾黍芄芄。千萬斯年。不驚不崩。誰其營之。方君之功。

## 玄海子著書評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極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邱索。談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人情好慕遠古而忽儔類。信習熟而駭所希聞。彼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所著作非淺見諛聞者所易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卽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毫素。有不以窮約自發憤也哉。其殫滅而無稱者。又可勝道哉。玄海子遯世絕俗。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中述道德之意。下極肖翹之變。旨趣深矣。讀玄叩集。又窮極幽隱。鈎致深遠。索玄珠於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閱覽博詣君子乎。他作鑄詞險峻。至不可句。又焉能究其旨歸。則世之知者蓋亦希矣。嗟乎。玄海子慎勿輕出其書。世有博詣遠觀如桓譚者。將必有傳之後世之先見。而何計世俗之知與不知哉。按此篇全文與卷三十六雲海子序相同。其不同者僅三數句耳。玄海子卽雲海子。一稿而兩用也。附記。

書胡氏先訓卷

吉胡正甫氏出其高曾祖遺訓。余觀之。稱慕古昔。率中規矩。以守道居約。箴誡子姓。而歸本於質厚。蓋兩翁生先朝全盛時。道化汪濊。故皆知節誼敦實。而無夸毗市利之習。夫人處世。譬之尺蠖矣。食蒼而蒼。食黃而黃。故啜醇者之不能爲漓。與處華者之不可返質。卽賢者猶將移之。況漸漬於絲俗者乎。正甫行修而文。復恬於世好。最爲卓越矣。然未知真純簡素。便可比蹤先世否。璞不能不散而爲器。玉不能磨琢爲圭璋瑚璉。彼其爲圭璋瑚璉也。則亦遠於璞矣。余從正甫觀遺訓。蓋累歎焉。又別出其父晴崗翁手澤一卷。言質直率類其二祖。而于聖賢之學尤惓惓焉。胡氏世有儒宗矣。昔陽明先生昌學於東南。學士大夫或頗有棄而不信。而閭巷之儒油然宗焉。如是者何哉。蓋膏雨之洽潤。非有所擇也。物則有受弗受矣。受則芊茸猶華實。弗受則芘乘之財日就槁矣。余與正甫論學最契。謂其出于羅念菴先生。余素所傾向者。然不知正甫更承其家學。



如此也。駒本渥洼。而良樂又從而拂拭之。欲不千里得乎。

### 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自吾鄉李文正公之歿也。數十餘年而公興。惟公實鍾衡湘之秀。秉箕尾之精。既而擢冠禮闈。翱翔藝苑。以至爰立作相。望實炳燁。日有聞矣。而顧止於是。胡造物者之於公也。既與之以勃鬱磅礴之氣。而復奪其期頤耄耋之年耶。竊嘗見公議論天下大計。謀思如江河之不窮。早見如龜策之不爽。意公久於其位。必當以修攘之策靖四方。使朝廷尊榮。邊圉寧謐。見公之立于朝。正色率下。無所假借。意公久於其位。必當以剛直之節肅百僚。使端士不懼。懦夫能立。見公之學術淵深。博聞強識。意公久于其位。必當以帝王之學沃君心。使禮樂可興。道化滂洽。而今皆已矣。嗟乎。公之心未可一二與俗人言也。公之自留都入相也。今天子拔之於疎遠之中。而置諸左右。公之知故莫不爲公喜。而公獨愀然不見其忻豫之容。賓客在門。顰蹙疾首。語及時事。輒扼擊而於邑。

此其志意豈在富貴賢豪間耶。嗟乎。難成者事也。難得者機也。以公之碩德宏器。負海內之望者二十餘年。曾不得大展於時。乃竟顛頽以隕也。謂之何哉。鳳翔等于公有同鄉之情。有分職之任。或與公爲交遊。或爲公之晚進。皆思畢慮竭愚。陳其所知以獻於公。少裨萬一。豈謂公遽止於是而已哉。嗟乎。生之有死。古之與今。猶且暮耳。何足悲乎。所悲者不悲公之死。而悲公之志未伸。不悲公之一人云亡。而悲夫後學之無所師承也。嗚呼已矣。幽明之誼。永乖隔矣。漫漫修夜。寂寂高堂。言寄于衷。淚寄于觴。精爽伊邇。昭格洋洋。

### 祭朱公文

導漾挺靈。大別儲精。蔥龍蘊結。鬱生人英。惟公初懷瑰璋。早繼簪纓。執戈冒甲。腹心干城。心馳瀚海。志勒燕銘。邁茲時之偃武兮。爰嘉遁以辭榮。弋冥鴻于碣石兮。招黃鶴乎秋冥。遙弭節于夢渚兮。長絕意于青門。惜猛志之旣蹶兮。終崛起于後昆。篤生侍御。乘

時策名。分符嶺表。攬轡都亭。猗猗令望。赫赫厥聲。懷陟岵之遐思兮。冀瓜期之既及。秣  
晝遊之聰馬兮。振斑斕以晨夕。何寸草之方殷兮。傷大椿之遽靡。馳遙想於重雲兮。結  
長悲于萬里。嗚呼哀哉。公厭世兮。釋累而離氛。驂架蒼螭兮。謁雲中之君仙。輒杳而難  
卽兮。靈御儼其繽紛。羨華胥之不返兮。哀人生之長勤。彼生死同於旦夕兮。又何脩短  
之足云。某等追隨令子。挹公餘芬。莫能走哭於賓位兮。悲訃音之遠聞。寄愁心於楚水  
兮。託哀響於江雲。瑤席兮玉瑱。桂醕兮蘭馨。淪江兮薦璆。纈芷之燔薰。靈之來兮不來。  
使我心兮殷殷。

### 祭兵部侍郎傅公文

嗚呼我公。邦之干城。作鎮大藩。式武且文。獫狁匪茹。逼我畿輔。帝乃震怒。陳師鞠旅。帝  
曰嗟咨。疇贊予征。四岳咸薦。來公于京。肅肅我公。帝命是共。星言夙駕。沐雨櫛風。公既  
戾止。百勞萃正。旣總國儲。戎務是理。惟此大任。咸集于公。甯居不遑。夙夜在公。公病于

邸。手足萎蕪。人曰盍歸。公曰效死。歲夏六月。公遂以亡。嗟嗟昊天。奪我邦良。公志未遂。公身先歿。大難未夷。公歸何所。不悲公死。悲時之艱。匪鱣匪鮪。曷逃于淵。死者永寧。生者長戚。心之憂矣。疢如首疾。靈菲南發。祖道悠悠。奠公一觴。聊以寫憂。

### 祭勅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嗚呼。自綺等得侍吾師陳先生。聽其語。未嘗一日不在岷峨錦水之間者。念翁在也。然翁聞先生之欲歸。輒唏噓不樂。馳書戒使。拒而尼之。先生徘徊于邑。欲去不克。遂者。數年於茲。故翁之沒也。先生崩慟殞絕。嘔血呼天。不能自止。誠憾夫夙志之有違。而痛乎追養之莫逮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人之于子。莫不願拳跽僇。拊之膝下。袒韞鞠臙。就之朝夕。然世顧有近之而愈戚。遠之而愈欣者。將資父之義。重於承歡。顯揚之美。賢於色養耶。嗟乎。身無衡命。順之而已。苟順其志。生則悅之。死則安之。夫先生爲講幄近臣。有論思之責。有調護之寄。任大望重如此。翁能以私愛奪之否乎。第令先生奮然決

一旦之意。不顧違親以快其志可矣。翁悅之否乎。不悅。則必有拂鬱壅闕之懷焉。翁能以壽考終其天年否乎。若先生者。蓋所謂抑志以安親。違心以順命者也。而又何憾於心乎。某等遊先生之門。悲先生之志。聞聞之訃。蓋切怛悼痛。雪涕而興哀焉。然又知翁之心。以先生之能順其義爲安且悅也。故瓣香陳詞。告翁之靈。并以爲先生解。嗟乎。翁而有知。諒亦無逆於斯言乎。

###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嗟乎。卜商失明於西河。濬沖鍾情於一慟。憂能傷人。古今一揆。豈不悲哉。先生蒼顏古貌。長身玉立。視其狀貌。度百歲人也。及傷其子吉士君之亡也。結念鬱悵。遂成內患。形衰色憊。神氣黯然。不五六年而先生亦以長逝矣。豈溺情結愛。雖通人猶有所蔽耶。嗟乎。吉士君。賢子也。夫芝蘭玉樹。不幸殞折於風霜。卽行道者猶咨嗟歎憶。乃一旦奪之階庭。而委之泥塗。自非無情。能不悲乎。遂使文梓先摧。喬林繼萎。矧讀書萬卷。而弘濟

未裨。積德百年。而駿業中阻。嗟夫。先生安得不以是悲其子。而人安得不以是悲先生哉。初先生以弘衍賅博。蜚聲藝林。縉紳大夫。鴻儒學士。無不延頸舉踵。願託末交。而先生雍穆渾潛。恂然若無能者。其教成均。僅數月耳。六館師生。以數百人至衆也。而頌先生之德者。口嘖嘖不休。使天畀之以年。其化導莫可量矣。乃今竟爾爾。豈意先生之鉅者。既未盡布。而其細者。乃亦不克終耶。嗟乎先生。可悲也已。余二人者。以承乏繆董教胄之役。而六館師儒。又先生夙所甄陶者。方且欲咀先生之餘潤。以沾漑後生。播先生之遺風。以興起善類。而先生不可復作矣。雖欲相與協和友善。以共圖菁莪棫樸之化。尙於誰賴哉。是日也。有牲在俎。有酒在罍。于以奠之。總帷之下。神其來歆。我悲以寫。

### 祭李封君文

文梓貞幹。生於鄧林。豈繫材良。植根則深。渥洼龍種。育必神駒。紛紛凡匹。厥類則殊。氣厚期昌。德厚期祉。赫赫京兆。維公之子。吁嗟我公。古之逸人。貴於邱園。順志含真。汾沮

崇儉。考槃樂道。潛德之光。闕而愈耀。乃生賢哲。作瑞家邦。譬彼九苞。翻飛鳴陽。挾藻詞  
枕。珥筆瑣禁。崇階荐躋。令聞藉甚。祿養方隆。天休載篤。方期大椿。遽悲風木。陟彼燕臺。  
以望白雲。白雲不見。哀計空聞。嗟嗟公乎。食於後人。不於其躬。天之報公。孰曰不崇。富  
貴福澤。旣祺且壽。公之受享。孰曰不厚。乘烟馭風。駕螭駟虬。遊於華胥。其樂悠悠。某等  
昔與令子。比翼詞垣。誼雖友朋。情均弟昆。死喪之戚。兄弟孔懷。瓣香陳詞。維以興哀。

###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夫鞠育顧復者。有生之所共念。力不副志者。賢哲之所歔歔。故有蓬戶編氓。桑樞賤士。  
膾鱗爲羞。采薇代旨。恨一饋之已竭。欲畢志其奚以。亦若奉輿西邁。逐子東征。入陳綺  
饌。出奉文軒。顧行虧而德劣。何祿養之足榮。矧乃脩短靡恆。耄期難越。木望秋而先零。  
月旣盈而倏魄。攷載籍之所聞。索什一於千百。惟太夫人淑慎溫惠。舍德之貞。配沙麓  
以毓秀。孕太陰以儲精。米霜勵其孤操。姜孟軻其令名。乃生哲嗣。翊我皇明。厥嗣伊何。

曰少傅公。惟茲少傅。秉德淵冲。忠貞作幹。忠夜匪躬。履姬公之几鳥。奏崇伯之膚功。皇風穆其休洽。庶顏煦以帡幪。承帝曰咨。繫其有母。探璿珠之英英。遡靈源於合浦。惟深山與大澤。實龍蛇之所處。乃錫華章。一品是褒。煌煌翟篋。峨峨鳳翹。階森蘭玉。鼎列麟羔。揖綠華與金母。噉瓊蕊兮緋桃。既履善而順志。亦備養以充庖。是以心和體適。氣謐形延。節匪筇而自健。鬢不沐而長玄。百歲厭世。翩然上仙。乘雲馭風。駕鳳駟鸞。縟典殊恩。歿而被焉。故論德則駿業著乎寰宇。徵養則甘膳窮乎海岫。侈榮則崇封陵乎穹品。考終則修齡躋乎上壽。蓋往帙之所寥聞。而方內之所稀覯者也。某等幸承末庇。藉藉徽音。瞻蘭堂而啓處。悼月沒兮珠沉。嘉休光之煒燁。又易戚而爲欣。酌芳醕兮列糈。託柔翰以寫忱。爲斯言者。一以慰先靈於冥漠。一以緩傅相之哀悻。

###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國之隆昌。必有元臣。天壽平格。永康兆民。家之隆昌。必有賢配。纘嚴女功。以正厥內。臣



勞主逸。剛唱柔承。代乾施化。配坤永貞。博觀宇宙。邈焉寡倫。曰師相翁。暨其夫人。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謨議幃幄。基令宥密。忠貞作幹。終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惟我夫人。式克承之。肅肅母訓。煌煌令儀。紘紘蘋藻。筐篚泉絲。居中作範。儼以婦師。篤生哲嗣。異才天挺。濟美象賢。篤其忠盡。出勤公家。入奉晨省。義方之訓。日久惟謹。嗟乎。國倚於翁。翁倚夫人。翁家有託。國乃用寧。我願翁壽。齊於岱華。亦願夫人。與之並駕。何期鸞馭。厭世遽謝。譬彼龍劍。雄存雌化。凡我朝士。下及臺輿。奔惶載路。弔唁盈闕。匪夫人傷。實爲翁吁。惜哉樊孟。今也則無。光光天寵。燁燁孫子。旣壽且昌。載綏繁祉。彤管有輝。令聞不已。嗟乎夫人。固無憾矣。靈輻南發。祖道悠悠。跂予望之。章江之陬。白雲紫氣。帝里皇州。青鳥有知。庶其來遊。

### 祭秦白崖先生文

吁嗟乎。造化無端。譬彼蒙倪。始余不信。今迺知之。夫先生初起海嶼也。舍菁咀華。懷珍

抱璞。揖班揚。掩陸謝。出入銅龍。升降金馬。此時視九列與三事。殆計日而可躋。曾無幾何。素絲見緇。媵顏蒙垢。遂使威鳳之羽。將摩霄而遽踢。逸駟之足。望長路而中隕。一信一訕。誰其尸之。及其暮年。身柄林壑。名重巖廊。於是龍光賁於邱園。逸駕返乎宣室。先生方將畏此簡書。肅征戒兩。而闕庭未覩。高車已摧。賀者未歸。弔者隨至。一出一處。又誰驅之。假令先生上無汲援。下無推轂。謝安之詔。不下於東山。蒙叟之舟。得藏於巨壑。則先生必且終老林泉。從容正寢。何至委棄親昵。畢命路隅。一生一死。又誰使之。嗚呼。昔人有言。天地遽蘆耳。奚足怪乎。畀之何豐。攫之何匱。修令何忻。促乎何懟。賈生觀鵬而長悲。尼父觀麟而興喟。豈崇替之所繇。在聖智而猶蔽。唯冥契以達觀。乃昭晰而不昧。某等夙承芳譽。遙藉徽音。託交令弟。比翼詞林。聽鶻鶻之哀噉。傷連枝之半傾。乃寄辭於柔翰。託生駕以寫忱。

先考觀瀾公行略

先君諱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高祖唐。妣沈氏。曾祖旺。妣王氏。祖懷葛公誠。妣聶氏。父東湖公鎮。妣李氏。懷葛公以下。俱贈特進光祿大夫云云。大學士聶以下。俱贈一品夫人。其先鳳陽定遠人也。始祖關保。國初以軍功授歸州守禦千戶所。千戶至懷葛公。以別支徙居郡城。懷葛公陰行善。施德於人。不食其報。身自作苦。得錢卽以周貧乏。或施僧供。家無餘財。有識鑒。雖口吃。而其言皆足爲訓。里中父老稱爲謦子。每舉其言以訓戒諸子弟。必曰。張謦老云云。其見敬信如此。謦祖生三子。長鉞。仲卽鎮。季錢。鉞能治生。饒於財。錢業儒。爲邑庠生。鎮豪宕任俠。不事生產。又弗業儒。然謦祖顧獨愛之。踰於伯季遠甚。及鎮生先君。謦祖乃曰。吾平生濟人多矣。後世必有興者。其在此兒乎。長而白皙。修美。宗室有欲以女妻之者。謦祖曰。吾以此兒大吾宗。何用婦人貴乎。卒不許。弱冠補郡庠。關西少華許君督學楚中。試居高等。選郡中士才質尤異者。別居書院肄業。先君與焉。其後院中士先後皆取科甲。貴顯於時。先君乃獨七舉不第。嘉靖癸丑。不肖以翰林編修。三年秩滿。例得貶封。先君乃歎曰。吾束髮業儒四十年矣。自視非後於人也。

今困厄至此。命也夫。遂就封。爲書語不肖曰。吾所未遂者。盡屬汝矣。甲寅。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志。先君居忽忽不樂。日見憔悴。不肖竊怪之。因親友以探意。先君言。吾平生志願未遂。望吾兒樹立。用顯吾祖。今顧若此。吾復何望。不肖不得已復出。先君乃大喜。爲益一餐焉。然自是不復奉晨夕矣。後不肖幸以先君所訓經術。得侍穆宗於潛邸。繼入中書參大政。先君又爲書戒不肖。汝平生恆以古人自期。今旣遇明時。輔英主。勉之。毋負夙心。隆慶庚午。以不肖一品三年滿考。益封久之。凡三益封。至今官。今上踐祚之三年。忽一日問左右曰。張先生父母在乎。左右對言。先生父母俱年七十餘。固無恙也。上喜甚。以璽書諭不肖曰。聞先生俱父母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奉聖母恩賜。咸宜欽承。著家僮往賚之。先君捧讀聖諭。叩頭流涕曰。吾兒非吾有矣。病中猶手自作家書。遣使來京。對之強飲食以示健。然語及不肖。未嘗不流涕也。每書言。吾非不思汝。但人臣之義。鞠躬盡瘁。況汝膺先帝顧託之重。皇上眷倚之隆。闔門干指。咸受國恩。

非捐糜此身。何用爲報。矧吾尙健。慎勿念也。不肖因是不敢言歸。擬俟大禮告成。當請告一省覲。乃竟弗逮。以至抱恨終天。嗚呼痛哉。先君幼警敏。爲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爲詩。往往有奇句。然不能頰首就繩墨。循矩矱。以是見詘於有司。性任真坦率。與人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亦無怨恨之者。嘗誦邵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吾殆庶幾焉。喜飲酒。善談謔。里中燕會。得先君卽終席盡歡。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靡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其自奉甚約。每食未嘗過二器。不肖歲時或間奉綺麗。才一著卽藏之篋中。不復用。凡服食器物。雖至敝壞。不以分給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不肖嘗諷之曰。大人老矣。何自苦如此。且今藏之。不過以貽後人耳。大人且不敢用。彼爲子孫者。何福可以消之。先君言吾性適爾。豈爲後人言乎。且令後世師吾儉。乃所以貽之也。然以周貧困。濟艱急。則又無所惜云。先君生以弘治甲子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丁丑九月十三日。時七十有四矣。配封一品夫人趙氏。子男四。長卽不肖。次居敬。郡庠生。早卒。次居易。荊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

司軍政僉書。次居謙。癸酉舉人女一。適郡庠生劉允桂。孫男十人。嗣文。癸酉舉人。嗣修。丁丑一甲第二人。翰林編修。嗣允。郡庠生。嗣哲。廕錦衣衛正千戶。嗣粥。嗣瀾。嗣寬。嗣信。嗣敏。嗣惠。俱幼。曾孫男。以戊寅四月十六日勅葬山。

### 處士方田李公行狀

公諱秀。字茂實。其先揚州江都人也。洪武中從珉府護衛。改戍臨安。遂家焉。公性嚴毅。渾朴。寡言笑。食不兼味。衣不紈綺。足不躡公門。乘馬不入里黨。其孝友得之天性。兄弟三人。白首怡怡如也。子姓恂恂如也。少食貧。顧能心計。以少至蓄。然好施。其致產輒饒裕。而輒以分其諸弟。道路橋梁傾圯。輒捐貲爲修葺。然常自祕。不以聞。其陰德徧郡內矣。嘉靖戊子。臨安大饑。穀價騰貴。有貸粟於公者。約豐歲倍償。公曰。使吾欲射利。則數歲之償。猶不足以當時值。夫有餘不以濟乏。非仁也。因而利之。非義也。乃悉發庾賑之。所全活甚衆。臨安蔣守卒于官。索祕器未有稱者。公卽出所藏爲守斂。郡僚召之。以其

值當。公曰。守吾父母也。父母有急。可利其售乎。卒不受值。衆咸異之。名之義民矣。公輒又自祕。弗以伐。蓋輕財慕義。振人之急。自天性也。初公好黃老言。及爲善陰隲。顏氏家訓。呂氏鄉約諸書。皆躬履以教子弟。必忠厚謹敕。恥言人過。尤不喜爭鬥。見新銳少年。有使氣持人短長。引繩排根者。恆下之弗校。然少年亦莫敢侮之。享年八十云。子遇元。登丁未進士。從中祕擢拜給事中。公移書誡之曰。吾聞老氏稱希言自然。大辨若訥。吾每誦其言。口不論人得失。然汝爲諫官。言職也。義不當爾。天子置諫諍之臣。欲以通壅塞。廣聰明也。宜日夜思道。天子德意。陳善納忠。若挾公立威。微文巧詆。發人之陰。以快臆。吾死不願汝有此名也。是時朝廷多事。天子明察。諫臣言事。一不稱旨。輒條責言路。號爲難稱。公恆以爲慮。無何。嬰疾遂逝。公生成化正月初一日子時。卒嘉靖辛亥六月廿二日丑時。配葉氏。生丈夫子貳。長卽給諫君。次調元。先公卒。女二。長適蕭彥昭。次適陳昌言。孫男二。如瑜如瓌。公質行如萬石君。木納如建陵張叔。雖潛德不耀。而修潔等也。余與給諫同讀書中祕。素聞公事。記其大都若此。爲立言者先矢焉。

張江陵全集 卷三十八



# 張江陵全集卷三十九文集

雜著

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如射的之紅心。心裏中紅心也。爲人父有爲父之理。爲人子有爲子之理。天理人情。適當其可。而無過不及。乃爲至善。如哭子慈也。而至於喪明則過矣。哀毀孝也。而至於滅性則過矣。然事理爲常。當隨時處中。故有在昔以爲善。而在今爲不善者矣。有在此以爲善。而在彼爲不善者矣。非有致知格物之功。則不能得止。非有惟精惟一之功。則不能執中。朱子所謂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夫謂必至於是則可。謂不遷則不可。不遷則滯矣。若易遷字爲過字。則得止字之義。洪範稽疑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古註逢音龐。昌盛也。與彊字叶。吉字與下諸吉字同。

無逸惠鮮鰥寡。鮮與先同。古字通用。言文王懷保小民。小民之中有鰥寡者。尤爲加意

恩惠每先及之。孟子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甘受和白受采。非孔子之言也。夫味出於無味。色出於無色。甘亦五味之一。豈能受味。白亦五色之一。豈能受色。今易之曰淡受和。素受采。故水無當於五味。五味弗得弗調。素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弗章。忠信之人可以學道。以其質任自然。無所染著也。

書言百姓皆謂百官。古時世家宦族。或以官爲氏。或以父祖名字。或以封邑。惟居官賜爵祿者乃有姓。故黃帝之子廿有五人。得姓者九人而已。堯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是。自宗族而推之百官。自百官而推之庶民也。後世以庶民爲百姓。誤矣。

殷人之俗。先鬼而後禮。其治天下多言鬼神。盤庚遷都。所以諭其臣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其子孫不能忠於國家。則其先祖之靈必且請命於天。降之災罰。高宗欲相傳說。恐人心不服。則託言夢賚以儆動之。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窈冥。遂啓後世穿鑿傳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又爲失倫。若言建皇

極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則誠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抵神道設教。用以誘導愚俗。陰翊皇度。聖人所不廢。智者雖心知其意。而毋泥其說。則可謂明也已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皋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陳謨獻說。唯皋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皋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皋陶致之。後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皋陶身終爲刑官。殆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有以服其心者。但皋陶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皋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皋陶必已不存。使其尙在。禹豈舍之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於周公。稍覺多事矣。

中庸五德兼備者寡。雖有具體者。或未能浩浩淵淵。底乎至大至深之域。未可謂之溥

博淵泉也。夫惟天下至聖，乃能於此五者廣大悉備。浩乎不可限量，沉深精奧淵乎不可窺測。其溥博也如天，非尋常之溥博也。其淵泉也如淵，非尋常之淵泉也。如是乃能隨感順應，各當其可。被其德者，莫不敬信悅服而尊親之。斯聖德之聖也。堯舜吾不得而見之矣。禹以下其猶具體而微者乎。

董仲舒言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代之治，若御環然。當今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此言非也。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是夏亦尙質矣。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商亦尙文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是周之先亦尙質矣。大抵天下之事，其發始也常簡，其將畢也必巨。日之方升，其光煜煜，其氣蒼蒼。至中天而後，光明炫曜。至於中，則昃之始也。花之未放，其色蒼淡，其狀蓓蕾。至盛開而後，鮮豔馥郁。至於旰，則萎之漸也。開國之初，庶弔草創，人情樸古。大抵皆多質少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國之中世。當其時人以爲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矣。夏商皆然，不獨周也。聖人知其然，恆不待其盛而亟反之。斲雕而爲朴，毀圓以爲方，其制物也。寧拙毋巧，其用人也。寧

實毋華。譬之枝木。重加栽截。則反本復始之機也。故孔子大林放之問而志在從先。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靄旋興。旋即解散。燠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恆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鬥一時之釁。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則應之而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吾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

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強。而病眩胃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爲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趙蓋韓揚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爲人臣止於敬也。四臣者論其行能。可爲絕異。而皆剛傲無

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繇之才。惟傲狠万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究。况漢宣乎。易曰。漢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已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間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怨讟任之於己。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僞。宋頽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

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穉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尙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盛。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



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卽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務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爲投杼。羊叔子之不醜人也。其敵而信之。夫祐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母。然彼信而此疑也。故心迹見諒。異域可親。擬議不明。同胞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知心。又曰。士爲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爲智伯死。

今各府州縣有聖祖頒行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五代時蜀主孟知祥之詞。

立嫡以長。常道也。若長者不克負荷。而衆子英賢可立。則周太王文王行之矣。此自人主家事。且創業之君。計慮深遠。未可拘尋常引故事以爭也。漢惠帝仁柔。高祖以趙王爲類已。故欲立之。未必盡由戚姬之寵。故留侯不彊爭。其後爲建成所劫。不得已爲之畫計。武帝舍其諸子而立少。使霍光傳之。竟以安漢。光武舍東海而立明帝。東海未有失德也。晉武早從衛權之言。必無永嘉之禍。唐之基業。實太宗所造。高祖庸闇。不定計於先。致使禁庭喋血。兄弟相戕。宋王成器鑒之。力辭儲副。以讓玄宗。終身友愛。長保福祿。斯其得失之效。略可睹矣。創業之初。天下甫定。反側未盡歸服。威德未盡周洽。其所建立。未能盡當乎人心。非如弈世之後。勢有常尊。而人有定志也。誠得長君英主。世及相承。數十百年之後。威德洽於海內。國勢奠於久安。反側者已盡。覬覦者不萌。卽有庸主中佐。天下晏然。可無事也。周之先世。積德累功。武王旣沒。成王幼冲。殷民放於外。三

叔闈於內。當此之時。若無周公。姬氏之業。猶未可知也。而況崛起於草莽。角逐於羣雄者乎。殷家傳弟。世有長君。故國勢最强。元魏高歡二子。相繼爲帝。而婁后主之。彼雖婦人。亦有遠識。非書生豎儒所能窺也。高皇帝自失懿文之後。實屬意於成祖。而劉三吾等老儒。乃謂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不以社稷爲重。而牽於長幼之情。此世俗之見也。嗟乎。建文之時。國本撓弱。強宗並峙。非成祖之雄略起而振之。天下之勢。豈不危哉。此非尋常之人所可語也。王景略雄傑士也。其君臣相得之美。匡濟盪定之功。亦千載一時也。獨其計陷慕容垂之事。吾無取焉。垂本以窮來歸。苻堅厚遇之而不疑。其招徠幷包。蓋亦有英雄之度。斯垂之所爲感奮致死者也。使類堅志意不荒。景略長在。雖垂等百輩。不過垂橐鞬。杖斧鉞。奉奔走耳。何能爲乎。堅之所以亡。在寵幸嬖佞。慕容沖等志驕氣盈。遠事江左。不在用垂也。當此之時。卽無垂。秦不亂乎。猛蓋自揣才略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爲足以弭將來之患。而乃出於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妬寵忌能者之所爲。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論非也。自晉唐以來。士人咸重門地。王謝子孫與六朝相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臣恩廕皆得至將相。如唐蕭盧崔鄭。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後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廕爲備身千牛。或勸之應舉。德裕言好驢馬不入市。後亦爲宰相。蓋世家子弟自有登用之路。不藉科目而後顯。是科舉進大臣子弟一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皂隸。咸得爲九卿牧守。大臣廕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臣恩廕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卽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廕仕。爲國家展采宜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衆。屈在下僚者。許監司官保舉拔用。本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概例保也。蓋外官旣有考課之典。又有考察

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以爲遷轉。何煩薦舉。惟是才德出衆。又屈在下僚者。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衆。則雖有才德。而不出衆者。不必舉。曰屈在下僚。則雖有才德出衆。而已躋通顯。不在下僚者。亦不必舉。今撫按官任滿。不論官之大小。不辨才之常異。一概保之。多至數十人。或地連數省。耳目所不及。誤采人言。至於黑白混淆。賢否倒置。是上下皆視以爲常例。非祖宗收羅異才之初心也。

高皇帝嘗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高皇帝曰。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溺於私愛。惟賢是用。苟於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闈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勿窮追。豈有侵暴之虞。聖祖遠鑒前代。貽謀深遠。今二百餘年。凡此數

事皆無之。獨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醜虜漸強。叛附者衆。而當事者猶事虛談。持文法。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能行於士卒。深可慮耳。

洪武九年。福建參政魏鑑。答一奸吏至死。中書省劾奏之。高皇帝賜璽書旌勞曰。吏卒違法背理。繼之以死。勿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今福建參政致極刑於姦吏。朕謂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也。尙慎終始。乃能其官。

二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尙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侮人。令椎碎之。因以上聞。高皇帝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有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由是快意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爲動。乃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

也。

倭奴自元以來嘗爲中國患。元嘗以十萬人從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風大作。十萬人皆沒於海。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長靡不向風。獨倭王良懷不奉朝貢。寇掠直浙。至遣某等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高皇帝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亦祇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耳。終不能一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侵侮之漸。有自來也。

洪武六年六月。以戶部郎中呂熙爲本部尙書。尋又以爲吏部尙書。以都督府經歷俞溥爲戶部尙書。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以大同守將壞法。有司不能禁輯。故也。以刑部主事陳璿爲本部尙書。

置內正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七品。司副一人。秩從七品。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皇明祖訓。凡七易稿。揭於西廡。朝夕省覽。改定。六更寒暑而始成。

定宦宮禁令。凡內使於宮城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杖五十。後發而理。直者不坐。其

不伏本管鈴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并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不伏本管鈴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陵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洪武八年二月。以都督府經歷韓焯爲戶部尙書。始製大明寶鈔。以桑穰爲質。中圖錢貫之形。十串爲一貫。準銅錢一千文。銀一兩。五串爲五百文。凡六等。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一百文以下。止用銅錢。

十一月。以登州衛知事周斌爲戶部侍郎。

九年八月。以禮部員外郎張籌爲本部尙書。

洪武十一年正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司提舉費震。俱爲戶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爲本部侍郎。



是年始製朝參文武官員牙牌。

以兵部郎中陳銘爲吏部尙書。

十二年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尙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尙書。常州府知府張度爲吏部尙書。

十月以儒士王本等爲四輔官。諭之曰。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朕視卿等皆爲高年篤厚。故九月告於太廟。以卿等爲四輔官。按本等起布衣。卽拜輔導。此事與版築莘野之用何異。自胡惟庸誅。雖罷丞相分任六卿。而四輔實居論思之地。則雖無相名。實有相道也。

以教諭石璞爲戶部侍郎。

十四年七月。以刑部郎中胡禎爲本部尙書。禎錢塘人。御史臺吏也。

十一月。以禮部郎中高信爲本部尙書。大同衛知事朱安仁爲戶部侍郎。  
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彧爲戶部侍郎。

是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尙書邵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前此雖罷丞相分任六卿。然設四輔官以爲輔導。置諸大學士以備顧問。則師保內閣之職悉具矣。今著本朝志記諸書。謂內閣始於成祖時。用解縉等七人者。殆未之考也。

十八年十二月。以庶吉士楊清爲戶部右侍郎。以給事中秦昇爲戶部試侍郎。

二十二年正月。以浙江道御史凌謨爲右副都御史。數日後又陞右都御史。

二十三年正月。遣行人賫勅。以上尊楮幣。賜勞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以其執法愛民也。

以韃靼指揮安童爲刑部尙書。是以武臣任文職始見於此。

二十四年正月。以蕪湖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右侍郎。復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周舟爲新化縣丞。初舟爲新化丞。有善政。陞考功。至是邑民詣闕言舟去任。民不安。願再借舟爲丞。故有是命。賜宴禮部而遣之。

二十五年九月。以刑部員外郎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郎中任勵爲本部左侍郎。司務祈著爲右侍郎。

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尙書。左贊善門克新爲禮部尙書。三十年五月。以禮部員外郎侯泰爲刑部左侍郎。司務暴昭爲刑部右侍郎。

洪武六年六月。定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以上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以下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以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

右先公手澤行書。謹裝爲一卷。以爲字法。而懋修跋之曰。先公留心典故。在政府凡大政事。非祖宗成法。不敢創一新政。惟率由舊章。以實行之。惟其行之以實。而不便者。則見以爲綜覈太過。遂束濕變政之肆譏。皆未考於典故也。此卷所載。如殿閣學士之設於革丞相後。雖無相名。而有相道。乃始於洪武。不始於永樂。用解縉等。而天下知府有上中下秩。從三品正四從四之不同。則吾學編憲章錄。及王弇洲所著本朝諸書。皆未知之。而懋修亦創聞云。

永樂元年三月。瀋陽衛軍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洪武八年四月。命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以後常遣代祭諸神祇。

二十一年三月。始策試天下貢士九十七人。推任亨泰爲第一。題名刻碑於太學。

二十五年六月。以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禮部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真宗居喪。易月服除。明年遂享太廟。今祀天地於圜丘。郊用樂。餘皆備而不作。今宜如宋制。從之。

八月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典簿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上曰。國莫重於祭祀。職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事神。遂降昇爲刑部主事。而以仲實代之。此與漢文帝虎圈嗇夫之事相類。而處之不同。此見祖宗神智不落前人窠臼也。

三十五年八月。成祖勅禮部郎。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其儀制服用俱有定著。樂工二

十七戶原就各王境內撥給。便於供應。今諸王未有樂戶者。如例賜之。仍舊不足者補之。

十一月始作奉先殿成。享五廟太皇太后。觀此則內殿初唯以祀太后耳。

洪武六年六月。中都皇城成。一如京師皇城之制。城南壩磚脚五尺。以生鐵灌之。

二十二年四月。始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故元遼王阿札失里等。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同知。脫魯思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

馬端朶爲太宰。鈞州缺守。馬公鈞人也。用例貢李邦彥爲之。人皆驚異。及抵任。嚴明廉幹。迴出流輩。州同知某者。以主事謫。州判某以御史謫。皆唯唯聽從。出其下。州中大治。人始服馬公之精於用人。誠不可以資格限也。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婁駕部曰。昔張乖崖守蜀。三軍呼萬歲。乖崖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卽退私宅。戒閹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崖何以處之。曰。亟下

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宋議論繁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乖崖詠有王伯大略。當時用之未盡其才也。

凡物顏色鮮好。滋味濃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卉含葆。率青白色。盛開乃有彩豔紅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多食之不鹹。茗之初採。其芽白。皆物器之最佳者。故人之才性。以平淡爲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才智勇敢。出羣絕倫。皆彩色華豔。滋味濃厚者也。昔有富家與一士人有仇。或告之曰。汝第捐千金。則某之官敗矣。其仇曰。計將安出。曰。今考察期近矣。汝遣人至京師。先騰謗言。多寫揭帖於部院投之。乃密偵科道官有素行卑汙者。科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道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至期謗議上騰。則此兩人者必出而證之。曰。余亦聞此言。莫須有也。科道言同。而其過不可解矣。若人之官。尙可保乎。其仇如言。而士人果敗。此可見流言之當察。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則可裁削。使小。口目小則可開鑿。使大。此可以爲建制處事者之法。

南唐主聞江淮俗端午日皆泛龍舟。奪標爲戲。因令民間勿禁。視其矯健。善水能多得標者皆厚賞之。陰記其名。他日皆藉以爲水軍。

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賂之者。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如兵部襲職。官功次係於首級。一類一級。令甲至明也。昔有吏故將一字洗去。仍填一字。持以告官曰。字有洗補。注當行查。俟其賂已入手。則又曰。字雖洗補。然查其貼黃原是一字。無弊也。官卽貸之。是其權全在吏矣。欲毋賂之可乎。

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驚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闕也。

天鷄星明。則其國有赦。故唐以後凡赦文必置金鷄於竿首。乃爲傳布。

虹螭蜃字俱從虫。殆有物爲之。儒者以爲陰陽邪淫之氣。臆說也。沈存中筆談。世傳虹能飲澗。信然。熙寧中使契丹至黑水境永安山下。是時新雨霽。見虹下澗中。余與同行。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云云。余又聞一老僧言。渠行山中。雨後見一物。如大蝦蟆。仰天鼓腹吐氣。遂成虹霓。今世人常言氣吐虹霓。固知老僧之言不妄。月令四月虹始見。九月虹藏不見。曰見曰藏。可知有物。今蛟蜃噓氣騰空。樓閣人物皆備。海濱人謂之海市。則虹氣與日光雨氣相映而有光。何足異乎。僧所見物如蟆者。蜃蜴耳。

雷亦非陰陽擊搏之氣。古字雷字作回。爲龍蛇蟠屈之狀。易雷在地中。雷出地奮。曰在。日出。明爲有物矣。凡有聲之物。得空更宏。而人項中一竅。乃發聲之處。故雷起平地。其聲迸裂奮迅。至空中則砰訇響震。其勢然也。殆亦蛟龍之類。秉純陽之至精者。隨陽氣之出入以爲起蟄。且其變化莫測。大則飛騰入虛。小則化爲細物。其蟄也無處不可藏。



或於古樹。或於房屋。或於山石。秋冬之間。與百蟲而俱蟄。陽氣升騰。亦與百蟲而俱奮。奮則有聲。春陽熙熙。雷聲殷殷。夏陽赫赫。雷聲咈咈。因其時也。其隱隱錚錚者。遊劇之聲也。磕磕礚礚者。爭鬥之聲也。五行惟火性猛烈。酷暑如炆炮之類。火藥一發。金石皆炸裂。其毒著物。無不燦爛。雷稟陽之純。得火之精。故其起也。在石則裂。在木則折。在屋則毀。其飛騰而有火光。則爲電。其火氣著物。無不立死。故人畜之死於雷者。皆有焦爛。文如符篆。是火氣之所燒灼也。其人物之死者。是偶與雷相值。非雷擊之也。有近之而不傷者。其火毒偶未著身也。北方氣寒。陽氣固藏。故雷發常遲。南方氣煖。陽氣早泄。故多冬雷也。冬天氣暄。則草木早萌。蟄虫亦有出戶者。不獨雷也。廣東雷州四時常雷。遂以爲郡名。炎荒極熱之地。產此物獨多。如硫黃火藥。皆產於南荒。感氣而生也。推此言之。則謂雷爲陰陽擊搏之氣。與罰殛有罪云云者。悉臆說也。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甃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爲遼蕭后梳粧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詠甚多。至萬歷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

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按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剏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爲真。殊可笑也。

沈存中筆談言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蓋鏡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含納人面。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余見古鏡大者。其面皆微凸。沈言良信。

本朝久任大臣內閣。則楊文貞公士奇。歷三朝。四十二年。楊文敏公榮。三十五年。金文靖公幼孜。二十五年。揚文定公溥。二十一年。陳芳洲循。十三年。商文毅公輅。前後十七年。彭文憲公時。前後二十年。李文達公賢。十年。劉文穆公吉。十九年。徐文靖公溥。十二年。劉文穆公健。二十年。謝文公遷。十一年。李文正公東陽。十七年。楊文忠公廷和。前後十四年。費文憲公宏。前後十三年。張文忠公孚。敬八年。吏部則蹇忠定公義。二十七年。中輟部事。備顧問者八年。郭公造。十七年。王文端公直。十四年。王忠肅公翰。十八年。歷永樂改元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任吏部尙書者蹇郭兩王四人而已。此後惟尹恭

簡公旻十四年。王端毅公恕先後十餘年。九卿則夏忠靖公原吉在戶部二十八年。胡忠安湊在禮部三十二年。馬端肅公文升在兵部十三年。戴恭簡公珊爲左都掌院十二年。巡撫則黃忠宣公福在交趾十九年。周文襄公忱在蘇松二十二年。于肅愍公謙河南山東十八年。陳祭酒敬宗在國學二十年。況公鐘守蘇州十二年。從郎署徑至本堂者。夏忠靖元吉自戶部主事至尙書。劉愍節儻自兵部主事至尙書。周莊懿瑄自刑部主事至尙書。屠襄惠瀟自御史歷副僉至左都掌院。李文達賢自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陞吏侍入閣。始終皆不離本局。故職業精練。克稱厥官。祖宗之用人如此。

本朝父子祖孫三世尙書者。閩林文安公瀚。南京兵部尙書。子廷揚。工部尙書。廷機。南禮部尙書。父子尙書者。三原王端毅公恕。吏部。子承裕。南吏部尙書。新昌何文淵。子喬新。刑部戶部尙書。濮陽李瓚。子廷相。俱戶部吏部尙書。靈寶許襄毅進。子讚。吏部。誥。戶部。論。兵部。新安詹同。子徽。俱吏部。南禮部尙書。上元倪謙。子岳。吏部尙書。南刑部尙書。陽曲周瑄。子經。禮部尙書。刑部尙書。耿九疇。子裕。吏部尙書。吳江吳閔。子山。俱刑部尙

書。吏部尙書。大學士王文。子宗彝。南禮部尙書。兵部尙書。白珪。子鉞。禮部尙書。南吏部尙書。餘姚王華。子守仁。南兵部尙書。封伯。鈞陽劉璟。子詒。俱刑部尙書。南江部尙書。何詔。子鰲。刑部尙書。兄弟尙書者。靈寶許氏。閩林氏。及鄞之南吏書楊守陞。工書守隨。真定之吏書大學士石珪。戶書玠。鉛山之吏書大學士費宏。禮書桀。桂林之南工書蔣昇。戶書大學士冕。泰和之吏書大學士彭時。禮書華。數家。然彭費楊。猶從昆弟也。

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真像一卷。于志甯讚。沈存中跋。絹楮剝落。其畫意與近時所傳全不同。當時立本真蹟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攜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言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會世宗不好翰墨。其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謾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而此卷遂留藏科中。近有好事者。乃言成祖得此卷。仁廟與漢王爭求之。成祖難兩與。遂發該科收藏。殊爲可笑也。

凡貂裘及綺麗之服皆有光。余每於冬月盛寒時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聲。如花

火之狀。人以爲皮裘麗服溫煖。外爲寒氣所逼。故搏擊而有光。理或富爾。然問之他人。不盡然也。

嘉靖丙寅四月日。天微雨。或有流火如毬。其色綠。後有小火數點隨之。從雨中冉冉騰過予宅。墜於廚房水缸下。其光如月。廚中人驚視之。遂不見。次年入相。人以爲瑞應。犀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一在鼻。在頂者佳。額次之。鼻爲下。中有一孔。如線。從本直透角尖者。名通天犀。乃望月而生者。最佳。以之畫水。水爲分流。

羚羊角有血痕貫頂者。生取者也。入藥乃佳。無血痕者。自解死角也。

沙蠶虫從中斷之。輒自合不死。用以接骨良。蚰蜒截之亦能自續。但不堪入藥耳。

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古語云。莫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牙齒非時脫落。或爲物所傷者。乘其初脫尙有生氣。急以熟銅末打銅燒紅  
淬入水者五倍子末。

粘牙根安上。卽復舊。

浪蕩子能治食噎。其草根着土上。而子乃深在土中。一蔓引之如絲。子所居處中空。故謂之浪蕩也。

人飲燒酒過多。近火。卽口中火出。得水則其焰愈熾。至焦爛而後已。惟灌以老醋卽止。五月五日熨斗燒熱。入棗一枚。煨令烟起。投之床下。能辟蚤虫。早起漱口水嚥下。久之能治偏墜。此理不可曉。然試之良驗。

胡桃油能軟銅。

丹砂有大毒。生服之能養心安神。若煉服卽殺人。曾有一道士煉朱砂爲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遂發懵胃。一夕而斃。

水銀除虱。然但能淪衣中。不能除頭上。曾有人患頭蝨。以囊盛水銀繫髻中。久之蝨如故。水銀反滲入腦中。遂患頭痛。以頭風藥攻之。其病愈甚。飲食減少。勢甚危篤。一道士以銀作一筋。插入鼻中。半日許取出。得水銀數兩。其病遂愈。蓋銀能受水銀故也。今人治蝨多用水金。不可不慎。

鷄有皮膚半白半黑者。自喙至足。黑白正均。名曰陰陽鷄。有患瘡。抱之懷中立止。鷄羣中間有之。但其毛色與常鷄同。故人鮮識之。

南方冰薄。難以收藏。其法用鹽洒冰上。一層冰。一層鹽。久之則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雖其味略鹹。而可以解暑愈病。鹽性潤下。得水卽消。今乃以結冰。蓋母子相合也。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罌盛之。入王瓜一條於中。黃蠟封口。四十九日。則瓜已化盡。水清如故。用以洗熱毒丹瘤之類。神效。飲之亦可解熱病。

京師天甯寺塔。殿門闔處觀之。其影倒懸。人以爲異。然沈存中筆談謂凡影入窗隙皆倒懸。乃其常理。如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紙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樓塔之影。中間爲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

張江陵全集 卷三十九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詩集

## 五言古

### 恭述祖德詩

赫赫我太祖。應運開鴻基。仗劍起濠梁。羣雄摧若遺。威德加四海。混沌分兩儀。勳華信  
巍煥。典則仍貽垂。成祖靖內難。桓桓東征師。奠鼎卜燕朔。犁庭掃兇夷。武功旣燁赫。文  
命迺不釐。瑤圖仰再造。萬國歌重熙。景陵躬睿質。披覽復忘疲。斂衽接三輔。一德無猜  
疑。大淵間臨幸。政務日疇咨。大哉帝訓編。道法何纒纒。孝皇具經姓。恭己秉謙祇。入庭  
遠嬖幸。外囿絕遊嬉。崇儉嘗却貂。聽言猶轉規。太平十八祀。萬姓有遺思。肅祖起南服。  
龍飛會昌期。屬當改絃初。制作命夷夔。論道闡敬一。明倫垂典彝。九重握金鏡。太阿恆  
自持。臨御逾四紀。恭己化無爲。二祖肇皇綱。三宗奠天維。成功燭宇宙。濊澤洽蒸黎。我  
皇亶神聖。明兩赫重離。河山光大業。宗社錫繁禧。締構想艱難。豐芑思燕詒。儀刑見羹

牆。謨訓遵著龜。率乃祖攸行。萬世求有辭。愚臣備樞軸。理道慚無裨。敬陳祖德篇。惟帝其念茲。

### 恭勵聖學詩

元后輔萬邦。綏猷良不易。若稽古哲王。多聞乃建事。堯舜帝者宗。精一闡微義。夏禹既祇德。殷高亦遜志。成后務緝熙。周詩詠小毖。倚歟休烈光。英聲播來嗣。今皇體睿明。冲齡纂神器。爰當訪落初。卽敞金華祕。書帷簡儒彥。藝圃覃文思。朝旻不遑暇。寒暑靡暫離。寰宇仰休明。風雲慶遭際。願以譴陋質。無能補天地。願言崇聖功。問學登純懿。勿云天聰明。無爲事博識。圖書足自娛。兼之益神智。勿云富春秋。茂葉聊可諉。寸陰重逾璧。居諸易流駛。勿云履崇高。優游保天位。君心苟縱逸。萬幾遂顛墜。勿云當燕閒。可以快志意。一暴而十寒。細行終爲累。戒彼鴻鵠心。專精道乃致。誓御必端良。勿狎於非類。爲山九仞崇。成功歸一簣。慎初惟克終。永保無虞治。愚臣職司規。敢以告中侍。

## 恭母德詩

聖化基中闡。坤儀貞萬方。塗山翼夏啓。文母誕周王。徽音著彤管。奕奕流芬芳。我明肇造初。孝慈佐高皇。艱難扶景運。在宥相乾綱。補苴感將士。採拮親蠶桑。居貴不忘儉。大練爲衣裳。文皇勤厥家。亦由內德良。思媚惟仁孝。箴言足贊襄。嘗爲女訓篇。睿謀何洋洋。呂霍垂永鑒。龍溢慎其防。休哉二后烈。邁彼姒與姜。貽謀及來裔。繩繩慶方將。猗歟我聖母。世德宣重光。扶天致昇平。毓聖纂靈昌。履盛彌勤恪。秉禮日矜莊。內座政無譁。外家恩有常。明達信如此。馬鄧豈足望。九重勤孝養。萬寓際時康。永言綏壽祉。地久與天長。

## 擬西北有織婦

西北有織婦。容華豔朝光。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投杼忽長吁。愁焉中自傷。綿綿憶

遠道悠悠恨河梁。遠道不可見。淚下何浪浪。春風捲羅幙。明月照流黃。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安得隨長風。翩翩來君傍。願將雲錦絲。爲君補華裳。

### 柬李鵝野

同居長安城。累月阻談讌。雖無簿領急。嬰此微疴患。日夕想音徽。躑躅夜參半。况茲霜霰積。淒其歲云宴。靡靡衆芳萎。苒苒物候變。已愴世慮嬰。兼之越鄉歎。非君慰寂寥。幽思何由見。

### 述懷

豈是東方隱。沉冥金馬門。方同長卿倦。臥病思梁園。蹇予秉微尚。適俗多憂煩。側身謬通籍。撫心愁觸籥。臃腫非世器。緬懷南山原。幽澗有遺藻。白雲漏芳蓀。山中人。不歸。衆卉森以繁。永願謝塵累。閒居養營魂。百年貴有適。貴賤寧足論。

## 送高廉泉之任

秋風振燕山。念子當遠征。離鴻遵別渚。驚呼求其朋。征馬鳴蕭蕭。僕夫促嚴程。願言不能終。揮涕沾長纓。歡觴爲悲酌。清絃動哀聲。携手臨廣陌。含含各酸辛。風塵何擾擾。世途險且傾。勉哉崇令德。慰此離索情。

## 送黎忠池二首

在昔同心祕。出入承明闈。蹇余陋劣姿。謬得偶賢達。慷慨金蘭契。晤言懷抱豁。如何歡讌促。倏忽萬里別。婉孌夙昔意。一旦成契闊。閩海去悠悠。征途候明發。感舊思方積。悵遠情彌怛。一望潞河水。愁心不可越。余有歸與興。抱病淹朝秩。君懷濟世心。攬轡辭皇邑。以茲負羈羽。羨彼搏雲翼。况多感慨情。世慮纏胞臆。盈盈別淚泫。漫漫岐路及。不惜去日遠。我懷誰與析。世路方嶮巖。修名苦難立。願以皓首期。無爲素絲泣。

適志吟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羲和振六轡。駒隙無停留。我志在虛寂。苟得非所求。雖居一世間。脫若雲煙浮。芙蓉濯清水。滄江飄白鷗。魯連志存齊。綺皓亦安劉。偉哉古人達。千載想徽猷。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葉何離離。秋風不相惜。靡爲泉下泥。四序代炎涼。光景日夕馳。榮瘁不自保。倏忽誰能知。愚暗觀目前。達人契真機。履霜知冰凝。見盛恆慮衰。種松勿負垣。植蘭勿當逵。臨市嘆黃犬。但爲後世嗤。

羽林郎

霍家蒼頭兒。姓馮名子都。寵借將軍恩。身爲執金吾。朝游平樂觀。暮宿酒家壚。青絲宰  
驪馬。觀者隘路衢。鬪雞狹邪道。結客平陵隅。杯酒吐然諾。千金爲錙銖。司隸不敢問。豪  
史徒盱眙。勢利可薰人。寧論知與愚。吁嗟原憲輩。白首困桑樞。

### 余有內人之喪一年矣偶讀韋蘇州傷內詩愴然有感

昔人怨離居。余亦罹斯患。銜情對嘉藻。掩卷空長嘆。蹇薄邁運屯。中路棄所歡。媿婉一  
何促。飲此長恨端。離魂寄空館。遺嬰未能言。玉匣掩明鏡。塵埃雙帶盤。感此意慘愴。觸  
物憂思攢。落月挂虛牖。淒霜生暮寒。沉綿夜方永。倏忽歲已單。滯慮信爲感。幽懷詎能  
寬。悲哉難具陳。淚下如迸瀾。

### 朱鳳吟

朱鳳失其羣。十年不得雙。早棲漢宮樹。獨啄瑤草芳。羽族雖萬類。誰可相頡頏。西來見

王母假我青鸞皇。翳我遊太清。飄飄浮雲翔。竹實已千載。修梧蔽扶桑。窮覽過八極。遨遊仰三光。仙遊誠足娛。故雌安可安。

### 喜雨獨酌

振風起西北。飄颻撼庭幹。長空響洊雷。驟雨何霖亂。奔騰走蛟龍。倒瀉傾河漢。倏忽庭除下。淼漫生波瀾。沾灑遍枯槁。騖翮舞沙燕。遙嶺合翠微。平林鬱蔥蒨。伊余困積熱。閒居解簪弁。披襟臥北窗。橐管辭東觀。嘉此涼露愜。且復屏紈扇。開樽聊命觴。欣豫以濡翰。

同汪雲溪太守李龍洲侍御劉百洲太守錢羅湖州守岳東潯別駕

### 登懷庾樓

丹樓造天居。遐瞰靡不周。江聲動地轉。楚岫與雲浮。索處獨無緒。騁望且銷憂。况茲遘



月。欣賞藉名流。輕煙翳華薄。時雨霽芳洲。灌木鳥嚶嚶。飛鳴求匹儔。景物既蔥蒨。嘉會亦綢繆。但恐濛汜夕。餘光不可留。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目極心如怒。顧望但懷愁。且共恣嘯歌。身世徒悠悠。

### 修竹篇

孤篠植汝陽。籊籊挺陰崖。何似侶幽人。結根烟水湄。修枝拂杳靄。接葉映漣漪。陰森野氣積。憂擊涼颿吹。朝露綴瓊玖。宵月蔭參差。水吟蛟龍蛰。雲盤鳳鳥儀。永願老煙霞。寧知勞歲移。但畏伶倫子。截此凌霄枝。裁鑿豈不貴。所患乖天恣。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衰。願以歲寒操。共君搖落時。

### 雨霽遊蕭氏園亭

端居苦沈鬱。振策憩雲林。夕雨盪氛埃。惠風扇輕陰。以茲景色麗。愴然生遠心。披榛尋

徑曲。排雲眺嶽。樛松宿煙靄。延蘿挂襟簪。江花送餘馥。山鳥懷好音。仰欣天宇闊。俯視萬卉森。洗觴幽樹底。長嘯白雲岑。折蒙霏瓊屑。濡毫動蘭吟。日夕車馬散。林塘紫翠沈。

### 七賢咏

余讀晉史七賢傳。慨然想見其爲人。常嘆以爲微妙之士。貴乎自我。履素之軌。無取回塗。故有謗讟盈於一世。而獨行者不以爲悔。沈機晦於千載。而孤尙者不以爲悶。斯皆心有所愜。遊方之外者也。夫幽蘭之生空谷。非歷遐絕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蘭不以無采而滅其臭。和璞之縑元巖。非獨鑿冥搜者。誰得而寶之。而和璞不以無識而掩其光。蓋賢者之所爲。衆人固不測也。况識有修短。跡有明晦。何可盡喻哉。今之論七賢者。徒觀其沈酣恣放。哺啜糟漓。便謂有累名教。胎禍晉室。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獨持繩墨之末議。不知良工之獨苦者也。嘗試論之。易翼有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故語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張異用。其旨歸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謨。並容於堯代。箕子佯狂。比干死諍。俱獎於宣尼。世豈有異議哉。余觀七子皆履冲素之懷。體醇和之質。假令才際清明。遇適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贊興王之業。下可以流藻垂芬。樹不朽之聲。豈欲沈淪滓澁。無所短長者哉。而值禪代之朝。在玄黃之際。當塗之鼎未移。睥竊之謀已熾。司馬父子。自以人心未厭。懼大業中傾。於是芟除異己。樹植同盟。世家鼎族。咸就誅鋤。名德才流。並罹荼毒。方其豪主狼吞。羣才烏盡。於斯時也。進欲佐命成功。則賈充荀勗之儔。七子之所恥也。退欲高蹈遠舉。則孤特自表以速患害。又七子之所不爲也。自以道高才儁。深慮不免。故放言以晦貞。沈湎以毀質。或吏隱於廊廟。或泊浮於財利。縱誕任率。使世不得而羈焉。然其泥蟠淵默。內明外穢。澄之不清。深不可識。豈與世俗之蒙蒙者比乎。蟬蛻於糞溷之中。燭然涅而不緇者也。其清言名理。冲襟逸度。猶足以拔起後生。滂瀉沉溺。彼王澄胡母彥國之倫。遇旣殊時。才復異等。而希心立勝。妄意宗流。徒竊皮毛。遺其神髓。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世遂以此詆訶前人。因

噎。悲食。豈不枉哉。若夫中朝喪亂。胡羯猖狂。彼自以負荷乏人。貽謀不令。識者已鑒於數十載之前矣。又豈七子之過耶。嗟乎。大鵬翔於寥廓。斥鷃戲於枋榆。鈞天之庭。豈工師之所躡。無航之津。非鼃鮒之所遊。世之汨沒於腥羶者。固無足道。而小儒曲士。自守一節。又烏可以談尺寸之外哉。七子之義。幾於晦矣。昔司馬子長。願執鞭於晏子。長卿託名於相如。此人皆懸解神契。不隨俗之好惡者。余竊高七子之節。因以暇日。敘述遺事。各爲短咏。以紓其幽致。雖不謂獨契古心。庶亦不移流俗。亦冀玄覽達觀君子。有以明余之志焉。

### 阮步兵

阮公生人表。英才固天啓。解角風塵會。戢翼雲林裏。從容謝婚媾。沈湎混泥滓。郁彼咏懷言。寄辭蘊玄理。

## 稽中散

中散龍鳳姿。雅志薄雲漢。少無適俗韻。早有餐霞願。調高豈諧俗。才僞爲身患。纏悲幽憤詞。結恨廣陵散。

## 山司徒

巨源江海情。本欲全高尚。蕭洒秉樞軸。疇能測弘量。密識旣淵沈。清心亦玉亮。談笑獎人倫。千齡稱哲匠。

## 劉參軍

參軍傲儻客。逸氣凌八紘。任真蒙叟放。慢世長卿情。頌酒固有託。荷鍤真達生。顧念區中士。燕雀空荆榛。

## 王安豐

溶冲夙清拔。志與浮雲徂。時哉忽遷化。緬邈黃公墟。雖有纓絨累。終知世網疏。鑽李豈通蔽。持籌乃自汙。

## 向常侍

子期耽玄默。山陽遘心侶。南華洩幽祕。奧義清泉吐。躡履登承明。詭對輕巢許。悲涼懷舊篇。獨共寃魂語。

## 阮始平

仲容寡名欲。越禮自疏放。審均非術解。達識由神曠。媿美衆所嫉。出守情彌暢。萬物莫能移。斯言誠可諒。

夜燕曲

朗朗宵月流。爛爛河星光。晝樂苦不足。夕宴啓高堂。旨酒千春醞。瓊筵百福香。清管發東謳。豔舞進西倡。綺羅紛雜遝。言笑吐芬芳。明珠垂列壁。錯落黃金缸。千金壽客飲。萬年酌主觴。薜華耀朝日。桃李熙春陽。月魄不重盈。花落豈再揚。悟彼蟋蟀歎。爲樂及時康。朱光發東白。歡娛方未央。

怨歌行

步出上東門。桃李夾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一解  
迢迢蘭渚東。綠水雙鴛鴦。飛鳴嘯儔匹。行上自成行。二解  
牽牛不負軌。織女虛七襄。四憐仙靈匹。萬古限河梁。三解  
種蓮高山顛。枝葉那得長。斷綆落銀瓶。何由汲寒漿。四解

馳波赴東海。晦魄淪宵光。盛年若爲容。顛顛令心傷。五解

再寄胡劍西二首

昔我遊京華。通籍金馬門。鏘鏘衆英列。璀璨富瑤琨。夫君起豫章。五色鳴朝暉。流藻發春華。吐論瀉洪源。伊余信薄弱。攀雲仰天闈。如彼枋榆翮。翮飛附大鷗。省已終日愒。偃臥返邱園。刼來清江濱。三易涼與溫。誰言棲息異。契闊有成言。流俗薄素交。久要古所敦。

墳箴不同器。和鳴發宮商。方圭與圓璧。俱登君子堂。民生各有性。迭用異柔剛。羨君倜儻概。千里何昂昂。而我荏弱姿。忍垢懼發銳。偏智守一隅。語默互相妨。通人貴兼畜。忘已歸大方。韋絃著炯戒。黑白耀文章。所願共追琢。德音長不忘。翳彼他山石。可用瑩精光。



## 瀟湘道中

江南佳麗地。靈境信隈隩。連峯造天關。石笋插雲足。我前擁煙霞。我後映松竹。飛寶洒  
征衣。山光盪人目。朝採碧澗藻。夕息清湘曲。側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逸駕如可從。吾  
當謝簪紱。

## 暮宿田家

暝投谷田港。野日沈荒岡。行子昧所如。假息墟里旁。野老喜客至。開門下巖裝。坐我茅  
簷下。飯我新炊梁。兒童四五輩。趨走行壺漿。篋箠有餘粒。傍舍遠叢篁。攘袂再三起。向  
我誇耕桑。體貌雖村愚。言語多慨慷。世儒貴苛禮。文縉意則涼。大美不俟和。素質本無  
章。感此薄流俗。側想歌皇唐。

謁岳廟作

炎州標靈嶽。巋然奠南極。興雲翊帝工。蔭峯直軫域。千秋儼廟貌。邦典祀有秩。我來叩幽祕。躋雲屢登陟。齋心肅永夜。肸蠭如可卽。髣髴遘真侶。排空假羽翼。授我玉拌藥。光耀有五色。瑤草吐雲英。金書啓石室。顧慚塵土軀。恐負心所憶。願言藉神休。精誠倘能值。

祝融峯

祝融羣峯表。聳翠萬古雄。采虹挂丹磴。邈若升蒼穹。舉手捫太微。天關洞開通。璀璨南斗星。垂珠當我胸。俯瞰六合內。沈澹煙雲重。浩如太始初。二氣涵冲融。須臾湧陽景。倒挂扶桑東。瀛海不復辨。三山安可窮。寄謝馭風子。吾將遊混濛。

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

兩賢異鄉域。千里還相求。祇爲戀徒侶。能忘路阻修。我行躋遺跡。仰見祠屋幽。高山近可仰。嘉會亦綢繆。祠前堂名嘉會俛首念疇昔。戚戚懷殷憂。能抱遺俗心。賦質闇且柔。鼯鼠負喬嶽。有志力不適。願我同心侶。景行希令猷。涓流匯滄海。一簣成山邱。欲騁萬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貽白首羞。

同貞菴殿下李羅村飲述齋園亭

結侶芳春時。置酒忘憂館。旣枉東阿轍。復集西臺彥。韶物詎能幾。繁花開已爛。芳林啼早鶯。雕梁語新燕。徘徊花林間。坐借流光換。朝遊忘景昃。夕遊候宵半。華月麗層穹。河星出有燦。四座咸怡豫。羽爵行無算。歡追鄴下蹤。賞挹平臺宴。伊余媿薄劣。謬忝同聲。睽開緘翫嘉藻。入手明珠瓌。勝遊如可續。及此陽春旦。

人日對雪贈朱鎮山

今日良宴會。嘯瑄測候移。况逢春風起。吹雪下瑤墀。九達密如繡。雙闕影離離。煙郊亂晴絮。遠樹放華滋。佳此景色麗。嫵婉覲心知。且爲陽春吟。願子驅車遲。驅車雪上飛。下車冰已泮。翹首望嵩高。遙遙隔河縣。仙花行可采。汴柳看應惜。窮谷旣晞陽。東人亦待旦。戀侶徒搖搖。驪駒安可絆。仰攀瓊樹枝。聊以贈繾綣。

宿荆門寄懷郢中知舊

秋分氣已厲。原野莽蕭森。我行未越疆。已覺離思深。解轅造山館。山館靄沉沉。朝行畏霜露。夕息憶重衾。飄雪出遠岫。落葉辭故林。已愴物候變。况驚離別心。違顏曠庭彩。戀侶解朋簪。徂途指有餘。歸鞅杳難尋。引領飛鴻翼。遲爾江上音。

## 獨漉篇

獨漉獨漉。羊腸坂曲。積羽叢棘。翻車拆軸。彼何者烏。來往翩翩。噉腐啄腥。嚇鳳驚鸞。妻  
兮非兮。貝錦自張。狻狗所吠。吠此宵行。同行竊金。按劍相疑。子實不良。畏我子知。銜珠  
向君。精光可爇。小人在旁。猥曰魚目。國士死讓。飯漂思韓。欲報君恩。豈恤人言。

張江陵全集 卷四十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一詩集

## 七言古

### 東師奏捷

長白山前畫傳箭。鮮卑羯兒騎如電。軍書樂夜馳昨浪。天子登壇策飛將。羽林六郡稱材雄。撻金伐鼓蒲河東。左馘名王右生虜。歸來血染寶刀紅。胡笳吹落關山月。捷書飛報承明闕。洗兵遼陽海水沉。立馬天山陣雲沒。皇恩已警五單于。小醜那復憂東胡。將軍超距稱雄略。制勝從來在廟謨。

### 恭題 文皇四駿圖四首

龍駒

鄭村壩大戰胸堂着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

天馬徠。翼飛龍。蹄削玉。耳垂筒。碧月懸雙頰。明星貫兩瞳。文皇將士盡熊虎。復有龍駒助神武。流矢當胸戰不休。汗溝血點桃花雨。壩上摧鋒第一功。策勳何必滅元戎。君不見虎士標形麟閣裏。龍駒亦入畫圖中。

赤兔

白溝河大戰胸堂着一箭都指壁亞失帖木拔箭

雷錡錡。北軍來。赤兔走。黃雲開。攬身超夾澗。策足絕塵埃。白溝原頭振鞞鞞。貫陳穿營猛如虎。穆王赤驥詎爲奇。昭陵發電應難數。百戰間關未解鞍。箭瘢還向畫圖看。只今四海昇平日。誰識當年締構難。

棗騮

小河大戰胸堂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

紫騮馬。金絡月。朝刷燕。晡秣越。倣儻精權奇。超驤走滅沒。當年萬馬盡騰空。就中紫騮尤最雄。戰罷不知身着箭。飛來祇覺足生風。北風獵獵吹原野。長河水澌血流赭。誰言



百萬倒戈中。猶有彎弧射鈎者。

黃馬

靈揮縣大戰後曲池着一箭指揮雞兒拔箭

軒后興。龍馬翔。駕天駟。乘飛黃。迴頭督紫燕。顧影失超光。君王神武古來少。萬里煙塵一劍掃。馬蹄蹴處山爲摧。何論陳暉與平保。揚鞭渡淮淮水清。金陵父老壺漿迎。從此華陽休駿足。山河重整泰階平。

恭詠 畫鹿四首

鹿濯濯。在靈囿。崢嶸玉角新。點染霜毫秀。捧駕應從西極來。啣環欲獻南山壽。鹿呦呦。食野苹。松間求友出。泉上引甝行。齊宮漢苑紛相狎。豐草長林空復情。鹿麋麋。聚中原。草香尋宿麝。樹暝伴啼猿。虞山尙憶羣遊地。梁沼還承顧盼恩。鹿犧牲。在中林。養茸芳徑暖。照影碧溪深。上苑不須驚羽獵。皇仁應有放麇心。

## 太平歌

中興日月開明庭。垂衣御宇朝萬靈。鷄鳴入問龍樓寢。燕坐親談虎觀經。四時玉燭調元氣。萬國梯航皆遠至。雅奏應諧韶護音。豫遊不事漫延戲。太平之象復如何。五風十雨禾黍多。小臣拜手陳無逸。願以兢兢保太和。

## 送勅使閱武

貔貅百萬護神京。細柳雲屯大將營。雄稱六郡良家子。氣壓三河俠少名。我皇中興初復古。四海時平猶整旅。巡邊勅使出承明。奉詔臨戎來閱武。麒麟錦帶佩干將。魚鳥分麾躍驕驍。環甲林林皆鼓勇。彎弧一一直穿楊。軍威萬里播幽朔。胡天已見旄頭落。始知頗牧在禁中。何事勞師勤遠略。

## 白燕曲四首

白燕飛。兩兩玉交輝。生商傳帝命。送喜傍慈闈。有時紅藥塔前過。帶得清香拂繡幃。  
白燕來。呈瑞向瑤臺。映日靈姿璨。凌風雪翼開。春長花發春宮裏。弄影雙飛日幾迴。  
白燕翔。素影落銀塘。交飛紅菡萏。遙映紫鸞鴦。太平景物先呈兆。燕喜年年樂未央。  
白燕舞。日照葵心午。輕縠剪躑衣。清歌諧細語。感德踰踰儀舜庭。呈祥嚳嚳來文囿。

## 應制題畫馬二首

五花驄馬青絲絡。宣德年中景陵作。只今百五十年餘。生氣權奇宛如昨。良樂一顧價千金。爭似君王寶愛深。非緣愛物圖神駿。要識兢兢朽索心。

丹青好手曹韓筆。貌得天閑紫騮匹。晨臆飛燕敢爭雄。絕景超光意俱失。漠漠胡沙瀚海秋。幾隨漢將覓封侯。時清斂却追風足。芳草閑眠飲碧流。

## 元夕行

今夕何夕春燈明。燕京女兒踏月行。燈搖珠彩張華屋。月散瑤光滿禁城。禁城迢迢通  
賊里。九衢萬戶燈光裏。花怯春寒帶火開。馬衝香霧連塵起。絃管紛紛夾道傍。遊人何  
處不相將。花邊露洗雕鞍濕。陌上風迴珠翠香。花邊陌上煙雲滿。月落城頭人未返。共  
道金吾此夜弛。但愁玉漏春宵短。御溝楊柳拂銅駝。柳外樓臺雜笑歌。五陵豪貴應難  
擬。一夜歡娛奈樂何。年光宛轉不相待。過眼繁華空自愛。君不見燕臺向時歌舞人。歌  
舞不聞明月在。

## 送徐浴泉考績還任

使君來從函谷關。獨驂兩鳧翔雲間。君王爲念秦父老。再借旗旆西來還。長安三月春  
已暮。渺渺離亭暗燕樹。念我空多別後思。憐君更向來時路。太行連天煙霧多。終南西

望愁經過。莫嗟遠別春明外。計日鷁行聽玉珂。

### 三瑞詩爲巖相公賦

仙翁來跨兩青龍。頭骨豎削而龍從。化爲雙竹凌蒼穹。山中夜雨飛龍去。唯見孫枝滿舊叢。

延恩閣。何崇崇。下見芝草紛芊茸。光曜五色輪囷其中。日月所照。精英所鍾。主人壽考百福隆。商維之歌安可同。

猗嗟蓮。誰所移。葆盤礴。花紛披。靈根迴與凡卉異。太華之種爭神奇。聯附共幕彩燁燁。華堂清蔭相參差。初疑天孫來雲錦。光陸離。俄驚弄珠侶。濯波江水湄。扶植元因造化功。愛護似有神明持。君不見秋風江畔衆芳萎。唯有此種方歲耜。

### 曹紀山督學題老子出關圖見寄謝之

君不見赤鳥。東飛寶鼎斜。豐宮鎬殿煙塵遮。王風寂寞萎蔓草。豪國奔騰如亂麻。仲尾  
乘桴泛東海。伯陽西遊度流沙。流沙迢迢幾萬里。休氣榮光半空紫。下看六合滿塵埃。  
鴻飛却在雲霄裏。強留著述傳後人。鳳毛麟角寧足珍。大象由來貴冥契。世上言語徒  
紛紛。君不見函谷關。高陵深谷須臾改。紫氣青牛竟何在。千年石壁鎖空冥。金書玉簡  
埋光彩。苦思大藥駐朱顏。逝水馳光豈相待。我昔圖南奮溟渤。身逢明主遊丹闕。作賦  
恥學相如工。干時實有楊雲拙。一朝骯髒不得意。翩翩歸臥滄江月。故人知我烟霞心。  
遙傳毫素寄雲林。看圖髣髴猶龍面。使我跌宕開塵襟。塵襟已消豁。世網誰能侵。休言  
大隱沉金馬。且弄扁舟泛碧潯。他年紫閣如相憶。煙水桃花深更深。

贈國子馬生行

馬生年少負雄姿。氣凌江海干雲霓。二十作賦黃鶴樓。四座驚聽陽春詞。由來此曲和  
者寡。眼底紛紛亂鄭雅。鷗鵬跋躡風塵中。驂騑伏櫪鹽車下。爾來不覺四十餘。有策未

獻承明廬。南山老棄孟東野。渭橋那識馬相如。吹竽自恥投齊好。手提雙龍走燕趙。縱觀七澤未足奇。彈鋏躍馬長安道。長安大道連狹邪。五侯七貴競紛華。歌鍾夜宴平陽宅。玉樹朝開上苑花。平陽上苑春如織。意氣傾人生兩翼。眼前空自愛繁華。馬生視此淚沾臆。富貴由來苦不常。風雲變態如瞬息。不見當年許史家。朱樓綺戶青雲逼。一朝寵失門祚衰。堂前一一生荆棘。乃知世事如短蓬。飄揚倏忽浮雲空。丈夫且知貴適志。安能綵曲坐樊籠。燕山十月朔風起。挽車欲度桑乾水。翻然長嘆歸滄溟。轉望青山白雲裏。煌煌日照京路塵。道傍相送車磷磷。驅馬一去不復顧。回頭却笑塵中人。

### 桃溪書屋

澗濱子少年卓犖稱經綸。五言下筆如有神。手握隋和不易售。十年閉戶桃谿濱。桃谿繞澗春流滿。靈境高蹤兩幽絕。戴酒難尋楊子亭。尋源豈識秦人宅。三十作賦登君門。鳳凰在笈鶴在軒。金花瑤草祕幽室。白石蒼苔空履痕。

寶劍篇

君不見昔時歐冶鑄雙劍。乃是赤堇之金。若耶之銅。元鼎烹煎白帝髓。洪鑪鼓熱炎精融。冶開龍虎歛揮霍。青天倏忽飛長虹。神物變化世叵測。誰知埋沒豐城側。鹿盧剝落苔蘚暗。龜藻朦朧土花蝕。忽如赤道霾妖氛。蟾鬪金精太陰黑。司空仰鑒斗牛精。冥漠千年竟合并。剛起幽泉霏雪冷。洗開殘暈玉華明。握中科斗深深見。匣裏蛟龍夜夜鳴。扶風豪士吳門客。見此倉惶喪精魄。荆卿匕首色黯淡。越國流星氣蕭索。五都聲價詎能測。一諾慙慙重想結。提攜西向蜀關道。萬里煙塵淨如掃。山中野魅走慄慄。水底長鯨欲奔倒。至寶由來有冥契。烈士得之壯懷抱。君不見平陵男子朱阿游。直節不肯干王侯。却請上方斬馬劍。攀檻下與龍逢遊。丈夫礪礪貴如此。何能齷齪混泥滓。看君儻有奇概。贈此相逢慰知己。尊前舞罷玉龍飛。一道寒光迸江水。



皇貴妃發引鼓吹詞附

靈輻出祖沙河路。夜月韜光霜積素。綵鸞翔。青鳥御。玉簫聲斷空煙霧。行雲已飛去。欲  
挽颿車。難住天際。蒼蒼陵樹。極目傷心處。

漢江

漢江東流風作波。南船北楫愁經過。舟師縮手抱雙槳。對客唱公無渡河。襄陽渡頭春  
可憐。襄陽城北花含煙。大堤高樓酒初熟。歡吟且駐木蘭船。

割股行

割股割股。兒心何急。捐軀代親尙可爲。一寸之膚安足惜。膚裂尙可全。父命難再延。拔  
刃仰天肝膽碎。白日慘慘風悲酸。吁嗟。殘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憐。我願移此心。

事君如事親。臨危憂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

### 雪中柬劉生

十日不出風雨繁。風號泉枯爭厓喧。江頭梅蕊凍不發。欲覓濁醪何處村。城南處士索居者。四壁寥然對虛牖。桂薪玉粒烏裘敝。千金賣文復何有。君不見五侯酒罍紅燄天。甍甍錦帳坐烹鮮。閉門不肯學干謁。被褐苦吟誰其憐。

### 雙燕詞

燕燕東南飛。翩翩舞衣亂。弄影交栖秦帝宮。合歡竝入昭陽殿。昭陽殿。秦帝宮。高樓幾處來春風。珠簾繡柱宜朝日。翠幌金鋪結晚虹。嘯儔還命侶。拂翠復翻紅。細語巧隨歌管換。芳泥解點杏梁空。只愛春光共流轉。寧知凝落秋江晚。却憐海鶴與冥鴻。翻飛獨傍孤雲遠。

## 送黃將軍

雉飛不出下。鵬舉輕千里。男兒所念在四方。何用碌碌困泥滓。吾觀黃君風骨殊。數奇不合長次且。神鷹豈爲凡鳥顧。騏驥終非轅下駒。丈夫龍變世叵測。風雲忽動垂天翼。灑亭猶識李將軍。冷灰復焰韓安國。東市駿馬北市韉。酒酣笑揖黃金鞭。寶劍平生心所重。臨行持贈結交歡。

張江陵全集 卷四十一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二詩集

## 五言律

### 應制荷花詩

液池涵聖澤。靈卉吐仙葩。皎素凝瓊雪。輕妍簇絳霞。蟠桃同介壽。萱萼並敷華。歲歲臨長景。呈祥應帝家。

### 應制題百子圖

襁褓鍾慈愛。羣嬉悅聖情。眼前看赤子。天下念蒼生。雛鳳翩翩舞。祥麟隊隊行。百男今有兆。太姒在周京。  
髻髻誰家子。芳林劇戲親。玉繁庭際樹。珠弄掌中人。少小看頭角。嬉遊總性真。應知皇澤遠。麟趾自振振。

### 應制題畫四首

#### 牧童騎牛吹笛

是處桑麻好。田家樂事同。耕犍閑白晝。牧豎趁春風。短笛乾坤裏。長林雨露中。命儔還藉草。相與說年豐。

#### 牧童持鞭

隴上朝朝牧。歸來路不迷。飲流非避世。扣角豈干齊。乍轉松蘿畔。還過桃李蹊。時清無戰伐。縱爾任東西。

#### 牧童竿懸蛙蟹

釋却沾塗苦。閒來弄釣竿。黍禾千頃熟。烟雨一簑寒。處處溪流滿。山山秋色闌。不知田野樂。爲向畫圖看。

#### 牧牛按拍歌

騶犢行遊遍。遙村復近阿。亂山秋色暝。高樹晚涼多。不識官輪苦。焉知帝力何。太平無一事。按拍且高歌。

### 孝恪皇太后遷祔鼓吹詞一首輓歌十首

#### 鼓吹詞 應天長

赤龍降後登仙早。露滿園陵悲宿草。啓玄宮。揚素旄。魄乘蕭蕭風嫋嫋。葆吹千峯遶。悵望慈雲縹緲。白鶴歸來華表。烏啼山月曉。

#### 輓歌

毓聖恩無極。遊仙夢不歸。載逢玄隧改。重念紫宮違。帳殿松陰合。鈴歌薤露晞。永陵原上月。今夕見重暉。

憶昔推宮範。于今戴母慈。渚虹方衍慶。風木已興悲。專祀隆周典。陪陵備漢儀。丹旌遙發處。一望一淒其。

虞琴方罷奏。湘瑟久含愁。班竹無雙淚。蒼松共一杯。掖庭春寂寂。山殿夜悠悠。不盡終天思。淒風三月秋。

曉日金山道。靈輻向北移。祇看雙鳳翥。遙度九龍池。日月迴陵谷。風雲護羽儀。共知明主孝。甘露洒瓊枝。

嗣望膺宸極。重闈正寢園。身違天下養。名極域中尊。蜃輅迴芳甸。星軒復紫垣。千秋霜露候。冠佩肅陵原。

自昔親蠶日。益縑幾度陪。春風依舊到。仙馭不重回。北隴泉扉啓。西郊輦路開。綵雲偏有意。來去遶陵臺。

梧野營新兆。金山從舊封。鏡埋長隱鳳。劍化自從龍。暝色浮千嶂。濤聲起萬松。迴瞻佳氣合。蒼翠鎖居庸。

北極恩長戴。東朝養未伸。月殘長樂夢。花發霸陵春。典禮遵前古。哀榮及此辰。孝思根聖性。佇望幾傷神。



地應占沙勝。天開夢日祥。一辭丹鳳輦。長返白雲鄉。月落千峯暝。烏啼五夜霜。尊榮及  
泉壤。舜孝仰重光。  
德以塔闡著。名從玉簡傳。無疆元應地。有子正當天。遺佩藏丹壑。飛輶入紫烟。焜蒿霜  
露夕。悵望自年年。

### 賦得玉河冰泮

御澗開凝凍。春波遶苑牆。碧搖宮柳色。紅映曉霞光。噴浪知魚躍。連雲下鷺行。漸看新  
漲湧。幾曲碧流長。

### 閣試秋霽

爽氣澄殘暑。晴光滿素秋。黃知籬菊淨。紅見野楓稠。鴈帶霞光度。天連山色浮。邊烽昨  
已熄。雲靄望中收。

秋夜感懷寄欽之二首

海月稍稍落。簷蛩細細吟。芙蓉秋色老。鼓角夜堂深。  
峽水違長笑。江魚滯好音。疏庸隨畫省。燈下媿華簪。  
遲爾天衢步。駸駸藻思豪。青藜燃夜火。彩筆湧秋濤。  
冀北誇龍種。圖南識鳳毛。長安春色好。不負杏園曹。

山月曉仍在

蚤夜趨丹陛。嚴城聽曙雞。孤鐘長樂轉。片月太行低。  
日氣光還照。霜華影未迷。慈烏驚萬樹。歷亂御溝隄。

返照

落日千山暮。寒光入薊城。虛堂餘樹色。御苑亂鴉聲。擁衲僧歸晚。開軒客望平。鄉關杳何處。萬里一含情。

### 送范比部恤刑廣右四首

客舍起驪歌。雙旌擁玉珂。紫貂衝白雪。彩鷁渡黃河。遠布虞廷詔。深知禹泣多。卽看萬里去。把袂柰君何。

畫省三年績。彤墀五色章。君恩覃桂嶺。使節指蠻方。懷古悲蒼野。登臺弔越王。更須勤疏草。解網答明光。

春色盎金莖。春風滿玉京。市橋朋酒綠。關塞客星明。慨慷青萍劍。行過白帝城。懸知思舊侶。愁聽鳥嚶嚶。

卽有同心者。甯如君與予。過談皆意氣。投贈自瓊琚。五夜西曹夢。三秋北雁書。梅黃應下峽。可得問蓬廬。

元夕

薊門今夜夜。皎皎徹寒爐。不飲杯中酒。其如月色孤。鐘聲來御苑。火樹滿長衢。相逐行吟者。安知夜已徂。

秋夕省直

涼颼何嫋嫋。秋入白雲司。爲讀騷人賦。翻增旅客思。蟬聲咽高柳。暝色下疎籬。搖落關山外。清笳晚更悲。

雙河寺小憩

雲間開梵宇。寂寂枕寒流。萬劫空中息。諸天象外幽。地疑元度宅。河似白鷗洲。卽此堪乘興。風烟况早秋。

送黎封部參藩廣右二首

尊酒河梁上。穠穠夏木陰。片帆千里遠。一語百年深。去住悲離合。乾坤自古今。相思何處切。纖月到疎林。

於爾開青眼。相看器自殊。鳳翎天外出。劍氣斗邊孤。謝樹憐雙玉。雄文重兩都。向來餘古意。且得問蒼梧。

郊寺送客三首

三旬不出郭。衝泥復此過。輕風搖砌草。遲日照渠荷。僧飯盤中足。禪機物外多。分題有新句。投醉客顏酡。

郊園頻送客。因叩遠公扉。下榻藤花落。翻經野鶴歸。諸天開色相。層閣入烟霏。欲問無生訣。那能遂息機。

禪關幽寂甚。一到隱心生。禮佛爐烟細。烹茶鼎火明。萬緣空裏息。半偈靜中清。落日催歸騎。依依鐘磬聲。

### 雨中過周比部

客抱苦不愜。因君一解顏。入簾飛白雨。起坐見青山。計日江南發。何時漢闕還。雙河秋夜月。誰與叩禪關。

### 題隱菴遠寄亭

勝地臨江漢。危亭架次寥。簷陰飛凍雨。窗洞引清飈。竹影檀欒密。山光碧玉搖。仙居不可問。渺渺隔丹霄。

### 登仲宣樓二首

一樓雄此郡。萬里眼全開。孤嶂烟中落。長江天際來。看題尋舊跡。懷古寄新裁。不見操觚者。臨風首重回。  
百雉枕江烟。危樓倚碧天。望隨雲共沒。心與日俱懸。柳暗迷通浦。沙明辨遠川。登高愧能賦。空羨昔人賢。

### 送汪遠峯太史省親二首

紫閣朝陳疏。青藜夜輟書。里應誇結駟。歸及薦江魚。剡曲瞻雲近。庭闈愛日舒。南陔如可續。莫爲賦閒居。  
涇水不入渭。此心唯見君。但令心共許。誰復嘆離羣。別曲聽朝雨。歸帆逗海雲。握中何所贈。雜珮藉蘭薰。

### 吟虎邱圖

野草荒吳殿。浮圖出梵天。雲霞通海氣。樓閣瞰江煙。林暝涵秋色。巖懸想瀑泉。未能窮遠跡。懷古一淒然。

### 孝烈皇后挽歌二首

厚載侷天德。勤勞翊帝功。詎知鸞馭杳。長使鳳樓空。懿範傳中禁。遺言愴聖衷。仙遊渺何處。瞻戀五雲中。

鴻號瑤圖啓。鸞飛寶鏡沉。白雲仙路迴。玄寢壽宮深。上食開行殿。悲笳度遠岑。昭陵空悵望。風日晚陰陰。

### 莊敬太子挽歌

鶴馭凌霄漢。龍樓鎖寂寥。空悲仙路杳。無復寢門朝。綺季辭金輅。浮邱侍玉霄。惟餘鳳笙曲。猶逐白雲飄。



## 送張少渠之鄞

客路悲千里。離旌指四明。風烟連澤國。秋雨緩王程。迢遞雙鳧遠。翩翻一鶴輕。碧雲搖落候。相送若爲情。

## 寄枝江殿下

憶昔趨陪地。烟雲入夢多。斷蓬辭故土。叢桂隱山阿。消息經年阻。風塵奈客何。梁園誰受簡。白雪滿關河。

## 初秋四首

玉瑄調商律。金飈拂絳紗。碧雲宮闕晚。丹樹禁城遮。客况看流火。邊愁入暮笳。無能裁楚賦。空自悵年華。

花落昭陽暮。寒生太液遲。碧空浮霽靄。黃葉舞輕颺。靜愛潘郎賦。情深楚客悲。涼風正蕭瑟。莫唱漢宮詞。

搖落憐鄉思。居諸感宦遊。蓴鱸江國渺。砧杵漢宮秋。步月愁看影。瞻雲愛倚樓。有懷吟不就。惆悵晚風颺。

寒暄殊景物。歲月嘆蹉跎。况是天下客。其如秋思何。金莖霄露湛。碧漢夜涼多。獨立蒼茫裏。閑愁付短哦。

### 送楊別駕之瀘

去去西征客。蠶叢路幾千。江流通白帝。劍道倚青天。解纜驚秋早。維舟憶月圓。時清官况好。不似度瀘年。

### 同李石麓張西吳遊正法寺二首

精舍何崇曠。幽林景翳如。風生洞戶冷。雲度石堂虛。已愜尋幽勝。因之慰索居。坐深機事息。飛遠狎人裾。

廣殿肅陰陰。禪堂蘿薛深。人疑玄度至。地卽遠公林。庭藥澹清影。林棲多好音。紛紛非所好。塵外且娛心。

### 送趙方泉出按應天二首

繩斧出長安。都人擁騎看。豺狼當道避。鷹隼逼雲搏。蓋轉三山動。霜飛六月寒。五陵多俠少。應借惠文冠。

金陵佳麗地。樓殿鬱嶙峋。龍起恢王業。驄鳴出使臣。山川行處勝。樽酒別時親。去也馳驅日。千金慎子身。

### 宿裕州候晴

一雨遍霖潦。長途車馬稀。霏霏猶合幘。冪冪欲侵衣。官舍鳥聲寂。郡城山色圍。結軌候明發。沈雲殊未歸。

月下懷曹紀山侍御二首

子夜鐘聲徹。高秋露氣清。海風吹月白。流影向人明。笛怨關山遠。寒催砧杵鳴。不知烏府客。茲夕若爲情。

孤月生殘夜。盈盈湧玉盤。離人不欲寐。清景共誰看。魄轉銀河濕。光生草露寒。今宵有歸夢。應遶碧雲端。

送朱文石使楚二首

起草違丹陛。銜綸降紫霄。春原嘶去馬。山館聽鳴鑣。郢雪歌中盡。江花筆裏飄。會因雙鯉使。莫遣尺書遙。

雪裏年華改。青門柳又新。可堪長作客。還對欲行人。驛路啼鶯合。汀洲芳草春。數宵有飛夢。先爾到江濱。

與李義河給諫約遊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再枉山中信。期爲汗漫遊。那知鴻鵠羽。翻爲稻梁謀。謬解陳徐榻。虛同李郭舟。雲天愁望汝。高駕爲誰留。

太鵬有修翰。野雉無遠趾。分飛旣異路。會合應難俟。芳洲杜已落。江介舟徒臆。勗子烟霞心。毋爲困泥滓。

重遊蕭氏園亭二首

不到南塘久。鶯聲覺底繁。野雲低抱石。江氣遠含村。只愛松筠冷。寧閑車馬喧。相過已無數。不必問前源。

結構憐幽僻。雲門網薜蘿。祇愁迷徑術。何意屢經過。野食供蔬茗。山衣葺芰荷。還期卜鄰並。時共眎庭柯。

### 送張襄之歸新喻

幽燕倦爲客。振袂思故鄉。已恨通家恨。猶憐別路長。帆逐秋雲迴。行襄野杜香。鼎山棲隱處。還是謝公堂。

### 送石椽

憐汝青雲器。蕭曹可頡頏。簿書悲骯髒。公府失賢良。未假風塵會。空瞻日月光。誰當垂剪拂。萬里必騰驤。

### 半山亭

亭去祝融嶽廟各十五里居山之半

碧落平分竟。危亭架沈瀟。未窮天路盡。已覺世塵遙。雲海翻銀浪。風篁聽玉簫。九關知不遠。霞起祝融標。  
白雲處處滿。行子暮何棲。不辨幽林色。惟聞歸鳥啼。虛巖映靈籟。人語隔前溪。夜宿莊巖境。明珠照客迷。

### 方廣寺宴坐次念菴先生韻并致仰懷

幽隱何所託。長與薛蘿期。聽法過祇苑。皈心禮大悲。壑晴雲起處。松暝鶴歸時。此意人先覺。吾來已較遲。

### 訪大方禪僧次念菴先生韻

烟雨曉微微。山堂未啓扉。花壇分石髓。苔壁掛雲衣。揮麈頻聞難。停軻已忘歸。曹溪一宿後。真覺夙心非。

送毛青城謫滇南

客有相如倦。心耽楊子玄。浮名看自薄。謫宦轉悠然。別袂分春色。題詩隔暮烟。從來富  
詞翰。到日百蠻傳。

書羅醫師時岡卷

攬德呈嘉瑞。迴翔憶故居。碧梧秋雨老。修竹晚烟疎。藥煮琅玕實。書銜金簡餘。九苞有  
靈允。還見羽儀舒。

寄題秀溪

清溪開潑滌。飛瀑瀉洪流。影向銀河落。光涵玉鏡秋。忘機魚鳥狎。卷幔水天浮。爲問沈  
冥客。仙槎幾度遊。



別草堂作

勞勞成徂兩。憫憫背雲林。自被移文誚。誰知捧檄心。庭篁虛宿靄。山鳥送餘音。莫遽荒三徑。金門肯陸沈。

同望之子文人日立春善雪二首

暖暖宮雲綴。飛飛苑雪來。春隨銀箭曉。花傍玉樓開。西液流澌滿。東方瑞彩迴。此時瞻朔氣。斥堠淨氛埃。

信是春風早。霏霏滿帝城。萸呈七葉瑞。瓊散六花英。墀闕朝光迴。階庭夜色明。占豐聊共慰。和郢媿同聲。

成趣園夜讌限韻二首

名園開綺燕。藝苑聚文星。共許心期結。相看眼倍青。吟爲招鳳曲。書作換鵝經。妙論超非相。精思結有形。夜深仙籟發。疑是躡天庭。

秋色冷疎竹。秋空點數星。水光浮積素。山色漾重青。乏渚驚初到。尋源喜再經。鶴馴階下影。魚失鏡中形。畫舸輕搖處。人稱小洞庭。

帝子神仙侶。蟠胸燦斗星。奔騰宮裏驥。俊逸海東青。賦掩曹王作。精研莊叟經。三田含內景。五岳識真形。自媿風塵客。勞勞隔逕庭。

### 送田青邱之南雄兼寄拒山先生二首

銅柱天南郡。懷君萬里行。海波浮地闊。嶺樹入雲橫。風壤甌閩近。冠裳錦里榮。還家見康樂。春草句還成。

問訊田夫子。風塵阻見期。斗山終自仰。樗散媿相知。寂寞玄猶白。蹉跎鬢易絲。徒藏匣裏劍。未有報恩時。

## 臨湖曲六首

結廬湖水西。坐望湖水東。東西兩相望。疑是鏡中光。一解  
浩渺鏡湖波。香風出芰荷。月明山下靜。時聽採蓮歌。二解  
月出波光碧。波澄月影寒。輕舟棹兩槳。乘月弄潺湲。三解  
鼓枻下椒潭。鶩舫馳桂輿。遙聞簫鼓聲。鳴鳴隔前浦。四解  
鱗衝錦浪翻。鶩點蒼烟渺。人在水烟中。忘機狎魚鳥。五解  
徜徉湖水畔。湖水卽滄浪。詎似鷗夷子。扁舟愛渺茫。六解

## 送徐太學國式歸省

三禮知名久。遊雍業更精。君能傳戴聖。予獨媿陽城。魚膾思親饌。鶩聲亂客情。漢儀如可就。先聘魯諸生。

後九月九日賞菊閣試

兩度逢陽九。秋深菊未闌。天應留物色。花不畏風寒。撲棗香猶細。當軒影尙繁。尊前愛  
餘景。爲爾更憑欄。

馬上見西山

帝里風煙豁。西山送翠來。芙蓉天外削。圖畫望中開。疊嶂環都邑。浮光接露臺。馬前空  
仰止。佳氣鬱崔巍。

出左掖

獻罷甘泉賦。還過彩鳳樓。逼霄仙掌濕。拂袖御香浮。日戀彤墀影。烟涵玉澗秋。回看禁  
城裏。宮殿五雲頭。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二詩集

## 七言律

### 恭紀聖德中興十事詩

#### 問寢承歡

長樂春深愛日遲。慈闈燕喜及芳時。堯門晨暮三朝禮。漢殿春秋萬歲卮。日曜龍章成彩服。天開鳳籞作瑤池。已將北斗傾仙醴。還指南山祝壽禧。

#### 宵衣勤政

兩階庭燎簇旌旗。曙色微微露未晞。世泰何曾忘儆戒。年豐猶自念寒饑。乍聽漏滴疑搖珮。纔報鷄鳴已進衣。君道克終當致慎。老臣特此贊惟幾。

#### 緝熙聖學

冲齡已賦聖人資。典學尤勤恐後時。努力寸陰常爲惜。談經終日竟忘疲。閒觀翰墨情

偏愜。坐對縹緗手自披。二帝三王心法在。文華高揭卽著龜。

隆禮師臣

朝朝講幄侍宸旒。忝竊賓師禮更優。警語每勞傾耳聽。腐儒何有格心猷。風雲一代真奇會。魚水千年豈易投。淺薄無能稱獻納。祇將丹悃答皇庥。

面獎廉能

紛紛計吏集金門。勞遣親煩萬乘尊。共望龍顏瞻日表。近承天語挹春溫。虞詢方岳遺風遠。漢獎循良古道存。知己尙然酬一諾。諸臣何以報殊恩。

詔蠲逋負

俄傳綸綍下丹霄。積負如山頃刻消。野老扶筇聽漢詔。衢氓擊壤播唐謠。謾愁杼柚誅求竭。已覺闔閭生意饒。爲問皇仁何所似。旱時甘雨潤枯苗。

澍霖應禱

齋居端默自沉沉。精意俄然格帝心。萬里春隨溫詔下。崇朝澤並聖恩深。穹皇響答同

桴鼓農扈歡歌勝雨金。自是聖朝無闕事。不須露禱向桑林。

植桑知艱

玉食朝聞撤大官。憫農還見軫盤餐。三推未向天田舉。百穀先從御苑看。宇縣迎和逢歲稔。閭閻鼓腹洽民歡。南風不用歌矇史。冲主偏知稼穡艱。

九塞稱臣

暮南秋色靜王庭。月滿邊關夜不扃。北地胡兒能漢語。西陲宛馬盡龍形。屯田都護休乘障。破虜將軍早勒銘。干羽兩階文德洽。九重端拱萬方寧。

百蠻歸款

纔聞西馬來天極。又見文犀出海濱。越馬不煩通蜀使。呼韓已作款關臣。威橫朔漢烽烟息。澤暨炎荒雨露均。凱奏胡歌雜蠻語。紛紛盡唱太平春。

恭祝萬壽無疆二首

太平天子正垂裳。鳳紀重開赤室祥。萬歲歌聲彌海宇。千門佳氣霽明光。西池雲駕臨仙仗。南極星躔映壽觴。欲頌巍巍那可擬。神堯十六御陶唐。拜陳金鏡慶堯年。况屬清秋灑景鮮。龍袞光中香篆裊。鳳韶聲裏玉卮傳。九霄瑞竅疑仙掌。三殿祥雲捧御筵。淺薄幸霑恩似海。謳歌惟祝壽齊天。

恭頌聖德詩二首

鳳歷萬年歸聖主。鴻圖十代授神孫。求言已見開堯室。圖治還能闢舜門。獨運英謀開日月。共歡泰道叶乾坤。愚臣裒職慚何補。擬續卷阿答至尊。太平天子御明堂。繡袞端垂化瑟張。五嶺耕桑休戰士。九邊鉦鼓納降王。鳳麟並兆人文朗。龍虎重開帝業昌。幸際無虞思獻納。願將兢業對時康。

園丘陪祀有述



蒼蓋朱蕤倚碧空。郊壇高峙帝城東。宸旒肅穆千官合。鹵簿暉煌萬國同。上界清都依紫漢。秦階黃幄隱晴虹。相如莫獻青鸞賦。不是祈靈太乙宮。

### 恭侍講讀紀事

日日趨承向紫清。石渠天祿未爲榮。敷陳固以惟仁義。弼直還因際聖明。愛聽瞽言頻促席。親勞御手爲調羹。微塵敢謂裨山岳。祇竭葵衷一念誠。

### 春日侍講

御爐香裊袞衣垂。虎觀橫經侍漢儀。風度雲編香細細。日臨春仗晝遲遲。懸情雙白身難乞。報國孤丹主自知。歸向綸扉清漏午。還將簪筆紀芳規。

### 皇上祝聖母

寶歷躬膺理萬方。流虹初發慶源祥。女中頌德稱堯舜。膝下承歡有帝王。蓮撫日昇人共泰。慶逢陽至景初長。慈闈罔極恩何報。遙指南山祝壽康。

### 遼左大捷

霜戈一指靖遼陽。露布星馳入未央。天子垂衣多廟算。將軍汗馬自鷹揚。絲綸獎借承殊眷。金紫暉煌出尙方。帷幄敢言能決勝。獨餘忠盡佐時康。

### 慶成侍宴

大庭酺宴慶郊成。魚藻歌騰見鎬京。日照千花明袞繡。風和萬籟協韶音。宸情喜覺春生面。天語頻傳酒滿觥。交泰正逢千載會。讜才何以佐昇平。

###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應制二首

天位艱難保泰年。昔賢獻納有遺編。圖陳虎觀開緗帖。喜動龍顏促講筵。問道軒宮風自遠。談虛漢殿席空前。恭逢帝代師臣禮。彤管長令奕世傳。彤幃高敞翠華臨。納誨先陳大寶箴。造膝從容承顧問。當扈延佇見虛襟。酒池瓊室傷心麗。塞纊垂旒鑒古深。天藻慙勤清漏午。愧無明保作商霖。

### 上林春曉

漱灑初添太液波。春光常在鳳城阿。新鶯漸與仙韶合。細草偏宜御輦過。旌蓋紛紛隨日轉。杏花灼灼倚雲多。太平樂事應無限。願以時成和舜歌。

### 題荷花應制

宮沼澄漪通太液。天葩的歷炫新粧。移來玉井根原異。開向瑤池色倍光。細細香風隨鳳輦。霏霏輕露溼仙裳。碧筒長喜傾芳醴。願祝慈齡萬禩康。

### 玄兔

曾向瑤臺伴月輪。今來文囿瑞昌辰。靈丸搗就千年藥。鑛屑錘成百煉身。黝質元因鍾水德。緇衣豈是染京塵。還將老子玄玄義。爲祝君王萬萬春。

### 黃鸚鵡

曾隨大士翔南海。今奉慈顏集上方。色借銅龍增氣象。影搖金鳳共輝光。含靈省識三株樹。解語能稱萬歲觴。不信黃中符地德。爲看仙鳥應休祥。

### 五色鸚鵡

帝遣靈禽獻壽來。聲聲頻勸萬年杯。彩衿色奪宮花麗。綺翼遙凝瑞錦裁。照影池娥猶自讓。調音梁燕定應猜。徒聞王母三清使。馴擾何如在帝臺。

## 玉兔

冰輪高挂碧雲端。玉質身依玉宇寒。萬里山河天外過。千秋宮殿鏡中看。吸殘桂露花長在。搗就瓊霜夜未闌。已伴嫦娥遊地闕。更隨王母奉仙丹。

## 題畫猫應制

內苑馴來有幾年。雙雙色彩最堪憐。間行花驪雕闌外。小踞風生繡榻前。窮穴已知狐鼠盡。芳春惟見蝶蜂翩。微軀何幸承恩眄。率舞應居百獸先。

## 聖壽朝賀

高秋馳道入輕寒。珮玉珊珊曉漏殘。蓬海神舟青鳥信。柏梁仙掌露華團。萬年景運過周歷。二殿威儀擁漢官。拜首嵩呼天仗合。鑾輿遙在紫雲端。

### 送羅比部守寧國

鳴蟬落木玉關秋。愁見河梁一葉舟。雲物共憐燕市客。風流遙憶謝公樓。鯨波橫海曾多事。虎竹分廷借遠籌。三十二峯明月滿。思君當在最高頭。

### 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次韻

壬戌秋光此再遊。紛紛涼月玉觥浮。關中寒杵星河動。塞外清笳几席秋。二妙相過憐北極。雙魚甯惜滯南洲。狂歌嫋嫋天風發。未論當年赤壁舟。

### 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野殿虛無生紫烟。薛蘿古柏相新鮮。佳辰已是中秋近。萬里清光自遠天。遲客不來思玉軫。翁生善琴期而不至飛觴得句信瑤篇。拂衣聯臂雙河寂。闔曲衢歌聽杳然。

## 賦得秋色老梧桐

涼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尋殊可憐。蕭蕭落葉當寒井。瑟瑟悲風起暮烟。疑有鳳皇鳴碧幹。不堪哀怨付清絃。皎月夜窗閒對汝。外人誰識子雲玄。

## 送初幼嘉年兄還郢二首

燕市重來二月初。翩翩意氣曳長裾。金門未售甘泉賦。玄室何人問子虛。太乙夜燃東壁火。天池時化北溟魚。乾坤歲歲浮春色。環珮相將侍禁廬。黃鶴樓中憶舊行。白蘆江上此離觴。天邊日氣殘鳩鵲。帝里星華照鸛鷖。燕士從來先郭隗。漢庭那得老馮唐。思君何處堪情切。草色青青滿建章。秋深鴻雁落汀洲。嘹唳西風動客愁。月下綠尊同郢曲。天涯青眼對吳鉤。蕭關笳鼓驚寒枕。澤國芙蓉念敝裘。愛爾明珠羅萬斛。逢人莫向暗中投。

秋日會曾工部宅得天字

暝色城隅殊可憐。西風搖落轉淒然。二年萸菊逢燕市。七澤椒蘭憶楚天。海上素秋看  
碣石。尊前白雪自瑤篇。邀歡最愛楊雄宅。此日相將更問玄。

送翁雲松琴士還浙

幽人結屋東華頭。鬱鬱松陰四壁秋。一點浮雲向天外。片帆風影挂江流。廣陵新調驚  
玄鶴。渭水長竿起白鷗。歸去不堪千里道。山陰夜雪滿孤舟。

韻江濱梅得陽字

江岸紛紛留野雪。波光歷歷帶殘陽。寒枝一綻已春色。輕萼數點亦幽香。行人欲折情  
可寄。辭客相看思欲狂。賴與乾坤壯孤寂。獨隨山月映茆堂。



## 塞下曲

九月西風塞草殘。胡沙黯黯點征鞍。一聲羌笛吹關柳。萬卒雕戈擁賀蘭。都護長纓勤廟略。單于遠道伏長安。漠南坐覺烽烟靖。天漢嫖姚可易看。

## 送王邑博之定海

高天寒色逐金莖。書劍翩翩此獨行。朋酒不堪燕市別。客槎因與越潮輕。鄭虔自屬傳經望。楊子誰憐獻賦情。到日卽看池藻綠。春風先被魯諸生。

## 江中對月得郎字

秋夕蕭森泛野航。菰蒲遠棹動清涼。萬山月色侵虛幌。十里江光入巨觴。影入魚龍看歷歷。露團葦葦見瀼瀼。好懷欲向騷人遣。太白那能起夜郎。

范比部魯工部洪山人夜過得龍字

薊門寒日落千峯。莽莽流雲翠欲重。海內文章幾楊馬。天涯笑語自人龍。石爐對集憑杯酒。城柝齊鳴雜禁鐘。時事未堪愁裏論。九關何計息烟烽。

王明府之吉水席上致別

因君倍憶楚江濤。江氣蕭森秋色深。黃菊紫萸堪在把。雙魚孤雁自驚心。明妃村樹已空寂。王粲樓臺還古今。斗酒相看不成醉。西風愁聽搗寒砧。

懷曾水部

郭外衝泥野雪侵。別君之後思逾深。登臨不分題橋興。咫尺何孤入社心。寒榻一春應爾萃。芳尊幾日復招尋。匣琴莫向雲岑鼓。怪聽山中有鳳吟。

省中對雪再用前韻

客裘二月尙寒侵。遠色驚看雪霰深。省曙珮環消簿領。關河雁鷺繫愁心。誰家羌笛那堪聽。何處梅花不可尋。人夜抽簪星漢動。琅琅疑是海龍吟。

省中春望次吳侍御房山喜聞倭退寄郝侍御韻

長安西望浮晴色。片片春雲護遠峯。遼海烽烟收羽檄。漢家宮闕隱歌鐘。烏啼欲趁天風度。條變猶憐夜雪封。江上早梅紛可折。江南驛使未相逢。

再次吳侍御別陳侍御韻

蒼珮同趨玉筍班。三年裘馬寄燕關。厭看春草新官舍。賴有瑤華破客顏。碣石孤峯雲外出。蓬萊雙鶴斗邊還。相期共拾天門月。遲爾青蘿翠壁間。

送周比部慮囚江南便歸省觀二首

珂珮相從侍玉墀。分曹猶寄白雲司。尊前清笑看長鋏。月下狂歌岸接離。別浦菰蒲涼氣早。遠村鴻雁客心知。晉陵吳苑堪乘興。料爾登臨起壯思。庭闈喜氣覺全紓。使節翩翩指舊廬。綠鬢錦袍還意氣。白魚青筍自庭除。晚風吹浪江南棹。秋水懷人薊北書。欲與文園拾瑤章。相期何日返征車。

左闕校閱除書

微風曉度禁城西。溝水芙蓉拂玉隄。浴鷺衝波還泛泛。鳴蟬泣露故淒淒。爐煙直射仙人掌。寶籙新開御墨題。序進忝隨郎吏後。自慚通籍在金闈。

送梁鳴泉給諫册封晉藩

已欣勝覽馳千里。况捧綸恩出五雲。唐叔圭桐初啓晉。漢皇簫鼓憶橫汾。金羈路指黃河近。玉佩香從畫省分。遙想諸藩爭識面。中朝汲直向來聞。

### 病懷

鰲禁承恩憶往年。西清幾聽漏聲傳。青旂簇仗園仙陛。黃表開函奉御筵。沆瀣宵凝雙掌露。燎光晴映九霞天。滄江一臥彌年歲。紫極空瞻象緯懸。

張江陵全集 卷四十三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四詩集

## 七言律

### 巽州圖爲沈封君題

飄飄復見沈休文。棲隱芳洲遠世氛。白社相將鴻鵠侶。青尊獨與鷺鷥羣。石門天淨邀新月。瑤瑟秋深鼓暮雲。華省更看瓊樹好。黃麻已向漢庭分。

### 壽玉觀吾封君

襄陽自昔多耆舊。龐德千年復見君。綠鬢投簪憐豹隱。青山濁酒狎鷗羣。極星入夜天中爛。桃實驚秋海上分。才子獨留金馬在。高堂應望楚墟雲。

### 夜過吳侍御得來字

客裏那能數舉杯。楚山燕岫各徘徊。疏籬兩見黃花發。絕塞重驚白鴈來。霜落金莖楓葉晚。風生繡豸角聲哀。高名季子慚同調。簪筆琅琅落上台。

### 中秋前再過吳侍御得陽字

霜空雁鴈送斜陽。涼月紛紛滿建章。影落明河搖彩筆。光浮太液昭霓裳。梧桐驚見燕山老。橘柚因懷楚澤黃。望後清光還自倍。天門那惜更飛觴。

### 味祕草堂卷爲貞菴王孫賦

別業初開小苑東。翠微住氣鬱葱葱。瑤章驚錫蓬萊闕。羽節高懸太乙宮。採藥但教雲作侶。應門常使鶴爲童。獨憐塵世遙相隔。惟聽瓊簫度碧空。

### 送涂司理之敘州



爾夢刀州初拜官。風塵須借惠文冠。十年離別交情在。千里馳驅蜀道難。飛舸乍移紅樹晚。懸旌直指翠屏寒。轡軒更暇探幽興。爲訪君平舊肆看。

### 聞警

初聞鐵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問道絕須嚴斥堠。清時那忍見氈裘。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轂誰當萬里侯。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

### 月夜登城

一葉已落人間秋。夜澄江空烟霧浮。月光入水影明滅。霜氣薄人風蕭颯。沙鳥欲宿寒未穩。城烏驚棲啼不休。酒酣對客發幽興。清嘯劃然滿滄洲。

### 送方金湖之甯津

車馬蕭蕭過上蘭。都亭貰酒強爲歡。已知天地共行客。不爲別離愁路難。汲黯植薪緣宦拙。長公直道薄微官。誰憐十載河陽令。還向風塵拂舊冠。

遊南海子

芳郊祕苑五雲中。猶識先皇御宿宮。碧樹依微含雨露。朱甍窳窳鬱煙虹。空山想見朱旂繞。闕道虛疑玉輦通。此日從臣俱寂寞。上林誰復歎才雄。

慰劉生臥病苦吟

瘦臞何事日長吟。却以齋居思轉深。櫪驥不忘千里志。病鴻終有九霄心。軒車入市誰相訊。容鬢經秋恐不禁。肯與留侯同辟穀。碧壇瑤草共幽尋。

李石麓普翰學入直撰文遙賀

魚珮初懸入禁闈。冰銜新寵奉恩輝。沉香花發仙人藻。雲錦裁成帝女機。直禁曉瞻溫樹近。退朝宵捧御蓮歸。上林有鳳棲梧竹。却放冥鴻海外飛。

### 元日望闕

北闕朝元憶往年。趨承長在日華邊。青陽御蹕乘春轉。黃道諸星傍斗旋。鎬宴竝霑歌  
淇露。虞庭率舞聽鈞天。江湖此日空愁病。獨望宸居思渺然。

### 元日感懷

青鏡流年惜暗移。江湖潦倒負心期。被嘲楊子玄猶白。未老安仁鬢已絲。安仁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余年  
與之同而髮亦點白。直北烟雲占斗氣。隔江梅柳媚春姿。閒愁底事淹芳序。且盡尊前柏葉卮。

### 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

千騎霓旌控紫庭。曙煙晴抱日華明。山蟠王氣藏真宅。草綠春心愴孝情。箴鳳度雲迴  
仗影。洞龍銜雨聽松聲。仙城杳靄何因見。悵望青霄聳翠屏。

寄胡劍西太史二首

文園臥病歲華移。又見飛花楚水湄。向煖愁看江燕舞。懷人心許塞鴻知。劍懸片斗離  
當合。書隔雲霄未可期。遠夢關山那易到。祇看梁月慰相思。  
橘性從來本易移。鷗情長愛水雲湄。投膠約在終相憶。附驥才慳却自知。北極星辰瞻  
瑞彩。東山蘿薜愜幽期。喚愁江草年年綠。欲折蘼蕪寄所思。

留別新鄉方大尹

迢遞雲山十日程。旅懷真爲故人傾。夜燒紅燭催春酒。曉借鳴琴寫別情。官舍柳青紫  
去旆。河陽花滿送啼鶯。天涯離合堪惆悵。愁聽行歌唱渭城。

## 壽馬年兄母八十

南歸已遂榮親志，春酒初傳獻壽杯。  
駟馬車從天外轉，六鼇仙自海中來。  
光移玉樹霓旌動，春觸庭花舞袖迴。  
况是茂陵詞賦客，可無高詠續南陔。

## 送譚少石之湘鄉

別思迢迢不可任，湘江湘浦碧雲深。  
春湖水泛桃花色，沙岸烟含苦竹陰。  
鼓瑟幾聽江上曲，登樓一寄日邊心。  
青霄遲爾雙鳧翼，弔古休爲楚客音。

## 和答龍湖閣老舟中見示

風煙悵望三秋迴，奎壁遙連八座明。  
海內幾年公輔望，士林今日斗山情。  
天書珍重瑤華贈，秀句花從彩筆生。  
樗散獨慚培植舊，謾同桃李向春榮。

### 雪中招友

東風吹雪迴生姿。小徑先分玉樹枝。陰合野雲愁日暮。凍含宮柳訝春遲。多情未減山陰興。寂寞能忘北郭思。已辦香醪供晚醉。莫辭泥滯負心期。

### 九日宴汪年兄宅得清字

風物淒淒秋滿城。况逢佳節不勝情。雲明遠塞翻鴻影。霜入疎籬見菊英。海內弟兄歡促席。天涯蹤跡自飄萍。未嗟萬里長爲客。坐對萸尊笑語清。

### 贈貞菴王孫二首

緱山帝子本胎仙。曾種華池玉井蓮。江上初聞小有洞。年來不住大羅天。雲緘寶籙傳丹闕。鶴引金輿駕彩烟。白晝果能生翼翼。淮南何羨枕中編。

龍車虎駕拂煙開。來往青霄日幾迴。曾向麻姑問滄海。每隨松子駐蓬萊。玉笙吹月聞天樂。珠樹留雲遠世埃。我病欲求鴻寶訣。自知塵骨少仙才。

### 送楊生南歸

清時不獻太平書。爲復還從江上居。芳草暗隨鄉夢合。孤雲爭似客情疎。南山霧雨文初變。溟海扶搖翮未舒。知子少年思養晦。歸來不是憶鱸魚。

### 送呂都諫參知秦中

百二山河何壯哉。旬宣使節自天來。不緣重地須人望。肯借中郎出帝臺。驛騎秋辭燕樹渺。省薇晴傍海棠開。春明暫隔休惆悵。卿月遙占賜履回。

### 送林儀部視楚學

少年蘭省藉時名。南國儒臺簡命榮。敷教祇遵虞五典。傳經曾擬漢諸生。鶴飛寥泲樓還古。龍起湘江水尙清。扈蹕勝遊今十載。因君重憶楚山程。

送陳見吾考績南還因寄親友二首

把臂都門問所如。煙花南望引征輿。章華臺畔啼鶯後。杜若洲前見燕初。候吏重瞻仙令鳥。路人爭羨馬卿車。張衡已著思玄賦。歸夢從君繞敝廬。幾度思歸病未瘳。那堪送子向南州。帝城花滿離亭曙。江國春殘杜宇愁。旅客獨傷魂渺渺。征人長憶路悠悠。先憑一寄南中友。相見猶疑在暮秋。

觀音巖次羅念菴韻

上方重閣晚依依。飛錫何年此息機。行盡碧霄平有路。坐看紅樹不知歸。法身清淨山長在。靈境虛無塵自稀。欲借一枝栖野鶴。深公應笑買山非。



贈沈山人次李義河韻

蘇耽控鶴歸來日。李泌藏書不仕年。滄海獨憐龍劍隱。碧霄空見客星懸。此時結侶煙霞外。他日懷人紫翠顛。鼓棹湘江成遠別。萬峯回首一凄然。

宿南臺寺

一枕孤峯宿暝煙。不知身在翠微顛。寒生鐘磬宵初徹。起結跏趺月正圓。塵夢幻隨諸相滅。覺心光照一燈燃。明朝更覓朱陵路。踏遍紫雲猶未旋。

出方廣寺

偶來何見去何聞。耳畔清泉眼畔雲。山色有情能戀客。竹間將別却憐君。瘦筇又逐孤鴻遠。浪跡還如落葉分。塵土無心留姓字。碧紗休護壁間文。

潛江憫澇

水嚙平隄沙崖迴。野田空見荻花開。江濤挾雨秋仍壯。燕鴈衝寒暮獨來。歲晚風霜欬客枕。夜深燈火俯漁臺。悲時亦有江南賦。愁聽荒城鼓角哀。

應城訪李義河給諫宿古城寺

茂陵同病復何如。強半秋來未有書。豈爲浮榮愁墮甌。須知世路可翻車。青霄結綬誰相引。白首論交獨共予。世事繽紛那足問。隔江東畔有鱸魚。

吳大尹道南見訪古城寺揚溫泉李義河張陽蘇李方城夜集

山寺移尊接几筵。薛門蘿徑隱蒼烟。江涵鴈影秋將盡。月散林光夜不眠。傾蓋善逢東魯彥。入疆初聽武城絃。虛慚淺薄參同志。記取風流起後賢。

## 泊漢江望黃鶴樓

楓霜蘆橘淨江煙。錦石遊鱗清可憐。賈客帆檣雲外見。仙人樓閣鏡中懸。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遠天。無限滄洲漁父意。夜深高咏獨鳴舷。

## 山居

林深車馬不聞喧。寒雨瀟瀟獨掩門。秋草欲迷元亮徑。清溪長遶仲長園。蒼松偃仰雲團蓋。白鳥翻飛雪滿村。莫謾逢人語幽勝。恐驚樵客問桃源。

##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午夜祥雲繞太微。聖明開運六龍飛。簫韶享帝聲容盛。玉帛來王歷數歸。寶幄天光臨負扆。金輿春色映垂衣。徵臣快覩唐虞際。三祝堯年仰曙輝。

春日禁中卽事

馳道春歸入建章。九重花卉動年芳。浮雲細細生城關。晴雪霏霏濕苑牆。內殿徐停紅翠仗。御屏高閉紫金床。日長退食天門裏。慚媿中朝鴛鷺行。

送楊孝廉下第歸

曾於鑑院窺奇藻。直擬長江倒峽來。白壁何人收楚璞。黃金空自築燕臺。因歌蜀道愁征騎。還向龍門歎暴鯁。狗監若論文似者。漢家終憶子雲才。

病懷

白雲黃鶴總悠然。底事風塵老歲年。自信任公滄海客。敢希方朔漢庭仙。離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達九天。獨坐書空不成寐。荒蕪虛負北山田。

## 渡河

十年此地幾經過。未了塵緣奈客何。官柳依依懸雨細。客帆渺渺出煙多。無端世路催行劍。終古浮榮感逝波。潦倒平生江海志。扁舟今日媿漁蓑。

## 七夕詠戲呈曹紀山館丈

河漢佳期已曠年。人間天上兩相憐。雙鸞暫照今宵影。一水還訂隔歲緣。涼入畫屏秋縹緲。光搖銀燭夜娟娟。誰知更有嫦娥冷。獨閉瓊樓只自眠。

## 西內卽事二首

紛紛羽蓋拂雲來。冉冉霓旌下帝臺。朝退玉宸香滿袖。液分仙掌露盈杯。靈符關鶴來三島。寶劍飛龍運五雷。夜見靈光照城闕。不知河上放燈迴。

濟上羣仙一一來。裊雲紆霧擁香臺。下聽天籟和瓊管。更取霞漿泛玉杯。祝聖萬年同海岳。驅邪三界走轟雷。青霄來往須臾事。爲問仙車日幾回。

### 對菊

客愁何意玩芳菲。祇愛幽香冷浸衣。物色暮看秋後景。籠光晴借苑邊暉。餐聞楚調心還折。採向陶籬願已違。今夜一枝聊對汝。並憐孤影月中微。

### 鍾山堂

卜築蘭堂歲月深。地幽偏稱結廬心。看山不礙翠微色。近市渾無車馬音。直以菑畬開駿業。還將篇籍代蠶魚。謝家庭樹依然在。爲報新枝已滿林。

### 送袁少參之廣東

粉暑淒遲已十秋。更看旌節向南州。未論岐路關離思。且喜山川得勝遊。海近十洲波不湧。花明五嶺瘴全收。旬宣萬里經行處。想見棠陰滿道周。

張江陵全集

卷四十四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五詩集

## 五言排律

### 扈從齋壇賜觀齋宮溫室紀恩

漢時卿雲麗。周郊旭景妍。鈎陳依太乙。仙蹕駐甘泉。清吹喧馳道。齋宮謁上玄。紫壇香霧靄。蒼壁瑞光圓。祀典祈宮肅。宸綸中使傳。九盤分玉饌。八寶綴金錢。身似游天上。心常日在邊。所祈靈貺遠。長共聖恩延。

### 便殿奏事紀恩

造膝金華祕。承顏玉陛春。便宜條漢事。勤已動虞詢。曲跽明臣禮。提攜荷聖仁。寵褒華袞重。香引御袍新。下濟天光近。傳呼晝漏頻。恩慈同地厚。僂僂欲牆循。臣忝台衡久。偏承魚水親。鹽梅懸聖藻。蒲柳寄微身。主聖惟將美。才疎媿演綸。所希常道泰。千載慶茲

辰。

願言賜御膳紀恩

遲日明青瑣。薰風捲絳綃。金盤從內捧。玉食荷親調。入碗冰同瑩。流匙雪未消。加餐天語重。借筋主恩饒。多幸陪經幄。無能酌斗杓。輕身如沆瀣。藉手媿瓊瑤。愷樂追魚藻。唐堯歌叶鳳韶。願言均聖澤。耕鑿戴唐堯。

擬詠四時山水花木翎毛畫四首

春

紫陌晴雲靄。青郊淑景新。穠花爭笑日。好鳥亂鳴春。卷幔湖光入。鋪茵草色勻。芳菲分帝苑。發育總皇仁。山鎖秦人里。烟迷樵客津。隔林催布穀。聖主正歌豳。

夏

萬頃烟江闊。千章灌木榮。盤渦深浴鷺。密葉暗藏鶯。原野雲爲幃。河洲柳作營。遊鱗牽  
荇亂。舞燕掠花輕。雨氣消煩暑。山光送晚晴。星風披宇內。不借五絃鳴。

秋

清商臨素節。江上起層陰。蘆荻芳洲靜。芙蓉曲徑深。秋聲動幽竹。涼意入疎林。過鴈黃  
雲影。殘蟬碧樹音。露華全綴玉。菊蕊半舒金。爽氣長空淨。披圖鬯睿襟。

冬

祈年勞聖慮。瑞雪積瑤臺。野竹凌風勁。山花破臘開。草枯霜隼奮。林暗暮鴉來。汝國人  
方臥。衡陽鴈未回。暖催燕谷黍。寒盡隴頭梅。會見青龍轉。春風遍九垓。

### 題孫公遺愛祠

山拔天門峻。湖連漢水瀾。惠人不可見。此地有遺祠。邑是滄浪匯。民愁沮洳危。自公驅  
五馬。啣命總嘉師。杼柚憂忘屋。幽甃詢寡嫠。野荒開沃壤。逋豁起瘡痍。政以催科拙。才

緣盤錯知。潛沱疏惠澤。巖谷被恩私。績奏吳公最。人懷杜母慈。來沾甘雨潤。去望德星移。廟貌存遺像。豐碑表去思。有靈歆俎豆。無地返旌旗。菘竹含新籜。甘棠老故枝。高風長邈矣。懷古獨淒其。駿發光逾遠。鴻庥歎未衰。生申鍾岳秀。夢說起巖居。廊廟瞻風雅。雲霄振羽儀。衣冠誇弈世。聲藉冠當時。運偶龍興日。恩須鳳誥馳。榮名兼世美。千載仰芳規。

### 上林春曉

禁苑春光曉。皇州霽景浮。淡烟籠細草。晴旭抱重樓。鳥影林梢亂。鶯聲花外留。紅殷桃雨暗。綠散柳風柔。拂曙寒猶峭。侵衣露欲流。葱葱佳氣裏。春在五雲頭。

### 泰陵春祀

孝帝藏靈地。千秋寢殿崇。當年聞鑄鼎。此月想遺弓。聖澤流寰宇。神真妥闕宮。山河春

寂寂。松柏鬱葱葱。玉盃晨光合。金燈夕照空。幸來陪初祀。瞻戀五雲中。

### 壽嚴少師三十韻

雲紀中興聖。星精命世賢。千秋真遇主。八柱已承天。嶽降生申日。巖居聲說年。作霖龍  
蟄起。華國鳳儀驚。握斗調元化。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劍履逼星躔。補袞功無匹。垂  
衣任獨專。風雲神自合。魚水契無前。已屬經綸手。兼司風雅權。春華霏藻翰。宮錦麗瑤  
編。潤色皇猷遠。鋪張帝業鮮。語絨溫樹密。宴和柏梁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  
歸寂若。晚節更怡然。密勿孤忠勵。儀刑百辟先。還將調燮理。却養壽祺綿。德劭身彌健。  
形和氣自延。三朝見元老。七秩儼真僊。不覩松喬壽。焉知柱石堅。條風初變律。淑景正  
催妍。瑞靄浮南極。長庚耀薊曠。沙明堤騎擁。雲溼羽衣翩。垂柳搖金屈。飛花簇玳筵。籌  
增知幾萬。桃實又三千。鶴曲傳瑤島。鵬霄駐彩旃。雲仍看接武。春色上華顛。歷紀莊春  
固。功存汗竹宣。畢公年未艾。裴相望踰懸。福迓天伏永。名因帝眷全。所希垂不朽。勳業

在淩烟。

梅中舍有作邀余賦

淨舍梅花發。娟娟挺玉姿。猶憐殘雪在。故傍煖雲垂。地僻塵逾遠。簾疎影並移。馨香祇自惜。攀折欲誰貽。客有廣陵興。邀題東閣詩。春愁依墮蕊。鄉思繞南枝。擗管那能賦。尋芳似有期。孤英聊足對。莫向笛中吹。

朱漢水墓

昔別余將隱。同吟漁父篇。今來君已歿。獨見茂陵阡。劍解嗟何及。膏焚祇自憐。清秋薤露湛。霄漢客星懸。知己今誰在。交情涕泗漣。江迴流恨水。山晚結秋烟。大塊同浮幻。風塵豈息肩。畏途今若此。吾道轉淒然。役役勞生夢。紛紛世網牽。寧知暝遊者。不愛此長眠。

## 柏亭

手植凌霄幹。葱葱已數尋。蕭森含野氣。蒼翠落庭陰。坐處雲團蓋。吟成月滿村。栽培元有意。霜雪竟難侵。影接松峯暗。香分桂苑深。幸承玄景蔭。長伴歲寒心。

## 七言排律

### 遼左奏捷奉諭以授略成功賜白金襲衣紀恩

烽火遼陽暗虜塵。鷹揚猛將事專征。洗兵青海朝氛盡。牧馬天山暮雪平。都護近乘高闕塞。匈奴新款受降城。幄中決策臣何有。天上垂衣主自英。瑤札忽傳奎藻麗。錦袍重解聖恩榮。讓功真見虞廷美。偃武還看禹德明。四裔只今歌有道。書生何用請長纓。

## 七言絕句

應制題畫鹿四首

濯濯仙姿傍碧山。瑤光應散在人間。祇今周圍歌攸伏。不許西池獻白環。  
呦呦頰仰似親人。伴鶴參猿復幾春。何事便無芳草戀。爲呈靈瑞感皇仁。  
吸露栖雲幾歲年。從蒼得白轉爲元。黎邱不托荒游乘。芩野唯鳴湛樂筵。  
中林騰倚偶成三。雜樹青莎性所甘。上苑嬉遊今已足。好歸衡岳伴蘇耽。

應制題畫漁人二首

生綃寫就錦江鱗。彷彿辭波上釣綸。見說周王歌在藻。願歸靈沼泳皇仁。  
弱柵文絲繫錦鱗。憑誰獻作大庖珍。若非渭水持竿客。定是桐江把釣人。

應制題畫馬



神駿元從西極來。權奇倏儻是龍媒。君恩放與眠芳草。騰達終須萬里才。

### 應制題四景翎毛

內苑桃花爛熳開。萬年春色在蓬萊。靈禽自解傳人語。也向君王祝壽來。  
錦樹丹葩照日紅。雕闌翼翼引薰風。瑤池不是來王母。青鳥何由到漢宮。  
疎篁叢菊彩娟娟。馴鴿飛鳴態宛然。幸得長離金屋裏。不愁鷹隼擊高天。  
苑樹凝寒雪未消。漸看春色上梅梢。芳林自可容鳩拙。不向南枝借雀巢。

### 應制詠瓶花六言二首

彩筆圖將瑞萼。金瓶貯取仙葩。冉冉清香浥露。盈盈麗色凝霞。  
旖旎一叢春色。葳蕤數朵寒香。不是丹青造化。誰知禁苑芬芳。

### 漢江古意

漢江東流風揚波。南船北船愁經過。舟師縮手抱雙槳。對客唱公無渡河。襄陽渡頭春可憐。襄陽城北花含烟。大隄高樓酒初熟。歡今且駐木蘭船。

### 安肅道中雪

二月燕山雪尙飛。薄雲籠日轉霏微。官橋細柳仍含凍。何處飛花點客衣。

### 自兜率往南臺行空霧中

祝仙兜率接南臺。十里烟雲總未開。咫尺前峯看不見。劉郎何路出天台。

### 水簾洞

飛泉在朱陵洞最奇絕

誤疑瀛海翻瓊浪。莫擬銀河落碧流。自是湘妃深隱處。水晶簾挂五雲頭。

### 聽泉

恰向峯頭窺日出。還來松下聽泉鳴。飛濤跳沫幾千里。轉石轟雷一夜聲。

### 飛來船

石船桂  
山畔

石艦飛來幾閱年。半落不落雲中懸。何當棹向銀河去。直取支機下九天。

### 應制白鶴吟十首

白鶴翻飛下九重。羽衣猶帶露華濃。清音嘒嘒和仙樂。舞影翩翩遶帝宮。  
仙禽本是仙人驥。不向人間振羽毛。爲愛帝城多玉樹。故隨仙侶下丹霄。  
青鸞爲侶鳳爲媒。萬里遙從閩苑來。銜得瑤池金母信。海桃重見數株開。

噉噉清淚隔蒼烟。片片明霞遶御筵。金簡忽傳天上字。東華初紀大椿年。  
玉宇翱翔自玉京。九霄頓覺往來輕。昔隨子晉登緱嶺。今奉仙皇侍紫清。  
九華宮闕逼雲開。冉冉靈光擁帝臺。不信仙真臨上界。爲看瑞鶴遶天來。  
度盡烟霞幾萬重。夜深還宿蕊珠宮。憑誰授得長生術。一點靈砂蒲頂紅。  
萬里雲霄見羽儀。碧天秋日影離離。祇緣呈瑞來仙苑。不是乘軒戀玉墀。  
來時玉雪盤空下。舞處瓊雲繞座霏。聖主萬年臨紫極。仙禽長傍帝鄉飛。  
素衣不受市塵侵。飛息長依御苑深。解祝君王千萬壽。一聲聲出五雲岑。

題呂仙口號

十三歲  
應試作

這個道人。黃服藍巾。分明認得。却記不真。呵呵。元來是醉岳陽飛洞庭。姓呂的先生。

題竹

十三歲  
應試作  
於楚王孫園亭

綠遍瀟湘外。疎林玉露寒。鳳毛叢徑節。只上畫頭竿。

## 文華殿對

念始終。典於學。期邁殷宗。

於緝熙。單厥心。若稽周后。

披皇圖。考帝文。九宇化成於几席。

游禮闕。翔藝圃。六經道顯於羹墻。

四海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

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

縱橫圖史。發天經地緯之藏。

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

西崑峙羣玉之峯。寶氣高騰册府。

張江陵全集 卷四十五

東壁耿雙星之曜。祥輝遙接書林。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六女誠直解

上大婚禮成。蒙聖母慈聖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漢班昭女誠。以教宮闈。直解進呈。聖制序曰。我聖母慈聖皇太后德協坤元。功侔厚載。姓好書史。宮中有暇。誦習不輟。凡內執事侍女。皆教以女孝經內典諸書。又以朕大婚有期。慮民間女子未閑姆訓。乃取漢班昭所著女誠。命侍臣略爲註解。俾之誦讀。旣成。以示朕曰。昔我仁孝文皇后有內註。慈孝憲皇后有女則。皆垂憲椒塗。紀煒彤管。吾不敏。不敢妄擬聖哲之製。獨取古人遺編爲之箋釋。亦述而不作之意也。朕恭覽一周。不勝感嘆。禮稱天子理陽道。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理陰德。以聽天下之內治。男女正位。教順成俗。故能不降階序。而天下咸理。朕以冲昧。早膺神器之重。闕然未知所適。仰承聖母朝夕諄諄。迪朕以法祖親賢。勵學勤政。數年以來。始覺有省。俛焉思所以興道致理者。顧董內贊治。明章婦順。蓋亦有資於女德焉。乃仰塵慈慮。表章是書。以垂內範。若此者誠欲毓成淑德。以佐朕共保鴻業。

也。嗚呼。我聖母之心。何其勤哉。昔周自姜嫄發祥。至於姪妣。代有聖善。以佐王猷。故歷世享祚。至千有餘年之久。我明之興。孝慈以明德翊贊高皇。肇造區宇。仁孝慈孝。濟美嗣音。至我文母。鞠育藐躬。丕承芳躅。比於有周。休有烈光矣。由此言之。我國家之卜世。寧有既乎。嗚呼。繼自今。有聽內治之責者。其亦繹思我聖母之慈訓。以淑慎厥躬。斯朕亦將有攸賴矣。

### 曹大家女誠序

### 臣張居正直解

家字讀作姑字。曹大家是漢朝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名叫班昭。嫁與曹壽爲妻。有賢德。通書史。又善作文詞。漢和帝常召入宮。后妃皆以師禮事之。宮中俱稱他爲曹大家。蓋尊之也。女誠。是教誡女人的說話。序。是說作女誠的原由。

### 鄙人愚昧受性不敏

鄙人。是大家自謙之辭。說我是鄙俗之人。愚魯暗昧。天賦與我的資性不甚明敏。



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

大家的父親先亡了。故稱先君。餘寵是福蔭。母是母親。師是師傅。古人女子俱有師教。讀女典。訓是教訓。大家說我少時。蒙先人的餘蔭。賴母親并師傅的教訓。纔得長大成  
人。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

執、是手持之也。箕、是簸箕。帚、是荅帚。大家說我年十四歲時。嫁爲曹門之婦。執箕帚。供洒掃。以盡婦道。至今四十有餘年了。

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

戰戰、是恐懼。兢兢、是戒謹。黜、是休退。辱、是污辱。益、是增益。中外、是曹門內外。累、是連累。大家說我自從嫁到曹門。常恐懼戒謹。只怕失了婦道。被夫黜辱。添父母之羞。爲曹門之累。

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

夙是早。劬是勤。大家說我爲恐辱父母之故。所以四十餘年之間。常早晚勤其心志。以供婦職。雖勤而不敢言勞。自今以後。方知得免於黜辱。不致羞辱父母。貽累曹門也。

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

疏是粗疏。頑是頑鈍。穀是大家的兒子。叫做曹穀。大家又謙說我生性粗疏頑鈍。平素不曾訓教引導我的兒子。常恐曹穀不肖。玷辱了清明之朝。

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

不當加而加。謂之橫。如不稱其賜。謂之猥。賜金紫。是腰金衣紫。乃貴官的服色。庶幾是近。大家說我子曹穀。素失教訓。乃荷蒙朝廷厚恩。加賜以金紫。居貴顯的官職。這實不是我鄙人庶幾所敢希望也。

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

大家說我的兒子既已成立。能自爲身謀。我不再以爲憂矣。

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它門。取恥宗族。

女子出嫁叫做適人。漸是漸磨慢慢的意思。大家說我的兒子我不憂慮了。只是傷痛你衆女。方當出嫁之時。却未曾漸磨訓教得你。每失了婦人之容。在他人家有些過差。玷辱我曹門的宗族。

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

沉滯是疾病淹纏的意思。無常是說不久。汝曹卽是你。每惆悵是憂思的意思。大家說我今疾病沉重。性命不久。思念你衆女。每不知婦人禮法。因此常是憂思放心不下。

問作女誠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夫其勗勉之

間是病少痊。一通是一本。裨字卽是補字。助字卽是益字。勗字卽是勉字。大家說趁今我病稍痊。作此七篇誠女之言。願你衆女各寫一本。時誦讀。庶幾有益於你衆女之身。我今去後。你衆女將我這教誠的言語。務要勉勵。身體力行。不要怠慢忘記了。

## 卑弱第一

此一章專說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強之義。蓋女乃坤道以柔順爲主卑弱者女德之先務也。故以爲第一章。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

瓦磚卽今之紡磚。弄是以手拈弄。大家說古人生女三日之後臥之牀下寢之於地。將一塊紡磚與他拈弄。齋戒而告之祖先。說我某日生一女。

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

典卽是常。這一節是解說上四句之意。大家說古人生女所以臥之牀下者明其不高傲不強梁。專尙卑弱之義。蓋女人之事人爲職。故專主於下人而不可高傲也。所以弄以紡磚者明其熟習勞苦之義。蓋女人以紡織爲職。故主於執持勤勞而不可懈怠也。齋告先君者蓋女子長大嫁人將以內助其夫承家祭祀。故於誕生之初卽齋戒而告之。這三件乃女人常行之道。禮法中常以爲教而不容已者。

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卑弱下人也這一節是解說卑弱下人之義。大家說女人能謙而不亢讓而不爭恭而不傲敬而不自怠。凡事讓人自己退後。有好處莫自揚名。有不好處居之而不辭。忍耐汗辱含納塵垢。常常小心。有如畏懼。這是卑弱下人的道理。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

這一節是解說執勤之義。寢是睡作是起勿是禁止之辭。憚是畏難。私事是家事。劇是繁難。易是簡易。大家說女人能晚睡早起。不以夙夜爲勞。而有畏難之心。執務家事。不分難易。任之而不辭。所作之事必期於成。不始勤而終怠。不有頭而無尾。必須親手整理。不託之他人。這是執勤的道理。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值祖宗是謂繼祭祀這一節是解話繼祭祀之義。正色是正顏色。端字也解做正字。操是守。清是不混濁。靜是不妄動。潔是潔靜。齊是齊整。大家說女人能正其顏色。而不爲妖冶之態。端其操守。

而不爲邪媚之行。既能專心以事夫主。又能污靜自守。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養祖宗。這是善繼祭祀的道理。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見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這一節是總說上文之意。三者謂卑弱下人、一也。執勤、二也。繼祭祀、三也。苟是誠備。是全。大家說女人誠能全得這三件美德。則事務有成。神人皆悅。由是而患名稱不聞。黜辱不免。決無此理。三者苟失之而不能全備。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矣。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 夫婦第二

有男女則有夫婦故以夫婦爲第二章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

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所係之重。參是並立而爲三。配是對。達是通。弘是大。禮是禮記。詩是詩經的篇名。大家說夫婦之道甚大。剛柔相濟。足以參配陰陽。和敬相與。足以通達神明。乃天地自來之大義。人倫固有之大節也。是以禮記昏義篇言男女之際。甚爲可貴。詩經關雎章。於好迷之義。發之甚明。由此言之。則知夫婦之道不可不重也。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禮義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相須爲用。御是管束的意思。墮是落。方是比方。大家說夫有夫之道。婦有婦之道。若夫不能盡夫道而不賢。則不能管束其婦。婦不能盡婦道而不賢。則不能承事其夫。夫不能管束其婦。則夫之威儀廢缺。便不成箇夫主了。婦不能承事其夫。則婦之義理墮闕。便不成箇婦人了。以此比方。可見夫婦二人雖有男女不同。其相須爲用。所繫甚重之義則一也。

察今之君子徒知妾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閱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儀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

這一節是說後世之人徒知教訓男子。不知教訓女人。君子指父母說。檢是檢閱。傳是傳記。蔽是遮隔。數是分數。大家說我看今之爲人父母的。只知爲婦人者不可不着夫主管束。做夫主的威儀不可不整齊。故專教訓男子檢閱書傳。講明道理。使他好管束。婦人却不知女人也要承事夫主。也要存守女人的理義。若只教訓男子。而不教訓女人。則於男女分數之重。不亦遮隔而不明乎。

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這一節是說教訓男子之法。欲爲人父母者。依此以教女也。禮是禮記。書是寫字記事。至與志同。則是法則。大家說禮記上說男子之生。自八歲時便教他寫字記事。到十五歲。則教他志於成人之學。夫教男子之法如此。今獨不可依此法以教女人乎。



## 敬慎第三

慎字當作順字古時慎順二字通用有夫婦則有夫婦的道理敬順者婦人之道也故以爲第三章

陰陽成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疆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鄙諺是俗語。尪是羸弱。狼虎都是獸之剛強者。尪與鼠言其柔而弱也。大家說女人屬陰。男子屬陽。陰陽之性原自不同。則男女之行亦宜有異。何以見陰陽殊性。蓋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剛則不柔。柔則不剛。何以見男女異行。蓋男以強爲貴。女以柔爲美。強則不弱。弱則不強。故俗語說生男如狼之剛。還怕他後來怯弱。言男子貴於剛強也。生女如鼠之柔。還怕他後來粗猛。言女子貴於柔弱也。

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

謂也。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

寬是不狹隘。裕是不急躁。恭下是謙下。大家說男女之行。剛柔既殊。然則爲女者。要修身莫若以敬。要避強莫若以順。所以古人說敬順之道。乃爲婦之大禮也。夫所謂敬者。不必他求。只是常守此心便是。順者亦不必他求。只是存心寬裕便是。人能常守此心。便知分止足。而不敢僭越。人能寬裕此心。便崇尙謙下。而不肯驕傲。

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敬的根由。好是恩愛。媒黷是輕慢。縱恣是放肆。大家說夫婦相愛。終身不離。相與周旋于房室之間。豈不易生媒黷。媒黷既生。則語言不復點檢。多致過差。語言既過。則情意縱恣。勢所必致。縱恣既作。則侮夫主之心生矣。此其病根。在於不知我止足之分。而遂至于侮慢夫主如此。

夫事有直曲。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

事矣此由于不尙恭下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順的根由。爭是爭競。訟是詞訟。忿怒是心氣不平。着惱的意思。大家說夫婦之間。或事有曲直。或言有是非。直者不肯讓則爭。曲者不肯服則訟。訟爭既興。則有忿怒之事矣。此其病根在于女人不尙謙下也。蓋能尙謙下。則不論是非曲直。皆忍受之而不言矣。安得有爭訟忿怒之事乎。

侮夫不節。譴訶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

節是止。譴是責怪。訶是呵叱。楚是杖撻。是打。大家說女人侮夫不止。則爲夫者豈肯甘受。必加之譴呵矣。夫主忿怒不止。不但譴呵。將又繼之以杖責矣。

夫爲夫婦者。義以親和。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義是宜。宣是露。大家說爲夫婦者彼此相宜。由于和順而親厚。恩愛相結。由於情好而和諧。今夫妻反目。至於楚撻既行。則和親之情已疎。復何相宜之有。譴呵既宣。則好合

之意已乖。又何恩愛之有。恩愛俱廢。夫婦離心矣。由是黜辱有所不免。將貽父母之羞。然其始皆由女人不敬順所致。可不戒哉。

### 婦行第四

女人之道其大者在敬順其行則多端故以婦行爲第四章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名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大家說女人之行有四件。一是婦德。二是婦言。三是婦容。四是婦功。然所謂婦德。不必有才幹聰明絕異於人也。所謂婦言。不必有辯口利辭會說過人也。所謂婦容。不必顏色美麗嬌嬈動人也。所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百能百會也。凡此皆世俗之所貴。非淑女之美行也。

清而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這一節是婦德之實。大家說女人能清而不貪。閑而不暴。真而不邪。靜而無妄。操守大節。整齊不亂。行己之間。輒有羞恥。一動一後。卓有法度。這纔叫做婦人之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這一節是婦言之實。擇是揀擇。厭然厭惡。大家說女人能揀擇好辭而說。不道醜惡之言。時當言然後言。未嘗輕言。說出來的話都合道理。使人喜聽不生厭惡。這纔叫做婦人之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這一節是婦容之實。盥浣是洗濯。塵是塵土。穢是不淨。垢是泥垢。大家說女人能常盥浣服飾。使之鮮潔。以時沐浴身體。使不致垢穢。這纔叫做婦人之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齋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這一節是婦功之實。紡是紡線。績是績麻。潔是淨。齋是整。大家說女人能專心紡線績麻。只務本等的事。不好與人戲笑。安排些潔淨整齊的酒食。以奉賓客。這纔叫做婦人

之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有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此之謂也。

乏是少。大家說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四件，乃是女人的大德，不可少者。四者俱全，纔盡得女人的道理。然爲之亦不難，唯在以此四者當存於心，不可妄也。古人有言：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仁卽至矣。此正所謂一存其心，而德言容功皆在於我也。

### 專心第五

專心是一心只敬事夫主，更無他慮。婦行固有四，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在於貞靜，故以專心爲第五章。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違、是背。罰、是譴。愆、是過差。大家說考之於禮。夫喪其妻。則有再娶之義。婦喪其夫。則無再嫁之文。所以古人說夫乃婦之天。人生世間。隨到那裏。都頂戴着天。不可逃也。人不可逃於天。則爲婦者豈可離於夫哉。人之行事。有違背神祇者。天必降之以罰。女人之禮義。若有過差。則爲夫者豈不疎薄而譴辱之哉。

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憲、是法。女憲、是書名。一人、卽夫也。永、是長。畢、是終。訖、也是畢。大家說女憲書上說道。女人若得了夫主意。固可以仰賴終身。若失了夫主意。也就將此一身斷送了夫。女人一生的事。只靠在夫主身上。由此言之。可見夫主之心意。不可不求而得之。以仰賴終身也。

然所求者亦非論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

佞是口才。媚是邪媚。苟猶俗言將就也。專心正色。蓋指下七句而言。塗是道路。塗聽是聽的道路上的說話。冶容是妖豔之容。廢飾不粧飾也。大家說我所謂求得夫主之心者。亦不是佞口邪媚。苟且將就以求親悅。只是要專心正色。以禮自處耳。必須守禮執義。居止端潔。耳之所聽。必出於道理之言。道路上說的言語。未曾至自己看見的。不要聽他。目之瞻視。貴於端正。若旁觀邪看。乃非禮之視。必以爲戒。容儀貴於有常也。不因出外之時。打扮出那妖冶豔麗之容。也不因入內之時。就闕茸懶散。不加修飾。無事不聚會羣小。閑行嬉戲。在家不倚靠門戶。窺看外面。視聽言動。皆以禮自處。這纔叫做專心正色。所以求得夫主之意者。在此而已。

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輪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窵窳。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專心正色矣。

輕脫是不尊重。陟輪是不正大。大家說婦人求親之道。貴於以正自處。若是舉動輕率。不自尊重。則與禮義居潔者異矣。視聽閃條。不以正道。則與耳無塗聽。目無邪視者異。



矣。入則蓬頭垢面。出則粧飾鬻窳。備出諸般態度。則與出無冶容。入無廢飾者異矣。不當說的說。不當看的看。則與不聚會羣小。不看視門戶者者異矣。這正是佞媚苟親。不知專心正色者。以此求得夫主之意。豈不難哉。

## 曲從等六

以上五章論女人之道大略盡矣而未及于舅姑故以曲從爲第六章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

舅姑是公婆。大家說我前面說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蓋謂婦人以夫爲天。不可不定志專心。以求得其意的說話。然上面還有公婆。公婆又是夫主之所敬事者也。若不得公婆的喜悅。則爲夫主者亦豈敢違親而見容哉。故舅姑之心尤不可失也。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欲得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

大家說婦人事，夫與事舅姑，微有不同。事夫固貴敬順，然尚有當執正守義者。若事舅姑，則雖於義有未合者，亦不可以不曲從也。蓋人之情，固以恩愛相結，然亦有恩重而反以人離者，固以情義相合，然亦有義重而反以自破者。今有女人，其夫主憐愛之，可謂恩義好合矣。然其舅姑不喜之，則爲夫者亦不得不順父母之意，而與之相離。此所謂以恩自離，以義自破也。此可見以婦視夫，則夫爲重，以夫視舅姑，則舅姑爲重。然則爲婦人者，欲得舅姑之心，當何如？固莫如曲意順從而已矣。

姑云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姑云爾，譬如說婆婆分付的這件事，違是背戾，是乖戾。大家說婦事舅姑，只當以順從爲主。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于理恰是，固當從令。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於理有

未是。沒奈何也要順從。不可與姑違戾是非。爭分曲直。如此方是曲從。若于理所當從而從。不叫做曲從了。所以女憲書上說婦女承事舅姑者。凡從命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則豈有不得舅姑之心而受賞者哉。然父母之心既順。則夫主之心亦得矣。

## 和叔妹第七

叔是小叔夫之弟也。妹是小姑夫之妹也。上言舅姑之心不可失而叔妹者。則舅姑之所愛也。欲得舅姑之心不可不知處叔妹之道。故以和叔妹終焉。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臧是善。否是不善。譽是揚其善。毀是稱其惡。蔽是遮隔。大家說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所以夫主以父母之心爲心。亦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所以

舅姑取信於叔妹之言。亦愛已也。由此言之。我一身的善惡毀譽。皆係于叔妹。則叔妹之心豈可以失哉。人亦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而乃不思和叔妹之心以求親心之悅。豈非心有遮蔽而不明也哉。

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聰、是聰明。哲、是智慧。備、是全美。室人、是一家之人。掩、是閉藏。臭、是氣味。蘭、是香草。大家說叔妹之所以當和者。以其能掩吾之過。揚吾之美也。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差。雖以顏子亞聖人一等。還有過差。只是他不憚自改。故仲尼以不貳其過稱之。而况於婦人。秉性陰柔。雖以賢女之行。賦性聰明智慧者。亦豈能備道全美無一過。若有過。人必知之。所以一家之人相與和氣。則謗言自掩。內外之間相與離心。則惡名自揚。此勢之所必然。而不容已也。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如快利刀刃。金鐵可斷。同心的言語說出來。彼此

契合。其氣味就如蘭之芬香一般。卽此觀之。室人和則謗可掩。而欲和室人。不可不先於叔叔妹加之意也。

叔叔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隣。休光延于父母。

敵是相等。淑媛都解做美字。篤是厚。徽也是美。瑕是疵。大家說小叔與小姑與我。雖是等輩人。而分則尊於我。其恩疎。而義則相親。若是淑媛謙順有賢德的人。知叔叔之不可慢。則能依義以篤厚。其愛崇。恩以結爲應援。叔叔之心既得。便都加敬愛於我。我有徽美。則彼爲之顯章。我有瑕過。則彼爲之隱塞。使舅姑矜憐我之善。而夫主嘉愛我之美。聲譽光曜於邑隣。美光延及于父母。夫能和於叔叔。便有這許多好處。然則爲婦者。豈可不求得其心哉。

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旣施。何和之有。

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慍。毀譽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憎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蠢是不伶俐。愚是不聰明。寵是眷愛。驕是矜肆。盈是滿。臻是至。宣是布。忿慍俱是怒。訾是不善之言。大家說惟有賢德知義理的人。纔能和於叔妹。而致美譽。若夫蠢愚之人。他處叔則託名自尊。高傲而不知謙下。處妹則因夫之譽。以自驕盈。驕滿既行。必乖和好之情。恩義既乖離。則情義不相聯屬。豈有稱寵至於我。我卽有美處。則隱藏而不宣。我或有過處。則播揚而不匿。姑聽叔妹之言。說我有過。而忿怒之色。作短毀不善之言。布揚於中外。恥辱不好的事。皆集於其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矣。夫能和於叔妹。則榮而顯。不和於叔妹。則辱而不顯。是叔妹者。乃我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與叔妹相處。可不謹慎。而求以得其心哉。

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尙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

柄。是把柄。射。是厭煩。大家說叔妹之心。固不可不求。欲求其心。莫尙於謙順。謙則虛。虛則能愛。故爲德之柄。順。坤道也。故爲婦之行。凡此二者有容物。無忤物。處於叔妹之間。不論賢與不賢。皆足以和矣。何往而不得其心哉。詩經說在彼無惡我者。在此無有厭射我者。這箇正是謙順足以取和之說也。

張江陵全集 卷四十六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七附錄

## 張文忠公行實

張敬修

先太師諱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其先廬州合肥人也。始祖福。以壯士從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秭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曾祖懷葛。公誠。祖東湖。鎮。皆負隱德不仕。至考觀瀾。公文明。而經明行修。爲時望所屬。然數奇。數上有司不第。遂棄去。語在太保桂林呂公。今少傅蒲坂張公。大司空承天曾公。所爲碑碣若狀中。由懷葛公而下。俱贈如太師官。曾祖妣聶。祖妣李。俱贈一品夫人。母趙。封一品夫人。始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遶床左右。遂娠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以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三日。生太師。生之夕。曾大父東湖。夢有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口對狀言。水自張少保純地中流出者。是夜會

懷葛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爲白龜。浮水上曳。有頃。太師生。因名太師白圭。應月精之瑞。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二歲能言。有殊異狀。卽見者亡不人人色動。一日。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太師曰。兒毋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誠奇耳。他日。龍湫公方坐讀書。而會乳媪抱太師至。龍湫公抱至膝上。戲以前所指王曰字。驗問太師。太師識如前。若素所誦習。國中以此皆稱太師神童。而長老先生有識者。皆以公輔期太師矣。五歲始授句讀。輒授輒記。十歲通六經大義。以能屬書。擢辭聞郡中。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爲郡太守。先一夕夢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帝者師。余得聞命天皇上帝矣。願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頊。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不及也。田公謝曰。雖頊亦以爲不及也。遂

補太師博士弟子高等。適摹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讀未竟。讀讀字似衍卽以與太師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明年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顧公者。故海內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太師王佐才。語直指使者馮公曰。張孺子天授。卽令蚤在朝廷。宜亦無不可。然余以爲莫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圖之。於是太師棘中所射筴業。爲觀祭使陳君束所稱。陳君以爲請。而馮公竟用顧公言。置勿第。至庚子乃第。會顧公以大司空有事於獻皇帝陵園。太師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親見解承旨奇才。高皇帝遺歸受學。德念甚厚。卽令謹待十年未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爲世所悲歎。我所爲語馮侍御者。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材獨喜自負也。久之別去。顧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束帶爲賀曰。此非子所就。聊以明呂虔意耳。二十六年丁未。太師舉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祕書。二十八年己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少師華亭徐公在政府。見太師沉毅淵重。所爲文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

本之躬行。根極理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卽盡臣重國矣。然太師體故孱弱。又倦遊。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告。旣得請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鍤土編茅。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癯鶴。終日閉關不啓。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洒掃。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旣神氣日益壯。遂下帷益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徒以爲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愴然無當世意矣。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臥不起。常邑邑不樂。前問大人所爲。焦勞狀云何。大父輒起。行若不顧。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父心。遂出。三十九年庚申。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太師至。則勸學興禮。建首善爲天下先。諸生弟子卽有秀才異等。咸爲選首。天下士願得若邱文莊。在成均十年。令學士靡然向風。而會世宗皇帝詔文學侍從纂述興都肇基事。爲承天大誌。再閱歲猶弗就。四十二年壬戌。少師徐公上言。太師有良史材。遂用中允充副總裁。領其事。蓋異數也。旣受命。甫八閱月。而手自脫藁。爲十二紀以獻。書旣上。世宗心知太師他日能以經術輔朕。

皇太子興理太平之業。遂令以右春坊右諭德侍皇考講讀。太師儀容峻整。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喻。詞極剴切。以故皇考往往目屬太師加禮焉。四十五年丙寅。進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隆慶元年丁卯。皇考錄用舊學。進太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未幾。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贊機務。永樂大典成。進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年戊辰。加少保太子太保。賜衣一襲。時太師條上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皆朝廷大政。又以嘉靖之季。虜數犯塞。請舉祖宗大閱禮。以飭戎事。而振士氣。皇考嘉納。遂以明年秋九月大閱於北郊。是日天子躬擐甲冑。太師戎服扈從。選卒十二萬。戈鋌連雲。旌旗耀日。天子坐武帳中。觀諸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禮畢。三軍之士皆呼萬歲。驩聲如雷。都城遠近觀者如堵。軍容之盛。近代罕有。四年庚午。用考績恩加太師太傅吏部尙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元孽小王子裔孫阿着。故崛彊。而俺答者又最强大。有控弦之衆十餘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駐雲中上谷。伯兄吉囊蚤死。有男子四。有衆數萬。而俺答弟昆都力哈部。

落亦復三萬。與吉能埒。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某黨李自馨劉四趙龍等亡抵俺答。居板升。而最後中國無賴亡命。若趙宗山穆教清之屬。又悉往從虜。此屬熟知險隘阨塞。爲虜鄉導。日夜教虜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隆慶元年陷石州。當石州失守時。趙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此五霸之伐也。謀未定。會俺答奪其孫把漢那吉所聘婦子襖兒都司。那吉怒。以爲俺答善淫。無卑尊禮。乃與其妻比吉孀公阿力哥等十人。馬十三匹。息出西平虜城外。扣關而入。督公少司馬蒲阪王公。御史中丞嘉魚方公上狀。朝議紛紛。皆以爲不宜納叛人。徒啓釁。或云殺之。太師獨勸上納那吉降。授以官職。厚給賜飲食衣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答聞那吉亡。大驚。發萬人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懼。咸謂宜與之。太師獨不許。令諸將堅壁清野。勿與戰。故令那吉衣其所賜緋衣金帶。誇示虜使。而使諜者以好語款虜曰。爾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穿我塞。乃

得歸而孫耳。時有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乘老曾得孫急。而因與爲市者。王公以爲不可。太師報書王公曰。公言良是。利戎自有體。彼卽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然後禮那吉而歸之耳。乃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設有吐蕃刼盟之事。謂朝廷何。夫全等至狡獪矣。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鷄犬乎。假令語泄。彼得以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輕棄重質。非細故矣。此不可不慮也。且那吉歸。而老曾幸奉約束。無他腸。吾卽假爵封王。通貢市。無不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給幕府。殊無意稱臣。又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十百輩。何爲乎。願公熟計之。於是王公遣鮑崇德一再詣虜營。曉以利害。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頭。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上用太師計。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奉表請稱臣。內屬通貢市。歲歲勿絕。時大司寇案全等反狀。悉具。上令禮官爲文。祠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殉。傳其首於邊。旣厭快衆憤矣。上嘉太師殊勳。加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尙寶司丞。而詔集

朝臣詣闕下議封貢可否。一時衆議藉藉。有謂使者。有謂不便者。太師復以書抵王公曰。今之議者。皆謂和戎示弱。開市啓釁。此殆不然。僕獨以爲有五利焉。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修戰守之具。蓄士卒養馬。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答旣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旣擒。卽板升十萬之衆可馴而致也。四也。驕天亡。其兆已見。老酋死。其族必分。卽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書嘆息曰。張公可謂知社稷大計矣。然論者發言盈庭。猶欲伺釁而動。太師不得已。乃詣文華殿舉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上。上意遂決。許通貢市。隆慶五年辛未。俺答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弟子若孫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賜金帛有差。俺答大喜。告中國使者曰。全等雖誅。趙宗山猶在。此屬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讞獄如趙全等。刑已而套虜亦願修貢。天皇帝請得市易中國財物如宣大例。上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餘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並賜衣帛。於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



漢財物。貿易不絕。東自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已撤去。所省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北地精銳所易馬至數十萬匹。蓋居庸以西。天子無所復事事。得以一意備東虜矣。是年春。當會試天下士。上命太師典試。太師崇雅黜浮。思得真才。以裨實用。故所舉士皆才行高秀。號稱得人。六年壬申。上念太師運籌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錦衣正千戶。令世其官。一日。先帝視朝。忽起走語且嚙。太師偕司禮監太監馮公扶持還宮。坐稍定。先帝召太師榻前。執太師手。屬託甚至。太師飲泣不能止。既出。遂觸地號天。幾不可生。今上既嗣皇帝位。念山陵大事。詔太師上視大行皇帝寢。太師當煩暑。以身暴烈日中。歷險乘危。上下山谷。與二三堪輿遐矚元討。得大谷嶺。吉。識者以爲乾坤奠隅。風雨呵靈。足綿皇家萬年無疆之緒矣。途歸。觸暑且病。將請休沐。而上亟欲訪落太師。亟召見平臺。慰勞懇至。曰。先生爲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已追述先帝憑几末命。稱先生忠臣。太師感激悲咽。不能仰視。倉皇數語。皆保王躬。補王缺。要道上悉嘉納。賜大官。

酒饌白金綵幣。先是上在東宮。嘗晝寢。夢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上寤。異之。以問內侍。內侍對曰。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太師平臺。長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記憶夢中事。語內侍曰。此卽朕夢中所見者乎。因賜太師玉帶。太師以爲上神靈明聖。必得虞九官十二牧。周四友多士在廷。乃可以稱任使。以故疏諸大誥文武羣臣。示上意所嚮。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天子設銳意滅胡。念非以此時令匈奴有所震疊不可。故請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是時薄海內外知上意指。旣瞿然改意。太師乃按劉文靖故事。請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得以寒暄小故廢罷。會皇考將掩玄宮。太師奉上命奔詣昭陵。恭題穆宗莊皇帝神主。山陵禮成。用翊贊功。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尙寶司丞。累疏辭免。上不許。益降勅獎諭曰。卿受遺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勲廕未足以酬。太師辭益力。上不得已許之。已復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太師頓首曰。上幸嚮意文字。卽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屬講

官略采古昔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衍爲帝鑑圖說以獻。上敬起受。降溫旨獎勞。令宣付史館。昭示君臣交修之義。時錦衣衛逮沐黔國朝弼至京師。廷鞫之。榜笞備至。太師爲請寬其罪。得減死安置於南京。萬歷元年癸酉正月。時有大辟。主傳上刑其罪人。業有所指。一時人情洶洶。皆以爲禍且不測。設非廉得其狀。從中持之。且連染無辜數千百人大獄矣。太師心知其事。大繆不然。爲解說於上。請以百口保其無他。上意始解。竟以罪當其人。他無所波及。外庭未有知者。益彰天王明聖矣。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蠶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紇冒頓。殆天厚其毒耳。

皇考時盡一清賴元爵至爲魁傑。而曾廷鳳江漢王栗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暴。所從來遠矣。太師乃計移督府殷公。言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報上。虛往虛返。卽名殺賊耳。僕以爲非大舉。將爲東南憂。且

此屬皆閩越人。非若強胡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僕以爲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言撫。公獨不見曾廷鳳之事乎。於是殷公用太師言。大誓文武將吏。進搗其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墮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上謂太師等贊謀廟堂。算無遺策。將首論太師功。太師謝不受。上以太師功在社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特賜金綺酬之。七月上言。臣當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願上幸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翫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所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記籍。興爲約期。而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上報可。十一月以六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不獲辭。萬歷二年甲戌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數千年而。至純皇帝時。程尙書李襄城至。煩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霸蓋。九絲。凌

霄等寨皆天險。故楚人屯聚其中。人莫能摧其堅。而彼得以時出沒爲寇鈔。比年以來。所殺掠我人民以萬數。至陸梁矣。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以都蠻上變。時趙文肅嘆曰。都蠻不滅。吾敍瀘赤子且無噍類。安得畀一巡撫往任之。太師曰。吾楚一士足辦此。第名未著耳。公問曰。何。太師以曾公對。已乃卒請於上。詔曾公往討之。曾公故有偉略。約滅此後朝食。而太師又數移書曾公。其大指謂宜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年破香爐。取岷洮。皆用此道耳。蓋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太師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閩事逮治之。於是言者意始解。而顯以此懼且感。竟奮不顧身。受曾公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凌霄都都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七月。皇考實錄成。詔太師兼俸尙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太師累辭謝不受。十一月初。東虜見俺答已得封。而獨己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歷元年。犯鎮西堡邊。

外。秋七月。寇鐵嶺。冬十二月。寇鎮寧。太師患虜悖慢。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機宜甚備。而虜曾不悔禍。轉益鈔暴。然每入犯。輒大創而去。虜以此太恨。計邀建州屬夷。以二年冬十月入犯清河。逆酋王杲遂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時督府張公大將軍李公聞狀。用太師策。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虜一千一百有奇。馬牛羊無算。

上聞。謂遼東大捷。皆太師等運籌功。乃手詔太師勅諭云。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四方治安。九邊寧靜。我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亦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強。特賜坐蟒衣一襲。銀五十兩。以示優眷。用成美德。其欽承之。十二月。太師以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公。大司馬譚公。約置爲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氏。屏中上之。上令設於文華後殿省覽。萬歷三年乙亥二月。太師請修復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起居。兼錄詔諭制勅。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閱。皆令侍從。又選擇史官供奉文字。

已久者六人。日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人對大臣紀述。送史局銓次。五月。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徧歷所部郡邑。所至興廉舉孝。謹察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旣大舉士。卽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倫。不涉流俗者。詔進其官。設有羣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及以突梯脂韋事人。輒罪之。而請諸不稱者罪。博士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尙實。毋得剿襲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譏時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上俱報可。萬歷四年丙子六月。請重修大明會典。備一代典刑。五月太師以聖齡日長。宜躬御萬機。省覽章奏。乃取中書所藏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以進。是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乃郡國守相。奉上詔書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歎。盜賊多有。太師乃與執政呂公張公上疏。請詔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

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禋。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動不得休暇。蓋國與民皆受其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上以實帑藏。下以寬恤民力。此兩利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上從之。十月以一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爵俸。賜璽書獎勞。賜宴禮部。官一子尚寶司丞。已遣中貴賜太師手勅諭元輔先生親受先帝遺囑。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佑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九年考績。於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太師累疏辭謝。上重違其意。詔許辭。太傅伯祿。其他宜悉勉承。以見君臣相信之義。太師遂不敢辭。萬歷五年丁丑五月。有詔修慈慶慈寧宮。太師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太后萬壽。不宜時詘舉。羣臣嘖有煩言。此徒以彰朝廷過舉耳。上心知太師等忠言。卽入言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



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獠窟穴其中。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闖其藩者。國初鄧申國用創業。兵僅能定之。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璉吳平事無論已。至世宗朝。諸獠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遂至今日不可復撲滅。蓋其處萬山蔽虧之中。嘗負固自喜。以爲天兵無足憂。非可單車片言指計而縻也。前督府殷公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者謂粵軍旅數興。不無事矣。自古征蠻未有大得意者。劉安諫伐閩越。書可念也。太師曰。不然。會殷公入爲大司農。乃推轂少司馬凌公。請賜璽書屬凌去。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瀕行。太師語凌公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五指北三八寨諸種。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公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分道並進。一切方略悉如太師指。刊木夷山。摧破諸巖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以其地置郡縣。事聞。上賜太師金錢。謂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云。是時臺官卜上大婚期。得冬十有二月吉。太師度上春秋未可。卽上書聖母。言皇上爲天地神

明主發動興事。百神皆將受職。非陰陽小數所能持。且累朝列聖。無以十五齡納后者。臣愚以爲明年便。聖母許之。八月。太師以所撰加恩張英國等勅上進。上遣中謁者諭太師。謂皇祖四十五年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趣令擬勅加異恩。太師上書極言君臣分義。欲必得請。乃上爲感動。特允其請。令宣付史館。昭垂萬世云。九月。大父以疾卒於江陵。先是念大父趙夫人春秋高。私心願得陛下賜臣一月之便。一日馳二百里歸。爲二人壽。又念皇考顧託臣至重。非所宜言。故居平常。緬然長思。寢席多有涕泣處。上察太師貌日癯。顧問左右曰。張先生連日貌若有大憂。固憂勤國家者。得亡有二人念乎。左右叩頭對曰。良然。於是聖母上出內帑綺幣金錢。馳賜大父趙夫人。而手書諭太師。其爲朕致先生父母。大父驚蹠感泣再拜曰。臣文明死無以報。願藉手臣子以報陛下。當是時。太師念上恩禮隆異。益不敢言省覲事。然心不能一日置也。乃書移叔父居易居謙。謀迎養大父闕下。大父不許。輒報書太師。疊疊數百言。其詞嚴正剴切。大要謂肩鉅任者不可以圭撮計功。受太恩者不可以尋常論報。老人幸未卽

衰兒無多設不然之慮。爲老人過計。徒令奉國不專耳。然大父心知太師內顧。則故令家僮日舁一輿。攜一卮酒。與二三老叟游行山水間。有時躡蹻登崇岡絕巘。無異壯夫。蓋大父故健。而又欲故爲趨捷以示無恙。故往往有人自江陵來。輒言大父善飯。不謂一日晨出。登王粲樓。蒙犯霜露。寢疾十有一日。遂卒。大父訃既聞。中使奉聖母上所賜內饌出問勞太師者。歸言元輔毀甚。幾絕。上大震悼。卽手諭太師曰。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先帝付託。輔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懽妥。今宜以朕爲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是時朝野相念者。皆言太師親承皇考顧託。義不得復顧其私。恐上遂納太師請。皆歛歔嘆息。而會訃聞之夕。卽彗出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臺官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主大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於是上益惛憒。有詔詔吏部諭上意。勉留太師。太師聞命。計未知所出。卽哀號上疏。言臣幸未死。報國之日長。且國家非有金革之事。而令臣墨經在闕廷。非盛世所當有。上泫然流涕曰。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當

十齡。皇考見背。丁甯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託之重。太師聞詔。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又叩心雪涕。上疏曰。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屬臣以大事。臣何敢中道棄去。但念臣生離臣父十有九年。卽死不及殯。攀號莫及。願賜臣歸葬。使得身自負土。加一簣邱隴之上。過此以往。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窮苦。臣鬱結而難舒。惟陛下哀憐。上覽奏。焦然不寧。復手諭太師。卿言終是常理。今朕冲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却望卿從。又諭執政曰。元輔必不可離朕。卽百疏不允。於是呂公張公以上意聞太師。太師遂蹙踊痛哭。號天曰。臣聞鹿死不擇音。臣誠不勝鳥鳥私情。臣不知死所矣。遂上章極言曰。臣既不孝背棄死者。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設令知臣被留。恐不復相見。長思勞望。鬱悒難聊。有不可知者矣。陛下以孝養兩宮。奈何不推心置臣腹中。顧念臣母乎。且臣上顧君

父。下念父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矣。假設令臣終不得所請。負痛在列。無論精神沮喪。不能復爲國家發慮出謀。臣聞憂苦傷人。卽臣犬馬軀骨。有不可知者矣。陛下如令愛臣。何不生活臣。責他日後効。臣誠過激。願跼伏苦塊。候伺誅死。上曰。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乃再遣中使賜太師手諭。朕以沖幼。賴先生爲師。況朕學尙未成。志尙未定。萬機尙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已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仰體聖母朕惓惓至意。毋又有所陳。于時太子太保新昌潘公等與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山東道監察御史曾君士楚等。南京戶科給事中王君蔚等。先後交章懇留。諸侯卿相大小百執事皆詣太師所。備極寬譬。責以君臣大義曰。上固謂父喪當守。君命尤重。夫人臣旣以髮膚屬上。惟上所生死。勢安得自便已乎。且相君何能去。卽章百上。無當於事。徒傷君父心。在禮奔喪記。奔喪之禮凡一。而不得奔喪之禮凡四。此言何謂也。於是太師迸涕交揮。謝言者曰。臣父至疎。

賤。今其卽世。而聖母上賜臣賻千金。他楮幣稱是。旣詔儀部往諭祭。尙書工部郎往營葬事。爲加祭五壇。已又令宮禁貴臣經紀其喪。卽令以臣母來。蓋天恩加隆千載。令臣益道盡途窮。殆顛連無告矣。夫上所以隆施臣父之謂何。度臣父地下。且以已所不能報塞責望臣。臣何可旣負吾君。重違臣父。矧上大婚期且近。而臣殊死求去。非先帝意。臣不若以此時墨纒贊上機務侍講讀。有如上察臣所爲痛哀狀。上終當幸聽臣去耳。不然。臣請益力。而上有如震怒。卽嘉禮成。而臣父春秋窳窳之事。臣不敢以請矣。於是上疏言狀。且請後歸葬事。上大慰悅。許太師得謝常祿。令大官日給酒饌。在廷諸臣。月致芻米。旣逾月。上遣中使召見平臺。上悲感涕泣。慰勞太師曰。朕爲社稷屈留先生。先生想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終始。纔是大忠大孝。太師叩頭謝。遂出視事。萬歷六年戊寅正月。禮官請舉大婚。詔太師充納采問名使。是月慈聖皇太后將還慈寧。申諭太師朝夕納誨。終先帝付託重義。太師頓首上書聖母。言臣在外廷所不能及。伏惟聖母調護聖躬。開導聖學。幸甚。已又上書請上服膺慈訓。上拱手謝曰。當爲卿等戒之。二月。上

方行嘉禮。賴天地宗廟。會督府張公奏。土蠻擁衆萬騎。犯遼河劈山。我兵出邊二百餘里。斬首捕虜四百三十五級。聖母大喜。以爲此勉留張先生明效。上恭述示太師。賜以金幣。蓋先是黃台吉握重兵。養家奴塞強委禽王台。王台涕泣。以女女黃台吉子。一時言者遂謂王台陰陽中國。情僞不可知。太師獨令邊將善遇王台。萬歷二年。王台卒。將致王杲獻闕下。大將軍斬馘虜千人。故天威益震。蕩平虜之役。斬首虜二百。虜日以益弱矣。三月。大婚禮成。上旣恭上兩宮聖母徽號。將論太師元功。太師以持服故。謝不受。卽再疏請乞歸葬。上不得已。勅尙寶司卿鄭君欽。錦衣衛指揮同知史君繼書。奉太師歸襄大事。約旣葬。卽令所遣司禮監太監魏公朝與楚當事者趣令上道。期以夏五月還朝。又特頒帝賚忠良銀記一。凡軍國大事或有闕失。令具實以聞。瀕行。召入辭便殿。上曰。先生前。乃趣而前蒲伏。上曰。聖母朕不能一日去先生。重違先生意耳。然微先生。朕奚賴焉。朕今日暮望先生矣。太師再拜頓首曰。臣卽行。今陛下新納后。出入起居。臣不能一日忘。願陛下善自愛。上曰。諾。先生行矣。其務彊飯。勉抑哀情。以稱朕意。乃伏地。

悲泣不能起。上爲嗚咽流涕。入言聖母。聖母亦感痛。遣中使賞以金錢。明日。聖母上又遣中使禮祖道國門外。曰。先生旣念上。幸趣來。毋勤天子召也。旣行。乃要經素冠乘布車。日行百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旣至。則披髮徒跣。悲號趨入門。而左憑殯。而哭盡哀。遠近送者。素車白馬。同盟畢至。見太師焦毀過禮。皆大悅。遂以四月十六日葬大父青陽山之原。是時會大司馬梁公新至遼。戮力安攘。三軍踴躍。養善木屯之戰。我兵斬首虜八百八十二級。上念太師推轂梁公知人。詔本兵以督府所上功馳報太師。令太師議所以論功狀來聞。太師旣報上。因上疏言趙夫人病。請乞假臣數月。得扶持臣母。蓋太師意在行服墓次。特以此覘上。卽上不許。而得屬茨倚廬不卽去。固雖加一日。愈於己意也。乃上得書大驚。而會太宰王公等與太常寺卿王公友賢等。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福建道監察御史方君希孟等。又皆先後上書。請趣召元輔。上是諸公言。卽趣令錦衣衛指揮僉事翟君汝敬亟乘傳造太師廬。賜璽書令促裝就道。太師聞命。猶趨趨涕泣。忍不能決。使者曰。當宁倚重相君。凡軍國重務。悉待處裁。設不卽往。臣朝臣汝



敬且得罪。太師乃叩太父墓下。慘愴悲號。使者促而登車。遂行。梁楚守臣奉詔飛騎聞上。上聞先生來。卽入言聖母。上遣中常侍具天廚禁臠郊勞。明日召見文華殿。太師頓首謝。具以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狀上對。上大慰悅。亟稱先生忠孝。賜休沐十日。乃叩頭趨出。九月趙夫人至京師。聖母上郊勞。賞賚趙夫人備至。恨趙夫人老又善病。不能趣入宮。負聖母上寵命耳。十二月前少師新鄭高公卒。公夫人張請寬卹恩闕下。上怒。太師與張公申公念高公無他大罪。徒以伉直得過君父。爲婉言于上。得復其官。予祭葬。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太師與張公申公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勅禮官集羣臣議。著爲憲令。昭示諸侯王。今大宗伯潘公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旣感泣益親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萬歷七年己卯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或所及。僅一二縣道邑。揚固無恙也。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冲龍窩周營等處。往

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入淺。淮楊諸郡悉爲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口白洋河挾永堦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洲。則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陵寢矣。異日者漕臣吳公請開草灣。夫水以海爲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津。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爲者也。當是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膠來河者。有請開泲河者。或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團浦導射陽諸水入海者。紛紛藉藉。迄無定論。大要以爲天子日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爲矣。上一日以問執政。太師與張公申公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上乃降璽書。卽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潘公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官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

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旣不能及陵寢。又高家堰旣塞。淮不能奔黃浦。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二月烏思藏僧鎖南堅錯奉書太師。詞甚哀懇。獻四臂觀世音一。瓊鬘二。金剛結子一。堅錯者。卽闡化王答賴刺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歷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俺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肯淫逞者。其教化可知矣。太師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且吾天子股肱臣。義不得與外夷私交。遂歸之於上。上謂太師勲猷。宣播遐邇。令納之。三月。太師念宮中賞賚無算。度不可得已。一日因戶部進御覽揭帖。遂上言。臣等伏見萬歷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

出則浮於前。歲人則損於舊。此不可不知也。願陛下以主計所上疏張便坐。時上方詔主計鑄大錢爲賞資。太師持不可。曰。愚細小人譁於道路。方患苦所積嘉靖緡錢無所用。而上又取外府以益左藏。令新鑄大錢。是使民訛言而奔也。上詔罷之。蓋先是宮中自大婚以來。事當得賞賜者。皆籍記以待。又當供奉慈寧歲幣益不足。盡仰給東南織造。上不得已。乃從中出五千金。畀孫太監隆。令得次第更請。外庭莫得知也。至是太司空請罷蘇松應天織造。上不可。太師與張公申公亟持工部疏入見上便殿。言近者松蘇大水。民救死扶傷不暇。且陛下嘗有詔詔孫隆還。今旣兩年矣。而隆織造東南如故。非所以信詔令也。等以爲部議良是。上曰。近降去花樣。皆出白內帑。不以煩民間。此須奉詔。其他未織者悉罷不取。則惟卿等言耳。時承建庫以歲用不足。給屬夷繪絮。請於歲造外加織數萬。太師念東南民力已困。度所費非得四五十萬金不可辦。復入言上得減織造之半。令出大帑水衡錢爲之。八年庚辰正月。太師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予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太師辭太傅。時主爵言太師當以

九年考績加恩。太師言臣當墨經時。旣謝常祿。卽名有父喪。臣服官之日淺耳。不宜以九年考績。上曰。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遂許之。三月。太師以鴻典畢成。聖德日茂。乃拜手稽首。疏屢上將告歸。上大驚愕曰。卿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乞休爲請。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先帝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贊襄。用慰朕懷。慎勿再辭。是時交章懇留者滿朝廷。蓋九卿則太宰王公國光等。列卿則太常寺卿陰公武卿等。臺省則吏科部給事中秦君耀等。山西道監察御史帥君祥等。皆上言元輔不可一日去上。上賜太師龍箋。手勅曰。自今以往三十年。願先生無復出口矣。太師遂不得辭。十一月。上有詔度民田。先是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子妻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

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太師日夜憂勞。念欲爲君國子民計。非清丈不可。然其意懷未發也。會御史中丞勞公奉詔荒度閩由。閩人以爲便。太師遂與張公申公大司徒張公議。請以其意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爲世業。足利賴萬世矣。十二月。太師以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裁汰萬幾。又以祖宗奎章睿謨。神功駿烈。具載寶訓實錄。意義精深。規模宏遠。足垂億萬統緒。卽上欲潤色鴻業。不必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其道惟在鑒祖宗成憲耳。乃屬儒臣出累朝寶訓實錄。取其大者。分類編摩爲謨訓類編以進。每文華進講。太師必粗述大指。隨事獻納。上皆默識之。九年辛巳正月。太師請令翰林

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燕。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上從之。四月上御便殿。太師與張公申公持南科給事中傅君作舟所上封事入見。上言大江南北大饑。羣盜大起。元末稱亂首事者。皆潁川蕭縣人。可念也。請乞大發帑金十四萬往賑之。上既許諾。則太師又言今天下至困竭矣。卽上幸履蹈節儉。臣愚過計。猶以爲大司農所入。不足佐緩急。乃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萬。夫今所謂常例。豈盡出祖宗舊例哉。不過代相沿及。如今年偶一爲之。明年卽稱引以爲故事。陳乞耳。臣不暇遠引。如世宗朝。土木煩興。服御無度。可謂多事矣。然其從晚年私府所積。尙白有餘萬。今大司農既歲輸金花銀百二十萬奉。上而陛下又欲取外府益之。且陛下與其施及緇流以求福利。孰與愛養百姓。蠲常賦與民。用以全活億兆元元之命乎。

上爲感動。九月太師在告。上數遣醫問病。蓋太師病未踰月。而上心如有所失。遣中貴奉手勅趣召者數四矣。太師遂力疾強起。十月以一品十二年秩滿。上念先生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命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降勅獎勞。賜宴禮部。予一子尙寶司丞。太師

累辭不得所請。乃勉受太傅。上亦知太師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不復強之云。十年二月太師疾。上勸念不置。時時下手詔問先生安否。及疾久不起。上益憂之。爲涕泣不食。常賜內廚饑饌食太師。黃門使者相望道路。都人有感嘆泣下者。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太師念病在不襄。遂上書請賜骸骨。上覽之感痛。益使人覘太師。願慎加補助醫藥。厚自愛。十二日上論遼東擒渠魁速把亥功。加太師今官。進前所予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太師病已益革。不知所辭。惟涕泣數行下。言萬死不敢拜命。已而天子聞太師不粥。遣中使問太師天下大計。太師迷惑昏瞶。且數語報上。使者旣去。明日太師欲遷正寢。未起沐浴。而溘然長逝矣。卒之日。爲萬歷壬午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五月初三日。享年五十八歲。訃聞。上大震悼。輟朝數日。兩宮聖母上潞王賜賻千餘金。他楮幣等無算。贈上桂國。諡文忠。廕一子尙寶司承。遣官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已登車將發。上從張公申。公余公請。詔太僕少卿于君鯨。錦衣衛指揮僉事胡君應奎。護靈柩。而遣司禮監太監陳君政將。



趙夫人嗟乎。大父趙夫人太師所蒙於兩朝。若白金坐蟒、蟒斗、牛五毒、五綵艾葉、纏身蟒衣、紵絲綵幣、金寶珠長春花飾、寶珠環、玉花墮、金艾葉符、金篆字、金簪、銀錢、銀八寶、豆葉、羊豕酒饌。多不可悉數。又上念太師純忠。有捧日之功。取以名其所恭建堂。御書大字對句其上。賜內帑千金佐之。此皆非近代所有。孤等不敢稱述。孤等獨謂見上平臺。上至召先生近御座。看朕容色。執太師手相問勞。上朝夕居起飲食狀。悉以示太師。一日味且侍經帷。日中尙未食。偶病腹。上卽手調所進御羹饌。令近侍捧至。太師拜手食之。上始解顏。嗚呼。無論孤等。卽百世後未死者讀之。猶令人慨然失涕。主恩未報。太師誠未可死。太師何遽以死爲哉。太師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壯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諸理。不拘文牽俗。居常慕子房鄴侯之爲人。貴在實造。不爲文言虛辭。自登仕籍。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調劑宇內。遂杜絕私門。戒閹者無敢通一刺。爲人造請。已諸公咸亮其特介。不爲私謁門外。寢不見長者車。及上在亮陰。太師湛靜沉默。聲色不露。以身繫天下輕重者若而年。雖操心堅正。風節稜稜。似汲長孺不可招磨去來。

然道固委蛇。中無滯礙。已創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百司庶府。罣於吏議者。卽不撓法。回芘。終能自効。尋復振之。襟度汪夷。不憲苛察。不以一眚掩大節。有人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勩。記存不忘。推獎恐後。諸司建白。惟良是探。若窾言無當。雖文弗錄。士一見其姓名。卽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握銓者。或難其人。必指某某優爲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常言策士。謂水亟魚噉。令滋民擾。國家自有制度。何紛更之爲。以故獨申飭累朝令甲。無所創造。第恐沿習久。則玩。玩則弗震。頽靡久。則壅。壅則弗行。不得不稍稍改絃轍。而淬厲之。大約以正紀綱。審命令。厚風俗。興吏治。阜民財。充國計。振武功。訖文教爲指。苟利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不欲沾沾令人喜。爲衆譁沮。憂勞天下。若振濡。若沃焦。皇皇如不及。聞一方歲飢。至深念廢寢食。必計安之。乃已。居官歷數三朝。光輔二帝。俱以精誠結于明主。先帝今上。咸虛懷延納。宮中府中。事無纖鉅。悉咨而行。已位上公。持國秉貴重矣。人臣無兩。而心常慄慄。如負譴懷驚。生平竭誠體國。至抉精弊神。疊疊忘劬。人或勸其省思慮。進醫藥。輒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

且也疆宇未寧。羣生寡遂。卽吾髮膚幸苟完。何益。故其趨朝常中夜振衣。卽金門未啓。或先往以待旦。總統庶務。斷錯解棼。出自祕閣。則留公署。延見諸公。揚摧政。理四方。以其職事來者接之。人人各厭其意。未嘗以憊爲解。竟用勞瘁病脾。自辛巳六月以來。業已委弊。猶力疾蚤作夜思。不怠於勸。比病困篤。尙伏枕擘畫天下大事。絕口不屬身後事一言。此中外所共聞知。惟睠顧宗社。繫心帝室。屬纊之時。旣瞑。復張日視。大言主恩未報。未能辭太師。吾死且不沒。遂卒。嗚呼。若太師庶幾哉。所謂死生以之者矣。後生未進。不知國家大務。然伏見先皇帝時專務資格。人莫得竟其才。官職至耗亂也。今上詔行久一。簡衆職。尊禮公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于廷陞。

上親慰勞之。賜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尙書郎積有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遷。悉就近其地察繁簡通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薦所部吏與簡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蛟等。得爲令長行。大僕寺苑馬寺得行觀察使事。與都轉運。公卿子弟有行能者。待以高爵。不以左遷困

人。尤寓意遠。方人材。不以衰老往遠方。有缺員。不復虛其官。如曩時。京朝官不得通人餽遺。有以事請謁人。其所見託者。與其子弟。能發其罪以聞。有厚賞。暴官墨吏。下所司論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註誤。許所繫治吏得執奏。設舉刺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二。有賞罰疑誤者。許覲吏得廷辯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懷奮。皆抱功修職。不肯謁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已得除書。及以使事修覲入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教養實政。不肯取辦簿書期會。衆賢輻輳。仕路廓清。卽虞廷師師。周士濟濟。不啻過矣。往者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覈。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結問。輒以武弁當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今上審定廟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時時出璽書金綺相勞。有壯猷宿望。已數破虜者。卽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每三年遣重臣出行邊。計成功。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上意。下至偏裨。亦皆假重事權。爲之罷監軍使者。令文吏毋得摧沮。又賜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謂建議者與受事者多意見不侔。往往詔建議者卽經略其事。大將軍有衝陷折關能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

之賞。每勅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閑暇。毋得張皇調遣。徒罷勞士卒。又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令所在。有老幼當赴代者。悉罷勿遣。其所審畫禁兵。入衛兵。薊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標兵。水兵。動悉機宜。以故將士感泣。皆引弓備。無不願居前。得一當匈奴先死。且往者禁網疎闊。吏民無所請事。多填委簿。領書。不肯奏報天子。今詢事考言。以言覈事。以事覈功。非歲久不可卒與者。皆校量繁簡。難易。多寡。新故。久近。程督府諸司令以時報成事。毋得故緩其大者難者。以遺後人。徒以米鹽瑣屑之務。苟塞明詔。以故人皆見素。無敢匿端。咸廩廩奉約束。士大夫非奉尺一。雖歷郡國。無敢馳一軺傳。縣次不得續食。勞所在候望。省賦車籍馬之費。歲若干。日久官屬旣盛。則出令者多。任事者尠。今汰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絕人觀望之私。歲省稍食若干。計郡國吏以賦入多寡爲殿最。不煩加賦。得民宿逋。歲若干。郡縣負邑。入皆鈎校其數。姦人無所逃罪。得吏胥所乾沒若干。其較著者。則決策款虜。減客兵。清糧糗。有宿飽之士。無脫巾之憂。歲所省。凡得數十百萬。卽如薊昌。每歲所犒虜。不過二萬七

千六百。而所省保定忠順軍及固原入衛兵馬與山東信河灤薊寧夏兵餉。已至數十餘萬。卽大較可知。以故嘉靖之季。太倉所儲。無一年之蓄。今公府庾廩委粟紅貫朽。足支九年。猶得以其贏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治漕。可謂至饒給矣。往者罪殊死以下。歲久不決。圜牆爲滿。殘人得以幾幸。訟獄滋多。今上詔理官修大明律例。令有司毋賣獄。毋深文巧詆。傳致人罪。無輕入人死刑。無以獄案結竟無辜。無逸囚。無縱逋逃。其覆讞具獄當戮死者。卽以縣諸藁街。以故叛逆妖妄如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周元、張彥文、張永寶、張天福、張崇庫、王道、李一真、王志學、喬濟時、龔志向、黃崙、劉守業、賈邦奇、楊時貢等。皆駢首就戮。赤眉綠林黃巾白蓮之禍。不足憂國家。且人重犯法。不敢徼幸三尺矣。異時宵人越貨。事爲故常。有司匿不以聞。今上重弭盜之任。申保甲之約。設斬捕之格。嚴沈命之條。厲窩盜之禁。厚協捕之賞。寬未得之期。薄旣獲之罰。則吏務詰奸。人懷逸賊。以故幅員萬里。皆重垣密樹。如長蛇委蛇。覆蔭中路。警夜捕晝。巡徼江海。凡山行蹈躡。水行載舟者。皆萬里不持寸兵。有道不拾遺之風矣。初上新嗣位之時。國用大

詘。上不得已念國家惠澤。唯施及困窮。不以惠養豪猾。雖有旨督賦。然萬歷丙子。業賜民田租。輯寧邦本。未可謂刻急也。且上曠蕩之恩。寬大之詔。孤等靡得而志。志其大者。則是年太師偕呂公張公請蠲賦二百三十四萬有奇。今年太師偕張公申公請蠲賦一百三萬有奇。本色米六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絹布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二百有奇。顏料蠟茶三十三萬七千一百有奇。其他如己卯所減泗州寶應鹽城等郡邑賦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河南賦錢一十三萬一百有奇。所在有之。多甚不記。且上在位十年。而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揚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不謂非省憂鰥寡孤獨窮困矣。况外繇如馬口料價。糧料馬價。班糧工價。各糧均徭公費。驛遞稅契等。皆歲有寬政。上又明詔有司積貯。以備凶年。罷江南織造。令所在守臣直指監司。歲時巡行郡邑。問勞疾苦。察舉冤獄。毋得輒自議法擾民。與黎民休息。上德念深矣。豈無烝民不識不知。卽從古已然乎。夫俺答至崛彊矣。自先帝甲冑臨戎。匈奴喙息。謂將復有成祖犁庭之舉。故明年俺答吉能遂請內屬。夫强者先臣。弱者焉往。以

故名王解辯。元戎獻馘。芟薙南荒。惛悞東越。在閩粵則朱良。寶林。道乾。林鳳。在粵則惠潮藍一清。賴元爵。文昌李茂。鄭大漢。龍川鮑時秀。東山石牛。青水覃公慎。覃世活。合浦黃章第。古田韋銀豹。懷遠韋朝義。右江韋明甫。昭平黎福莊。荔浦韋公海。北三韋千里。河池韋宋武。鬱林黃邦緣。木頭峒覃扶王。在蜀則九絲阿。大凌霄阿。苟建昌阿。怒都都方三傀。廈葵。咱呷。在陝則偕文孟登。河州且戎卜。同官李宗鸚。在滇則臨安記來主。魯寨。易克鐵。索箐羅革。金齒。藍昌黑。在貴竹則安順者念繼。王黎平。汪約。石應斗。貴陽呵利。普安光見王。播州楊貫。在楚則五開胡國端。及羅旁府。江北五啼咳。龍哈十寨。宜山都亮淥。烏兔多。浪里松里嬰。田來賓松。潘威。茂風村。白草。諸賊。或僞上帝號。或代襲王稱。莫不頓顙伏辜。獻圖請吏。獨東虜者。太師謂外寧必有內憂。故釋土蠻不誅。以爲外懼。然速把亥既禽。哈歹帖阿都赤明安之事。虜已累氣脅息。設上欲滅之。第令使一梟騎縛之耳。何足煩大將軍十萬之師乎。烏思藏莽噍喇。皆近古不賓之國。苗平天漂亞寨阿斗。皆上世難馴之民。今皆煦沫承流。奉琛納贄。豈非千載秦寧之一會哉。夫天下



有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袤萬里。崇墉密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躡入。又南自高郵。北至太行楚。延袤四千餘里。兩堤崢嶸。屹爲鉅防。必不至引水病漕。且其所費皆取諸贖鍰。不索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非太師所能辦。蓋主上聖明。獨運甄陶。下有二三元老。共熙帝載。諸所建設。修舉廢墜。皆諸蓋臣碩畫。賴天地宗廟社稷。以故允化滂流。浸淫衍溢。功侔往初。兼並神明。先太師何幸身親見之哉。且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以拂爲順者。子產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儆官邪。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謂網少密則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綱維。不得不因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制揚功。風成俗定。然後恢闊禁網。削除煩苛。示民長厚之道耳。其後臺省皆言諸象。指者競趨武健。刑多失束。非聖世事。太師深然之。遂請詔有司。以非罪榜掠人至死三人以上者。編爲卒伍。著爲令。嗟乎。深故之罰。其意斷可識矣。二年猶崇悖大。惜其未究刑措之施。遽以天年下世。可勝嘆哉。昔子產爲政。鄭人厥有。言居有頃。

鄭人復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所從來遠矣。乃太師生時。俺答安國亨等。卽爲太師置像。旦暮尸祝。公今其無祿卽世。鴻生鉅儒。多稱引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下至武夫健卒。田峻紅女。聞有垂涕者。其所遭遇。豈不逾於子產哉。太師少讀書。破萬卷。無所不窺。然獨觀大義。惟務宗旨。不求蔓引泛溢。爲文不屑屑程。不喜譎怪。第取境與神會。言與志足。而柔澹春融。得天然之致。每屬草輒棄去。不欲垂空文自見。筐篋中雖多所存。行世者奏對稿而已。至呈離肅大寶丹辰諸箴解。若講讀諸書。無非闡理翼經。學士大夫類能道之。資由天授。警敏疏徹。博聞強識。尤明習累朝故實。事至輒口誦。某時著爲律。某歲挈爲令。不煩討核繙閱。目數行下。案無留牘。洞晰機宜。遠至南垂。篋竹之夷。北徼氈裘之虜。譚險阨要害。出沒向背。較若列眉。若懸寓。用能以樽俎折衝。機務紛拏。人或憂其叢脞。太師殊閒適。自公退則游情藝圃。旁通稗官小記。及諸省賢書。督學試義。悉手自品隲。示諸子弟。其暇豫如此。家居馴行孝謹。以處君父骨肉之間。交

直其難。不得歸持大父喪。以此常邑無已。上凡所賜鮮新。不上大父靈几。不敢食。侍大母趙夫人於邸。備極色養。每所必適寢所。問侍者太夫人眠食狀。乃行。甫歸。卽之親舍。從容寔語。怙乎猶孺慕也。于兄弟友愛。愛叔父居易尤篤。悼仲父居敬蚤世。媿媿于其孤姪嗣敏。拊而長之。尋以已所授廕與之。所教與孤等埒焉。庚辰春。季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疏請告。疏入。不報可。然後出。逾年不衣霧縠。朝士咸見之。蓋天植云。教子獨用嚴毅。慕萬石君之風。每丙夜。肅襟危坐。諸子無論壯少。皆不敢入侍。居恆所面命。自砥節礪行文藝兩端之外。無一語及垣屋田宅。及諸子稍長。業登仕籍。向用。必告以居官仕宦任職。惟比擬已行事。天下事有未發者。密不使聞。僉同乃可決爾。吾安能知。設或乘間問某事後當如何。卽艷然大怒曰。此非乃所當聞。輒引曹相國之事相戒。曰。昔漢惠使者曹窰洗沐。私從容問其父以不請事。何以憂天下。相國怒窰。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夫窰爲中大夫。而亦旣長矣。又奉帝命。乃相國怒。答之二百。兒曹獨不畏曹窰事乎。于是諸子童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輒良

久侍立。不敢出一語而退。匪邸報。卽除一令丞。蔑由知。蓋不言垣屋田宅。不屑以治產導其後。此無足論。其于國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爲國家之心。與其訓諸子之意深遠矣。治家窮約如寒素。性好施與。大官之脯所入。以充歲時存問里中所知交。不求以羨。姻黨諸僮指廩而食者若而人。總族中僮有田若干畝。糧七十石。戒子弟輸納無敢後時。其外繇非分所當復者。孤等不敢脫一踐更卒。有豪猾賄里胥竄名太師籍中。歲歲復無有所與。孤等發其姦。守臣以聞大司農。請以其意布告天下。雖有長爵。復使毋得過制令。罷民得寬力作。皆推太師意也。比卒發陳篋。僅得上所賜帑金文綺。亦大都煩費矣。上聞而悼之。賜錢布薪米各有數。乃得襄事如禮。太師先配顧氏。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六。長敏修。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娶癸卯舉人高公嵩女。次嗣修。丁丑進士。及第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娶四川左參將賀公麟見女。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修撰。娶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高公尙志女。次簡修。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刑部尙書王公之誥女。次允修。府生。娶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公

幼淑女。次靜修。尙幼。聘工部尙書李公幼滋女。女一。適刑部左侍郎劉公一儒子太學生戡之。孫男六。重光。嗣修出。重輝。敬修出。重登。重光。懋修出。重潤。重允。簡修出。皆幼。女三。敬修所出。許聘吏部左侍郎王公篆子。懋修二女未聘。皆幼。唯是本月二十八日。孤等將扶太師還楚。卜吉而藏。泣血拊心。以先人幽光與黃壚俱揜。是懼。私心願得長老先生揭石墓門。以託不朽。非長老先生狀之。則事且無徵。恭惟明公道高。管鮑文蔽。班楊。單言迴邁宗褒。半詞允爲信史。用是藐焉諸孤。敢徼福先靈。縷絰叩闈。人以請。夫奉職守官。人臣常分。先太師謀猷入告。事在密勿。非世所宜知。孤等又故自木彊。不問外事。曠曠靡所睹記。特按疏草憲令。聊摺拾什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者。伏乞哀而存之。賜一言以爲太師重。實嘉惠九原。流精誠於窀穸。貽休百世。耀華哀於縑緇。豈惟孤等。實世世子孫。非生死所能報塞矣。敬修等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 編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題

張懋修

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著。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制詩勅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爲詩六卷。爲文十四卷。爲書牘十五卷。爲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爲全集。離之亦可四種。嗣修等雖不能讀父書。然竊見先公詩擬盛唐十二家。而亦未專事模擬。文擬兩漢。而亦未全師漢語。若書牘則極其意所至。奏對則極其誠所敷。皆精誠之所獨注也。律之以才人之致。則非雕龍篆刻。自矜其才。律之以事功之臣。則非椎魯質直。不顯其才。大雅則無奇。而炫奇者又似不及。蓋由質以徵奇。則見其抱負奇。結構奇。踐履奇。得禍亦奇。由奇以徵實。則見其抱負實。結構實。踐履實。得禍亦實。總之未可以常品目之。昔向歆著書。父子異議。不肖等老矣。且就木焉。而一斑之見。不敢有異議於先公。乃私評之如此。託梓諸以備家乘。倘旂常大老。文章鉅公。搜逸闡幽。留心國故。得賜一言以冠諸首。則白日賁於覆盆。青雲起夫枯骨。違衆非以一是。卽一是以萬年。死者不朽。存者不朽。非不肖小子輩所敢望也。此外著述尙有帝鑑圖說。四書直解。書經直解。通鑑直解。板俱在內閣。而四

書經直解。又皆詞林名公體貼大全撰集。而先公裁定。極切於舉業者。又有謨訓類編。大寶箴註。貞觀政要解。皆以進御。家無存稿。因并記於此。

### 書牘凡例敬題

張懋修

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謹次爲編年。始隆慶元年初入相也。終萬歷十年。訖告終也。釐爲十三卷。蓋其廟勝旣審。循實而行。雖名簡牘。實同文移。記始至終。成績可鏡。所以明相業微勞也。又二卷報答知己。若徐、高、顧、王、最著者。人爲一類。各有編年。所以明師友誼義也。其示懋修手澤。附之於末。所以略見庭訓之最著者也。其翰林時。附見於後者何。緣未當事。寒溫之問。不能悉錄。錄其尤著者十餘篇。所以明志學也。志學宜在前。而更居後者何。先公之言。後多踐履。所以明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之義也。存此以備家乘。非曰敢翼修詞者也。然修詞家所不必道。亦修詞家所不能道也。吳鴻扈稽。鍛者始知其爲苦。干將莫耶。用者始知其爲神。而奈何綜覈卽束。溫之成譏。任事卽擅權之蜚語。總之。稟河岳之氣已來。其用物精弘矣。留此一段精誠。在天壤間。古人所謂知我罪我。先公意在茲乎。史家所稱爲功爲過。小子輩何敢避焉。

### 先公致禍之由敬述

張懋修

萬歷元年。答閣邊吳堯山曰。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爲薦。使人寢處其上。洩溺垢穢之。吾無問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答張操江曰。受顧託之重。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與焉耳。答李太僕漸菴曰。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爲。萬歷五年。答應天巡撫論。大致曰。僕今所爲暫時。雖不便於流俗。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僕之愚忠。無一毫



爲己之心故也。答總憲李漸菴論驛遞曰。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僕不難破家沉族。以狗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爲分謗任怨。以圖共濟。將奈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萬歷六年。答河道林按院曰。旣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穿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也。如是少有建立耳。萬曆八年。答學院李公曰。不穀棄家忘軀。以殉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可爲者。答朱按院辭建三召亭曰。吾平生學在師心。不但一時之毀譽有所不顧。雖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張文忠亦近時賢相。其聲施於後者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不穀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有知我者。則不朽之稱。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明矣。時異勢殊。高臺傾。曲池平。卽吾宅第且不能保。何有於亭。懋修曰。夫人必回顧。然後周慮。足以庇後。必好名。然後完美。足以保功。未有見先公專行一意。但知報主。禍機毀怨。身後名都置之不顧者。明知其且破家而不卹。明知容容多厚福而不爲。難乎免其後矣。長老先生每責余曰。而大人忠勞之不自白。而荏苒苟活。不思辯雪。而子職之謂何矣。吾

甚羞之。余聞之。愧駭矣。久之。猶見追章陸續。莫非溫莽之波。野史浸淫。咸歸魯墨之謗。余心亦疑之矣。二十年後。漸有思先公者。蓋人固以蓋棺而論定。事亦有必世而後明者。先公與人書語若此。行事若此。皆不回顧。不好名之心使之也。固知一片忠肝義膽。留在天壤。非公麼小子輩所能肆辯。憶先父之心。亦有不必辯者。敬述以復長老先生。謝嘉義焉。懋修輩至是始得無疑於心矣。

## 血書

張敬修

嗚呼。天道無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難測。罔恤盡瘁之忠。歎解網之無人。嗟縲紲之非罪。雖陳百喙。究莫釋夫譏讒。惟誓一死。以申鳴其冤鬱。竊先公以甘盤舊眷。簡在密勿。其十年輔理之功。唯期奠天下於磐石。既不求譽。亦不恤毀。致有今日之禍。而敬修以長嗣罹茲閔凶。何敢愛身命而寂無一言也。憶自四月二十一日聞報。二十二日即移居舊宅。男女驚駭之狀。慘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審。其

當事嚙脊之形。與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經受者。而況體關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獨是屈坐先公以二百萬銀數。不知先公自歷官以來。清介之聲傳播海內。不惟變產竭資不能完。卽粉身碎骨亦難充者。且又要誣扳曾確庵寄銀十五萬。王少方寄銀十萬。傅大川寄銀五萬。云從則已。不從則奉天行事。恐嚇之言。令人膽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張門及之。而又以數十萬爲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縱貪。不能有此積。亦不能完結此事。吾後日何面目見之。且以敬修爲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姪。恐團聚一處。有串通之弊。於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別。不許相聚接語。可憐身名灰滅。肉骨星散。且慮會審之時。羅織鍛鍊。皆不可測。人非木石。豈能堪此。今幽囚倉室。風雨蕭條。青草鳴蛙。實助予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決一瞑而萬世不媿。嗟乎。人孰不貪生畏死。而敬修遭時如此。度後日決無生路。曠而觀之。孔之聖也而死。回之賢也而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予於此時。審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滿之嫌。去位有憂國之慮。惟思顧命之重。以身殉國。不能先幾遠害。以至於斯。而其功罪

與今日遼藩誣奏事。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敬修不必辯。獨其虛坐本家之銀。與三家之寄。皆非一時可了之案。則何敢欺天罔人。以爲脫禍求生之計。不得已而託之片楮。嚙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當道一目。勿謂敬修爲匹夫小節。而甘爲溝瀆之行也。祖宗祭祀。與祖母老母饘粥。有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決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賢淑。次室尙是穉子。俱有烈婦風。聞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歲孤兒。煢煢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五月初十日寫完此帖。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因緩十二日會審。逼勒扳誣。懾以非刑。頤指氣使。聽其死生。由含沙以架奇禍。載鬼以起大獄。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姪自愚。何忍何忍。邱侍郎任撫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可也。何忍害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憐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嗚呼。爛矣黃墟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寧不悲哉。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張鳳盤。今張家事已完結矣。願他輔佐聖明天子於億萬年也。

## 允修死難紀略

張同奎

壬午冬。逆闖滅荆。令僞防禦孟長庚守之。先是奎祖率衆走避江南。長庚欲得荆之士。宦爲逆闖重。造先祖不起。因變姓字徙避長湖。及癸未冬。獻賊至。驅長庚而奪荆。掠其人民入蜀。城野皆空。奎祖允修適遇難。賊衆繫以見獻。不跪。左右叱之。先祖厲聲曰。我有雙膝。跪我君父。我豈北面事汝。惟求殺。獻義之。命守者囚於北城土室。至夜題詩於壁。縱火自焚。守者驚走。且給之曰。火起矣。何不出。先祖曰。吾聞從古忠臣義士。赴湯蹈火。其甘如飴。吾背義而生。不若赴義而死。何懼焉。奎患難相從。挽之不出。遂及於火。有識者憫之。爲甲申年正月初十日事也。越二月初六日。獻始棄荆走蜀。奎於燼餘泣收骸骨。蹲坐如生。遺竹杖一。茶盃一。若未燬。及拾之。則爲灰燼。遂裹葬於天井淵。與祖母安人李氏合壙。并於壁上得絕命詩云。八十空嗟髮已皤。何期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存先遠。捧日肝腸遺後多。今夕欣追文謝輩。他年羞比近倫科。願將心化錚錚鐵。直付

雄才殲穢魔。先祖諱允修。字士元。號建初。爲先文忠公第六子。尙寶司司丞。後別山司馬。聞之。旋與同官述其事。以疏聞烈宗。得諡忠烈。孫男同奎泣述。按詩與志書所載微有不同。兩存之。

### 上部六稟帖

同上

湖廣荊州府儒學生員張同奎謹稟。爲溫綸出自聖朝。先帝之洪恩廣被。微功掩於讎口。故相之幽蹟堪憐。乞布仁慈。削史誣。革戲嘲。以維直道。以作忠藎事。奎聞觀往蹟者。必論其事。澤枯骨者。不問其人。故帝王闡幽。見鼓舞當時之意。史書紀實。有勸懲萬世之功。如奎曾祖張居正官太師。謚文忠。昔爲隆萬輔臣。感顧託之重。任嫌怨之叢。橫被誣謗。紛紛舊史。迄今流於好事之口。編演戲文。有名朝陽鳳者。污鱗過甚。負屈莫伸。蒙我世祖皇帝好惡必察。獨垂慈鑒。誠論古之特識。澤枯之深仁也。若道恣和尚北游錄所載。先帝一日與恣評論古今名臣宿將。摘瑕指瑜。纖悉無遺。恣因問上。廿一史想經御覽多矣。上曰。間嘗寓目。百不記一。若資治通鑑。則朝夕在案。不時展觀也。恣曰。宋臣

本綱。明臣劉大夏。誠如聖鑒。然宋明兩代享國靈長。多由大臣輔弼之力。如趙普之逢君。張居止之攬權。姑置不論。至若韓琦之調停兩宮。梁儲之迎立世廟。不可謂非精忠練達也。上曰。老和尚許二臣精忠練達。所謂其知可及也。朕許二臣精忠練達。其愚不可及也。卽老和尚罪居正攬權。誤矣。彼時主少國疑。使居正不朝綱獨握。則道傍築室。誰秉其成。亦未可以攬權罪居正矣。恣曰。聖知淵深。誠非凡見可測矣。夫不襲史氏陳言。而獨標睿鑒。足以息謗決疑。媿隆唐虞。其在先祖居正能不感激於地下乎。奎不揣螻蟻之微。冒昧泣陳於前。憶先祖居正秉國時。兩宮並后。權璫橫恣。朝綱頽靡。人習惰玩。至嶺東嶺西及蜀之都蠻寇氛。數十年不靖。穆宗特簡先祖居正泣受顧命。誓捐頂踵。輔神宗於冲齡。規以謹身勤學。於是帝鑑獻圖。寶訓進講。呈四書尙書綱鑑直解。啓沃多方。爲養正格心第一義。而疏條六事。皆救時急務。因以考成責之撫按。教養稽之郡邑。進取嚴之督學。宦豎攝之司禮。止兩宮之修建。停浙直之織造。而且蠲逋欠以恤民窮。度田畝以杜詭隱。申宗藩之例。汰冗濫之員。塞私門。覈名實。而驕縱戢志。勤慎成

風。宮府肅穆。海宇乂安。釀四十八年承平之福。至於屢辭伯爵。堅謝恩廕。未可謂恬寵也。三乞守制。屢請生還。未可謂貪位也。嗟乎。毅然引天下之勞。任之於己。卽羣然集天下之怨。歸之於身。而身後之謗旋起矣。如隆慶二年。荊州施分巡奏遼王憲燦謀反。刑部侍郎洪朝選鞫之。坐以淫酗。錮之高牆。而明史誣先祖居正羨其府第壯麗。攘以爲宅。不知先祖廬在郡東。神宗曾賜金營構。御筆額其堂曰純忠樓。曰捧日。而遼藩故宮則賜廣元王也。又萬歷元年。有無鬚男子王大臣攔入上方句楯中。搜之得兵刃。內監初訊其人。語指戚繼光及高拱所來。先祖居正謂無辜株連。虧損國體。但以攔入罪誅之。此先祖於同朝和衷之苦情。不意明史遂誣先祖欲害輔臣高拱。夫豈不慮請付外廷雜治。反洩已謀。此雖至愚不爲也。况高之去位。實御史張檣疏參。於先祖居正何與焉。至萬歷五年。先祖居正聞父訃。疏乞歸籍丁憂。屢上不允。諭留愈切。不得已乃請服墨纓。辭祿守制。不奉常朝。惟侍講讀。一切劾奪情者。劾專擅威福者。持論雖正。而語多過情。致激上怒。先祖居正皆有疏救。且求去。史皆抹煞。疏救從輕。而反誣以下石從重。



也。蓋先祖卒於壬午。天下猶羨其功。以惜其人。至甲申。有遼王憲燦母。因其子廢國除之故。不思發其私者。施分。訊此案者。洪侍郎。而妄怨先祖居正。不爲引救。以疏入訟。致向之懷嫉忌者。借以快其私忿。而竟罹覆巢之禍。且巧爲詆說。捏造卮言。遂爲纂修所影藉。至杜撰之戲文。更謬矣。幸公道昭於崇禎初年。有楚臣羅喻義等。公疏訟寃。而鄒元標亦疏功在社稷。蒙旨復爵。謚誥廢。立像追祀於純忠堂。彼時勞苦已明。惟蓋已施。第明史之誣。尙未改削。至今百有餘年。恩怨盡矣。忌諱消矣。又值主聖臣賢。而天下之公。是公非於此出焉。奎思歷代帝王之恩。有及先代名臣者。蓋原勤王定國之勞。以鼓忠臣義士之氣。駿骨必市。意何深哉。且往代之史。必經興朝釐正。而後定何也。往史恩讎在心。褒譏任意。愛者加膝。憎者降淵。所賴仁人君子。遠見精識。發旣隱之幽光。還直道於三代。是以冒干威嚴。爲奎曾祖居正雪此覆盆。伏念俯念忠魂久鬱。幸蒙聖鑒。將先帝煌煌天語。載入琅函。矯偏正枉。改削明史。刪從前之橫誣。昭盛朝之特筆。與春秋綱目炳耀千秋。庶足以勵當代。而信萬世。其朝陽鳳戲文。傀儡勞臣。大傷風教。懇賜

查禁。以正人心。使天下後世咸知鴻恩。并及異代功臣。縱身死蒙詬。而泉下幽魂猶被容光之照。無不鼓舞興起矣。奎雖殞首捐軀。無能仰答涓埃者也。臨稟曷勝惶悚待命之至。須至稟者。

康熙癸丑初夏。內方公

同奎

赴闕陳情。民本之例未開。將此稟帖一冊投閣。下六部及

詞林各衙門。一時名公卿士咸謂江陵功在社稷。自有定論。今君不憚險阻。勞心竭力。真孝子賢孫矣。修史在邇。責在我輩。其回家以俟之。及秋抵家後。卽曉諭天下各府州縣。令嚴劈朝陽鳳戲板。永不許做。禮部行文轉到荊州府江陵縣。取文忠公行略文集。與世系年譜。諸名公傳敘詩文。並禮部敬修公血書。尙寶允修公紀略。司馬別山公之浩氣吟諸集。彙爲家乘一冊。具呈賚部。厥後史書果刪荒謬誣之語。予以大公至正之論者。班班可攷。迨史定而內方公亦已謝世。未及一睹。惜哉。

### 文忠諸子傳

康熙荊州府志

張敬修字炎州。江陵人。文忠長子。萬歷庚辰進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籍沒命下。刑部侍郎邱橈等至荆。方酷暑。暴諸子烈日中。掠治慘烈。因諷以誣所不快。且旁撫荆大姓。敬修獄中報橈書。有先人在國數十年。賞賚之外無私入。賜第之外無別椽。剛介之節。海內共知等語。橈得書。愈怒。考掠愈急。敬修乃咋血爲書。報諸鄉人。決計一死以快怨者之心。怨者謂張四維爲文忠引居政府。至是傾擠無遺力。敬修投繯死。事聞。詔留田千畝。室一區。贍其祖母。并下詔切責當事。失罪人不孥之義。自是事少解。敬修婦高氏聞變。拊心大哭。投繯求死不得。一日。忽就婢手奪茶匕刺其目。血流被面。左目遂枯。孤甫五歲。高撫之成立。凡二十七年而終。萬歷辛亥。直指以事聞。詔建坊旌表。崇禎卽位。復敬修官。以旌其孝。還文忠二廕。敬修孫同敞廕中書舍人。懋修號斗樞。相國四子也。萬歷庚辰進士。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積學好古。清約如寒素。中遘家難。窳憤投井不死。不食者累日。又不死。遂脫屣一切。日抱文忠手蹟。每有感觸。則嗚咽哭不成聲。崇禎間。公論昭雪。始蒐其散亡梓之。年八十卒。著有墨卿譚乘。太

史詩略。仲兄嗣修。丁丑榜眼。齊名一時。

允修字建初。文忠第六子。尚寶司司丞。甲申正月獻賊掠荆。允修不食死。留詩於北門  
主家之壁。八十空嗟髮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啓後多。今  
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掄科。願將心化錚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

# 張江陵全集卷四十八附錄

## 本傳

明 周聖楷 楚寶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母趙氏嘗夜見室中有光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自天下。繞牀左右。遂娠。凡十有二月生。少名白圭。穎敏絕倫。十二爲諸生。就郡試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爲郡守。先有異徵。奇其狀。更名居正。尙書顧公璘撫楚。行部。大奇之。語監試直指使者張孺子將相器也。宜老其才。卽見其名。姑乙之。及啓卷。果售。直指因用顧公言。乃置之。次日。爲特設鹿鳴慰勞焉。庚子舉於鄉。謁謝璘。璘猶以爲早。因解其繫犀帶以贈。曰。爲若異時圍腰飾。然若且玉。不足久溷也。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己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沈毅淵重。深相期許。甲寅請告歸。則卜築小湖山中。終日閉關不啓。人無所得望見。久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庚申。以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甲子。重修輿都志成。進右諭德。爲裕邸日講官。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

喻詞極剴切。莊皇帝往往屬目加禮焉。隆慶元年。累進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公之入閣。同時閣臣皆折節從容。公班最後。獨謂輔相體尊。當自嚴重。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私款洽。而閒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當世廟末政多偷玩。事無統紀。舉朝務爲繁言。鮮實效。詔令屢下。多廢格不行。是以上下相蒙。名與實爽。又國用空乏。督賦之使四出。民苦搜括。而寇數犯塞。京師武備久弛。乃條上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因請舉祖宗大閱禮。上嘉納。己巳之冬。遂大閱於北郊。公戎服扈從。天子坐武帳。躬擐甲冑。觀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人已知爲救時相焉。四年庚午。用三年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北寇俺答最強盛。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略吏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尤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等亡抵俺答。居板升。擁勝兵數萬。而中國亡命又悉往從寇。熟知險隘。扼塞爲寇嚮導。日夜教寇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九年犯薊。隆慶元年陷石州。會其孫把漢那吉郤於寇。與其妻比吉等十餘騎。

來款關。督撫王崇古上狀。朝議以爲納叛啓釁。非宜。不然。宜殺之。公獨勸上納那吉降。安置大同城中。厚給飲食衣服供帳器具以市之。俺答聞那吉亡。大驚。發萬騎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恆懼。公令諸將堅壁清野勿與戰。使那吉衣所賜緋衣金帶誇示寇使。而陰遣諜者以好語款寇曰。若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約稱臣守邊。乃得歸而孫。時崇古謂寇久不去。老師費財。欲乘老酋得孫急。而因與爲市。公與書曰。和戎自有體。彼卽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禮那吉而歸之耳。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夫全等至狡獪。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雞犬乎。假令語泄。彼得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侮朝廷。而我乃棄重質。非細故矣。且那吉歸。而老酋幸奉約束無他。吾卽假爵封王通貢市可矣。有如寇諸所言。特空給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數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百輩何爲。於是崇古遣使一再詣寇營。曉以利害。堅其約。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命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稱臣內屬。求通貢。

市。歲歲勿絕。上命磔全等東市。傳首於邊。全驍黠甚。顧其屬曰。吾屬死。邊事甯矣。上嘉公殊勳。加少保。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尙寶丞。而詔集朝臣詣闕下議封貢可否。衆士藉藉。公復以書抵崇古言封貢有五利。邊鄙不驚。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閒養士馬。修戰守備。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酋旣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旣擒。卽板升數萬之衆。知寇不足恃。可馴而致。四也。寇驕天亡。其兆已見。老酋死。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乃復詣文華殿舉成祖封利甯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上。上意遂決。許通貢市。封俺答爲順義王。俺答大喜。已而套寇亦願修貢市。易如宣大例。自是中國以殷布皮物市寇馬。寇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居庸以西。五千餘里無烽火警。天子無西顧憂。得一意備東寇矣。上念公運籌制寇。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其官。六年五月。上不豫。召輔臣至御前受顧命。公伏地號泣。不能起。神宗嗣位。詔公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北歸。而首輔拱己去位矣。公爲首輔。召見平臺。慰勞懇至。初上在東宮。嘗晝寢。夢一美髯



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寤而異之。以問左右。對曰。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公長身玉立。髭髯修美。上憶夢中事。特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公頓首泣謝。因疏請大誥文武羣臣。示上意所嚮。百僚寢寢振動矣。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請勅本兵令邊史毋得解甲。謹備寇。又按劉文靖故事。請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以寒暄小故廢罷。山陵禮成。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累疏辭免。上復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良。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衛。公頓首曰。上幸嚮意文字。卽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采古帝王善可以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以應陰陽之數。繪爲帝鑑圖。說以獻。上起敬受。令宣付史館。萬歷元年癸酉。有王大臣之獄。一時洶洶。禍及舊輔高拱。公以百口保其無他。事乃解。嶺東平。上將首論籌策功。謝不受。上言臣當先帝時。上便宜六事。其一願上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玩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諸曹置記籍。與爲期約。月令科臣按之。

設所在撫按皆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以奏報而諸曹故慢令無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上報可。十一月以六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二年甲戌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數剽掠蜀郡。公推轂曾省吾撫四川。以劉顯爲總兵征之。是時言官論顯閩事。罪且不貸。公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卒不罷顯。顯竟就功。公以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瀚大司馬譚綸奏上御屏中繪天下疆域。左文右武。各列職名。上命設於文華殿省覽。又請修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起居。兼錄詔諭制勅。凡郊廟耕藉幸學大閱。皆令侍從。又選史官六人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人對大臣紀述送史司銓次。爲異日國史原本。四年正月。御史劉臺劾奏公。臺故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遼捷。御史不常報。而臺違例報。公以故事裁抑之。臺怒。遂抗章極論公黠橫十餘事。公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廷杖臺。公復申救。竟從寬貸。六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勤。督賦益急。閩里愁嘆。盜賊竊發。乃請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

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祲。若逋久賦。度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之三。實公帑。寬民力。真兩利之道。上從之。亡何以一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俸。官一子尙寶丞。於常典外。賚賜有加。累疏辭謝。許辭太傅伯祿。五年丁丑三月。廷試賜公子嗣修及弟第二人。有詔修慈慶慈甯宮。公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太后萬壽。不宜時絀舉。上卽入言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以其地置郡縣。公舉兵部侍郎凌雲翼力也。公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尤留心邊事。有本鎮將吏不知。而公別偵之以告者。人亦不測其繇。是以羣臣恐恐。然救過惟謹。職事釐舉。無敢飾非枝梧者。居恆謂高皇帝真得聖人之威者也。世宗能得其意。故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於時政體大肅。而漸有不便於公者矣。九月父文明卒於江陵。訃聞。累乞守制。不允。是時彗出斗牛間。尾指婺。長數十丈。臺官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

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於是上留公益堅。至於流涕。公又以母老疏請極哀切。上乃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公子嗣修馳驛歸營葬。卽迎母來京侍養。公感殊恩。慨然遵諭暫留。疏乞辭俸守制。預允歸葬。從之。十月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於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五人皆以疏諫奪情。自是怨公者益甚。公皆身任之。卽以是稍除異己者不恤也。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再疏乞歸葬。上不得已勅璽卿金吾護歸。以三月爲期。葬畢卽上道。又特頒帝賚忠良銀印記。一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瀕行入辭便殿。上爲嗚咽流涕。入言聖母。聖母亦感痛。所以慰賜祖送有加。旣歸襄事訖。奉旨敦迫還朝。召見文華殿西室。問所過民間疾苦。及北寇街敗狀。公對甚悉。上大悅。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極。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且乖悖不可訓。公乃略舉事例未安者十餘事。請勅禮官集羣臣定議。著爲令甲。昭示諸侯王。諸王有見而感泣者。七年二月河工成。自河決崔鎮。呂泗

淮陽諸郡悉爲巨浸。瀕河郡縣治隄費且萬萬。廷議迄無成。上以問執政。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卽其家拜都御史。一切假以便宜。踰年工成。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言萬歷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萬餘金。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餘金。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舊。不可不知也。王制量入爲出。三年必有一年之積。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用自足。願將主計所上疏置座隅。時賜省覽。又上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織造。不聽。公面委曲以請。得省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上多曲從之。十一月詔度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宏治十五年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僞。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民窮逃亡。勢又不得不請減額。而國課日以益虧。公請料田。凡莊田屯由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

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并。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則國初故額不失。而民賦以輕。其撓法者皆下明詔切責。天下奉行凜凜焉。八年庚辰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百石。晉前所予錦衣衛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公辭太傅。尋以大禮畢成。聖德日茂。拜疏乞休。上諭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諭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自今以往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願今無復出口矣。遂不辭。三月廷試。賜公子懋修進士及第第一人。九年正月。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理道。如唐宋故事。又奏屬儒臣纂輯累朝寶訓實錄。分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一日。上御文華殿講訓錄畢。公偕輔臣四。惟時行持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因言大江南北大饑。或相聚爲盜。大可憂。卽如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乞將積逋盡賜蠲貸。而責各官發贖。餒倉穀以惠窮民。上俞允。公又言。今天下至困矣。卽上幸履蹈節儉。臣愚猶過計以爲大司農所入不足。佐緩急。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萬。輒引常例。夫所謂例者。今年偶一行之。明年卽指爲故事。陳乞耳。非祖宗舊制也。至於布施

一事。尤當禁止。與濫施緇流以求福利。孰與蠲賦與民以活億兆元元之命。其功尤大。上爲感動。十月以一品十二年秩滿奏最。上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勳。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尙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美。賜宴禮部。辭上柱國及伯爵俸。十年二月寢疾。上時時下手詔問安否。賜內廚饌及視醫藥。黃門使者絡繹於道。久之不愈。上令輔臣四維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公家平章。六月上書乞骸骨。上覽之。感痛。會遼東大捷至。加公太師。進前所予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病已革。上使中使問國家大計。不知所報。次日卒。上愴悼。輟朝。賻賜金幣。他物皆加等。兩宮賜亦優厚。予祭九壇。復增七壇。蓋視國公兼師傅者儀。贈上柱國。諡曰文忠。遣營葬。仍命太僕錦衣內監護喪歸。公性謹嚴敏決。博聞強識。尤練習本朝故實及邊域情形。少時卽自負以天下之重。伉厲守高。不好爲好言以悅人意。及入政府。感穆廟顧託。神廟幼沖。虛心委任。故任法獨斷。操持一切。無所顧避。毀譽嘗與人書曰。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立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况自

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章大信。修明祖宗法度。一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彼讒人者。欲劓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污讒。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悚動幼主。閒僕於主上耳。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違道干譽。直僕之所薄而不爲。其大意如此。是以人多恨之。上敬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戲。輒慮張先生知之。而公亦益以夾輔主德自力。然上春秋漸長。公過爲禁持。不少假。嘗在講筵。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公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驚。而上左右貴倖用事多恨老璫馮保。又嘗疏請斥逐其爲姦妄者。是以寢相構。而輔臣張四維亦怨公。會公卒。上所幸璫張誠以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上心動。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嗾其門人極論保以嘗上。上謫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旨。益務攻公爲奇。并及其黨。於是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削其諸子官。御史羊可立者追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遼庶人憲爚獄。庶人妃因訟獄。且曰。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上心豔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中貴人張誠及刑部右侍郎



邱棼。偕錦衣衛指揮給事往。并勸故構王憲憚事。王憲憚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爲護衛卒。太妃聞公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食。而坐王憲憚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憚以是慚而銜之。會公登第。召其祖虛之酒至死。而王淫酗橫暴。其國遠近皆怨之。彈劾屢上。遂至削國以幽死。所謂金寶者讎語也。邱棼等籍其家。懼不中程。乃拘其諸子備極榜笞。長子敬修自縊死。家人死者纍纍。而荆楚之間騷然株及矣。獄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謫其子編修嗣修戍。當籍沒時。侍講于慎行遺邱棼書。略曰。江陵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陰禍機深。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旣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閒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污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纍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疏離。可爲酸楚。望於事甯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

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變卻之族。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擬得書。不能用。萬曆末。臺諫等連章訟居正寃。且言其有十大功於國。不聽。天啓二年。朝廷始追述其功。復原官。予祭葬。稍稍給其房屋之未變直者。與子孫奉祠住。今上御極尤思之。錄用公孫同敞爲中書舍人。追卹有差。

毛壽登曰。江陵承顧託。輔幼主。身伊周之任。寵眷稠渥。前古未有也。天下固已側目其身矣。而振綱剔弊。海內披靡。又皆其誓沈族碎家而爲之者也。雖欲避專擅之跡。何可得。然公無所不可得之人主。而奪情之役。不以死爭。摧擊過當。有容之度。闕焉。豈自信報主眷。平物論。蓋有非常之功。誠不屑區區形跡間飾。款言塞衆望邪。海忠介有言。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諒哉。上下數十年閒。墨衰視事。楚人兩見。然江陵名差不正。而人顧益思之矣。

聖楷按衡山寧太虛先生咸視學於鄂。必參稽楚人楚事。互相問答。一日謝古心鳳洲在坐。寧問曰。楚之相如張江陵。將如熊經略。可謂才矣。然江陵奪情。今曩同

譏。如何。謝曰。古大聖人有奪情者二。皆以天下事其親。不足爲疑。曰。爲誰。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寧曰。學聖人者。須大中至正。武王反經行權。後世有口實之者。且史闕疑。甯足傳信。謝曰。更有一無閒之聖人。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如何。甯然之。旣而曰。古心引經證事。可廣孝經。

顯鶴按明史贊稱江陵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靡。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蓋猶以救時相目之也。余故節採本傳事跡備錄於此。以明文忠功在社稷。不愧大臣之目。同敞負志節。具文武材。卒與瞿忠宣同死。余爲增輯忠義傳後云。此湘皋先生考異、節引明史本傳按語也、卷首已載、故不錄。

## 張同敞傳

同上

張同敞字別山。居正曾孫。少負志節。崇禎中。上書請復武廕。併復其祖敬修官。帝授同敞中書舍人。復敬修官。同敞感帝恩。益奮。十五年。奉敕慰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

未復命。兩京相繼失。走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廕。授同敞指揮僉事。尋奉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岡。永明王用廷臣薦。改授同敞侍讀學士。爲總兵官。劉承允所惡。言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尙寶卿。以大學士瞿式耜薦。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軍務。同敞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同敞大將。王永祚等久圍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衆迎敵。戰敗。同敞馳至。全州檄楊國棟兵策應。乃解去。順治七年。大兵破巖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虛無人。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明燭達旦。侵晨被執。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旣死。同敞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蔭尙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荊州。允修題詩於壁。不食而死。

附錄明史瞿式耜本傳。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對飲酒。一老兵侍。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王。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隣。不聽。幽於民舍。兩人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至閏十一月十有七日將就刑。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遂與同敞俱死。

顯鶴按別山先生在桂林時。其夫人某氏背負張氏七世神主間關往粵。至寶慶道梗。止邵陽車氏囊螢閣。經年。復行。塵而得達。公死。夫人亦卒。兩棺浮厝桂林棲霞寺。主僧渾融擇地葬之。墓在桂林東關外。距棲霞不遠。粵人至今以公生日上冢致祭。寺僧主之。渾融故明參將。沅州人。亦奇士也。鼎革後爲僧。其後收葬公夫婦尤義舉云。

附別山先生自訣詩。彌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姓字空留死後思。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

舊碑自誓詩。翰林骨莫葬青山。見有沙場咫尺間。老大徒傷千里驥。艱難勝度萬重關。朝朝良史思三傑。夜夜悲歌困八蠻。久已無家家即在。丈夫原不望生還。

### 張太岳集序

明福部  
尙書 沈 鯉

太岳張公集若干卷。卽公之相業也。當時主上以冲齡踐祚。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蓋無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餘年間。海宇清晏。蠻夷賓服。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憚檢束而樂因循。積玩旣久。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爲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衆人未易測識者。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專權。似純任霸術。似與金革變禮終未盡合。上一時雖優容。實已不能無疑。比公旣謝世。言者益譸張其詞。上眷寵始移。而公家之禍。於是不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煩言。顧其先法後情。先國事後身家。

任勞任怨。以襄成萬歷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摹。而但稍濟以寬緩。亦自可以收拾人心。保回元氣。顧乃不深惟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反其所爲。以取悅一時。卒使紀綱陵遲。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公生平不屑爲文人。然其制作。實亦非文。人所能爲。濡毫伸腕。悉經世大猷。自奏對代言。在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遭禍後。藁多散逸無存。卽存亦祕滅無傳者。迨今二十餘年。而厥嗣殿元君。始蒐求遺業。僅得什一於舊書記刻之。嗟乎。斯亦禁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其味已。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傑自命。卽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無奈宵人從中搆之。遂爾隙末。以致人言紛紛。而上之恩遇。亦因以不終焉。世遂兩詬之。其實兩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公論大明業。已蒙恩追卹。而海內亦漸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况皇上無私如天地。踏碑立碑。斷非有成心。昭雪表章。是在主持世教之君子。且夕林莽之人。固不足爲公重。要之公

功業在天壤間。亦非待人重者。特因殿元君遠來謁序。聊書此以歸之。時萬歷壬子歲重九日。賜同進士出身。柱國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前翰林院庶吉士。門生沈鯉頓首拜譔。

書太岳先生文集後

呂坤

楚客來自江陵。攜先生文集四種。詩六卷。文十四卷。書牘十五卷。奏對十一卷。不肖一一讀之。嘆曰。先生不刻意爲文。而莊雅冲夷。真醇正大。無奇譎之態。無藻績之色。無柔曼之容。無豪宕之氣。讀其文而得其所以爲文。見宏邃之養焉。見精明之識焉。見剗割之才焉。見篤實之學焉。而豐功偉績。昭揭宇宙。至今不可磨滅者。則一言以蔽之曰。任。莊皇帝之棄羣臣也。今上以十齡御九五。雖天縱狗齊。夔邁今昔。而聖不自用。委任老成。當是時。兩宮有並后之尊。諸璫操得肆之權。外戚有夤緣之藉。宣大值那吉之入。兩廣興懷遠之師。海內多頽靡之政。當斯任者。顧不難與。先生念顧命之重。受聖主之知。



以六合重擔。荷之兩肩。以四海欣戚。會爲一體。無所諉託。毅然任之。顧任天下之勞易。任天下之怨難。先生以一身繫社稷安危。愛憎毀譽。等於浮雲。以君德之成敗責經筵。故帝鑑有圖。日講有規。以監局之縱畏。關治亂。故付之主者。嚴其約束。立考成以督撫。按節驛遞。以恤民窮。限進取以重學校。覈地畝以杜分欺。額舉刺以塞私門。併催科以繩勢逋。重誅遣以儆貪殘。申宗藩之例。裁冗濫之員。核侵漁之餉。清隱占之屯。嚴大辟之刑。俾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吏。凜凜奉法。橫議之士。息邪說而尊王。事可安常者。不更張以開侈釁之端。時當通變者。不因循以養極重之勢。維泰山而捧金甌。俾內難不萌。外患不作。北無敵國之禮。南無擅命之雄。五兵朽鈍。四民乂康。此之爲功。伊誰功哉。則先生肯任之心。勝任之手。斷斷乎其敢任之効也。設先生避艱險。計身家。藉一人殊眷。結四海懽心。國家威福。儘足以供之。其誰不悅。卽不然。而優游暇逸。循敝轍。守陋規。上下習而安之。其誰生怨。而先生不爲也。先生之言曰。吾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穿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也。噫。伊尹之任。寧是過乎。然位極有可避之嫌。事盡有

必反之勢。先生日月之食。固其所不諱。而言者洩溺垢穢之。不遺餘力。後來者索嬰之震。抑奪之牛矣。至今父老憶海晏河清之時。士大夫追綱舉目張之日。有穆然思。慨然歎者。功過相準。宜有定評。成季之勳。宣孟之忠。猶當十世宥。十年社稷之功。聖主豈能終忘。異日必有爲之湔白者。則恃有此刻在。夫奏對載之國史。書牘副在往來者之家。藏不可欺也。事久論定。愈久則愈定。不肖跋一言於簡末。俟公虛之君子考焉。萬歷壬子中秋梁宋間散人寧陵門生呂坤頓首拜言。

### 張文忠公詩跋

馬啓圖

此鄉先達相國張文忠公詩草也。季子殿撰公搜而集之。庶無失世業者也。相國以功名顯。詞章非其所好。然出語渾灑。其文與殷盤周誥兩漢制冊相表裏。其詩固騷選初唐之音。咸有顯門名家所未易至者。蓋其天授隻隻。故事事兼詣。所著奏對稿已久行世。茲輯諸裁答書牘詩文若干卷行之。啓圖生相後。高山仰止。殿撰公遂以校詩之役。

見委。已卒業。因憶相國甫垂髫。卽受知顧東橋先生。而長老又言相國居約時。恂恂似不能言。乃介節凜然。此其意固已遠矣。迨入翰林。不屑意爲文墨。獨蚤暮與新鄭高公。究悉國家之務。相得甚驩也。蓋相國非常人。故諸所注措。咸非常要。能尊主庇民。一切身家毀譽。在所不顧。所謂古豪傑大過人者。今其詩草不足盡相國之奇。卽殿撰公所行裁答諸書。亦云顯而可見者耳。至其魁柄潛運。上格君心。下肅臣紀。中綏氓萌。外懾四夷者。尙不盡于尺幅。穆叔有云。三不朽。相國實兼之。彼世俗吠聲輩。一無能窺相國之深。王弼洲之稱相國曰。業惟戡亂。勳表救時。在唐贊皇。復爲元之夫姚李。固相國所不遜。而贊皇以平泉自愚。相國辭三召亭一書。一意爲公家達觀曠覽。又非贊皇所敢望。相國師心不勦人知。人曷可不知相國也。啓圖少頗以功名自負。獨束制舉義。忽忽及壯。尙不知稅駕所。相國精神雷行宇宙間。今茲獲廁校讎。得無徼靈之思乎。故撫相國之卷。無任慨然。南郡後學馬啓圖敬跋。

太師張文忠公集跋

高以儉

瀟湘夢人以儉借石首曾太史可前校役。將竣。舊史氏嗣修懋修金吾簡修文學允中。輦以書來。謂校畢。宜惠一言簡端。夢人曰。太史役也。曾唯唯。無何。大史書來。可前病矣。牧仲宜有以復。唯時先生伯仲者。慎無庶辭。于是以儉拜手稽首而言曰。予小子何敢言。無已。舉所知先宗工之言一二。就仁人君子證焉。庚子夏。楚泉使盱眙。馮公索觀江陵相業本末。貽書鄉紳。其略曰。會間譚楚中文獻精華。正觀風者所樂知也。獨江陵末年蒙謗。微獨不知者羣然譁之。卽當時蒙其澤者諱而不言。於今慕其高者湮而無考。不肯感今追昔。張公一段苦心。脉脉在臆。而次備聞其平臺煖閣之數陳。金馬玉堂之謀議。了不可得。譬日沈于海。終當麗天。而不肖望明念切。直念上太山以求見光景。倘諒微忱。代爲搜攬。探其輔治之原。而併及其得禍之狀。庶幾公論不失其平。而後生有觀法焉。他日朝廷求遺稿。未必不基之乎此。以儉莊誦其言。輒爲嘆服。因記甲申五月。

三十日。許相國移邱司冠書曰。明旨無罪及云云。願推罪人不孥之義。以成聖主好生之仁。且無令後世議今日輕人而重貨也。上累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吳門相公亦云。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寃。此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終留神。以仰承上德。俯慰人心。先是西阿于公一書。纍纍千言。播在穀城山館。甚著。不具論。論其疏陛下者。楊宰冢稱某爲顧命輔臣。事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狗馬微忠。或亦有之。今云云。上干陰陽之氣。下傷臣庶之心。職等身爲大臣。受恩深重。惟願皇上存天地之心。爲堯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頌聖德。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並行而不悖矣。此非獨職等之心。乃在朝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當時大司寇有疏。臺省有疏。政府有疏。乃蒙恩賚田宅。聖主所以報功念功之意。淵乎嫩哉。踰月。貝錦再織。中貂返旆。稽天之浸濫。不可爲矣。善乎。徐大宗伯叔明之言曰。主上寬仁。從旁無一人持正論以定國是。傷哉。語及閩獄云。數年間事。朝士已夢夢無知者。則老成典刑。又何所仰藉以據讜論而明國是。又王洗馬因東粵蔡侍御疏。請亟致書政府。

亦曩千言曰。天下有公是非。感恩而欲勿頸者不能私。報仇而欲剝腹者不能認也。詞意慨切。讀之涕下。以及馮慕岡先生實用編。丁未會程。庚戌錢探花進呈策語。可以對相國九京。可以答惟時伯仲矣。予小子何敢言。可前曰。諾。吾病不能搦管。子復虛赫蹠乎。雖然。以儉誦法鄒魯之言有日矣。敢普而質之有道。孔子曰。衆好必察。衆惡必察。故於陵矯矯。難爲巨擘。匡章落落。孟子賞其設心。此能好人惡人之權。惟仁人操之。若夫以我不以人。可以逞一時。而不可以信萬世。可以閉死者于旣往。而不可以開世道于將來。是自爲好惡已耳。承學攷古信今。洞晰本末。若太師張文忠公者。勳在旂常。盡瘁報主。於茲集窺一斑焉。公自穆廟龍飛。以舊學簡在密勿。懲世宗末季人心玩愒之後。力以振紀綱。覆名實爲第一義。其說在六事疏中。而辛未三策。及編修時規華亭相國一書。識者知其爲救時宰相。萬歷初元。受顧命。輔冲聖。秉國十年。乃舉其生平析肝吐膽獻之天子。長我不基。雖周成漢昭不啻矣。懲邊事之弗也。籌邊累千百言。明若觀火。指顧抵寧。懲漕河之哽也。選授名臣。經理工費。愛惜民力。懲粵治之敝也。先清吏治。後

靖叛夷。遇不遺策。拓蜀地。捕閩寇。撫鎮一心。無有中撓。彼時宮府祇協。中外愜肅。五氣順布。四夷來王。悉主上之福也。亦勞臣之致哉。其修文治也。以身體力踐爲學。崇尙質實。不務空談。答羅近溪。周友山。屠平石。胡廬山。諸公書。可證其非惡道學也。惡夫賊道學者也。又有太濫而逾制檢者。乃申明臥碑。嚴飭學政。遂爲急進取者蒙以沙汰。而不知寓旌於別。嚴師於保。非薄學校也。去其害學校者也。以至清驛傳。本爲節算省民膏髓。而或者以此招尤冠紳。清田畝。本以復舊額。便征納。俾糧平無虛耳。而抵恨深積於豪右。其與楊二山。耿天臺。宋陽山。勞開府之書。可證其以身殉國。不以一毫已私與焉。若忠介海公之評曰。工於謀國。拙於謀身者是也。嗚呼。彼以爲令基。此以爲怨府。彼爲功之首。此爲咎之繇。論定蓋棺。讒生投杼。甲申之事。所難言矣。掩覆逾世。獨何哉。雷太史何思謂相國生平不善著作。曾太史長石稱爲古今第一流人物。評爲大業。觀其遺集。未嘗不掩卷太息。繼之以泣也。除帝鑑圖說。奏對稿久行於世。茲從伯仲所索公遺集讀之。不勝仰止之思云。以儉常從耿司馬學。司馬云。太師嚴毅端重。才美天

授當其降名王而折盈庭。則邊陲寧謐者垂四十年。論知己而以蕭之于韓。不保其往。尤發千古英賢爲國之忠。其它肝膽披示者不可殫述。密勿數言者無得而稱焉。嗚呼。乾坤誰執仲尼。衡司世道者。寧無興慨于斯言。夫荆軻聶政。俠士之雄耳。受知一旦。無難七尺毅然斷而行之。况歷事三朝。感恩聖主。君臣逢魚水之懽。國勢當振作之。而乃猶取容容厚福。自愛其身名者乎。由此觀之。隱哀揭日月而貞明。大業留天壤而不毀。蕩蕩上帝。臨汝不貳。則請以俟夫知言復起之聖人矣。庚戌天中穀旦南郡後學高以儉跋

太嶽先生文集評

劉芳節

與徐從善知己

數日讀太嶽集。真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千古奇人。千古奇書。何遲我十年讀！然非遲十年讀。又恐不能讀若此之快也。乃今敢斷謂高皇帝爲生民以來未有之神聖。開



天而作君。太嶽先生爲生民以來未有之異人。中天而作相。蓋氣運闕之數千年而始生此神異品。而又並集於我朝。盛哉。今頌高皇帝者以爲似漢高。固爲不知類。以爲似湯。亦未盡予。直以爲跨轅神堯舜。而其摧陷廓清之功。直肘足於盤古。至若太岳先生。龍見二爻。總挈三教。所謂集大成者方之同矣。何者。大成之學。歷宋至我明。愈講而愈晦。愈步趣而愈腐爛。得太岳先生而一洗刷之。光彩倍鮮。如曰平生學在師心。不曰師孔。而孔子之道愈尊。學愈明。彼梁汝元李贄者。固皆自命爲聖人。而天下羣以聖人奉之者也。汝元一見而咋口。卓老所稱爲大覺。設位禮拜之而不置。有以也。書牘入手。輒自批圈。不自知其喜心之倒極。幸勿罪其妄謬。信筆潦草寫去。中間有許大議論。尙未得發出。會須作一篇大評論文字。留之天壤間。真是文忠千古少知己。諸人所謂知之淺矣。不佞頗知之深。文忠自當魂舉。

## 張文忠公改葬碑文

明萬曆時江  
陵縣知縣

石應高

雲南

相國江陵張公。飛文轡於世廟之年。亶王偶。穆皇季。國疑主少。奠磐之宴於盱衡。府肅宮清。消憑城之姦。以指掌。貴而能降。撫揆席而軫念蒼生。休焉。以平津而虛懷白屋。乃至振綱刷紀之計。諸凡安內攘外之謀。無不慮於針芒。剔。防周戶牖。息燧沈烽。應嵩夙慕終遊。曾委入關之傳。偶從竇辟。亦揮勒燕之銘。覽邊陲。思澤戚之功不朽。緬懷帷幄。識將相之付維艱。功既震而身危。狡兔良弓已矣。蓋久而論定。雲臺麟閣依然。顧起家當年。故吏咸吞聲於太尉。而仆碑衢路。行人益掩淚於雍門。頃代匱茲邦。徘徊往事。簿書有岬。未敢效耿育之議。甘陳冠劍如存。庶幾慕孔融之表通德。庸翬片石。附綴里詞。三辰而虧疇復之明。八柱而折疇挽之貞。其功不滓。其德無名。巍巍大人。終莫與京。昔在壬申。道揚末命。玉几青蒲。擁扶冲聖。負展垂裳。萬幾改政。羣睨云消。重霧忽淨。衰衣在朝。亦鳥在寧。多士彙征。休休罔距。言濟時艱。倡予和汝。吐哺登筵。翹材與處。竈豈無煬。宮亦有妬。惟公嶽嶽。不渝吾故。六尺仰成。千官稟度。聿厝荒遐。俾克畏慕。東氛不興。南波不揚。獫狁孔棘。俺答一方。縛彼孽孫。憎彼犬羊。文墨甲

胃。廷議蝟持。公曰。時我獨斷不疑。和則修備。安詎忘危。羈以封市。華夏永綏。今皇式憑。春秋日懋。學有就將。資實天授。寵眷並隆。俾公善後。公惟無斃。是圖是究。岌岌河防。繩繩宗葉。環顧九邊。饑而待饑。如此雄謀。宵不承睫。百慮既周。萬年斯帖。中興大來。乃康哉朝。無翫職。野無遺材。一時宇宙。劃然以開。公忠彌結。公志不回。馮河允濟。朋亡取憂。海覆天翻。世事相仇。台星中霄。前美波流。成功必代。人事何尤。社稷之勛。旂常之紀。四海陰沾。一人終倚。國是已明。家徽方趾。其在裔夷。猶詢公祀。我行幽燕。諗所由然。微管興歎。有後同先。昔過公鄉。曾式公阡。躊躇四顧。陵谷桑田。事乃不虞。緣以偶契。今茲縮符。公邦是戾。漢陽園廬。文靖宅第。溘其蕪矣。眷言出涕。名德未徂。貞婦於都。遄表其節。蕙郁蘭敷。孝標有作。懿好不孤。日月重光。左券維吾。萬歷四十二年十二月。

## 張文忠公論

明禮部  
尙書 沈 鯉

嘗論江陵相業。以霍光之寵任而濟以學。以諸葛之勤瘁而乘其時。熹宗朝梅長公一

疏。公道昭明。國史斷可折衷矣。當其擁十齡冲主。負扈以臨。惟是秉祖宗之成憲。振朝  
廷之紀綱。講學親賢。愛人節用。爲先務。其於養蒙作聖。誠無得而議之矣。若夫弔古論  
世。舉一二政事之大者。十載之內。真定木稅。拒張誠之請。浙直織造。納顧九思之章。歲  
額銀硃諸料。罷王效之奏。時太倉粟支十年。問寺積金四百餘萬。中外肅然。無有以貨  
利進言者。自公沒後。未幾而開採頻聞。貂璫四出。礦使山澤之征。括自閭里。稅使手實  
之禍。察及雞豚。乘傳列署。縱千百虎豺於通都大邑。遐陬僻澁之內。飛而擇肉。以至逮  
者株連。譁者響應。岌岌乎有土崩瓦解之勢。此真桑孔之所不屑爲。而安石新法未有  
如斯之酷者也。誰秉國鈞。而任其播惡如是。開元之治。衰於天寶。有職其咎者矣。至節  
鉞重寄。一有緩急。取諸夾袋。蜀則曾省吾。閩則殷正茂。兩粵則凌雲翼。河道則潘季馴。  
薊遼各鎮。則張學顏。王崇古。梁夢龍。譚綸輩。以故逋寇授首。河朔告成。如俺答之強。在  
嘉靖中。歲歲入寇。烽火達於甘泉。一旦就我羈勒。如豢牢羊。且大帥用李成梁。戚繼光。  
將相調和。每遼左警急。輒戒以堅壁清野。不輕與戰。用是人人競奮。思得一當於時。有

斬誠出塞之績。以視末年。三路出師。馬上催戰。一敗塗地。而莫可收拾。所請平章軍國。又何如也。覆轍頻聞。後先對照。易稱大車以載。積中必敗。公之功良不可泯也已。惟是諸君子抗疏言奪情者。持論自正。處之已甚。未免失天下士夫之心。迨後史作。而挾私者快其報復。徇聲者務爲深文。功大而過亦不小矣。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 書張文忠公文集後

天啓舉人  
貴州參政

陳治紀

道立  
邑人

學人讀書論世。千禩之遙。萬里之曠。莫不考訂搆索。而况遐匪異代。近在桑梓。其豐功偉績。可與日月爭光。忍聽諸或是或非。竟付之悠悠恩怨之口哉。予自少習聞神廟初政事。及長。覩當道爲江陵辯冤諸疏。而得其張氏父子祖孫之節孝益詳。蓋未嘗不反復太息。而歎江陵爲功之難也。自昔更代丕承之會。類多蕭牆危疑之變。自放桐徂東。聖人有所不免。則朝委裘。託六尺。至後世亦難言之矣。當宸濠之亂。四海鼎沸。世宗躬承大統。中興不啻肇造。而末年靜攝深宮。耄期倦勤。逮及穆考。西北東南。內外交訌。國

家元氣已十喪七八。平臺之召。不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乎。當是時。卽以霍子孟處此。吾終虞其不學無術。難以輔致太平也。且夫新鄭公之德。允爲治安良相。而語以主少國疑。羣小側目之時。方之呂正惠之處。王繼恩。韓魏公之黜任守忠。則似有間。觀其不得於君。奉身而退。雖大臣之節宜爾哉。其如先皇之顧命何。奈何受遺未幾。遂觸天怒。而臺省之交章論劾。亦竟不免。致御史張攢亦有亟罷儉姦輔臣之奏。毋乃秉鈞之權。先自失之耶。江陵之勤治寢園。不暇申救者。知救之無益也。而議者遂以爲附保逐高也。嗚呼哀哉。王大臣之獄。幸而得死。當時江陵深持國體。以肅宮禁。意固有在。而史謂江陵教大臣供稱新鄭使來。旣復滅口以息斯言。其可信與。吾觀江陵歸葬過鄭。與新鄭執手流涕。不忍言別。於其歿也。爲之請爵諡。予祭葬。是亦可以諒其素矣。奪情之起也。實出於帝與太后挽留之切。先朝夏原吉戴珊故事。至今傳爲美談。而謂一峯之論。果能爲經權不易之則乎。夫君父並重。而忠孝難全。所全在忠。祇覺君重。所全在孝。祇覺父重。江陵之過。如日月之食。彼吳趙數人。立名矯節。蓋守經而過者也。而載筆者於

此獨不能權所重輕耶。遼藩賜履荆土。其廢國也。覺起於施憲副。而獄成於洪侍郎。國家綱紀。孰大於是。而史又謂江陵攘遼藩故宮爲己第。且謀殺侍郎爲不附己。使江陵而果求田問舍人也。當時捧日樓。純忠堂。俱蒙恩賜。亦云壯麗。足以安矣。而遼藩故宮。且以洽廣元王。江陵何爲而有是攘。又何謂而謀殺朝選哉。史稱宗武食穢物者。食衣襪之報。殺己子者。殺人子之報。夫使天道之施報不爽。何不報之於江陵之身。而報之於宗武耶。且謂江陵有逆謀。而掛舜禹授受圖。吾意江陵智過於人。卽有逆謀。江陵不若是淺矣。善乎羅中丞之奏曰。居正受遺輔政。肩勞任怨。日久論定。人益追思。此不獨爲楚紳之公疏言之也。夫伊尹之放桐。周公之徂東。當其時。蓋亦幾幾乎不免於不臣不弟之過矣。而兩聖人卒處以無事。江陵行之不幸而遽死。則所遇之變也。使天假之年。冲主壯盛。一日躬親萬歲。吾知江陵將稽首歸政。自請廬於觀瀾公之墓。未可知也。而讒謗亦可以不作矣乎。余讀文忠公集。感於傳疑之誣。爲歷敘其事如此。因遺其裔孫別山俾藏之。以俟信史云。

張文忠公太嶽先生詩序

明遼藩  
後裔

孔自來

伯靡  
邑人

嘗讀明史而得二事焉。仁宗初政。夏原吉曾有內艱。請修朝制。上曰。卿老成人。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我亦不當在此。因留輔孝宗朝。都御史戴珊乞休不得。私邀劉大夏申其請。上曰。卿與珊言。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辟如主人留客堅。客亦當少留。太平未兆。忍捨朕先歸乎。大夏述以語珊。珊泣曰。臣死此官矣。由是以推江陵之不得過歸行志者。非必其攬權固寵之戀戀。抑帝與太后挽留之過敦爾。擠之不得。激以大義。同事者意固有在。而一倡衆和。罔顧是非。饒我殺我之謗。無乃已甚乎。夫主少國疑。羣姦側目。與李文達之時異同。不啻徑庭。一峯而在。必不與洪陽同議。紛紛恩怨之口。其足信哉。善乎。鄒忠介之言曰。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爾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臣。奚媿焉。予既爲公作傳。以俟信史。因誦其詩而復及之。以告天下之讀書論世者。公詩清華莊整。自成一派。陽春集原選若干卷。仍其舊。以公之所以不朽者不



在此區區明矣。

### 張文忠公遺事

康熙荆  
州府志

順治丁  
亥翰林

### 宋學洙

長修  
邑人

世祖章皇帝諭木陳利尙曰。明相張居正當主少國疑之日。乾綱若不獨擅。天下事便成道傍築舍。大哉。

王言直逼九十八年議權臣者睜眼矣。惟功高禍大。解者絕少。俗人傳訛曰。高新鄭搆之也。嘗考新鄭罷相。固在江陵壬申柄政之初。而新鄭捐館。實在江陵戊寅葬親之歲。江陵壬午薨時。新鄭亡已五年矣。安得謂甲申之難發於新鄭耶。又嘗讀江陵壽高公六旬文。周召夾輔之誼。期於同獎王室。而一時水火之由。文獻皆無確據。江陵豈不恥匿怨而友者哉。比讀文忠全集卒業。方知任怨絕交。莫非砥礪名教。而忠義大節。亦於斯提其大綱。謹備紀之。其搆新鄭也。救徐文貞也。文貞爲江陵館師。又拜相之薦師也。考江陵拜相謝文貞時。文貞面囑之曰。國家之事。一以奉託。則安知非慮新鄭之搆己。

而託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逮。擬破其家。文忠用智。用愚。陰持四載。徐公之獄未卽成。而穆宗晏駕。故江陵乘機罷高公相。而予文貞以安。所謂國士之報也。江陵豈不愛新鄭者。權其師友之重輕。遂不能置身於兩厚。觀答應大巡撫朱東園書云。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又書云。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元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請老婆心切也。又答松江兵憲蔡春臺諱熙者。書云。存齋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聞吳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有憾於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樂聞也。答河南巡撫梁鳴泉書云。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爲己甚。報怨亦自有常。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答奉常徐雲巖書云。僕在此。君家之事萬無

慮者。答徐仰齋書云。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與論大政書云。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緣此中禍於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死之日數姍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子。使之取償於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此。藉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幸天啓聖衷。俯納愚言。俾陸武惠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恥亦因以雪。答文貞書曰。元年之事。僕慙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讒言外鬩。中人內搆。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二罪也。公且遠避流言於今三年。不能以一語悟主。使金滕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道積慝而釋大慚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當是時。江陵想亦有淚從腸落者矣。戊寅歸葬。過新鄭。晤高公於病中。還朝。再晤高公。許身任其後事。答張操江書云。頃姦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竊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主上。委曲開導。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鉤距之巧。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

今不知作何狀矣。答司馬王鑑川書云。方元翁事起時。僕卽具揭入告於主上。爲元翁伸理。答參軍高梅菴書云。卹典諸事。預稍從容。俟孤於內人多方調處。俾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且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託其具奏報也。又書云。前聞訃後。竟不見使至。比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恩。孤當爲面奏陳請也。又書云。元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諡尙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續請根基定於此矣。又書云。僕與元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爲之創傳以垂後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竣。行狀當屬之曹傳川可也。答司馬曹傳川書云。不穀與元老爲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臣奈中遭儉人交搆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於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比高夫人張氏陳乞卹典。該文書官田義口傳聖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文忠奏拱侍先帝於潛邸。九月有餘。又引嘉靖時楊一清翟鑾例哀懇。奉聖旨。高拱負先帝委託。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旣說他曾侍先帝潛邵講讀。朕推念舊

恩姑准復原職。給與祭典。禮部知道。與河南周巡撫書云。故相中元公今尙未葬。聞恩卹葬價。有司未能時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邀惠於下執事。惟公哀憐之。據此。則文忠與高公何嘗不全始全終哉。而天下口實兩家近百年。豈不大謬哉。况修怨雖士大夫常事。斷無覆人宗祀之毒心。而必如是毒者。宦戚之爲耳。宰相以忠正犯時忌。卽不結宦戚以爲輿援。而卽事寬假。未必非市恩之一道。文忠鑑漢唐末季之禍。而爲社稷長治之謀。不示恩。且更加威也。一日。該又書官邸得用口傳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著降作小火者。發去孝陵種菜。文忠奏孫海客用姦邪不忠。虧損聖德。論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不宜止降小火者。須充做淨軍。乃爲正法。奉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降黜未盡其辜。著充淨軍。發去南京孝陵種菜。兔死固已狐悲矣。又補參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謂與孫海客用濟惡。當與孫海客用同罪。又勒令各管事牌子自陳。奉聖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降三級。著外私家閒住。永不敘用。其司禮監及管

事牌子等都著自陳。連處數大璫。上意猶然姑息。此輩有不日剗刃於文忠之腹者哉。令有外戚中宿好者居間。則隱禍尙可內解。而文忠外戚之怨。巧相值也。命也。一日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偉著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並將正德二年封慶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輩授官事例傳示。文忠奏聖祖定制。公候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王偉係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謹擬傳帖上請聖裁。其皇親子男輩姑且從容。又一日該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欲將皇親永年伯王偉弟男加恩授職。臣等謹欽遵擬傳帖。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各與錦衣衛正千戶。帶俸。頃又該邱得用傳示聖意。說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無世襲字樣。文忠奏隆慶年間今仁聖懿安皇太后之父因安伯陳景行。伊男陳昌言。初亦止授錦衣衛千戶。至皇上登極。因恭上兩宮尊號。方降勅將陳景行長男陳昌言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陳嘉言授錦衣衛副千戶。慈聖宣文皇太后父李偉封武清伯。長男李文全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李文貴授錦衣衛

副千戶。俱無世襲字樣。今皇上雖欲優厚外戚。詎可踰於兩宮皇太后之家乎。至於世襲一節。則祖宗舊制。決不敢違越也。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本。該文書官孫斌口傳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擬來。文忠奏嘉靖二年蔣翰乞恩造墳。原作差官蓋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石等料。當時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存。想自祖宗以來相傳恩例如此。有難以踰越耳。今皇上孝事聖母。豈能有加於世廟聖母。篤厚外家。亦豈能有踰於章聖皇太后乎。今以世宗皇帝所不能加。章聖太后所不可踰。而聖母與皇上必欲破例處之。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嗟乎。神宗枕席之愛。不暢於中宮。太后顯親之孝。見扼於元宰。雖一時屈於祖制。而王李兩家自不快然於心。彼孫客諸璫。安知不乘機結構。相與觀變哉。予尤有疑於張鳳盤。方文忠歸葬之先。遼東長安報捷。內稱出邊二百餘里。斬首四百三十。我之損傷止於一卒。奉聖諭。昨見遼東捷報非常。卽奏聞聖母。蒙面諭。朕云。賴天地祖宗默佑。此時正爾行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此奇功。我勉留

張先生。這是明效。朕恭對云。聖母慈諭的是。茲恭述以示先生等知。一應敍錄宜從優厚。稱朕惓惓仰體聖母至意。文忠疑係殺降冒功。行該鎮覆勸。故答本兵方金湖書云。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但細觀塘報。彼既擁七八百騎詐謀入犯。必有准備。我偏師一出。卽望風奔潰。駢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繫。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且李成梁節被寵賚。己不爲薄。異時邊將以功蔭子。未有世襲者。而渠每蔭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祖宗舊例。武臣必身臨行陣。斬將搴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惟賞蔭。今乃加封。原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措畫該鎮。頗殫心力。今奉溫綸。獎亦豈不欲掠此勳。閱以爲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不披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



人心。比及文忠南歸。廟堂徑行顯敘。且請優厚之旨。脅文忠就家中擬票。文忠奏臣未見該鎮覈勘詳悉。第據同官大學士呂調陽等錄示閣中題稿。並該鎮塘報。李成梁雖未嘗親歷戰陣。論功行賞。似應量加流爵。副總兵陶承譽。副使翟繡裳。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尙書方逢時。侍郎曾省吾。鄧光先。皆加服俸有差。閣臣除本身辭敘外。呂調陽張四維加武蔭。馬自強中時行加文蔭。雖迫於聖旨之不敢異同。終怪政府本兵扶同欺冒。故還朝之後。覈勘愈力。答遼東安巡按書云。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真僞。以俟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鑑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答遼東周巡按書云。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贖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實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答邊鎮督撫書云。向者南歸。奉聖諭遼東大捷。令孤議擬恩賞。比時心竊疑之。曾有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入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時諸公之不審處。一至於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

謬如此。殊爲可憾。竟俱追奪之。故答總憲吳近溪書云。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况此輩乎。據此一事。政府本兵之體面掃地矣。體面失則飲憾必多。故呂公卽乞骸於是年。張公忍恥於政府五載。江陵歿而公當國。坐視其禍而不相救。莫非此一物據胸中而未化也。今者讀書論世。推測始終。確然見造冰者外戚也。換日者中官也。閃爍其間者鳳盤二三公。彼呶呶者只鷹犬耳。故兩宮聖母不聞傳矜宥之旨。神宗宿三十七年之怨。非惟新鄭無此黨。縉紳寧有此力量哉。全書俱在。願尙論者備考焉。雖然。江陵薨於壬午六月。禍發於甲申初夏。遲久興波。亦想見江陵之瑕類不易摘。而公道之在人心。欲遽泯者難也。

此篇載康熙府志。乾隆縣志均刪去鳳盤一段。茲從公後裔時偉家藏寫本錄出。攷明史四維爲政。與公所薦王策曾省吾等交惡。而禮部君血書亦有告知浦州相公云云。是身後之禍。其爲鳳盤下石無疑。康熙修志時距明未遠。秉筆者或慮招尤。故節刪曲爲之諱耶。今則公論已章。存之。見公致禍之由不獨小人。而鳳盤爲公援引。卽以陷公。以怨報德。尤爲今古同慨云。又攷公未歸葬之先。遼東報捷乃巡撫張學顏所奏。劈山之捷。斬獲四百三十。奏上。正行嘉禮之時。公時在朝。已論功行賞。惟閣臣再疏辯免。僅資銀幣而已。暨公歸葬。遼東報捷乃總督梁夢龍所奏。長定之捷。斬

祿四百七十餘級。使使卽家諭公俾定爵賞。覆奏所謂兩月之間捷報踵至。今次所獲。比前次更多也。彼時閣臣疆臣論功受賞。惟公辭免。還朝後。查係虛冒。均遭追奪。鳳盤之飲恨以在先。不與論賞。史稱調陽內慙。稱疾堅臥。乞休不出。後復遭追奪。其隙由此而深矣。容菴先生誤合遼東兩捷爲一。恐論世若不察。遂並他事疑之。是以詳列於後。楨識。

## 張文忠公論

胡克敬

孟常  
邑人

人臣負論道經邦之重。當主少國疑之時。安危惟視乎社稷。成毀何計夫身家。蓋事權之所集。固恩怨是非之叢也。如文忠公者。初以董賈之才。終濟揆衡之位。劬勩黽勉。輔冲人以救海宇。功施爛然矣。迨身後禍起。追奪籍沒。其子敬修至殉家難。崇禎間始賜卹復。誠有如王啓茂所云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者。噫嘻。姚崇止於救時。寇準尙未讀傳。有秉鈞之權。而合進退之道者。蓋難言之。而況石破劍盡。燬烈金銷者乎。公之恩怨在當時。是非在千古。謹因其概略而言之。亦以見權非聖人不能用。而得志行道者之當思所以自處也。

## 江陵救時之相論

林潞

鹿菴  
錢塘

蘇文定云。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跡相近而難明。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吾嘗據此以論江陵。江陵在時。舉世皆目爲權臣者也。當時羣臣徒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見其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有不得已而出於救時者。由今視江陵。似是兩人。觀其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幾於無上。觀其十五年之經濟。乘得爲之時。優之以才。濟之以剛。猛鷲而立功名。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原其意以爲舉朝因循玩愒。方且伺隙於我。而我無以肩之。則事必不濟。兩宮冲聖之倚毗。必不副。當時觀場之人。無論已。百年以來。曲學腐儒。動輒講王霸。辨義利。不察其本末。而概以攬權震主相責。夫世廟以來。無相久矣。生非文武成康。而不識救時爲急。予以爲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三者罪之大者也。其事載在國史。怙寵悖理。何疑焉。吾甯信之。豈惟信之。將以責之。此其事姑未辨。洪武初罷

丞相。以五品殿閣加孤卿。名之曰閣臣。夫閣臣。詞臣也。分其任於六曹。而職司票擬。其不賢者竊一人之鼻息。以張威福。其賢者宮中府中。斡旋調劑。上一閣揭。回以片言。而相之職止此矣。功可以竊。而罪可以諉。莫閣臣若。江陵起而憂之。欲舉相職。其進直解。進大寶箴。進帝鑑圖。欲天子敬學。進皇陵碑。進寶訓。進御札。欲天子法祖。裁進奉。諫營造。欲天子節儉。引見賢能。欲天子知吏治。圖百官於御屏。欲天子體羣臣。請大閱。欲天子念邊防。蠲逋賦。欲天子子庶民。絕饋遺。戒請託。欲天子知大臣法。則小臣廉。不甯惟是。當江陵官翰苑時。卽志期公輔。四方輶軒奉使歸者。必往爲造請。轍迹所至。戶口扼塞。山川形勢。地利平險。人民強弱。一劄而而記之。肅皇帝二十餘年間。彼親見貴溪分宜交相齟。而邊備廢弛。天子縱有所誅殺。卒無成功。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綢繆牖戶。措置邊防者爲至。江凌匪直相也。而直以相將將。故南北守禦。百粵滇蜀。必付託得人。將帥能效。力者量其才。專其責。湔其瑕。勵其志。鼓之以爵祿。假之以事權。凜之以三尺。破之以疑畏。責之以實效。數萬甲兵藏於胸。而指揮乎數千里之外。虛懷咨詢。削牘星

馳。嘗有數什伯相君貫乎將士之心。而戴乎將士之首。戰勝攻取。代爲奏稿。當以某事咨稟。功成凱至。又諭以朝意。當以某辭入告。某策善後。勇怯強弱。進退疾徐。洞若觀火。邊吏奏記。政府命之親書。以毋泄機宜。又必命其書銜。擇其重大竅要者。一一陳說於天子之前。而使至尊識其勞苦。知其姓名。故能縛大憝。殲羣醜。以奠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歿。而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此江陵所爲舉相職也。而且不遺餘力。以綜庶務。由是而嚴清丈。董驛遞。度河工。疏餉艘。詢水利。飭學校。覈名實。辨職掌。久視爲具文者。按實行之。攬權震主之外。世所謂益之以操切者也。諸葛君曰。願陛下責臣以實效。不效則治臣之罪。夫旣已有實效矣。兩宮冲聖知之。舉朝知之。而其心未必知之。方其柄國時。惓惓致書賢者。辨明心曲。以爲吾非不知府天下之怨。旣已肩其任矣。吾欲貽冲聖以安。不專必不一。不斷必不成。十年之間。兩宮冲聖享其逸。江陵處其勞。兩宮冲聖任人則逸者也。六曹大臣蔭其逸。猶曰侵官。乃委瑣齷齪者畏之。有才無膽者妬之。清正拘牽者非之。畏難者怨之。迎合者憚之。深文排詆者疑之。蜚語喧騰。而欲

虛心衡斷其功罪也。胡可得哉。雖然。江陵三罪不可以不辨。禁籟何地。而姦宄得以闖入。親藩入議。而大臣不爲援請。時際晏安。而金革何以變禮。卽不曲爲文致。而罪已不容道。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愛國之心。而雜以一切吐棄之意。此則太史公責淮陰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者也。吾猶有說焉。宰相爲天子統百官。如裘之有領。門之有闌。舟之有柁。宰相重。則朝廷尊。百務舉。宰相輕。則朝廷卑。事權雜。自江陵歿後。而詆江陵者非惟自輕。而卒以誤國。廟堂諸老委蛇無建白。而使神考輕宰相。惡諫官。燕安無忌。礦使四出。宮闈挾寵。九列無官。朝堂不御。封疆大患。帷幄無謀。以門戶籌邊。以朋黨任將。一誤再誤。宦寺乘之。而國不可爲矣。思陵之季。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 答洪稚存書

乾隆時  
翰林

袁

枚

錢塘  
子才

明吳中行以門生劾座主江陵。映川賦詩頌之。僕心不喜。道師有過當諫。諫而不聽。當

避位。斯言也。下筆後頗知其非。位受之於君。非受之於師。不得援孟子論異姓之卿之禮。爲事師之則。繼而思之。位雖受之於君。而所以能受之於君者。未必非師之力。飲水知源。不爲無理。以故仍而不改。昨接手書。果招足下之規。夫復何辨。然足下尙有未悉者。書中道座主輕於舉主。說良是也。舉主知其人。其恩重。座主知其文。其恩殺。然唐宋以後。科目盛。辟舉衰。士大夫舍座主無由進身。則座主之恩不得不同於舉主。東漢舉主有喪。門生衰麻避位。亦何嘗不以君臣之義行之。師弟之間。唐蕭遘扶王繹上殿。昭宗見之。甚喜。曰。卿待座主如此。待朕可知。李夷簡劾楊憑。楊遠貶。其門客徐晦送之。夷簡表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公。肯負國乎。古明君賢臣。往往觀過知仁。十不爽一。而足下乃慮禁劾座主。將有植黨之虞。則尤與僕言相背。何也。僕言事師之道。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避位。果如僕言。則門生多。諫者愈多。避位者愈多。大臣不善。朝廷且爲之一空矣。彼座主者。獨無所愧。懾於心而不改。弦易轍乎。又安見植黨滿朝而不可動搖也。所引楚棄疾。李懷光事。尤爲不倫。楚王將殺子南。三泣其子。王之心。豈不欲其子之諫。



父耶。然而棄疾之諫與不諫。傳無明文。卒與父同死。或其間必有委曲難全之故。遙遙千秋。難以臆斷。至於懷光謀反。李璀大義滅親。自無兩全之術。使當日江陵果謀反。則中行劾之當也。足下書中所謂緩不及待是也。乃江陵並非謀反。所劾者不過奪情一節。則是江陵一身之私罪。與宗社安危毫無關闕。有何緩不及待之言。而况中行上書之明日。趙疏入矣。又明日。艾疏入矣。又明日。沈疏入矣。明日張膽。攻江陵者如雲而起。何勞門下士急急爭先。古名臣如漢之趙熹耿恭。唐之房杜褚遂良張九齡。俱有奪情之事。彼諸君子者。豈無門生故吏略知大義之人。而何以史冊寂然不聞有彈之者何耶。史稱江陵相萬歷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孳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江陵。爲賢者諱過可矣。中行本傳稱中行既上疏。以副封白江陵。江陵大驚曰。已上耶。曰。不上。不敢白也。審是。則中行不但不諫其師。並欺蔽之。使不知其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尙可問乎。左氏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中行好名。江陵亦好名。觀其驚問疏上否。頗有悔過掩覆之思。使中行不廷爭之。而私

執門生之誼。愛人以德。造膝婉陳。未必不動其天良而自行求去也。及聞疏已上。則大名已裂。狀如被逐。剛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禍。儒行所謂賢者之過。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正謂此也。且中行爲他人父。爲他人母。忍使自已父母之遺體毀傷。廷杖。尤爲可嘔。而此後臺臣閣臣水火。債興。互相排詆。無一日休。必至國亡而後已。如庸醫治病。專務鬥藥爭方。而不顧其人之元氣命脈也。揚其波者。中行與有罪焉。本朝理學名儒如李安溪。朱高安。皆奪情輔政。而羣臣御史亦寂無一言。掃盡前明陋習。如聖明在上。何能如此。僕山居老矣。未必有爲座主之日。而足下高才少年。爲門生爲座主之日正長。言之者無私。聞之者必有益。故不覺其傾盡焉。

再答稚存書

同上

再接來書。足下深以中行不講其師爲非。則與僕之原議已合。第就其引禮經數語全力攻排。此正僕平素蓄疑而願有聞於君子者也。喪服大記云。大夫士旣葬。言公事不

言家事。此公事對家事而言。非金革也。又上言公政入於家。下言金革之事毋避。似公政是公家之政。非金革也。若重言之。於義爲贅。公羊傳言閔子要絰而服事。不言魯使使閔子爲將軍。故閔子悔之。以爲不卽乎人心。若果金革之事。禮所當然。又何不卽人心之有。又何退而致仕之有。禮檀弓出使之說尤怪。三年之喪。業已不呼其門矣。豈有從門外呼其行役之理。禮經龐雜。實屬可疑。子曰。多聞闕疑。疑非聖人所禁。足下因其一疑。而遽以爲許江陵之奪情。是猶行路者目方及牛。而東家隣遽指爲盜牛也。不已過乎。古人在三之義。君父並尊。旣仕之後。父不得有其子。以故楚棄疾。唐李瓘爲君故。與謀弑父。而足下猶欲寬之。江陵亦爲國故。忘歸奔喪。而足下不能諒之。弑生父之罰。輕。忘死父之罰重。足下斷獄如此。於義何當。足下夸今人風俗有厚於古者。引喪服及不再適云云。僕又疑之。古喪服。父在爲母期。統於尊也。今與父同三年。似乎厚矣。而夫爲妻綱之義亡。古王子有母死者。其傅爲請數月之喪。壓於嫡也。今與王同三年。似乎厚矣。而嫡庶之義亡。古子婦爲舅姑服期。以名服也。今與子同三年。似乎厚矣。而不貳

斬之義亡。大抵古禮疎。疎皆有故。今禮密。密乃虛行。古禮隨其人之自致。故人多樸而真。今禮強之使行。非其所願。故人多文而僞。宰予短喪之問。今三尺童子皆知其非。而當時聖門高弟自以爲安。漢公孫宏原涉胡廣皆能終喪。唐房杜張褚不能終喪。以禮論。則奪情者爲非。終喪者爲是。以人論。則房杜輩爲君子。公孫輩爲小人。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江陵奪情。實君子之不仁。而中行之劾座主。未見其爲小人之仁者也。禮有異父同母之服。故先儒稱共姜爲守義。不爲守禮。夫女子從一而終。周公親贊周易者也。開國時制禮作樂。何難申嚴此意。懸之象魏哉。所以無聞焉者。聖人甯過於仁。毋過於義。有深意存焉。後世沒其義而大爲之防。從此內有怨女。外有曠夫。閨門暗昧之間。有不忍言者。然後知古人闊略處似寬而實嚴。非後世齷齪小儒所能置議。僕謂中行不必毀傷遺體。足下引仗馬不鳴相誚。於知人論世之道。尤爲疎謬。李林甫所論仗馬者。指御史也。御史。馬之當鳴者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中行冒大不韙。以劾其師。而其師又非元惡大憝。如分

宜一流。則其受禍也。不得以楊沈諸公比。夫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當時楊沈劾分宜。冀嘉靖英明必能威斷故也。非故欲蹈不測以求名也。若江陵當國時。太后少主。方虛已聽之。其肯以小臣一疏逐江陵乎。中行此奏。非奏兩宮。直奏江陵也。以爲私諫之。則江陵雖聽而已名不彰。公彈之。則江陵愈怒而已名愈顯。千載而下。若見其肺肝。然而江陵者亦笨伯也。彼好名卽與以名。墜其術中而不寤。致足下猶爲其所欺。若夫椒山並非分宜弟子。家傳稱其將劾分宜。先登其門。再告其黨。若曰爾能改過。則我章亦不上矣。以視中行。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夫君子懷刑。原非得已。如其是。則爲殺身成仁。如其非。則爲暴虎馮河。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此之謂也。至於台閣相傾。始於明之中葉。萬歷以前。其風未熾。此論在中行傳之下卷。史臣所言。非僕之言也。史臣與中行何仇。而必欲抹煞前二百年事耶。中行旣不讀禮經全章。而足下又未觀明史全部。致僕嘵嘵爲多言之徒矣。奈何。

熊襄愍公傳跋

尹民昭 翼子

予兄宣子民興見皇帝之明日。即奏文忠張公。襄愍熊公諸大績。請降殊典。風勵羣臣。疏朝上。夕報可。皇帝更列二公夾輔捍禦之勞。招怨開謗之本。煇煇近百言。多非疏中所有也。益見皇帝神聖高出臣下矣。公久奪爵。欽賜復原官。謚襄愍。張公欽賜四代誥命。有冢孫張同敞。具本謝恩。同敞號別山。能古文。與予善。

答王子壽比部書

道光時  
御史 朱琦 伯韓  
臨桂

去冬獲手教。寄來江陵畫像一軸。云於祠中摹得。朱服修髯。神采甚英異。琦少時讀明史。嘗怪江陵以彼其才。輔少主。明賞峻罰。鞭笞海內。有安天下社稷之大功。何以論者不稍恕若是。既而讀其遺集。然後知江陵所處之難。則其用心固宜。非流俗所識。而琦竊妄爲窺見一二。而恨不一見其人也。及得足下所遺畫像。瞻拜久之。又讀所謂憫中

賦。掩卷長歎。以爲知江陵莫如吾子。壽之深。則雖舉天下後世疑且謗。而固不害其爲江陵也。夫江陵之才大矣。後世豈無爲江陵者。而卒不敢望江陵。非其才之絀也。遇也。亦非其遇之絀也。有其才與遇。而忠不足也。夫爲宰相者不可無才。有其才矣。不可無遇。而尤不可無忠以濟之。彼朝夕謀謨於幃幄之中者。恩寵非不隆也。倚任非不專也。進退天下士非不與聞也。然出入唯唯。但伺人主意。指民日困。財日匱。遠夷內侵。盜賊並起。則曰時爲之也。我無如何也。是非有其遇而無其才者乎。幸而有其才矣。有才而用之矣。然一言不合。則遽奪之寵。一事不臧。則旋罹於禍。施者未及尺寸。叢咎已若邱山。則雖有人焉。蒙伊呂之術。挾管葛之智。而非破成格舉一國任之。猶訖不得施也。况下此者乎。而謂無其遇者其可行乎。幸而又有其遇矣。有其遇宜可以有爲矣。顧天下事利害參半。有害重利輕。有利鉅害細。有關一時一事利害者。有關異時利害而憂並及其身者。利於公而不害於身。人固爲之。利於公而害於身。智者或輟不爲。就令爲之。亦必曰吾受其害。猶冀人之予我以名。而不我謗也。至於不予我名而又我謗。此至不

平之事也。然智者猶曰謗者一二。吾猶爲之。謗者千萬。雖賁育之勇。亦必爲之奪氣而輟不爲矣。若江陵則不然。江陵愚忠者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爲之者也。明知害於身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世之謗而勇爲之者也。嗚呼。是真所請愚忠者乎。是故無江陵之才與遇。不可爲江陵。有江陵之才與遇。而無其忠。亦不可爲江陵。然則江陵其遂無訾爾乎。江陵之過。在於功成而不知止。又不能薦達賢者以爲之後。雖然。此不可以之責江陵也。有江陵之功名而能知止。又能樹賢以爲國家長久計。其幾於純臣哉。畫像謹裝成軸。並如來教書憫忠賦於後。琦非知江陵者。聊感足下之意而附論之。

憫忠賦

謁張文忠墓作

道光時主事王柏心子壽監利

偉上宰之邁迹兮。挺時棟于南荆。月符夢而流耀兮。岳降神而炳靈。蘊王霸之奇略兮。信命世之豪英。應在田之龍德兮。揚弼亮之休聲。始鳳翽于石渠兮。遂鴻漸于講幄。穆皇察其國器兮。俄秉鈞而當軸。道玉几之末命兮。翊冲人而髦髦。運謀斷而若神兮。綜



宮府而盡肅。狄稽顙而震警兮。蠻請吏而納土。粟紅腐于太倉兮。金流衍于少府。吏奉法而不欺兮。民熙熙而忘苦。令下于流水之原兮。賞罰疾于風雨。繫夫子之枋政兮。實身崇而地逼。夫豈不知冒亢龍之悔兮。恐皇輿之敗績也。振蠱極之類綱兮。怫衆情而不惜也。犯危機而履深筭矣。夫唯黨人之激也。鑿不察夫人之精忱兮。盛震電之嚴威。得歿身而爲幸兮。及恩禮之未衰。功則隱而罪彰兮。福已盈而禍基。朝阿衡而夕渾敦兮。怨者又構之以南箕。且揃爪而蒙謗兮。霍駢乘而積愆。元成旣踣其豐碑兮。文饒流竄夫海邊。勛烈輕於纖埃兮。孽罪積於邱山。懷忠信而攘詬兮。固自古而已然。昔夫子之成功兮。何不舉賢而自繼。異蕭曹之規隨兮。貽從來之責備。豈才大之寡儔兮。庸庸者固不足以相寄。況闇主之猜疑兮。又焉能任人而不貳。拜邱壠而流哀兮。瞻遺像而慨慷。興微管之遐思兮。獨霑襟而浪浪。咎固昧夫盈滿兮。功實在乎富強。誠瑕瑜之不掩兮。縱訾議其何傷。感鄉閭之下士兮。時慨想乎雲雷。悵名世之不作兮。獨心折乎斯才。使學術而謙讓兮。將比隆乎伊萊。望荆山之奇氣兮。猶鬱勃乎中台。

## 擬恭進四書直解帝鑑圖說表

王柏心

臣聞六經賅至道。而折衷歸四子之書。廿史羅舊聞。而得失炳千秋之鑒。宜敷陳於講幄。咸進御於經筵。顧傳註過深。難資啓沃。丹青弗繪。莫決從違。然則魯鄒仁義之言。鈞其元先提其要。往昔興衰之迹。右有史必左有圖。斯聖學之初基。聖輿之先導也。欽惟皇帝陛下。聰明天亶。惇敏性成。嗣初服於冲年。宣重光於寶籙。方資念典。用贊緝熙。臣竊慮師儒進講。遽涉精微。侍從紬書。未彰法戒。謹按前明萬歷時大學士張居正輯有四書直解。及纂次帝鑑圖說一則。罕譬而喻。疏暢易通。以淺顯之辭。發高深之理。一則昏明燦列。仁暴分陳。得師莫如擇善。觸目可以警心。此二書者在當時實爲納約於幼君。在今日尤足輔成乎上聖。徧搜舊籍。均得全編。敬用裝潢。進呈御覽。藉申芹獻。附貢葵悰。伏乞飭下廷臣。重加繕寫。更付雕鐫。卽命講讀諸臣。以二書朝夕納誨。皇上亦諮諏弗置。紬繹時勤。質固循齊。功惟思辨。舉切近尋常之說。而悟發於觸類引伸。考聖狂

成敗之林。而效收於立監佐史。悅口者雖燔炙芬芳。必先嘗夫梁稻。啓行者雖輪轅堅固。必首辨夫徑途。由是俊德克明。聖功養正。以易簡知能肇其始。以欽明精一底其成。則輝光啓於日新。繼養畫禹疇而并煥。濬哲成於天縱。與堯兢舜業以俱隆矣。所有微臣拳拳至意。不勝悚息。伏祈聖鑒施行。謹奉表以聞。

### 顧梁汾纂張太嶽書札奏疏小引

曹國渠叔方  
邑人

張太嶽文忠公。一生品行學力功業經綸已表著多年。海內有心者莫不爲之悒悵歎惜。當君臣相得之時。絕不甘含光混世。以伊周之志自任。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而不懼。其功盡在社稷。乃不能取悅羣情。芥蒂於同時者。遂蔽障於讒。鑱金銷骨。遺身後之禍。亦千古憾事。其文集四十六卷行世。然無力辨書之寒士。不能聞見其底裏。卽或有藏書家。亦閣庋塵埋。不復細心檢閱。況世無沈深驚衆之手眼。又誰表揚英詰。洞悉實心輔政者之苦心。無錫顧梁汾公。才品卓越。無書不讀。予見其翹楚冠倫。昂藏磊落。心

爲之折服久矣。偶來江陰。出所纂張文忠公書札奏疏以示。皆靜氣手錄。櫛比而點評之。凡商籌軍國。統率百揆。因才授官。實學命士。並掌握機密。調和中外。杜河患。疏漕運。所關係世道封疆。一一收入選中。公之留心國家處。近世所罕見者。真文忠公知己也。憶吾郡繡林王天庚啓茂拜文忠公祠詩有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句。何先後兩君之同心耶。似公之曠抱奇胸。仕中翰卽勇退。凡名泉佳岫。杖履俱到。但以詞賦文章傳。不以功業傳。若使生在兩漢。如班馬作史書。不知當如何揚挖也。

宗無齊曰。公嘗對予言平湖陸莊簡公任少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陸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又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還。是在同時尙有公道。府權二字。從無人拈出。此叔方公兩番行文之本旨也。予每爲江陵公扼腕。痛世人見淺而無學。讀此寧不爲之展眉舒憤耶。

又曰。江陵相業載在史書。議者紛紛加以權相二字。概其生平。不思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孔聖乃稱以君子。何獨於江陵苛責之也。總之不攬權則國事不能由我。

攬權綜理。則讒疑勢所必至。但問攬權之時。其行事有爲公與爲私之別耳。江陵行事俱在政府。誰非爲公家起見者。而可輕爲訾議耶。自江陵受禍之後。柄國者率多養重遠禍。反其所爲。以至國事委靡不可復振。乃從而追卹之。嗚呼。亦晚矣。顧梁汾曰。先文端在郎署時。立論頗不直。張相國後與史太常王池書有云。梅長公致思於江陵。其言可痛。蓋久而論定也。又相國言有明一代艱鉅之事。衆所不敢承者。率楚人當之。異時如熊如楊。可爲一歎。叔老與雲石大令應歎息斯言。

### 帝鑑圖詩序

清道光  
時郎中

梅曾亮

伯言  
上元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爲戒者三十六事。其圖以四字爲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孺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處固甚重矣。同年蔡季瞻次其目爲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夫好而刊之。屬爲序。曾亮因讀之而有感於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

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歎也。自霍光諸葛武侯慕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  
以爲重臣。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己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  
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共笑之。嗟夫。緣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  
一跌而靡也。況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  
必一出其胸中之奇。寧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情之日  
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衆者也。豈惟庸衆而已。當其專已獨行。卽君子  
亦疑其心。而羣思有以快其後。則其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名遂而身退者。古固  
有之。此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震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日。身無所容而不悔  
者。則爲之。不然。則寧忍而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書。亦自知所踞之危且  
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  
復爲後悔者計哉。安化陶文毅公於太岳蓋深太息之。而爲之判定其遺集。吾以是知  
其不隨俗爲毀譽也。則季瞻亦文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工。季瞻之詩。非可以試帖

盡也。故亦不復贅也。

## 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

清道光時  
江蘇巡撫

陶

澍

雲汀  
安化

明至嘉隆時。上恬下嬉。氣象茶然。江陵張文忠公起而振之。挈領提綱。綜核名實。法肅於廟堂之上。而令行於萬里之外。其時海內殷阜。號爲乂安。迄今讀其奏疏及手牘諸書。洞中窾要。言簡而慮周。卓然見之施行。其精神氣魄。實能幹旋造化。而學識又足以恢之。洵乎曠古之奇才。不僅有明一代所罕覩也。惟是精能之至。近乎刻覈。勞怨不辭。疑於專擅。惡聲所蒙。遂至巢傾而卵覆。其亦可哀也已。夫危疑之際。聖賢所難。寫几如周公。而不免於流言。卒致缺戕破斧而後已。歷數百年。猶有執仁智未盡以議其後者。世無孔孟。安得有真是非。況江陵地非周公。而欲以天下之重。自處於伊尹之任。豈不難哉。王弼洲嘗言。吾心服江陵之功。而不敢言。以衆曹所惡也。由是推之。彼曹惡者之心。豈獨昧江陵之功哉。特切於衆而相率爲違心之談耳。或題江陵故宅云。恩怨盡時。

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於虜有旨哉。有旨哉。江陵全集四十六卷。原板久亡。余屬江夏陳芝楣。安陸李碧山。兩君子重校付梓。而以浩氣吟一卷附於後。蓋公會孫同敞與留守瞿忠宣臨難倡和之作。亦猶欽定明史附同敞於本傳後意也。讀之。知忠孝一門。其來有自。論江陵者觀此益昭然矣。

### 又序

清道光  
時人 陳 鑾 江夏

明張文忠公太岳先生全集若干卷。公之子懋修編訂行世。鐫板久亡。傳者殆日見其少。安化陶雲汀師以爲公之經綸勳業。彪炳一代。此則其橐籥也。公之生平心跡。傳聞異辭。此則其徵驗也。俾重刊以行。劄劄告成。謹識之曰。君子處世。不外乎常變。君子用世之道。不外乎經權。二者非有異也。君明臣良。上下一德。人見爲守經者。權固未嘗不在焉。世處其變。危疑震撼。執國柄者。守常道。秉直節。潔身遠引是矣。若君國何。於是以磨稜剋角之力。成其旋乾轉坤之功。由是君尊而國全。心安而理得。權之盡。卽經之至。



也。故圖一國者。不屑其家之毀譽。圖天下者。不屑其國之毀譽。大臣身繫社稷。雖天下之毀譽。不足以動之。漢唐迄明。世不必如唐虞。君不盡如堯舜。雖以皋禹當之。亦必有異於古。後世不察。執一成之矩以繩之。豈通論哉。公相神廟於沖齡。當嘉隆積弊之後。整飭紀綱。綜核名實。朝野肅然稱治。當是時。兩宮無獻懿織芥之嫌。奄寺無恭顯竊枋之禍。外廷泯洛蜀門戶之見。邊圉無青唐麟府之警。而使委裘之主。有泰山磐石之安。功業章章。具在方策。然而彈章滿公車。謗議騰中外。馬鬣未封。遂有傾巢覆卵之禍。積毀至今。猶未盡白。未有如公者焉。且世之議公者。大抵謂奪情也。結馮保而傾新鄭也。今試平情論之。奪情一節。誠君子所不與。然中世以來。宰輔習爲故事。主少國疑。受恩深重。去處之際。人所難言。至謂公意不欲去位。諷部院留之。此文致之說。不足憑也。明代奄寺之權。根深柢固。驟難轉移。新鄭當女君幼。主宮府隔絕之時。乃欲奪司禮之權。盡歸內閣。其謀固已疏矣。無論不能逐保也。正使去一保。則必復用一保。此曹崑瑣。安得賢於保者而用之。且肘腋之間。持之過激。則南宮甘露之變。可爲寒心。新鄭復而疏。

不能安其位也必矣。公之馭保。假以詞色。俾就羈縻。然後朝廷一氣。而惟吾所欲爲。制御有方。保亦不能有所過惡。夫曲逆之交。驩辟陽。梁公之折節羣豎。計慮至深。斡旋至大。不屑以小節自拘也。然則其致謗者何也。明之中葉。百度廢弛。民困滋甚。公不避怨毒。悉心整頓。澄學校。則士林謗矣。省冗員。則朝士謗矣。減驛傳。則道路謗矣。清田畝。復賦額。則豪右搢紳無不謗矣。鑱金之口。併爲一談。遂謂廢藩爲其乾沒。外帥爲之斂賄。一宅之費數十萬。一輿之役數百人。新鄭晚年著病榻。遺言一書。詆誣尤甚。嗚呼。仲尼沒而天下無定評。春秋亡而天下無信史。迄今過公之故居。聽事僅容旋馬。籍沒之後。不聞有胡椒八百石之事。公之生平。亦可概見。不然。若天水冰山錄。媚璫瑣記。諸作。人豈爲公諱哉。鑾嘗謂公之料邊防。察吏治。千萬里外。洞若觀火。英略如李贄皇。處兩宮幼主之間。深心大力。不激不隨。幹濟如李文靖。然贄皇爲黨人所排。文靖亦不悅于范富諸君子。甚矣慷慨任事之難。而大臣謀國之心之不易白也。集爲詩六卷。文十四卷。奏對十一卷。書牘十五卷。今併原序文凡例及公之行實合爲二卷。共四十八卷。其詩

文之瑰瑋宏博。蔚然爲一代作者。諸先正已備著之。茲不綴云。

## 張文忠公祠堂記

荆宜  
施道

頤

良

召南  
滿洲

丞相之有祠堂。莫古於漢諸葛忠武侯。詞堂之有記。莫著於宋張益公。豈非以其豐功偉烈。與其磊落英多之性。爲人所樂道。與余懿慨夫明張江陵之爲人也。其生也聲施爛然。其沒也嬰禍最烈。衡其功罪。蓋時制爲之也。自洪武罷宰相不設。而設四學士以備顧問。久之。一宰相也。有其實而不居其名。操其權而不任其責。其不肖者罔利鬻爵。私恩怨。猥至無可指狀。而賢者偶有設施。輒隔闕於定制。斯固小人之所甚便。而君子所甚不便也。文忠公出。獨取宰相之事而任之。一不爲文法所拘。於是防邊治河清賦。察吏之功興焉。赫然以有成。而乃病其專者。嗚呼。朝野遞嬗乎後世。聞之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勿疑勿貳。專之義也。病云乎哉。神宗之初。內安外攘。幾於富強。迨其末年。貧甿交迫。截若曠代。毋乃繼其任者。鑑前人之禍。因循弗治。用迄陵夷。然則公之禍。

福。卽國之存亡所繫焉。顧不重與。余以己亥之冬。筮士來荆。越歲獻春。謁公墓下。敬賦短章。寄其欣慕。父老相與慨然曰。邦有名賢。而異乎畏壘。恭敬之謂何矣。乃割龍山書院之東。偏建屋三楹。少加丹雘。撤公家祠畫象而祀焉。司其事者。邑令三原張集慶。呂真生田楨也。余每慨今世。辱陵徒抱新亭之泣。誠得如數公者。經綸於內。勇制於外。雖四夷交侵。宜可以濟。余獨不得其人而事之。猶幸待罪大賢之邦。獲與駿奔之列。斯亦執鞭之餘意也。詩曰。我聞在昔。先民有作。又曰。亦旣見止。我心則降。謹書其事。而附所見。以待論古者之考定焉。

### 張文忠公祠落成祭文代

張振綱

紀廷復州

惟公鍾扶輿之間氣。濯江漢以抽英。表異姿於綺歲。懸光價於楚珩。及作弼而應期。拓鴻基於久大。雖憲後而跋前。詎求伸於異代。蒙薄涉乎昔編。燭千秋而遐覽。苟非今時之所稀。胡爲曠世而而感。溯有明之垂統。累千葉而漸凋。迨辱主之嗣服。乃委裘以臨

朝。公身佩夫安危。攬頽綱而振肅。起坐廢之沈疴。支大廈於一木。窒倖門之千孔。掃蠹  
窟於百年。內引繩於宮府。外抗楞乎絕邊。赫乾清而坤夷。啓重熙之盛軌。何天柱之中  
傾。壞金關與鐵牡。屬讒慝之抵隙。競吐舌以燒城。揣文犀而飛謗。訛市虎以同聲。果冕  
旒之蔽明。棄成功於微管。牽草索以蟬聯。遂覆巢而破卵。比朱勃之上書。被建初之追  
錄。詎衆口之囂囂。鑠朽骨而仍酷。迨興朝之撫運。荷天語於章皇。比伊周而論定。乃騰  
耀乎三光。頃大府之馳書。訪武侯之遺瓏。餘石獸之欹斜。臥豐碑而塵擁。蒙停軺乎茲  
土。求衛瓘之諸孫。獲仰瞻乎遺像。復修謁於墓門。惟祠宇之闕然。揆五義而未當。傍龍  
山之講堂。假三楹而草創。列莘莘之俎豆。萃髦峻之峨峨。或聞風而崛起。庶其挽夫洪  
波。尙饗。

江陵書院記 代

王闓運 壬秋  
湘潭

江陵之重於天下。自周以來。非獨山川形勝之奢。蓋必有與國俱立者。賢才應時則興。

育之爲亟。然自唐宋取士之法。倣儒者歧體用爲二。而曰道有所不行。其行者或辭干祿。蹈白刃。均天下。而曰彼於道有不足也。自承平時觀之。循循隨流。亦無以辨人材。及夫臨大節。任重遠。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往者寇難。海內波靡。湖廣之士起里塾。棄帖括。飢困奔走以成大勛。及天下豐樂。物力饒衍。諸生從容諷議。以謀策海外。言必籠宇宙。目必營四海。畿甸小警。顛仆失據。夫非空言與實行之異與。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遠慕古聖。未若踐迹循塗之易爲功也。故古者國學必祀先師。耳目相接。貴於親炙。江陵近代名人。未有如張叔大相國者也。昔聞曾文正言。以張公與唐李太尉文饒。皆以恢瑰負俗謗。而李承強固之餘。張當竊監之極。其功尤偉。曾亦名臣。爵位事望。如在張公右。世之以奪情警張者。未達權耳。管仲事讎。而孔子仁之。儒者無用。又焉知體。爽良下車。則已躬謁張公之墓。又新其祠。以式荆人。竊病夫今日之學問趨於無用。空言而不行。而輕疑先賢。是用更闢堂館。增置公田。因立書院祀張公爲先師。與公欲廢書院之意適相成也。夫通經所以致用。張公知之。不通經則不足用。公或猶未知也。誠知

之。則無忿於攻己。而益免於咎謗。以全令名。多士勉乎哉。其能人修己。而出康時。紹張公之鴻勳。以仰幾乎鬻子之師文王。則廣江陵於天下。而楚學昌矣。舍用言體。何貴乎學。

江陵古大州。名賢相望。數近代人物。必以明張文忠公爲最。公救時之相也。學者不必用。用者必濟於時。乃不負所學。若乃雍容俯仰。取容一時。苟保祿位。世奚補焉。近人之言曰。宋朝名相半書生。書生猶可鄉愿。將奈何。文忠者。其諸異乎。鄉愿者。歟。有能如公之設施。振時敝而培國本。雖並世之謗。身後之禮。可勿計也。今春建公專祠於龍山書院之旁舍。適湘潭王先生來遊。求爲作記。已而文來。實曰。江陵書院。邑之人曰。先生揭救時之義。斯足昭前人之大烈。而垂來哲之正軌矣。將遂易其舊名。而取王先生文爲之職。志士其有興者乎。余甚樂飲成之。會以去官不果。邑人曰。雖然。是不可以無言。夫人之好善。孰不如我。後之君子。政成時平。率事作功。亦易耳。茲邦父老惓惓於去官之人。一言以爲重。其猶行古之道歟。抑重有感於斯文耶。庚子長

至日。滿洲爽良倚裝識。

### 謁張文忠公祠

王啓茂

天根  
石首

袍笏巍然故宅殘。入門人自肅衣冠。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眼前國是公知否。拜起還宜拭目看。

### 江陵相公祠

孔自來

維楚多材近帝宸。文章勳業見斯人。兩朝定策安危繫。十載阿衡肺腑親。積毀可憐終爍骨。先憂誰信未謀身。只今聖主圖功日。麟閣將無憶老臣。

### 讀張文忠公傳

王

釀 山翁

六尺孤君一個臣。利纔歸國害歸身。生前獨任山河擔。死後誰扶日月輪。黨有流言因



孺子。史無直道對斯民。我朝論定章皇帝。除卻伊周只此人。

### 弔張相國文忠公墓

夏熙臣

故國山河古戰場。章臺風雨色蒼涼。文孫尙帶萋宏血。遺笏誰留召伯棠。斷簡有人藏筆墨。荒原無主薦烝嘗。我來展拜生悲感。紅葉蕭蕭月一塘。

### 謁張文忠公墓

款花居稿

嘉慶時舉人

程

烜

曉山邑人

丞相荒墳綠水濱。閒花野草自成春。當年議論傾三事。天下安危在一人。爲國已教忘怨府。磨碑何遽及忠臣。千秋公是今誰定。獨拜松楸淚滿巾。

### 讀張文忠公集題後

瓣香樓稿

道光時貢生

陳

夔

翠希邑人

江陵勳閥委逝水。太嶽文章壽不死。捧日宸翰金石鐫。殊恩渥寵被閭里。金可鑠兮石

可移。富貴磨滅不如紙。元公謗由踐阼興。霍氏禍從駟乘始。從來直道在人心。千古褒譏付青史。我讀遺編深長思。習習清風出頰齒。

都門謁鄉祠見茶陵應山二公像而無江陵慨然久之歸略摹寄配

廟食於不朽焉即用前韻柬夔臣宮允以堅此諾 王柏心

古云不婚宦。情欲失大半。我意殊未然。仕宦實堪歎。績錦衣廟犧。文采詎足玩。百年視組珪。何異浮雲散。惟有豪傑流。名與金石伴。緬昔江陵相。偉抱慕夷旦。攘狄予齊桓。赫矣春秋案。籌策運廟堂。九塞坐戡亂。不聞奉遺容。再拜肅沐盥。鄙儒獵崇班。論高步何緩。金紫徒紛綸。文武孰綜貫。貞鼎安國家。能不愧庸僕。安得起斯人。籌邊極塗炭。遂令千年來。寂寞無金館。歸往摹其像。插蘋澗初暖。列之李與楊。朗若三星粲。

謁張文忠公墓

爽 良

荆楚應官謁墓門。勝朝名相瓣香存。防秋有令邊烽靜。函夏無言主極尊。身後蛾眉酬長者。刼餘馬革得諸孫。贊皇老向荊州去。暮雨淒風問九原。

### 爽本重刊述例

田 楨

一謹按四庫全書提要太岳四十六卷。今所據明刻本四十六卷。當是提要所採本。吾邑鄧氏繙明本增行實一卷爲四十七卷。安化陶文毅刻於吳門。後繙原序一卷爲四十八卷。茲刻雖經重編。卷數仍依明本。惟併行實原序爲一卷。別輯附錄爲一卷。都四十八卷。

一原編首詩。次文。次書牘。奏疏。茲刻以奏疏爲一集。書牘次之。文集詩集又次之。女誠直解又次之。以公之勳業著在奏疏書牘。詩文乃其餘事。而女誠直解本自爲書。不必屬入文集也。至帝鑑圖說。四書直解。書經直解。各部。俟此刻工竣。仍當次第付梓。以成全書。

一明刻陶刻均署張太岳文集。鄉國先賢易名之典。著在史策。似應稱謚。署集爲宜。謹僭署明張文忠公全集。想亦論古者所許也。

一原刻每類之中。編次殊未畫一。茲刻前後略有移掇。各從其類。取便檢尋。極知僭妄。閱者諒之。一茲刻初擬鄧刻爲底本。開雕過半。乃得明刻。同邑陳蘭坡考廉克煨家藏本陶刻。

同邑鄭季舒茂才經盛家藏本據爲校勘。三本均有訛誤。其有他書可證。灼然易知者。徑行改定。至

若名稱互異。如北川百川白川南溟南良懷川懷州鳳渚鳳嘉萊山來山之類字句脫誤。如朕方取取具彌文河則舛徂兩之類無從參驗者。一

仍其初。襲謬沿訛。誠所不免。海內方雅幸糾正之。

一公立朝本末。略具斯編。身後公論。散見於各家文集者。尤斑斑可考。茲併蒐入附錄。用闡幽光。嗣有所知。當補綴焉。

一茲刻倡於夷。召南觀察良捐廉籌款。發凡起例。授楨使董校刻。復得俞君實觀察鍾顯之存款。陳復心觀察兆葵舒暢亭太守惠之撥款。近又蒙濮紫泉觀察子潼慨分清俸。始克竣工。至商榷審訂。則復州張紀延振綱山陰劉海門瀚兩君始

終其事焉。楨以癡病。躬任讎校。未能精審。舛譌滋多。良深愧。耳。光緒二十有七年辛丑八月邑人田楨尊父謹述

張江陵全集

卷四十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4380B

